

## 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伦 内族讹可 撒合鞑 强伸 乌林答胡土  
内族思烈 纥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伦，隆安人。以武举登第。为人刚悍，颇自用，所在与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战，每任用之。贞祐二年，累迁副提控、太原府判官，与从宜都提控、振武军节度使完颜蒲刺都议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敌因大入，几不可御。既乃交章论列，以自辨其无罪，上恶其不和，诏分统其兵。未几，迁同知太原府事。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

四年，迁河东宣抚副使，上章言宣抚使乌古论礼不肯分兵御敌，且所行多不法。诏礼罢职，石伦迁绛阳军节度使，权经略使，寻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大元兵围忻州，石伦率兵往援，以兵护其民入太原，所保军民甚众。兴定元年七月，改河平军节度、兼卫州管内观察使，诏谕曰：“朕初谓汝勇果，为国尽力，故倚以济事。寻闻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乌古论德升亦屡尝为朕言之，然皆琐屑，乃若不救汾州，岂细事哉？有司议罪如此，汝其悉之，益当戮力，以掩前过。”是年十一月，迁镇西军节度使、兼岚州管内观察使、行元帅府事。

二年四月，石伦言：“去岁北兵破太原，游兵时入岚州境，

而官民将士悉力捍御，卒能保守无虞。向者河东内郡，皆驻以精甲，实以资储，视边城尤为完富，然兵一至，相继沦没。岚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协同，表里相应，遂获安帖。当大军初入，郡县仓皇，非此帅府控制，则庾、管、保德、岢岚、宁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远，乞朝廷量加旌赏，务令益尽心力，易以镇守。”诏有功者各迁官一级，仍给降空名宣敕，令枢密院遣授之。

三年二月，石伦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内地，臣谓必攻平阳，平阳不守，将及潞州，其还当由龙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尝请兵欲扼其归路，朝廷不以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敌入河东时，郡县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险，后虽太原失守，而众卒不从，其意谓敌不久留，且望官军复至也。今敌居半岁，遣步骑扰诸保聚，而官军竟无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东之要郡；平阳，陕西，河南之藩篱也。若敌兵久不去，居民尽从，屯兵积粮以固基本，而复扰吾郡县未残者，则边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则南路为边，去陕西、河南益近，臣窃忧之，故复请兵以图战守。而枢府檄臣，并将权太原治中郭遹祖、义军李天禄等万余人，就其粮五千石，会汾州权元帅右都监抹捻胡刺复太原。臣召遹祖，欲号令其众，遹祖不从。寻得胡刺报曰：‘尝问军数于遹祖，但称天禄等言之，未尝亲阅。问粮，则曰散在数处。’盖其情本欲视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见用，以取重职，不可指为实用也。虽然，臣已遣提控石盍吾里忻等领军以往矣。但敌势颇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绝无精锐，恐不能胜。乞於河南、陕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陕西州郡近河东者给之资粮，更令南路诸军缀敌之南，以分其势，如此庶几太原可复也。”诏陕西、河东行省分粮与之，请兵之事，以方伐宋不从。

三月，石伦复上言曰：“顷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臣以太原要镇，所当必争，遣提控石盍吾里忻引官兵义兵共图收复。又以军士有功者宜速赏之，故拟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职，以是请于朝，而执政以为赏功罚罪皆须中覆。夫河东去京师甚远，移报往返不暇数十日，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以重赏诱之犹恐不为用，况有功而久不见报乎。夫众不可用则不能退敌，敌不退则太原不可复，太原不可复则平阳之势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许，不过虑其滥赏耳。借使有滥赏之弊，其与失太原之害孰重？”于是诏从其请，自太原治中及他州从七品以下职、四品以下散官，并听石伦迁调焉。

是月，石伦复言：“日者遣军潜捣敌垒，欲分石州兵五百屯方山，剿杀土寇，且备岚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发。又召同知宁边军节度使姚里鸦鹞与之议兵，竟不听命。近领兵将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纳合万家权行六部，而辞以他故，几误军粮。约武州刺史郭宪率所领并进，宪亦不至。臣猥当方面之任，而所统官属并不禀从，乞朝廷严为惩戒，庶人知职分，易以责办。”宰臣恶之，乃奏曰：“桓端、鸦鹞已经奏改，无复可议。石伦身兼行部，不自规画，而使万家往来应给，石州无人，恐亦有失。武州边郡，正当兵冲，使宪率军离城，敌或乘之，孰与守御？万家等不从，未为过也。”上以为然，因遣谕石伦曰：“卿尝行院于归德，卫州防备之事，非不素知，乃屡以步骑为请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数免罪谴卿，尝自誓以死报国，今所为如此，岂报国之道哉！意谓河南之众必不可分，但图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必为国，尽力经画，亦足自效。万家等若必惩戒，彼中谁复可使者？姑为容忍可也。”

闰三月，石伦驻兵太原之西，俟诸道兵至进战，闻胁从人

颇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敕、金银符，许便宜迁注，以招诱之。上从其请，并给付之，仍听注五品以下官职。

六月，保德州振威军万户王章、弩军万户齐镇杀其刺史李术鲁银术哥，仍灭其家，胁官吏军民同状白岚州帅府，言银术哥专恣惨酷，私造甲仗，将谋不轨。石伦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刺都图之，蒲刺都乃与兵吏置酒召章等饮，擒而族诛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迁赏，仍令蒲刺都摄州事，抚安其众焉。

六月，迁金安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葭州。时鄜州元帅内族承立虑夏人入寇，遣纳合买住以兵驻葭州，石伦辄分留买住兵千八百人，令以余兵屯绥德，而后奏之。有司论罪当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为郑州同知防御使，与防御使裴满羊哥部内酤酒不偿直，皆除名。三月，上谕元帅监军内族讹可曰：“石伦今以罪废，欲再起之，恐生物议，汝军前得无用之乎。此人颇善战，果可用便当遣去。古亦有白衣领职者，渠虽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围青龙堡，诏以石伦权左都监，将兵会上党公、晋阳公往援之。兵次弹平寨东三十里，敌兵梗道不得进，会青龙堡破，召还。既而复以罪免。

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无不下者，朝议以权昌武军节度使粘葛全周不知兵事，起石伦代之。石伦初赴昌武，诏谕曰：“卿先朝宿将，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职。元帅苏椿、武监军皆晓兵事，今在昌武，宜与同议，勿复不睦失计也。”时北兵已至许，石伦赴镇，几为游骑所获。数日，知两省军败，溃军踵来。有忠孝军完颜副统入城，两手皆折，血污满身，州人忧怖不知所出。石伦遣归顺军提控岚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军马粮草数目奔大元军，仍告以城池深浅。俄大兵至城下，以凤翔府韩寿孙持檄招降，言三峰败状。石伦、苏椿不诘问即斩之市中。既而武监军偏裨何魏辈开东门，内族按春开南门，

夹谷太守开西门。大元军入城，擒苏椿，问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无力故降，我归国得为大官，何谓反耶！”大将怒其不屈，即杀之。石伦投廨后井中，仝周自缢州廨。武监军者初不预开门之谋，何魏辈欲保全之，故言于大将曰：“监军令我辈献门。”然亦怒其不迎军而降，亦杀之。

仝周名暉，字子阳，策论进士，兴定间为徐州行枢密院参议官，上章言：“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为重。今之金银牌，即古符节也，其上有太祖御画，往年得佩者甚难，兵兴以来授予颇滥，市井道路黄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于下也。乞宝惜之，有所甄别。”上以语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时方多难，急于用人，驾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为便。”

苏椿，大名人，初守大名，归顺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诏置许州，至是，见杀。

完颜讹可，内族也。时有两讹可，皆护卫出身，一曰“草火讹可”，每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宫中牙牌报班齐者为板子，故时人各以是目之。

正大八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议迁都，朝臣谓可迁河中：“河中背负关陕五路，士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阳、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兵不敢轻入。应三镇郡县之民皆聚之山寨，敌至则为昼攻夜劫之计。屯重军中条，则行在有万全之固矣。”主议者以河中在河朔，又无宫室，不及汴梁，议遂寝。宣宗既迁河南，三二年之后，诏元帅都监内族阿禄带行帅府事。阿禄带恒怯不能军，竭民膏血为浚筑之计。未几，绛州破，阿禄带益惧，驰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亲视，果不可守则弃之，无至资敌。阿禄带遂弃河中，烧民户官府，一二日而尽。寻有言河中重镇，国家基本所在，弃之为失策，设为敌人所据，则大河之险我不得专恃矣。宣宗悔

悟，系阿祿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并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峰。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

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筑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并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發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詔赦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為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

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知事，奉旨于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于訛可為孫行，而訛可動為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

刘祁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哀宗因之不改，终至亡国。

论曰：古里甲石伦善战而好犯法，故见废者屡，晚起为将，卒死于难。金运将终，又用数奇之李广，其乏绝不亦宜乎。草讹可力战而死，板讹可亦力战，不死于阵而死于刑，论者以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褻御治军，既掣之肘，又信其谗以杀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

撒合鞑，字安之，内族也。宣宗朝，累迁同签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笃，英王盘都先入侍，哀宗后至，东华门已闭，闻英王在宫，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总领移刺蒲阿勒兵东华门，都点检驸马都尉徒单合住奏中宫，得旨，领符钥启门。合住见上，上命撒合鞑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见亲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鞑同判大睦亲府事，兼前职。刑部完颜素兰言：“把胡鲁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无以酬之。”然同功数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鲁之命中辍，鞑犹升二品云

四年，大元既灭西夏，进军陕西。四月丙申，召尚书温迪罕寿孙、中丞乌古孙卜吉、祭酒裴满阿虎带、直学士蒲察世达、右司谏陈规、监察乌古论四和完颜习显、同判睦亲府事撒合鞑同议西事，上曰：“已谕合达尽力决一战矣。”群臣多主和事，独鞑力破和议，语在《陈规传》。

八月，朝廷得清水之报，令有司罢防城及修城丁壮，凡军需租调不急者权停。初，闻大兵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以

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带兼司农卿，签民兵，督秋税，令民入保为避迁计。当时议者以谓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乱，且曰：“御史监察城洛阳，治书供帐北使，中丞下兼司农签军督税，台政可知矣。”至是，上谓撒合鞑曰：“谚云水深见长人。朝臣或欲我一战，汝独言当静以待之，与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谋也。先帝尝言汝可用，可谓知人矣。”

未几，右拾遗李大节、右司谏陈规言撒合鞑谄佞纳贿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报。明惠皇后尝传旨戒曰：“汝谄事上，上之骑鞠皆汝所教。”尉忻亦极言之，上颇悟，出为中京留守、兼行枢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为金昌府，号中京，又拟少室山顶为御营，命移刺粘合筑之，至是撒合鞑为留守。

九年正月，北兵从河清径渡，分兵至洛，出没四十余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无军，得三峰溃卒三四千人，与忠孝军百余守御。时鞑疽发于背，不能军，同知温迪罕斡朵罗主军务，有大事则就鞑禀之。三月甲申，忠孝军百余骑入使宅，强拥鞑出奔，鞑不得已从之，并以官属及其子自随，才出南里城门，城上军觉，闭之甕城中，矢石乱下，人马多死伤。鞑知不能出，仰呼求救，军士知出奔非鞑意，以绳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镇抚官缚出奔之党，欲杀之，已斩三人，鞑亲为乞命，得免。乙酉，斡朵罗赍金帛出北门，如前日巡城犒军之状，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讲和去矣。”军士及将领随而下者三四百人。少之，鞑传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斩。”凡斩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东北角破，鞑夺南门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强伸复立帅府。

强伸，本河中射粮军子弟，貌极寝陋，而膂力过人。兴定初，从华州副都统安宁复潼关，以劳任使，尝监郃阳醋。后客



洛下，选充官军，戍陕铁岭，军溃被虏，从都尉兀林答胡土窜归中京。时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枢密院使内族撒合辇死之，元帅任守真复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后守真率部曲军从行省思烈入援，郑州之败，守真死。天兴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为府签事，领所有军二千五百人，伤残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围之，东西北三面多树大砲。伸括衣帛为帜，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战，以壮士五十人往来救应，大叫，以“憨子军”为号，其声势与万众无异。兵器已尽，以钱为镞，得大兵一箭，截而为四，以筒鞭发之。又创馘砲，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所击无不中。伸奔走四应，所至必捷。得二驼及所乘马皆杀之，以犒军士，人不过一啖，而得者如百金之赐。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闰月，复攻，兵数倍于前。又一月，不能拔。事闻，哀宗降诏褒谕，以伸为中京留守、元帅左都监、世袭谋克、行元帅府事。

十月，参知政事内族思烈自南山领军民十余万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于洛川驿之东，名曰“报恩”，刻诏文於石，愿以死自效。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从事。

是月，大兵自汴驱思烈之子于东门下，诱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变，病不能语而死。总帅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总帅府事，月余粮尽，军民稍稍散去。

五月，大兵复来，阵于洛南，伸阵水北。有韩帅者匹马立水滨，招伸降，伸谓帅曰：“君独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犹遗令名于世，君既不能，乃欲诱我降耶？我本一军卒，今贵为留守，誓以死报国耳。”遂跃而射之。帅奔阵，率步卒数百夺桥，伸军一旗手独出拒之，杀数人，伸乃手解都统银符与之佩，士卒气复振。初，筑战垒于城外四隅，至五门内外皆有屏，谓之迷魂墙。大兵以五百骑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

退。

六月，行省胡土率众走南山，鹰扬都尉献西门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数十人突东门出，转战至偃师，力尽就执。载以一马，拥迫而行。伸宛转不肯进，强掖之，将见大帅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语不逊，兵卒相谓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见大帅，其能降乎？不若杀之。”因好语诱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贷汝命。”伸不从，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头南向，遂杀之。

乌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每冬日命洛阳一军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夺河阴官舟以济诸军。时胡土为破虏都尉，戍潼关，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师，闻白坡径渡之耗，直趋少室，夜至少林寺。时登封县官民已迁太平顶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给县官云：“吾军中家属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摄县官下山，使之前导，一军随之而上。山既险固，粮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寻纵军下山劫掠居民，甚于盗贼，旁近一二百里无不被害。胡土畏变，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粮糗，亦分有之。

七月，恆山公武仙、参政思烈两行省军，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约之入京。胡土百计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军四千，与思烈俱东。八月三日，两行省军溃于中牟，胡土狼狈上山，残卒三二十人外偏裨无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于中京，征兵同保洛阳，又迁延不行。思烈以檄来，言：“若依前逗留，自有典宪，吾不汝容矣。”胡土惧，乃挈妻子及军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为巢穴。天兴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语

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敌势益重，强伸方尽力战御，而胡土即领轻骑、挈妻子弃城南奔，遂失中京。

初，胡土在太平顶既顾望不进，又惧人议己，乃出榜募人为救驾军，云：“一旅之众可以兴复国家，诸人有能奋发许国捐躯者，岂不济大事乎！”于是，不逞之徒随募而出，得泽人緝麻鬻、武录事等二十余人，促令赴京。行及卢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无不窃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见慰问，而心薄之。会宋人攻唐州，元帅乌古论黑汉屡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黄八兒等军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敛避，纵其半入城，夹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换住死焉。

既而以胡土为殿前都点检，罢权参政。大兵围蔡，分军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窃其金牌，夜缒城降，朝士喧播谓胡土纵之往，将有异志。胡土闻之，内不自安，乞解军职。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为帅臣，受恩不为不厚，顾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阳不即降，而千里远来降於蔡，岂人情也哉。闻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给之，此盖往求温饱耳，卿何嫌焉。”因赐饌以安其心。初，胡土罢机政，颇有怨言，左右劝上诛之，上不听。及令守西城，尤怏怏不乐，至是始感恩无他虑矣。

寻以总帅孛术鲁娄室与胡土皆权参政，娄室与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复以都尉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先是，攻东城，娄室随机备御。二日移攻南城，乌古论镐易之，砲击城楼几仆，右丞仲德率军救援，乃罢攻。俄而四面受敌，仲德艰于独援，遂荐承麟代娄室东面，而乞与娄室同救应。初，胡土失外城，颇惭恨，声言力小不能令众，仲德亦荐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赞曰：撒合辇本以佞进，乌林答胡土战阵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御大难，岂得为知人乎。强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应变制胜，远过二人，力尽乃毙，犹有烈丈夫之风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垒，拔士为将。”使金运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内族思烈，南阳郡王襄之子也。资性详雅，颇知书史。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当宣宗入承大统，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髻，尝涕泣跪抱帝膝致说曰：“愿早诛权臣，以靖王室。”帝急顾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后由提点近侍局迁都点检。天兴元年，汴京被围，哀宗以思烈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邓州。会武仙引兵入援，于是思烈率诸军发自汝州，过密县，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涧之策，遂败绩于京水，语在《武仙传》。中京留守、元帅左监军任守真死之。上闻，罢思烈行省之职，以守中京。无何，大兵围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监思烈子于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顾，令军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归顺，病数日而死。初，思烈会武仙等军入援，即与仙论议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谓仙本无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参政召兵，迫于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颇以持重为事。思烈急于入京，不听仙策，于是左右司员外郎王渥乃劝思烈曰：“武仙大小数百战，经涉不为不多，兵事当共议。”思烈疑其与仙有谋，几斩之，渥自以无愧于内，不惧也。已而思烈果败，渥歿于阵。

渥字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性明俊不羁，博学善谈论，工尺牍，字画清美，有晋人风。少游太学，长于词赋，登兴定二年进士第。为时帅奥屯邦猷、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宁陵令，有治迹，入为尚书省令史。因使宋至扬州，应对敏给，宋人重之。及还，为太学助教，转枢密院经历官，俄迁

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及思烈往邓州，以渥为左右司员外郎，从行。

赞曰：思烈夙惠，请诛权奸以立主威，有甘罗、辟疆之风，所谓“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围，崔立胁其子使招之降，不顾而趣射之，何愧乎桥玄。至如不从武仙之言，以至于败，此盖时人因惜王仲泽之死而有是言，仙无入援之意则非诬也。

纥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亲军，性刚悍喜战。贞祐间，仆散安贞为山东路宣抚使，以牙吾塔为军中提控。是时，山东群盗蜂起，安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寨，又破马耳山砦，杀刘二祖贼党四千余人，降贼八千，虜其伪宣差程宽、招军大使程福，又降胁从民三万余人。贞祐四年六月，积功累迁栏通渡经略使。十月，为元帅左都监。十二月，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兼武宁军节度使、徐州管内观察使。

兴定二年正月，宋兵万余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临淮，遇宋人三百，掩杀殆尽。及泗州，宋兵八千围甚急，督众进战，大破之，溺水死者甚众，获马三百余匹，俘五十余人。又围盱眙，宋人闭门坚守，不敢出。以骑兵分掠境内，而时遣羸卒薄城诱之。宋人出骑数百来拒，牙吾塔麾兵佯北，发伏击之，斩首二百。宋人复出步骑八千来援，合击败之，杀一太尉，斩首三百。寻获覘者，称青平宋兵甚众，将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骑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轻骑扼其后。初逗留不与战，纵之走东南，薄诸河，斩首千余，溺死者无算，获马牛数百，甲仗以千计。师还，遇宋兵三千于连塘村，斩首千余级，俘五十人，获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赐金带一。三年正月，败宋人于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败之于滁州，斩首千级。拔小江寨，杀统制王大篷等，斩三万，俘万余人。又拔辅嘉平山寨，斩首数千，俘五百余人，获马牛数百，粮万斛。

三月，提控奥敦吾里不大败宋人于上津县，兵还至濠州，宋人以军八千拒战，牙吾塔迎击败之，获马百余疋。

五年正月，上以红袄贼助宋为害，边兵久劳苦，诏牙吾塔遗宋人书求战，略曰：“宋与我国通好，百年于此，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我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阴伺夜以为此态耶？且彼之将帅亦自受钺总戎，而临敌则望风远遁，被攻则闭垒深藏，逮吾师还，然后现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气，女子有志者犹不尔也，切为彼国羞之。”

先是，宋将时青袭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将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冲并进，大败宋兵。时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众南奔。乃陈兵横绝走路击之，宋兵大溃，遂复泗州西城。三月，复出兵宋境，以报其役，破团山、贾家等诸寨，进逼濠州。牙吾塔虑州人出拒，躬率劲兵逆之，遇逻骑二百于城东，击杀过半。会侦者言前路刍粮甚艰，乃西掠定远，由涡口而还。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于团山，诏迁官升职有差。

元光元年五月，以京东便宜总帅兼行户、工部事，上因谓宰臣曰：“牙吾塔性刚，人皆畏之，委之行部，无不办者。至于御下亦颇有术，提控有胡论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奋，遂以战死。”英王守纯曰：“凡为将帅，驾驭人材皆当如此。”上曰：“然。”未几，宋人三千潜渡淮，至聊林，尽伐堤柳，塞汴水以断吾粮道。牙吾塔遣精甲千余破之，获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复通。

二年四月，上言：“赏罚国之大信，帝王所以劝善而惩恶，

其令一出，不可中变。向官军战歿者皆廩给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币折支，往往不给，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纳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过也。自今愿支本色，令得贍济。”以粮储方艰，诏有司给其半。

红袄贼寇寿、颍，剽掠数日而去。牙吾塔闻之，率兵渡淮，侦知硃村、孝义村有贼各数百，分兵攻之，连破两栅，及焚其村坞数十。还遇宋兵数百，阵淮南岸，击杀其半，寻有兵千余自东南来追，复大败之。

先是，纳合六哥杀元帅蒙古纲，据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围之，焚其楼橹，斩首百余。于是，宋钤辖高显、统制侯进、正将陈荣等知不能守，共诛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诛，众犹拒守，方督兵进攻，宋总领刘斌、提控黄温等缚首乱颜俊、戚谊、完颜乞哥，及臬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马俊、吴珪来献。既而红袄监军徐福、统制王喜等亦遣其总领孙成、总押徐琦纳款。刘斌等遂率军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抚慰其众，各使安集，又招获红袄统制十有五人，将官训练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来报，仍函六哥首以献。宣宗大喜，进牙吾塔官一阶，赐金三百两、内府重币十端，将士迁赏有差。

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兴府甚急。召陕西行省及陕州、灵宝二总帅讹可、牙吾塔议兵。又诏谕两省曰：“倘边方有警，内地可忧，若不早图，恐成噬脐。旦夕事势不同，随机应变，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机，并从行省从宜规画。

四年，牙吾塔复取平阳，获马三千。是岁，大兵既灭夏国，进攻陕西德顺、秦州、清水等城、遂自凤翔入京兆，关中大震。五年，围庆阳。六年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朶为小使，径来行省。十二月，诏以牙吾塔与副枢蒲阿权签枢密院事，内族

讹可将兵救庆阳。七年正月，战于大昌原，庆阳围解。诏以牙吾塔为左副元帅，屯京兆。初，斡骨朶来，行省恐泄事机，因留之。蒲阿等既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乃遣还，谓使者曰：“我已准备军马，可战斗来。”语甚不逊，斡骨朶来以此言上闻，太宗皇帝大怒，至应州，以九日拜天，即亲统大兵入陕西。八年，迁居民于河南，弃京兆东还。五月，至阎乡，得寒疾，汗不出，死。

“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盖女直语，无正字也。是岁九月，国信使内族乘庆自北使还，始知牙吾塔不逊激怒之语，且言庆等在旁心魄震荡，殆不忍闻。当时以帅臣不知书，误国乃尔。

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尝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镇东方，亦优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属有长裾者，辄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塔饮以酒。张辞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趋左右持艾来，卧张于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赋，州将之妻皆远迎迓，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御史康锡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适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以屡败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击人，世呼曰“卢鼓椎”，其名可以怖儿啼，大概如呼“麻胡”云。

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尝为元帅，从哀宗至归德，与蒲察官奴作乱，伏诛。

康锡，字伯禄，赵州人。至宁元年进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师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合鞏声势熏灼，请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时论黜之。转右司都事、京南路司



农丞，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奔，济河，船败死。为人气质重厚，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与雷渊、翼禹锡齐名。

赞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风俗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然为之不果，反成姑息。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牙吾塔战胜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岂可制者乎？弃陕而归，死于道途，殆其幸欤！其子效尤，竟陷大谬，君子乃知康锡之言不为过也。

## 卷一百十二 列传第五十

## 完颜合达 移刺蒲阿

完颜合达，名瞻，字景山。少长兵间，习弓马，能得人死力。贞祐初，以亲卫军送岐国公主，充护卫。三年，授临潢府推官，权元帅右监军。时临潢避迁，与全、庆两州之民共壁平州。合达隶其经略使乌林答乞住，乞住以便宜授军中都统，累迁提控，佩金符。未几，会燕南诸帅将兵复中都城，行至平州迁安县，临潢、全庆两军变，杀乞住，拥合达还平州，推为帅，统乞住军。合达以计诛首乱者数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将喊得不遣监战提军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黄裳入城招降，父老不从，合达引兵逆战，知事势不敌，以本军降于阵。监战以合达北上，留半发，令还守平州。已而，谋自拔归，乃遣奉先县令纥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检法蒲察蒲女涉海来报。

四年十一月，合达果率所部及州民并海西南归国。诏进官三阶，升镇南军节度使，驻益都，与元帅蒙古纲相应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兴、乐安、寿光，东涉潍州之境，蒙古纲遣合达率兵屡战于寿光、临淄。兴定元年正月，转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七月，改平西军节度使、兼河州管内观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

三年正月，诏伐宋，以合达为元帅右都监。三月，破宋兵于梅林关，擒统领张时。又败宋兵于马岭堡，获马百匹。又拔

麻城县，获其令张侗、干办官郭守纪。

四月，夏人犯通秦寨，合达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骑二千逆战，进兵击之，斩首数十级，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南隅，会日暮乃还。六月，行元帅府事于唐、邓，上遣谕曰：“以卿才干，故委卿，无使敌人侵轶，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复为元帅右都监，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绥德州，驻兵于拄天山。合达将兵击之，别遣先锋提控樊泽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进，毕会于山颠。见夏人数万余傅山而阵，即纵兵分击。泽先登，摧其左军，诸将继攻其右，败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职。上言：“诸军官以屡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险易，缓急之际恐至败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陕西镇防军皆分屯诸路，在营惟老稚而已。乞选老成人为各路统军以镇抚之，且督其子弟习骑射，将来可用。”皆从之。

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军先至，合达与征行元帅纳合买住御之。合达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则后易为力。”于是潜军裹粮倍道兼进，夜袭其营，夏人果大溃，追杀四十里，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上闻之，赐金各五十两、重币十端，且诏谕曰：“卿等克成大功，朕闻之良喜。经画如此，彼当知畏，期之数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诏以合达之功遍谕河南帅臣。是月，与元帅买住又战延安，皆被重创。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赐金带一、玉吐鹞一，重币十端。

元光元年正月，迁元帅左监军，授山东西路吾改必刺世袭谋克。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京兆。未几，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顷河中安抚司报，北将按察兒率兵入隰、吉、冀州，浸及荣、解之境，今时已暑，犹无回意，盖将蹂吾禾麦。倘如此，则河东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陕西调度仰给解盐，今正

漉盐之时，而敌扰之，将失其利。乞速济师，臣已拟分兵二万，与平阳、上党、晋阳三公府兵同力御之。窃见河中、荣、解司县官与军民多不相谙，守御之间或失事机。乞从旧法，凡司县官使兼军民，庶几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盐利，“今方敌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险而取之？若自输运者十与其八，则人争赴以济国用。”从之。

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达曰：“去岁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构浮梁河上。公佐寓州治北石山子，招集余众得二千余人，欲复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归者，且无铠仗，故尝请兵于帅府，将焚其浮桥，以取葭州，帅府不听。又请兵援护老幼稍徙内地，而帅府亦不应。今葭州之民迫于敌境，皆有动摇之心。若是秋敌骑复来，则公佐力屈死于敌手，而遗民亦俱屠矣。”合达乃上言：“臣愿驰至延安，与元帅买住议，以兵护公佐军民来屯吴堡，伺隙而动。”诏省院议之，于是命合达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户张子政等杀万户陈纹，将掠城中。合达已勒兵为备，子政等乃出城走，合达追及之，众复来归，斩首恶数十人，军乃定。

六月，合达上言：“累获谍者，皆云北方已约夏人，将由河中、葭州以入陕西。防秋在近，宜预为计。今陕西重兵两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凉六百余里，万一敌梗其间，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凉行省内族白撒领军东下，与臣协力御敌，以屏潼、陕，敌退后复议分司为便。”诏许之。二年二月，以保凤翔之功进官，赐金币及通犀带一。是时，河中已破，合达提兵复取之。

正大二年七月，陕西旱甚，合达斋戒请雨，雨澍，是岁大稔，民立石颂德。延安既残毁，合达令于西路买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垦，自是延安之民稍复耕稼之利。八月，巩州

田瑞反，合达讨之，诸军进攻，合达移文谕之曰：“罪止田瑞一身，余无所问。”不数日，瑞弟济杀瑞以降，合达如约抚定一州，民赖以宁。三年，诏迁平凉行省。四年二月，征还，拜平章政事，芮国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职枢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达在军中久，今日多事之际乃在于省，用违其长。臣等欲与枢密协力军务，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

十月己未朔，诏合达及枢密副使蒲阿救卫州。初，朝廷以恆山公仙屯卫州，公府节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诸军围卫，内外不通已连月，但见塔上时举火而已。合达等既至，先以亲卫兵三千尝之，北兵小退，翼日围解。上登承天门犒军，皆授世袭谋克，赐良马玉带，全给月俸本色，盖异恩也。

未几，以蒲阿权参和政事，同合达行省事于闾乡，以备潼关。先是，陕省言备御策，朝官集议，上策亲征，中策幸陕，下策弃秦保潼关。议者谓止可助陕西军以决一战，使陕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陕以西亦不守矣。

八年正月，北帅速不沓攻破小关，残卢氏、硃阳，散漫百余里间。潼关总帅纳合买住率夹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地二省。省以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泽军一万往应，北军退，追至谷口而还。两省辄称大捷，以闻。既而北军攻凤翔，二省提兵出关二十里，与渭北军交，至晚复收兵入关，凤翔遂破。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时二相防秋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以为声援。

十一月，邓州报，北兵道饶峰关，由金州而东。于是，两省军入邓，遣提控刘天山以割付下襄阳制置司，约同御北兵，且索军食。两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杨沃衍军守闾乡。沃衍寻被

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丰阳川备上津，与恆山公仙相犄角。合达复留御侮中郎将完颜陈和尚于闾乡南十五里，乃行。陈和尚亦随而往。沃衍军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驰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丰阳而东，亦东还，会大军于镇平。恆山公仙万人元驻胡陵关，至是亦由荆子口、顺阳来会。十二月朔，俱至邓下，屯顺阳。乃遣天山入宋。

初，宋人于国朝君之、伯之、叔之，纳岁币将百年。南渡以后，宋以我为不足虑，绝不往来。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虽攻陷淮上数州，徒使骄将悍卒恣其杀虏、饱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奥敦阿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商州至此中军马几何？”又指兴元云：“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阿虎还奏，宣宗甚忧之。哀宗即位，群臣建言，可因国丧遣使报哀，副以遗留物，因与之讲解，尽撤边备，共守武休之险。遂下省院议之，而当国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则于国体有亏为辞。元年，上谕南鄙诸帅，遣人往滁州与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禀为辞，和事遂不讲。然十年之间，朝廷屡敕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挥之别名，宋制使陈该怒辱天山，且以恶语复之。报至，识者皆为窃叹。

戊辰，北兵渡汉江而北，诸将以为可乘其半渡击之，蒲阿不从。丙子，兵毕渡，战于禹山之前，北兵小却，营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驿报，百官表贺，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先是，河南闻北兵出饶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险固，及闻敌已退，至有晏然不动者，不二三日游骑至，人无所逃，悉为捷书所误。

九年正月丁酉，两省军溃于阳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战，

两军相拒，北军散漫而北，金军惧其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时北兵遣三千骑趋河上，已二十余日，泌阳、南阳、方城、襄、郟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既行，北兵即袭之，且行且战，北兵伤折亦多。恆山一军为突骑三千所冲，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两省命收军。少之，雾散乃前，前一大涧，长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溃，事载蒲阿传。合达知大事已去，欲下马战，而蒲阿已失所在。合达以数百骑走钧州，北兵堑其城外攻之，走门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发而杀之。时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赐以手诏，募人访之。及攻汴，乃扬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有，不降何待？”

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张行信尝荐之曰：“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

移刺蒲阿，本契丹人，少从军，以劳自千户迁都统。初，哀宗为皇太子，控制枢密院，选充亲卫军总领，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渐，皇太子异母兄英王守纯先入侍疾，太子自东宫扣门求见，令蒲阿衷甲聚兵屯于艮岳，以备非常。哀宗即位，尝谓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于此。”遂自遥授同知睢州军州事，权枢密院判官，自是军国大计多从决之。

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军突入商州，残硃阳、卢氏。蒲阿逆战至灵宝东，遇游骑十余，获一人，余即退，蒲阿辄以捷闻。赏世袭谋克，仍厚赐之。人共知其罔上，而无敢言，吏部郎中杨居仁以微言取怒。

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权枢密副使。自去年夏，北军之在

陕西者骘骘至泾州，且阻庆阳粮道。蒲阿奏：“陕西设两行省，本以藩卫河南，今北军之来三年于兹，行省统军马二三十万，未尝对垒，亦未尝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将来须用密院军马勾当，上不语者久之。是后，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召平章政事合达还朝，白撒亦召至阙，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观北势。八月丙申，蒲阿再复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东还。

十二月乙未，诏蒲阿与总帅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讹可救庆阳。七年正月，战北兵于大昌原，北军还，庆阳围解。诏以讹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还京兆。未几，以权参知政事与合达行省于闾乡。八年正月，北军入陕西，凤翔破，两行省弃京兆而东，至洛阳驿，被召议河中事，语在白华传。

十二月，北兵济自汉江，两省军入邓州，议敌所从出，谓由光化截江战为便，放之渡而战为便。张惠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当往求之’，况今自来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旧卫州、扇车回纵出之。”定住、高、樊皆谓蒲阿此言为然。合达乃问按得木，木以为不然。军中以木北人，知其军情，此言为有理，然不能夺蒲阿之议。

顺阳留二十日，光化探骑至，云“千骑已北渡”，两省是夜进军，比晓至禹山，探者续云“北骑已尽济”。癸酉，北军将近，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步迎于山前，骑屯于山后。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帅以两小旗前导来观，观竟不前，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辎重外余二万人。合达令诸军，“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俄而北骑突前，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



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帅以旗聚诸将，议良久。合达知北兵意向。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

北兵回阵，南向来路。两省复议：“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当拥之。”张惠主此议，蒲阿言：“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不从。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两省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送及路人不绝，而亦无见者，岂南渡而归乎？己卯，逻骑乃知北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昼作食，夜不下马，望林中往来，不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其有谋可知矣。

初，禹山战罢，有二骑迷入营，问之，知北兵凡七头项，大将统之。复有诈降者十人，弊衣羸马泣诉艰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始悟其为覘骑也。

庚辰，两省议入邓就粮，辰巳间到林后，北兵忽来突，两省军迎击，交绥之际，北兵以百骑邀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惧军士迷路，鸣钟招之。樊泽屯城西，高英屯城东。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邓城下。北兵不与战，大将使来索酒，两省与之二十瓶。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内族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刺，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殄寇都尉完颜阿排、高英、樊泽，中军陈和尚，与恆山公武仙、杨沃衍军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州已降。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乃伏骑五十于邓州道。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顿安皋。辛卯，宿鸦路、鲁山。河西军已献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饷军。

癸巳，望钧州，至沙河，北骑五千待于河北，金军夺桥以过，北军即西首敛避。金军纵击，北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北军复渡河来袭。金军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变雪。北兵增及万人，且行且战，致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盘营三日。丙申，一近侍入军中传旨，集诸帅听处分，制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复有密旨云：“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领旨讫，蒲阿拂袖而起，合达欲再议，蒲阿言：“止此而已，复何所议。”盖已夺魄矣。军即行。

北军自北渡者毕集，前后以大树塞其军路，沃衍军夺路，得之。合达又议陈和尚先拥山上大势，比再整顿，金军已接竹林，去钧州止十余里矣。金军遂进，北军果却三峰之东北、西南。武、高前锋拥其西南，杨、夔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东。张惠、按得林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按得木与张惠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覩。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骨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合，四外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

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

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歿。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

赞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然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异时伐宋，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匿之，而以捷闻。御史纳兰纠之，宣宗奖御史，而不罪讹论，是君臣相率而为虚声也。禹山之捷，两省为欺，遂致误国，岂非宣宗前事有以启之耶？至于三峰山之败，不可收拾，上下 愕眙，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俊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尔。

## 卷一百十三 列传第五十一

## 完颜赛不 白撒一名承裔 赤盏合喜

完颜赛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后也。状貌魁伟，沉厚有大略。初补亲卫军，章宗时，选充护卫。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将军为宁化州刺史。未几，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泰和二年，转胡里改路节度使。四年，升武卫军都指挥使，寻为殿前左副都点检。及平章仆散揆伐宋，为右翼都统。六年六月，宋将皇甫斌遣率步骑数万由确山、褒信分路侵蔡，闻郭倬、李爽之败，阻溱水不敢进。于是，揆遣赛不及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深州刺史完颜达吉不等以骑七千往击之。会溱水涨，宋兵扼桥以拒，赛不等谋潜师夜出，达吉不以骑涉水出其右，万奴等出其左。赛不度其军毕渡，乃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溃。万奴以兵断真阳路，诸军追击至陈泽，斩首二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兵还，进爵一级，赐金币甚厚。

贞祐初，拜同签枢密院事。三年，迁知临洮府事，兼陕西路副统军。上召见谕曰：“卿向在西京，尽心为国，及治华州，亦尝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职者，以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克州不遵安抚使达吉不节制，多致败事。今已责罚克州，命卿副之。宜益务尽心，其或不然，复当别议行之。”八月，知凤翔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俄为元帅右都监。四年四月，调兵拔宋木陡关。五月，夏人于来羌城界河修折桥，以兵守护，赛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结耶觜川，遣兵击走之，寻又破其众于车兒堡。

兴定元年二月，转签枢密院事。时上以宋岁币不至，且复侵盗，诏赛不讨之。四月，与宋人战于信阳，斩首八千，生擒统制周光，获马数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于陇山、七里山等处，前后六战，斩获甚众。寻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罗山、定城等县，破光州两关，斩首万余，获马牛及布，分给将士。诏赐玉兔鹞一、内府重币十端。

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及凡河南、陕西州府，皆乞量修。”从之。

二年正月，破宋人于铁山及上石店、唐县。四月，进兼西南等路招讨使、西安军节度使、陕州管内观察使。奉诏攻枣阳，宋出兵三万拒战，稍诱击之，宋兵败走城，薄诸濠，杀及溺死者三千余人，遂进兵围之。宋骑兵千、步卒万来援，逆战复大败之。七月，迁行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兼武宁军节度使。三年二月，夺宋白石关，杀其守者千余人，获铠仗千计。三月，破宋兵于七口仓，又夺宋小鹞仓，获粮九千石、兵仗三十余万。是月，复败宋兵三千于石鹞崖。

四年三月，奉诏出兵河北招降，晋安权府事皇甫珪、正平县令席永坚率五千余人来归，得粮万石。时河北所在义军官民坚守堡寨，力战破敌者众。赛不上章言：“此类忠赤可嘉，若不旌酬无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赏，万一敌兵复来，将争先效用矣。”上览奏，召枢密官曰：“朕与卿等亦尝有此议，以不见彼中事势，故一听帅臣规画。今观此奏，甚称朕意，其令有司迁赏之。”是年四月，迁枢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诏引兵救河东，战屡捷，复晋安、平阳二城。监察御史言其不能检束士众，纵之虏略，请正其罪。上以有功，

诏勿问。元光二年五月，复河中。六月，诏谕宰臣曰：“枢密副使赛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脱遗。朕重其旧人，且久劳王家，已命睦亲府附于属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几，转尚书右丞相。雅与参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赛不数荐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复相。三年，宣宗庙成，将禘祭，议配享功臣，论者纷纭。赛不为大礼使，因言：“丞相福兴死王事，七斤谨守河南以迎大驾，功宜配享。”议遂定。

四年，吏部郎中杨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择人，上语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谏官当言，彼吏曹，何与于此。”尚书左丞颜盏世鲁素嫉居仁，亦以为僭，赛不徐进曰：“天下有道，庶人犹得献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宽弘之德，故不应言者犹言。使其言可用则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兴人。泰和三年进士。天兴末时北渡，举家投黄河死。

五年，行尚书省于京兆，谓都事商衡曰：“古来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为相之道。赛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书之，某时以某为相而国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无蕴藉，朝廷鄙之，天兴元年兵事急，自致仕起为大司农，未几复致仕，徐州行尚书省无敢行者，复拜摯平章政事。都堂会议，摯以国势不支，因论数事，曰：“只是更无擘划。”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国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测。赛不顾谓白撒曰：“侯相言甚当。”白撒遂含愤而罢。

时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后日讲和或出质，必首相当行，力请赛不领省事，拜为左丞相，寻复致仕。是年冬，哀宗迁归德，起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封寿国公，扈从以行。河北兵溃，从至归德，又请致仕。二年七月，复诏行尚书省事

于徐州。既至，以州乏粮，遣郎中王万庆会徐、宿、灵璧兵取源州，令元帅郭恩统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败绩而还。再命卓翼攻丰县，破之。初，郭恩以败为耻，托疾不行，乃密与河北诸叛将郭野驴辈谋归国用安，执元帅商瑀父子、元帅左都监纥石烈善住，并杀之。又逐都尉斡转留奴、泥庞古桓端、蒲察世谋、元帅右都监李居仁、员外郎常忠。自是，防城与守门者皆河北义军，出入自恣。赛不先病疽，久不视事，重为贼党所制，束手听命而已。

初，源、徐交攻，郭野驴者每辞疾不行，赛不遂授野驴徐州节度副使，兼防城都总领，实羁之也。野驴既见徐州空虚，乃约源州叛将麻琮内外相应。十月甲申，诘旦，袭破徐州。时蔡已被围，徐州将士以朝命阻绝，且逼大兵，议出降。赛不弗从，恐被执，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余步不没，军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缢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

子按春，正大中充护卫，坐与宗室女奸，杖一百收系。居许州，大兵至许，按春开南门以降。从攻京师，曹王出质，朝臣及近卫有从出者，按春极口大骂，以至指斥。是冬，复自北中逃回，诏令押入省，问事情，按春随近侍登阶作挥涕之状。诏问丞相云：“按春自北中来，丞相好与问彼中息耗。”赛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贼，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与对面语乎！”十二月，车驾东狩，留后二相下开封，擒捕斩之狱中。

赞曰：赛不临阵对垒既有将略，洎秉钧衡，观其救解杨居仁、侯挚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风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妇之节，此犹大厦将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内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诸孙。自

幼为奉御。贞祐间，累官知临洮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兴定元年，为元帅左都监，行帅府事于凤翔。是年，诏陕西行省伐宋，白撒出巩州盐川，遇宋兵于阜郊堡，败之。又遇宋兵于天水军，掩击，宋兵大溃。二年四月，复败宋兵，至鸡公山，遂拔西和州，毁其诸隘营屯。遣合扎都统完颜习涅阿不率军趋成州，宋帅罗参政、统制李大亨焚庐舍弃城遁，留千余人城守，督兵赴之，逐克焉，获粮七万斛，钱数千万。河池县守将杨九鼎亦焚县舍走保清野原。统制高千据黑谷关甚固，遣兵袭之，千遁去，获粮二万斛，器械称是，因夷其险而还。三年，破虎头关，败宋兵于七盘子、鸡冠关。褒城县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兴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赵希昔闻兵将至，率官民遁，于是白撒遂取兴元，以驻兵焉。命提控张秀华驰视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寻闻汉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据山而阵，遣提控唐括移失不击走之。行省以捷闻，宣宗大悦，进白撒官一阶。时朝议以兰州当西夏之冲，久为敌据，将遣白撒复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凤州，破兴元，抵洋州而还。经涉险阻数千里，士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为是举，甚非计也，不若息兵养士以备。”从之。

未几，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平凉。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东上拶一带蕃族，昔尝归附，分处德顺、镇戎之间。其后有司不能存抚，相继亡去。近闻复有归心，然不招之亦无由自至。诚得其众，可以助兵，宁谧一方。臣以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及通远军节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属，且久镇边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诸来归者，皆当甄奖，请预定赏格以待之。”上是其言。

是年，夏兵三万由高峰岭入寇定西州，环城为栅，白撒遣刺史爱申阿失刺与行军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出战，大败



之，斩首千余，获马仗甚众。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诏臣遣官谕诸蕃族以讨西夏，臣即令临洮路总管女奚烈古里间计约乔家丙令族首领以谕余族。又别遣权左右司都事赵梅委差官遥授合河县尉刘贞同往抚谕。未几，梅、贞报溪哥城等处诸族，与先降族共愿助兵七万八千余人，本国蕃族愿助兵九千，若更以官军继为声援，胜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间将巩州兵三万，宜更择勇略之臣副之。梅、贞等既悉事势，当假以军前之职。蕃僧纳林心波亦招诱有功，乞迁官授职以奖励之。”上皆从其请。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与延安元帅完颜合达、纳合买住议：河北郡县俱已残毁，陕西、河南亦经抄掠。比者西北二敌并攻邠延，城邑随陷，惟延安孤墉仅得保全。若今秋复至，必长驱而深入，虽京兆、凤翔、庆阳、平凉已各益军，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阔远，卒难应援，倘关中诸镇不支，则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敌远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径取蜀、汉、实国家基业万全之计。”诏枢密议之。

先是，夏兵数十万分寇龛谷、邠延、大通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发兵袭其浮桥，遂趋西凉。别遣将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镇戎，合达出环州，以报三道之役。白撒驰至临洮，遣总管女奚烈古里间、积石州刺史徒单牙武各摄帅职，率兵西入，遇夏兵千余于踏南寺，击走之。夏人据大通城，因围之，分兵夺其桥，与守兵七千人战，大败之，几杀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计，余兵焚其桥西遁。乃还军攻大通，克之，斩首三千，因招来诸寺族被胁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师遂还。

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帅府遣

人告急。臣以为二镇唇齿也，凤翔蹉跌，则京兆必危，而陕西大震矣。然平川广野实骑兵驰骋之地，未可与之争锋。已遣提控罗桓将兵二千，循南山而进，伺隙攻其栅垒，以纾城围。更乞发河南步骑以备潼关。”诏付尚书省枢密院议之。

二年冬，哀宗即位，边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还朝，拜尚书右丞，未几，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几十年，当宋、夏之交，虽颇立微效，皆出诸将之力。然本恇怯无能，徒以仪体为事，性愎贪鄙，及入为相，专愎尤甚。尝恶堂食不适口，每以家膳自随，国家颠覆，初不恤也。

九年正月，诸军败绩于三峰山。大兵与白坡兵合，长驱趋汴。令史杨居仁请乘其远至击之，白撒不从，且阴怒之。遂遣完颜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万人，开短堤，决河水，以固京城。功未毕而骑兵奄至，麻斤出等皆被害，丁壮无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弃卫州，运守具入京。初，大兵破卫州，宣宗南迁，移州治于宜村渡，筑新城于河北岸，去河不数步，惟北面受敌，而以石包之，岁屯重兵于此，大兵屡至不能近。至是，弃之，随为大兵所据。

甲午，修京城楼橹。初，宣宗以京城阔远难守，诏高琪筑里城，公私力尽仅乃得成。至是，议所守。朝臣有言里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弃。大兵先得外城，粮尽救绝，走一人不出。里城或不测可用，于是决计守外城。时在城诸军不满四万，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议避迁之民充军。又召在京军官于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内族按出虎、大和兒、刘伯纲等皆随召而出，截长补短假借而用，得百余人。又集京东西沿河旧屯两都尉及卫州已起义军，通建威得四万人，益以丁壮六万，分置四城。每面别选一千，名“飞虎军”，以专救应，然亦不能军矣。

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楼櫓垂就辄摧，传令取竹为护帘，所司驰入城大索，竟无所得，白撒怒欲斩之。员外郎张袞附所司耳语曰：“金多则济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怀金三百两径往，赂其家僮，果得之。

已而兵退，朝廷议罢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谓令令史元好问曰：“我妨贤路久矣，得退是幸，为我撰乞致仕表。”顷之，上已遣使持招至其第，令致仕。既废，军士恨其不战误国，扬言欲杀之。白撒惧，一夕数迁，上以亲军二百阴为之卫。军士无以泄其愤，遂相率毁其别墅而去。其党元帅完颜斜捻阿不领本部军戍汴，闻之径诣其所，斩经其垣下者一人以镇之。

是时，速不忒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粮且尽，累召援兵复无至者。冬十月，乃复起白撒为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于是，群臣为上画出京计，以赛不为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内族讹出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李蹊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徒单百家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东面元帅高显，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帅完颜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颜斡论出兵五千。西面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副以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北面元帅内族娄室，副以振威都尉张闰军五千。中翼都尉贺都善军四千，隶总帅百家。都尉内族久住，副都尉王简、总领王福胤神臂军三千五百，左翼元帅内族小娄室亲卫军一千，右翼元帅完颜按出虎亲卫军一千，总领完颜长乐、副帅温敦昌孙马军三百，郡王王义深马军一百五十，郡王范成进、总领苏元孙圭军三千，隶总帅百家。飞骑都尉兼合里合总领术虎只鲁欢、总领夹谷得伯、贴军田众家奴等百人及诸臣下，发京师。

十二月甲辰，车驾至黄陵冈，白撒先降大兵两寨，得河朔降将，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议以河朔诸将前导，鼓

行入开州，取大名、东平，豪杰当有响应者，破竹之势成矣。温敦昌孙曰：“太后、中宫皆在南京，北行万一不如意，圣主孤身欲何所为？若往归德，更五六月不能还京。不如先取卫州，还京为便。”白撒奏曰：“圣体不便鞍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驻归德。臣等率降将往东平，俟诸军至，可一鼓而下，因而经略河朔，且空河南之军。”上以为然。时上已遣官奴将三百骑探迤麻冈未还，上将御船，赐白撒剑，得便宜从事，决东平之策。官奴还奏卫州，有粮可取？上召白撒问之，白撒曰：“京师且不能守，就得卫州，欲何为耶？以臣观之，东平之策为便。”上主官奴之议。

明年正月朔，次黄陵冈。是日，归德守臣以粮糗三百余船来饷，遂就其舟以济南岸，未济者万人，大元将回古乃率四千骑追击之，贺都喜挥一黄旗督战，身中十六七箭，军殊死斗，得卒十余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壶劳之。须臾，北风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诸兵复击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帅猪兒、都尉纥石烈讹论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颜讹论出降于大元。上于北岸望之震惧，率从官为猪兒等设祭，哭之，皆赠官，录用其子侄，斩讹论出二弟以徇。

遂命白撒攻卫州。上驻兵河上，留亲卫军三千护从，都尉高显步军一万，元帅官奴忠孝军一千，郡王范成进、王义深、上党公张开、元帅刘益等军总帅百家总之，各赍十日粮，听承裔节制。发自蒲城，上时已遣赛不将马军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骑追及，谓赛不曰：“有旨，命我将马军。”赛不谓上曰：“北行议已决，不可中变。”上曰：“丞相当与平章和同。”完颜仲德持御马衔苦谏曰：“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上麾之曰：“参政不知。”白撒遂攻卫州，兵至城下，御旗黄伞招之不下。其夜，北骑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

出虎与之战，北兵却六十里。然自发蒲城，迁延八日始至卫，而猝无攻具，缚枪为云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严。凡攻三日不克。及闻河南大兵济自张家渡，至卫西南，遂班师。大兵踵其后，战于白公庙，败绩，白撒等弃军遁，刘益、张开皆为民家所杀。车驾还次蒲城东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刘益一军叛去。点检抹捻兀典、总领温敦昌孙时侍行帐中，请上登舟，上曰：“正当决战，何遽退乎？”少顷，白撒至，仓皇言于上曰：“今军已溃，大兵近在堤外，请圣主幸归德。”上遂登舟，侍卫皆不知，巡警如故。时夜已四更矣，遂狼狈入归德。

白撒收溃兵大桥，得二万余人，惧不敢入。上闻，遣近侍局提点移刺粘古、纥石烈阿里合、护卫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听入见，并其子下狱。诸都尉司军以白撒不战而退，发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将士，明听朕言：我初提大军次黄陵冈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卫州，可得粮十万石，乘胜恢复河北。我从其计，令率诸军攻卫。去蒲城二百余里，白撒迁延八日方至，又不预备攻具，以致败衄。白撒弃军窜还蒲城，便言诸军已溃，北兵势大不可当，信从登舟，几死于水。若当时知诸军未尝溃，只河北战死，亦可垂名于后。今白撒已下狱，不复录用，籍其家产以赐汝众，其尽力国家，无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饿死，发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当时议者，卫州之举本自官奴，归之白撒则亦过矣。

初，濒河居民闻官军北渡，筑坦塞户，潜伏洞穴，及见官奴一军号令明肃，抚劳周悉，所过无丝发之犯，老幼妇孺坦然相视，无复畏避。俄白撒辈纵军四出，剽掠俘虏，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声相接，尸骸盈野。都尉高禄谦、苗用秀辈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诛斩在口，所过官吏残虐不胜，一饭之费有数十金不能给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

白撒目不知书，奸黠有余，簿书政事，闻之即解，善谈议，多知，接人则煦煦然，好货殖，能捭阖中人主心，遂浸渍以取将相。既富贵，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廩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上尝遣中使责之曰：“卿汲汲于此，将无北归意耶？”白撒终不悛，以及于祸。

赞曰：白撒本非将才，恇怯误国，徒能阿合以取富贵，性悻贪鄙，当此危亡，方谋封殖以自逸，此犹大厦将焚而燕雀不悟者欤！

赤盏合喜，性刚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干任之。宣宗时，累迁兰州刺史、提控军马。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万余骑围定西，犂致攻具，将取其城。合喜及杨斡烈等率兵鏖战走之，斩首二千级，俘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兴定元年正月，以屡败夏人，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前职。是冬，陕西行省奉诏伐宋，合喜权行元帅府，驻来远寨以张声势，既而获捷。二年四月，宋兵数千侵临洮，合喜击走之，斩获甚众。三年四月，迁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于巩州。

四年四月，夏人犯边，合喜讨之，师次鹿兒原，遇复兵千人，遣提控乌古论世显率偏师败之，都统王定亦破其众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巩州，合喜遣兵击之，一日十余战，夏人退据南闲，遣精兵三万傅城，又击走之，生擒夏将刘打、甲玉等。讯知夏大将你思丁、兀名二人谋，以为巩帅府所在，巩既下则临洮、积石、河、洮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巩，且构宋统制程信等将兵四万来攻。合喜闻之，飭兵严备。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战，却之，杀数千人。攻益急，将士殊死战，杀伤者以万计。夏人焚其攻具，拔栅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复率众蹙其后，斩首甚众。十月，以功遥授平西军节度使。

元光元年，大将萌古不花攻凤翔，朝廷以主将完颜仲元孤军不足守御，命合喜将兵援之。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于是，合喜以同知临洮府事颜盏虾蟆战尤力，遂以便宜升为通远军节度使，上嘉其功，许之。是岁，升签枢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参知政事，权枢密副使。

正大八年十一月，邓州驰报大元兵破峽峰关，由金州东下。报至时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于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从在东宫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万人，强壮矫捷，极为精练。步卒负担器甲粮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军万八千人，皆回纥、河西及中州人夜掠而逃归者，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亲卫、骑兵、武卫、护卫，迁外诸军又二十余万。故频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气既振，遂有一战之资。至是，院官同奏：“北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且诸军无虑二十余万，今敌至不能迎战，徒以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又曰：“存亡天命，惟不负民可也。”乃诏合达、蒲阿等屯军襄、邓。

九年正月，两省军溃于三峰山，北兵进薄京师。三月庚子，议曹王出质。大兵北行，留速不沱攻城，攻具已办，既有纳质之请，即又云：“有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则退，不然不罢也。”壬寅，曹王入辞，宴于宫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

栅，以薪草填壕，顷刻平十余步。主兵者以议和之故不敢与战，但于城上坐视而已。

城中喧哄，上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至舟桥。时新雨淖，车驾忽出，人惊愕失措，但跪于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仓皇中，市肆米豆狼藉于地，上敕卫士令各归其家，老幼遮拥至有误触御衣者。少顷，宰相从官皆至，进笠不受，曰：“军士暴露，我何用此为。”所过慰劳军士，皆踊跃称万岁，臣等战死无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军士五六十辈聚而若有言者，上就问之，跪曰：“大兵乌土填壕，功已过半，平章传令勿放一镞，恐坏和事，想岂有计耶？”上顾谓其中长者云：“朕为生灵，称臣进奉无不从顺，止有一养来成长，今往作质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战未晚。”复有拜泣者曰：“事急矣，圣主毋望和事。”乃传旨城上放箭。西水门千户刘寿控御马仰视曰：“圣主无信贼臣，贼臣尽，大兵退矣。”卫士欲击之，上止曰：“醉矣，勿问。”是日，曹王出诣军前，大兵并力进攻。甲辰，上复出抚东门将士，太学生杨奂等前白事。上问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学生，令执砲夫之役，恐非国家百年以来待士之意。”敕记姓名，即免其役。过南薰门，值被创者，亲傅以药，手酌卮酒以赐，且出内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

龙德宫造砲石，取宋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则不然，破大礮或碌礮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砲有至十三稍者，余砲称是。每城一角置砲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櫓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纲索旃褥固护之。其悬



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遂谓不可近。大兵以火砲击之，随即延熯不可扑救。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楼櫓，壕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铺，铺置百许人守之。

初，白撒命筑门外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以防大兵夺门。及被攻，诸将请乘夜斫营，军乃不能猝出，比出，已为北兵所觉。后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径渡，烧其砲坐。城上悬红纸灯为应，约灯起渡壕，又为围者所觉。又放纸鸢，置文书其上，至北营则断之，以诱被俘者。识者谓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以此退敌难矣。右丞世鲁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静夜唱之，盖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讴吟之思，其谬计如此。

合喜先以守凤翔自夸，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当之，语言失措，面无人色。军士特以车驾数出慰劳，人自激昂，争为效命耳。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熯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瓮，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四月罢攻。至是十六昼夜矣，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大兵知不可下，乃谩为好语云：“两国已讲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应之。明日，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宣秋门以酒炙犒师，于是营幕稍稍外迁，遂退兵。

壬戌，合喜以大兵退，议入贺。诸相皆不欲，独合喜以守

城为己功，持论甚力，呼令史元好问曰：“罢攻已三日而不入贺，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问以白诸相，权参政内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诸侯以为耻，况以罢攻为可贺欤？”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难，汝等不以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长张天任至省，好问私以贺议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耶！”因谓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为辱。闻百官欲入贺，诚有此否？”会学士赵秉文不肯撰表，议遂寝。

是月，以尚书省兼枢密院事，合喜罢枢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乐，欲销院印，诸相谓院事仍在，印有用时，不宜毁。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书于御路云：“副枢合喜、总帅撒合、参政讹出皆国贼，朝廷不杀，众军亦须杀之，为国除害。”卫士以闻。撒合饮药死，讹出称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无事者，上亦无所问，由是军国之事尽决于合喜矣。

初，大兵围汴，司谏陈岢屡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时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责之曰：“子为‘陈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敌，我当世世与若为奴。”闻者无不窃笑。盖不识“岢”字，至分为两耳。

天兴元年七月，权参知政事思烈、恆山公武仙合军自汝州入援，诏以合喜为枢密使，统京城军万五千应之，且命赛不为之助。八月己酉朔，驻于近郊，候益兵乃进屯中牟古城。凡三日，闻思烈军溃，即夜弃輜重驰还。黎明至郑门，聚军乃入。言者谓：“合喜始则抗命不出，中则逗遛不进，终则弃军先遁，委弃军资不可胜计，不斩之无以谢天下。”上贷其死，免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赐军士。

既废，居汴中，常鞅鞅不乐。会大将速不沱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装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饯送，且以白金二百两为赈。明日，复诣省别立，方对语，适一人自归德持文书至，发视之，

乃行省传哀宗语以谕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间虽废出，未尝忘卿。今崔立已变，卿处旧人尚多，若能反正，与卿世袭公相。”立怒，叱左右系之狱，是日斩之。

论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屡著劳效，要亦诸将颜盖虾蟆等功也。既当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举措烦扰，质出兵退，即图称贺，此岂有体国之诚心者乎。中牟之溃，众怒所归，幸遭一死，犹怀异图，卒殒猜疑，天盖假手于崔立也。

## 卷一百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 白华 斜卯爱实合周附 石抹世勳

白华，字文举，庾州人。贞祐三年进士。初为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来归，朝廷方经理河北，宋将彭义斌乘之，遂由山东取邢、洛、磁等州。华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骘骘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时院官不欲行，即遣华相视彰德，实挤之也，事竟不行。

三年五月，宋人掠寿州，永州桃园军失利，死者四百余人。时夏全自楚州来奔。十一月庚申，集百官议和宋。上问全所以来，华奏：“全初在盱眙，从宋帅刘卓往楚州。州人讹言刘大帅来，欲屠城中北人耳。众军怒，杀卓以城来归。全终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纳，城下索妻孥，又不从，计无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无他虑也。”华因是为上所知。全至后，盱眙、楚州，王义深、张惠、范成进相继以城降。诏改楚州为平淮府，以全为金源郡王、平淮府都总管，张惠临淄郡王，义深东平郡王，成进胶西郡王。和宋议寝。四年，李全据楚州，众皆谓盱眙不可守，上不从，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义深、范成进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处我。”竟不至。

是岁，庆山奴败绩于龟山。五年秋，增筑归德城，拟工数百万，宰相奏遣华往相役，华见行院温撒辛，语以民劳，朝廷爱养之意，减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赐姓也。

六年，以华权枢密院判官。上召忠孝军总领蒲察定住、经历王仲泽、户部郎中刁璧及华谕之曰：“李全据有楚州，睥睨山东，久必为患。今北事稍缓，合乘此隙令定住权监军，率所统军一千，别遣都尉司步军万人，以璧、仲泽为参谋，同往沂海界招之，不从则以军马从事，卿等以为何如？”华对曰：“臣以为李全借大兵之势，要宋人供给馈饷，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冢，待夜而出，何足介怀。我所虑者北方之强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图，一旦事定，必来攻矣。与我争天下者此也，全何预焉。若北方事定，全将听命不暇，设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宁不知逆顺，其肯去顺而从逆乎！为今计者，姑养土马，以备北方。使全果有不轨之谋，亦当发于北朝息兵之日，当此则我易与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还屯尉氏。

时陕西兵大势已去，留脱或栾驻庆阳以扰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卫州帅府与恆山公府并立，虑一旦有警，节制不一，欲合二府为一，又恐其不和，命华往经画之。初，华在院屡承面谕云：“汝为院官，不以军马责汝。汝辞辩，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语不相入，便为龃龉，害事非细，今以汝调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当一一奏我，汝之职也。今卫州之委，亦前日调停之意。”

国制，凡枢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圣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议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圣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处分，独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传上旨，辞多者即与近侍局官批写。奏事者，谓事有区处当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辞费，必欲言简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谓之检目。省院官殿上议事则默记之，议定归院，亦立检目呈覆。有疑则复禀，无则付掾史施行。其赴省

议者，议既定，留奏事官与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圆覆诸相无异同，则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难者，曰备顾问，如军马粮草器械、军帅部曲名数、与夫屯驻地里厄塞远近之类，凡省院一切事务，顾问之际一不能应，辄以不用心被谴，其职为甚难，故以华处之。

五月，以丞相赛不行尚书省事于关中，蒲阿率完颜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驻邠州，且令审观北势。如是两月，上谓白华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复否？”华自量日可驰三百，应之曰：“可。”上令密谕蒲阿才候春首，当事庆阳。华如期而还。上一日顾谓华言：“我见汝从来凡语及征进，必有难色，今此一举特锐于平时，何也？”华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讨李全之事梗之，不能专意北方，故以北向为难。今日异于平时，况事至于此，不得不一举。大军入界已三百余里，若纵之令下秦川则何以救，终当一战摧之。战于近里之平川，不若战于近边之险隘。”上亦以为然。

七年正月，庆阳围解，大军还。白华上奏：“凡今之计，兵食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军及马军都尉司步军足为一战之资，此外应河南府州亦须签拣防城军，秋聚春放，依古务农讲武之义，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见在九十七万，无致他日为资敌之用。”五月，华真授枢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传旨云：“朕用汝为院官，非责汝将兵对垒，第欲汝立军中纲纪、发遣文移、和睦将帅、究察非违，至于军伍之阅习、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职。其悉力国家，以称朕意。”

八年，大军自去岁入陕西，翱翔京兆、同、华之间，破南山砦栅六十余所。已而攻凤翔，金军自阆乡屯至澠池，两行省晏然不动。宰相台谏皆以枢院瞻望逗遛为言，京兆士庶横议蜂起，以至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达、蒲阿必相度机会，可

进而进耳。若督之使战，终出勉强，恐无益而反害也。”因遣白华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道宰相百官所言，并问以“目今二月过半，有怠归之形，诸军何故不动？”且诏华等往复六日。华等既到同，谕两行省以上意。合达言：“不见机会，见则动耳。”蒲阿曰：“彼军绝无粮饷，使欲战不得，欲留不能，将自敝矣。”合达对蒲阿及诸帅则言不可动，见土大夫则言可动，人谓合达近尝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与抗，而亦言不可动。华等观二相见北兵势大皆有惧心，遂私问樊泽、定住、陈和尚以为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岂可轻料？是真不敢动。”华等还，以二相及诸将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动矣。”即复遣华传旨谕二相云：“凤翔围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当领军出关，宿华阴界，次日及华阴，次日及华州，略与渭北军交手。计大兵闻之必当奔赴，且以少纾凤翔之急，我亦得为掣肘计耳。”二相回奏领旨。华东还及中牟，已有两行省纳奏人追及，华取报密院副本读之，言：“领旨提军出关二十里至华阴界，与渭北军交，是晚收军入关。”华为之仰天浩叹曰：“事至于此，无如之何矣。”华至京，奏章已达，知所奏为徒然，不二三日凤翔陷，两行省遂弃京兆，与牙古塔起迁居民于河南，留庆山奴守之。

夏五月，杨妙真以夫李全死于宋，构浮桥于楚州之北，就北帅梭鲁胡吐乞师复仇。朝廷觐知之，以谓北军果能渡淮，淮与河南跬步间耳，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界激河口备之。两行省乃约宋帅赵范，赵葵为夹攻之计。二赵亦遣人报聘，俱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二相屡以军少为言，而省院难之，因上奏云：“向来附关屯驻半年，适还旧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东行，实无可图之事，徒自疲而已。况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湿

之地，不便牧养，目今非征进时月，决不敢妄动。且我之所虑，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计图之，已遣提控王锐往视可否。”奏上，上遣白华以此传谕二相，兼领王锐行。二相不悦。蒲阿遣水军虹县所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只，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今枢判亲来，可以相视可否，归而奏之。”华力辞不获，遂登舟。及淮与河合流处，才及八里庄城门相直，城守者以白鹞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华归路。华几不得还，昏黑得径先归，乃悟两省怒朝省不益军，谓皆华辈主之，故挤之险地耳。是夜二更后，八里庄次将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将出城开船，截大金归路，某等商议，主将还即闭门不纳，渠已奔去楚州，乞发军马接应。”二相即发兵骑、开船赴约，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军已还河朔，宋将烧浮桥，二相附华纳奏，上大喜。

初，合达谋取宋淮阴。五月渡淮。淮阴主者胡路钤往楚州计事于杨妙真，比还，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还不纳，恸哭而去。合达遂入淮阴，诏改归州，以行省乌古论叶里哥守之，郭恩为元帅右都监。既而，宋人以银绢五万两匹来赎盱眙龟山，宋使留馆中，郭恩谋劫而取之，或报之于盱眙帅府，即以军至，恩不果发。明日，宋将刘虎、汤孝信以船三十艘烧浮梁，因遣其将夏友谅来攻盱眙，未下。泗州总领完颜矢哥利馆中银绢，遂反。防御使徒单塔剌闻变，扼栗山亭甬路，好谓之曰：“容我拜辞朝廷然后死。”遂取朝服望阙拜，恸良久，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归杨妙真，总帅纳合买住亦以盱眙降宋。

九月，陕西行省防秋，时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领兵入界，庆山奴报粮尽，将弃京兆而东。一日，白华奏，侦候得睿宗所领军马四万，行营军一万，布置如此，“为今计者，与其就汉



御之，诸军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径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汉军马必当迟疑不进。在北为投机，在南为掣肘，臣以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画之，为得之他人？”华曰：“臣愚见如此。”上平日锐于武事，闻华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

未几，合达自陕州进奏帖，亦为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时在洛阳，驿召之，盖有意于此矣。蒲阿至，奏对之间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锋忒木沱统之，将出冷水谷口，且当先御此军。上曰：“朕不问此，只欲问河中可捣否。”蒲阿不获已，始言睿宗所领兵骑虽多，计皆冗杂。大兵军少而精，无非选锋。金军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于平阳之北，匿其选锋百里之外，放我师渡，然后断我归路与我决战，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须再论，且还陕州。”蒲阿曰：“合达枢密使所言，此间一面革拨恐亦未尽，乞召至同议可否。”上曰：“见得合达亦止此而已，往复迟滞，转致误事。”华奏合达必见机会，召至同议为便。副枢赤盏合喜亦奏蒲阿、白华之言为是。上乃从之。召合达至，上令先与密院议定，然后入见。既议，华执合达奏帖举似再三，竟无一先发言者。移时，蒲阿言：“且勾当冷水谷一军何如。”合达曰：“是矣。”遂入见。上问卿等所议若何，合达敷奏，其言甚多，大概言河中之事与前日上奏时势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议遂寝。二相还陕，量以军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

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兴。是月十六日，并枢密院归尚书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领官兼经历官，惟平章白撒、副枢合喜、院判白华、权院判完颜忽鲁刺退罢。忽鲁刺有口辩，上爱幸之。朝议罪忽鲁刺，而书生辈妒华得君，先尝以语撼之，用是而罢。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在尚

书省。兵兴以来，兹制渐改，凡是军事，省官不得预，院官独任专见，往往败事。言者多以为将相权不当分，至是始并之。

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点曳刺粘古即白华所居，问事势至于此，计将安出。华附奏：“今耕稼已废，粮斛将尽，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拟，车驾当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监国，任其裁处。圣主既出，遣使告语北朝，我出非他处收整军马，止以军卒擅诛唐庆，和议从此断绝，京师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则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纪季入齐为附庸之事，圣主亦得少宽矣。”于是起华为右司郎中。初，亲巡之计决，诸将皆预其议，将退，首领官张袞、聂天骥奏：“尚有旧人谙练军务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见军中事体，此为未尽。”上问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华，上颔之，故有是命。

明日，召华谕之曰：“亲巡之计已决，但所往群议未定，有言归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邓。或言设欲入邓，大将速不沱今在汝州，不如取陈、蔡路转往邓下。卿以为如何？”华曰：“归德城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欲往邓下，既汝州有速不沱，断不能往。以今日事势，博徒所谓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战。为今之计，当直赴汝州，与之一决，有楚则无汉，有汉则无楚。汝州战不如半途战，半途战又不如出城战，所以然者何？我军食力犹在，马则豆力犹在。若出京益远，军食日减，马食野草，事益难矣。若我军便得战，存亡决此一举，外则可以激三军之气，内则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为避迁之计，人心顾恋家业，未必毅然从行。可详审之。”遂召诸相及首领官同议，禾速嘉兀地不、元帅猪兒、高显、王义深俱主归德之议，丞相赛不主邓，议竟不能决。明日，制旨京城食尽，今拟亲出，聚集军士于大庆殿谕

以此意，谕乞，诸帅将佐合辞奏曰：“圣主不可亲出，止可命将，三军欣然愿为国家效死。”上犹豫，欲以官奴为马军帅，高显为步军帅，刘益副之，盖采舆议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权参政内族讹出大骂云：“汝辈把锄不知高下，国家大事，敢易承邪！”众默然，惟官奴曰：“若将相可了，何至使我辈。”事亦中止。

明日，民间哄传车驾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归德，军士家属留后。目今食尽，坐视城中俱饿死矣。纵能至归德，军马所费支吾复得几许日。上闻之，召赛不、合周、讹出、乌古孙卜吉、完颜正夫议，余人不预。移时方出，见首领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议已定，止为一白华都改却，今往汝州就军马索战去矣。遂择日祭太庙誓师，拟以二十五之日启行。是月晦，车驾至黄陵冈，复有北幸之议，语在《白撒传》。

天兴二年正月朔，上次黄陵冈，就归德餽船北渡，诸相共奏，京师及河南诸州闻上幸河北，恐生他变，可下诏安抚之。是时，在所父老僧道献食，及牛酒犒军者相属，上亲为拊慰，人人为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粮，赦文条画十余款，分道传送。二日，或有云：“昨所发河南诏书，倘落大军中，奈泄事机何。”上怒，委近侍局官传旨，谓首领官张袞、白华、内族讹可当发诏时不为后虑，皆量决之。是时卫州军两日至蒲城，而大军徐蹶其后。十五日，宰相诸帅共议上前，郎中完颜胡鲁刺秉笔书，某军前锋，某军殿后，余事皆有条画。书毕，惟不言所往，华私问胡鲁刺，托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诸帅还蒲城军中。夜半，讹可、袞就华帐中呼华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华遂问其由，讹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与李左丞、完颜郎中先下归德，令诸军并北岸行，至凤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帅官奴等来，言大军在蒲城曾与金军接战，势莫

能支，遂拥主上登舟，军资一切委弃，止令忠孝军上船，马悉留营中。计舟已行数里矣。”华又问：“公何不从往？”云：“昨日拟定首领官止令胡鲁刺登舟，余悉随军，用是不敢。”是夜，总帅百家领诸军舟往凤池，大军觉之，兵遂溃。

上在归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点近侍局移刺粘古谋之邓，上不听。时粘古之兄瑗为邓州节度使、兼行枢密院事，其子与粘古之子并从驾为卫士。适朝廷将召邓兵入援，粘古因与华谋同之邓，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觉之，独命华行，而粘古改之徐州。华既至邓，以事久不济，淹留于馆，遂若无意于世者。会瑗以邓入宋，华亦从至襄阳，宋署为制干，又改均州提督。后范用吉杀均之长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归。士大夫以华夙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贬云。

用吉者，本姓李术鲁，名久住。初归入宋，谒制置赵范，将以计动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赵怒其触讳，斥之，用吉犹应对如故。赵良久方悟，且利其事与己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动，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为太尉，改镇均州。未几，纳款于北。后以家人诬以欲叛，为同列所害。

赞曰：白华以儒者习吏事，以经生知兵，其所论建，屡中事机，然三军败衄之余，士气不作，其言果可行乎。从瑗归宋，声名扫地，则犹得列于金臣之传者，援蜀谯周等例云。

斜卯爱实，字正之，策论进士也。正大间，累官翰林直学士，兼左司郎中。天兴元年正月，闻大兵将至，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率步骑三万巡河渡，命宿直将军内族长乐权近侍局使，监其军。行至封丘而还。入自梁门，枢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语撒合曰：“吾言信矣，当为我作主人。”盖世俗酬谢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置而不问。于是爱实上言曰：“撒合统兵三万，本欲乘大兵远至，喘息未定而击之。出京才数十

里，不逢一人骑，已畏缩不敢进。设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斩二人以肃军政。”不报。盖合喜辈以京师倚此一军为命，初不敢俾之出战，特以外议哄然，故暂出以应之云。

卫绍、镐厉二王家属，皆以兵防护，且设官提控，巡警之严过于狱犴。至是，卫绍宅二十年，镐厉宅四十年。正大间，朝臣屡有言及者，不报。爰实乃上言曰：“二族衰微，无异匹庶，假欲为不善，孰与同恶？男女婚嫁，人之大欲，岂有幽囚终世，永无伉俪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听自便。未几，有青城之难。

爰实愤时相非其人，尝历数曰：“平章白撒固权市恩，击丸外百无一能。丞相赛不菽麦不分，更谓乏材，亦不至此人为相。参政兼枢密副使赤盏合喜粗暴，一马军之材止矣，乃令兼将相之权。右丞颜盏世鲁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无补，备员而已。患难之际，倚注此类，欲冀中兴，难矣。”于是世鲁罢相，赛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

是年四月，京城罢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庆事，和议遂绝。于是再签民兵为守御备。八月，括京城粟，以转运使完颜珠颗、张俊民、曳刺克忠等置局，以推举为名，珠颗谕民曰：“汝等当从实推唱，果如一旦粮尽，令汝妻子作军食，复能吝否？”既而罢括粟令，复以进献取之。前御史大夫内族合周复冀进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余万石。朝廷信之，命权参知政事，与左丞李蹊总其事。先令各家自实，壮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书其数门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选深刻者主之，内族完颜久住尤酷暴。有寡妇二口，实豆六斗，内有蓬子约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执而以令于众。妇泣诉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糗以自食耳，非敢以为军储也。且三升，六斗之余。”不从，竟死杖

下。京师闻之股栗，尽投其余于粪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颯蹯曰：“白之参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损，蜜又得成’。予谓花不损，何由成蜜？且京师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当时皆莫敢言，爱实遂上奏，大概言：“罢括粟，则改虐政为仁政，散怨气为和气。”不报。

时所括不能三万斛，而京城益萧然矣。自是之后，死者相枕，贫富束手待毙而已。上闻之，命出太仓米作粥以食饿者，爱实闻之叹曰：“与其食之，宁如勿夺。”为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预朝政，爱实上章谏曰：“今近侍权太重，将相大臣不敢与之相抗。自古仆御之臣不过供给指使而已，虽名仆臣，亦必选择正人。今不论贤否，惟以世胄或吏员为之。夫给使令之材，使预社稷大计，此辈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数人泣诉上前曰：“爱实以臣等为奴隶，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从容开释，乃赦之，出为中京留守，后不知所终。

合周者，一名永锡。贞祐中，为元帅左监军，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复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总兵陕西。合周留澠池数日，进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关。有司以敌至不出兵当斩，诸皇族百余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军溃，使宗庙山陵失守，罪当诛，朕特宽贷以全其命。寻复重职，今镇陕西，所犯乃尔，国家大法，岂敢私耶！”遂再夺爵，免死除名。至是，为参知政事。性好作诗词，语鄙俚，人采其语以为戏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无翅兒不飞，蛇无头兒不行”等语，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参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败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学，为文有体裁。承安二年，以

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执。五年，登词赋、经义两科进士第。贞祐三年，累官为太常丞，预讲议所事。时朝廷徙河北军户河南，宰职议给以田，世勳上言曰：“荒闲之田及牧马地，其始耕垦，费力当倍，一岁断不能熟。若夺民素莳者与之，则民将失所，且启不和之端。况军户率无耕牛，虽或有之，而廩给未敢遽减。彼既南来，所捐田宅为人所有，一旦北归，能无争夺？切谓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收其晚禾，至春复还为固守计。

“会侍御史刘元规亦言给田不便，上大悟，乃罢之。未几，迁同知金安军节度使。兴定二年，选为华州元帅府参议官。初，右都监完颜合达行帅府于栎州，尝以前同知平凉府事卓鲁回蒲乃速为参议，及移驻华州，陕西行省请复用蒲乃速，令世勳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余无所长，非如世勳可任以事。华为要镇，而轻用其人，或致败事。”遂独用世勳焉。寻入为尚书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夺一官，解职。初，世勳任华州，有荐其深通钱谷者，复察不如所举，未籍行止中。后主者举觉，平章英王以世勳避都司之繁，私属治籍吏冀改他职，奏下有司，故有是责。久之，起为礼部侍郎，转司农，改太常卿。正大中，为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学士。

天兴元年冬，哀宗将北渡，世勳率朝官刘肃、田芝等二十人求见仁安殿。上问卿等欲何言，世勳曰：“臣等闻陛下欲亲出，切谓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军分为二，一军守，一军出战。我出则军合为一。”世勳曰：“陛下出则军分为三，一守、一战、一中军护从，不若不出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颜仲德、恆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劳我出。我岂不知今日将兵者，官奴统马兵三百止矣，刘益将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将，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岂复有还期，但恨我无罪亡国耳。我未尝奢侈，未尝信任小人。”世勳应

声曰：“陛下用小人则亦有之。”上曰：“小人谓谁？”世勳历数曰：“移刺粘古、温敦昌孙、兀撒惹、完颜长乐皆小人也。陛下不知为小人，所以用之。”肃与世勳复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别。初，肃等求见，本欲数此四人。至是，世勳独言之，于是哀宗以世勳行。自蒲城至归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县之姜寨。

世勳子嵩，时为县令，拜上于马前，兵乱后父子始相见。上嘉之，授嵩应奉翰林文字，以便养亲。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兴定二经义进士。

赞曰：爱实言卫、镐家属禁锢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横；世勳言河北军户给田之不便，亲出渡河之非计；皆药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时，病在膏肓间矣，仓扁何施焉。其为忠说，则不可废也。



## 卷一百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

完颜奴申 崔立 聂天骥 赤盏尉忻

完颜奴申，字正甫，素兰之弟也。登策论进士第，仕历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学士充益政院说书官。五年，转吏部侍郎。监察御史乌古论石鲁劾劾近侍张文寿、仁寿、李麟之受敌帅馈遗，诏奴申鞫问，得其奸状，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论快之。九月，改侍讲学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元。至龙驹河，朝见太宗皇帝。十二月，还。明年六月，迁吏部尚书，复往。八年春，还。朝廷以劳拜参知政事。

天兴元年春，大兵驻郑州海滩寺，遣使招哀宗降。复以奴申往乞和。不许，攻汴益急。汴受围数月，仓库匮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惧，以曹王讹可出质，请罢攻。冬十月，哀宗议亲出捍御，以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总诸军留守京师。又以翰林学士承旨乌古孙卜吉提控诸王府，同判大睦亲府事兼都点检内族合周管宫掖事，左副点检完颜阿撒、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副之，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兼里城四面都总领，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兼镇抚军民都弹压，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兼知宫省事。又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术甲咬住南面元帅，崔立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北面元帅。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璧为安抚副使，总招抚司，规运京外粮斛。设讲议所，受陈言文字，以大理卿纳合德辉、户部尚书仲平、中京副留守爰失等总其事。

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绛纱袍，乘马导从如常仪。留守官及京城父老从至城外奉辞，有诏抚谕，仍以鞭揖之。速不泐闻上已出，复会兵围汴。初，上以东面元帅李辛跋扈出怨言，罢为兵部侍郎，将出，密喻奴申等羈縻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惧，谋欲出降，弃马逾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斩于省门。汴民以上亲出师，日听捷报，且以二相持重，幸以无事。俄闻军败卫州，苍黄走归德，民大恐，以为不救。时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爨。及归德遣使迎两宫，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间有立荆王监国以城归顺之议，而二相皆不知也。

天兴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许安国诣讲议所言：“古者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今事势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问保社稷、活生灵之计。”左司都事元好问以安国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论甚佳，可与副枢议之。”副枢亦以安国之言为然。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阿不款语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问乃曰：“闻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谕以事势危急当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陈词云云，二相命好问受其词。白之奴申，顾曰：“亦为此事也。”且问副枢“此事谋议今几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归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时外围不解，如在陷阱，议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纪季入齐之义，况北兵

中已有曹王也。众愤二人无策，但曰死守而已。忽闻召京城士庶计事，奴申拱立无语，独阿不反复申谕：“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之”，且继以涕泣。

明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李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为变，率甲卒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剑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相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立麾其党先杀阿不，次杀奴申及左司郎中纳合德辉等，余见《崔立传》。

刘祁曰：“金自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临事相习低言缓语，互相推让，以为养相体。每有四方灾异、民间疾苦，将奏必相谓曰：‘恐圣主心困。’事至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或有言当改革者，辄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择软熟无锋芒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长吁而已。兵退，则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又多取浑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见用，虽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浑源人。

赞曰：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哀宗北御，以孤城弱卒托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谓难矣。虽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韦孝宽，必有以处此。

崔立，将陵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不至三品为恨。围城中授安平都尉。天兴元年冬十二月，上亲出师，授西面元帅。性淫狡，常思乱以快其欲。

药安国者，管州人，年二十余，有勇力。尝为岚州招抚使，以罪系开封狱，既出，贫无以为食。立将为变，潜结纳之，安国健啖，日饱之以鱼，遂与之谋。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胜则挈以逃。日与都尉杨善入省中候动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朝食，杀之。二年正月，遂帅甲卒二百，撞省门而入。二相闻变趋出，立拔剑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二相曰：“事当好议之。”立不顾，麾其党张信之、李术鲁长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驰往东华门，道遇点检温屯阿里，见其衷甲，杀之。即谕百姓曰：“吾为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满阿忽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颖皆死。

立还省中，集百官议所立。立曰：“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党韩铎以太后命往召从恪。须臾入，以太后诰命梁王监国。百官拜舞山呼，从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汰纳款。凡除拜皆以监国为辞。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出入御乘舆，称其妻为王妃，弟倚为平章政事，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李术鲁长哥御史中丞，韩铎都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内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国之勇以济事，至是复忌之，闻安国纳一都尉夫人，数其违约斩之。

壬申，速不汰至青城，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之。大帅喜，饮之酒，立以父事之。既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大帅大喜，始信其实降也。立托以军前索随驾官吏家属，聚之省中，人自阅之，日乱数人犹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杀数人者。未几，迁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宫中，以腹心守之，限其

出入。以荆王府为私第，取内府珍玩实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后服上进。又括在城金银，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邠国夫人及内侍高佑、京民李民望之属，皆死杖下。温屯卫尉亲属八人，不任楚毒，皆自尽。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恶相济，视人如仇，期于必报而后已。人人窃相谓曰：“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立时与其妻入宫，两宫赐之不可胜计。立因讽太后作书陈天时人事，遣皇乳母招归德。当时冒进之徒争援刘齐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

四月壬辰，立以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备仗卫送两宫至开阳门。是日，宫车三十七两，太后先，中宫次之，妃嫔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余口，次取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立归大恸，无如之何。

李琦者，山西人，为都尉，在陈州与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陈州变，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颜，娶夹谷元之妻，妻年二十余，有姿色，立初拘随驾官之家属，妻舆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后，有言其美者，立欲强之。琦每见立欲夺人妻，必差其夫远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随，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杀琦。琦又数为折希颜所折辱，乃首建杀立之谋。李伯渊者，宝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谋，每愤立不道，欲仗义杀之。李贱奴者，燕人，尝以军功遥领京兆府判，壬辰冬，车驾东狩，以都尉权东面元帅。立初反，以贱奴旧与敌体，颇貌敬之。数月之后，势已固，遂视贱奴如部曲然。贱奴积不能平，数出怨言，至是与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传近境有宋军，伯渊等阳与立谋备御之策。翌日晚，伯渊等烧外封丘门以警动立。

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渊等身来约立视火，立从苑秀、折希颜数骑往，谕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诣太庙街点集。既还，行及梳行街，伯渊欲送立还二王府，立辞数四，伯渊必欲亲送，立不疑，仓卒中就马上抱立。立顾曰：“汝欲杀我耶？”伯渊曰：“杀汝何伤。”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处，再刺之，立坠马死。伏兵起，元帅黄掴三合杀苑秀。折希颜后至不知，见立坠马，谓与人斗，欲前解之，随为军士所斫，被创走梁门外，追斩之。伯渊系立尸马尾，至内前号于众曰：“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曰：“寸斩之未称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伯渊以下军民皆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阙前槐树上，树忽拔，人谓树有灵，亦厌其为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儿赐丞相镇海帐下土。

初，立之变也，前护卫蒲鲜石鲁负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西面元帅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归蔡。七月己巳，以世达为尚书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世达尝为左司郎中，同签枢密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称上意。及上幸归德，遣世达督陈粮运。陈变，世达亦与胁从，寻间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旧，录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鲁亦宜任用，上曰：“世达曲从，非出得已，然朕犹少降资级，以示薄罚。彼撒合掌军一面，石鲁宿卫九重，崔立之变，曾不闻发一矢，束手于人。今虽来归，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与世达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鲁但当酬其负御容之劳。”未几，以撒合为北门都尉，其子为本军都统。石鲁复充护卫。世达字正夫，泰和三年进士。

论曰：崔立纳款，使其封府库、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

乘时僭窃，大肆淫虐，征索暴横，辄以供备大军为辞，逞欲由己，敛怨归国，其为罪不容诛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刘豫之事，我大朝岂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后适启崔立之狂谋，以成青城之烈祸。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岂不信哉！

聂天骥，字元吉，五台人。至宁元年进士，调汝阴簿，历睢州司候、封丘令。兴定初，辟为尚书省令史。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独天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寻授吏部主事，权监察御史。夏使贺正旦，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贸易于其间者，天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体，且取轻外方。遂忤太后旨。出为同知汝州防御使事，未赴，陕西行尚书省驿召，特旨遥领金安军节度副使，兼行尚书省都事。未几，人为右司员外郎，转京兆治中，寻为卫州行尚书六部事。庆阳围急，朝廷遣宿州总帅牙古塔救之，以天骥充经历官。围解，从别帅守邠，帅欲弃州而东，天骥力劝止之，不从，帅坐是被系逮，天骥降京兆治中。寻有讼其冤者，即召为开封签事，旬月复右司员外郎。丁母忧，未卒哭，夺哀复职。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中。崔立变，天骥被创甚，卧一十余日。其女舜英谒医救疗，天骥叹曰：“吾幸得死，儿女曹乃为谒医，尚欲我活耶？”竟郁郁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缢，有传。

天骥沉静寡言，不妄交。起于田亩，能以雅道自将，践历台省若素宦然，诸人多自以为不及也。

赤盏尉忻，字大用，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后选为尚书省令史、吏部主事、监察御史，言“诸王驸马至京师和买诸物，失朝廷体。”有诏禁止。迁镇南军节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场种禾，两禾合穗，进于朝，特诏褒谕。改丹州，迁郑州防御使，权许州统军使。丞相

高汝砺尝荐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为户部侍郎。未几，权参知政事。二月，为户部尚书，权职如故。三月，拜参知政事，兼修国史。诏谕近臣曰：“尉忻资禀纯质，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国家必有望，汝辈当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书右丞。哀宗欲修宫室，尉忻极谏，至是卧薪尝胆为言，上悚然从之。同判睦亲府内族撒合辇交结中外，久在禁近。哀宗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颇惑其言，复倚信日深，台谏每以为言。太后尝戒敕曰：“上之骑鞠举乐，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终不能去。尉忻谏曰：“撒合辇奸谀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为中京留守，朝论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变明日，召家人付以后事，望睢阳恸哭，以弓弦自缢而死，时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没于兵间。弟秉甫，字正之。

赞曰：曷天骥素履清慎，赤盏尉忻天资忠谅，在治世皆足为良臣，不幸仕乱离之朝，以得死为愿欲，哀哉！



## 卷一百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

徒单兀典 石盏女鲁欢 蒲察官奴 内族承立一名庆山奴

徒单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为武胜军节度使，驻邓州。寻迁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驻洛阳。邓及洛阳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号“熊虎军”，以剽掠南鄙为事。宋人亦时时报复，边民为之搔动。兀典资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设耳目，凡诸将官属下及民家细事，令亲昵日报之，务为不可欺。正大间，以兵部尚书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徐州。自恃得君，论议之际，不少假贷。同列皆畏之。

天兴元年正月，朝廷闻大兵入饶风，移兀典行省闾乡，以备潼关。徒单百家为关陕总帅，便宜行事。百家驰入陕，榜州民云：“淮南透漏军马，虑其道由潼关，势不能守，县镇迁入大城，粮斛輜重聚之陕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会阿里合传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与潼关总帅纳合合闰、秦蓝总帅都点检完颜重喜、安平都尉苗秀、荡寇都尉术甲某、振武都尉张翼及虎威、鹰扬、葭州刘赵二帅，军十有一万、骑五千，尽撤秦蓝诸隘之备。从虢入陕。同、华、闾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二百余艘，皆顺流东下。俄闻大兵近，粮皆不及载，船悉空下。复尽起州民，连灵宝、硖石仓粟，游骑至，杀掠不胜计。又遣陕州观察副使兼规措转运副使抹捻速也以船八十往运潼关、闾乡粮，行及灵宝北河夹滩。义军张信、侯三集壮士三百余，保老幼，立水栅。北将忽鲁罕只乘浅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

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张，杀戮殆尽。

是时陕州同知内族探春愿从行省征进，兀典授以帅职，听招在城民充军。探春厚拟官赏。数日无一人，乃以兀典命招之，得壮士八百。宣差赵三三名伟，亦依探春招募，伟人所知识，不二日得军八百余，号“破敌军”。兀典忌伟得众，欲挟诈坑之。完颜素兰时为同华安抚使，力谏乃止。寻以伟权兴宝军节度使，兼行元帅府事，领军三百，屯金鸡堡。大兵即知潼关焚弃，长驱至陕。贺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战，马蹶几为所获，兀典易以一马，遂下令不复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关诸渡船筏俱尽，伟亦无船可渡矣。

初，兀典发闾乡，拜天，赏军，人白金三两，将校有差。州之库藏，军资器械，为之一空。期日进发，已而不行，日造银器及兵幕牌印，陕州及盐司牌亦夺取之。又欲却州民财物以资军，素兰谏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谏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虚，相公可先取卫州，出其不意。彼知我军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师即得少宽，相公入援亦易为矣。”兀典大怒，以为泄军机，斩之于市，遂行。军士各以老幼自随。州中亦有关中、河中迁避商贾老幼，亦倚兵力从行，妇女皆嫁士卒，军中亦有强娶夺者。是日，军出两东门及南门，不遵洛阳路，乃由州西南径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刘、赵两帅即日叛去，大兵以数百骑遥蹙其后。明日，张翼军叛往硃阳，入鹿卢关，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幼稚，哀号盈路。军至铁岭，大兵潜召洛阳大军从西三县过卢氏，所至烧官民庐舍积聚，虑为金军所据，又反守铁岭，以断归路。金兵知必死，皆有斗志，然已数日不食，行二百里许，困惫不支，颇亦散走。于是完颜重喜先降，大军斩于马前。郑侗劫苗英降，英不从，杀之，携其首以降，于是士

卒大溃。兀典、合闰提数十骑走山间，追骑禽得，皆杀之。先是，兀典尝为邓州节度使，世袭谋克黄摑三合时为宣差都总领，与兀典亲厚，故决计入邓。是役也，安平、荡寇、鹰扬、振威诸都尉，及西安、金鸡等军，脱走者百才一二。

二月，素兰窜归，有报徒单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马前哀诉云：“行省复来，吾州碎矣，愿无出迎。

“百家晓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为素兰力劝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兰也。”父老乃听百家出城。陕州自军出。日有逃还者，百家皆抚纳之，所得及万人。百家又募收所弃甲仗。若获二副，即以一与之，其一官出直买之，由是军稍振。

五月，总帅副点检颜盏领军复立商州总帅。华州人王某立虢州，权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权西安军节度使、行元帅事阿不罕奴十刺为金安军节度使、关陕总帅。

九月，巩昌知府元帅完颜忽斜虎入陕州，诏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以河中总帅府经历李献能充左右司员外郎。献能字钦叔，贞祐三年进士。复立山寨，安抚军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阳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刺权参知政事，行省。

时赵伟为河解元帅，屯金鸡堡，军务隶陕省，行省月给粮以贍其军。明年五月，麦熟，省劄令伟计置兵食，权罢月给。十月，伟军食又尽，屡白陕省，云无粮可给，伟私谓其军言：“我与李员外郎有隙，坐视我军饥饿，不为存恤。”于是自往永宁劝喻，伟颇为小民所信，往往献粮，或导其发藏。南县把隘军提控以伟横恣言于行省，行省遣赵提控者权元帅，守永宁元村寨，伟还金鸡。

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伟攻解州不能下，于是密遣总领王茂军士三十人入陕州。匿菜圃中凡三四日，乘夜，王茂杀北城逻卒，举号召伟军八百渡河，入城劫杀阿不罕奴十

刺、李献能、提控蒲鲜某、总领来道安，因诬奏：“奴十刺等欲反，臣诛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诘，就授伟元帅左监军，兼西安军节度使，行总帅府事。食尽。括粟，粟又尽，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谓伟军饷不继，以劫掠自资，一日诣李献能，献能靳之，曰：“从宜破敌不易。”由是憾之。乃乘奴十刺宴饮不设备，选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后河滩逾城而上，取饼炉碎石掷屋瓦门扇为箭镞声。州人疑叛军多，不敢动，遂开门纳军。杀行省以下官属二十一人，献能最为所恨，故被害尤酷。

伟之变，绛州录事张升字进之，大同人，户工部令史出身，曾为渔阳簿，迁绛州录事，谓知识者曰：“我本小人，受国家官禄，今日国家遭不幸，我不能从反贼。”言讫，赴水死，岸上数百人皆嗟惜之。

及徒单百家郑西之败，单骑问道数百里入京。为上言兀典等铁岭败状。于是籍重喜、合闰、兀典家赀，暴兀典为罪首，榜通衢云。

石盏女鲁欢，本名十六。兴定三年，以河南路统军使为元帅右都监，行平凉元帅府事。先是，陕西行省胥鼎言：“平凉控制西垂，实为要地。都监女奚烈古里间材识凡庸，不闲军务，且以入粟补官，遂得升用，握重兵，当方面，岂能服众。防秋在迩，宜选才谋、有宿望、善将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鲁欢。

十一月，女鲁欢上言：“镇戎赤沟川，东西四十里，地无险阻，当夏人往来之冲，比屡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当城镇戎，彼必出兵来挠。乞于二三月间征傍郡兵，声言防护，且令鄜、巩各屯兵境上示进伐之势，以制其肘。臣领平凉之众，由镇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则镇戎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又所在官军多河北、山西失业之人，其家属仰给县官，每患不足。镇戎土壤肥沃，又且平行，臣裨

将所统几八千人，每以迁徙不常为病。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战，则可以御备一方，县官省费而食亦足矣。其余边郡亦宜一体措置。”上嘉纳焉。迁昌武军节度使。

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陕，东接河南，军务繁密，宜选才干之士为防御使、摄帅职以镇之。又旧来诸隘守御之官，并从帅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亲昵，殖产营私，专事渔猎，及当代去，又复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枢府选举，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艰于馈运，亦合依上屯田，以免转输之费。”又言：“每年防秋，诸隘守者不过数十人，余众尽屯保安、石门、大荆、洛南以为应援，中间相距远至百里，仓猝岂能征集。宜近隘筑营。徙见兵居之，以待缓急。又南边所设巡检十员，兵率千人，此乃平时以诘奸细者，已有大军。宜悉罢去。”朝廷略施行之。

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枢密院事守归德。乙丑，大元将忒木沱率真定、信安、大名、东平、益都诸军来攻。是日，无云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无害”，人心稍安。适庆山奴溃军亦至，城中得之，颇有斗志。己巳，提控张定夜出斫营，发数砲而还。定平日好谈兵，女鲁欢令自募一军，使为提控，小试而胜，上下遂恃以为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砖为之，议者恐为敌所轻，不复用。父老有言北门之西一菜圃中时得古砲，云是唐张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昼夜攻城，驻营于南城外，其地势稍高。相传是安禄山将尹子奇于此攻巡、远，得睢阳。时经历冀禹锡及官属王璧、李琦、傅瑜极力守御，城得不拔。

方大兵围城，决凤池大桥水以护城。都水官言，去岁河决敖游垆时，会以水平量之，其地与城中龙兴塔平，果决此口，则无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抚陈贵往决之，才出门，为

游骑所钞，无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军中有献决河之策者，主将从之。河既决，水从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为固。求献策者欲杀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鲁欢为总帅，佩金虎符。罢司农司，以其官蒲察世达为集庆军节度使、行六部侍郎。温特罕道僧归德府同知，李无党府判。五月，围城稍缓，颇迁民出城就食。

十二月，哀宗次黄陵冈，遣奉职术甲搭失不、奉职权奉御粘合斜烈来归德征粮。女鲁欢遣侍郎世达，治中王元庆权郎中，仪封从宜完颜胡土权元帅，护送载粮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发船。二年正月，达蒲城东二十里。六军给粮尽，因留船不听归，且命张布为幄，上遂用此舟以济。

及上来归德，随驾军往往出城就粮，时城中止有马用一军，近七百人。用山西人，与李辛同乡里，尝为辛军弹压，在归德权果毅都尉，车驾至，授以帅职。此军外复有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河北溃军至者皆纵遣之，故城中惟此两军。上时召用计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异心。朝廷知两人不协，恐生变。三月戊辰，制旨令宰相锡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备，官奴以兵乘之为乱。明日，攻用军，用败走被杀，众下城投水夺船而去者，斯须而尽。官奴在双门，驱知府女鲁欢至，言“汝自车驾到府，上供不给，好酱亦不与，汝罪何辞。”遂以一马载之。令军士拥至其家，检其家杂酱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即提兵入见，言“石盏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鲁欢之恶。后其侄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复其官，语在乌古论镐传。

禾速嘉兀底代女鲁欢为总帅，军变，官奴无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各以金十星与之，同见官奴。二卒复恐受金事泄，亦杀之。

初，河北溃军至归德，粮饷不给。朝廷命李术鲁阿海行总帅府事，以亲军武卫皆隶之。往宿州就食，军士有不愿者，诿语道中，朝廷闻之，使问其故。或言愿入京或陈州，阿海请从其愿，以券给之，军心稍定。既而令求诿语者，阿海得四人，斩之国子监前，由是诸军汹汹。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杰及蒲察咬住等凡九家，一军遂散。数日，遂有官奴之变。

蒲察官奴，少尝为北兵所虏，往来河朔。后以奸事系燕城狱，劫走夏津，杀回纥使者得鞍马资货，即自拔归。朝廷以其种人，特恩收充忠孝军万户。此军月给甚忧，官奴日与群不逞博，为有司所劾。事闻，以其新自河朔来，未知法禁，诏勿问。

移刺蒲阿攻平阳，官奴请行，论功第一，迁本军提控，佩金符。三峰山之败，走襄阳，说宋制使以取邓州自效，制使信之，至与同燕饮。已而知汴城罢攻，复谋北归。遣移刺留哥入邓，说邓帅粘合，称欲劫南军为北归计。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继以骑卒十余入城议事，粘合欲就襄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驰还，见制得骑兵五百，掠邓之边面小城，获牛羊数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军得马三百，至邓州城下，移书粘合辨理屈直，留马于邓而去。乃缚忠孝军提控姬旺，诈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随营帐取供给，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惧，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为然，乃使权副都尉。未几，提军数百驰入北军猎骑中，生挟一回纥而还。遂巡黄陵、八谷等处，劫牛羊粮资甚众，寻转正都尉。又以军至黄陵，几获镇州大将，于是中外皆以为可用，遂拜为元帅，统马军。

天兴元年十二月，从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冈，平章白撒率诸将战，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明年正月，上至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以军众食寡，惧不能给，请于上，令河北溃军至者就粮于徐、宿、陈三州，

亲卫军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从之。乃召谕官奴曰：“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

是时，惟官奴忠孝军四百五十人、马用军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归德始升为元帅，又尝召之谋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图用之志。是时，大元将忒木沱攻归德。官奴既总兵柄，私与国用安谋，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长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回，附奏帖，谓海州可就山东豪杰以图恢复，且已具舟楫，可通辽东。上览奏不从。又尝请上北渡，再图恢复，女鲁欢沮之，自是有异心矣。且一军倚外兵肆为剽掠，官奴不之禁。于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张天纲、近侍局副使李大节俱为上言官奴有反状。上窃忧之，以马军总领纥石烈阿里合、内族习显阴察其动静，与朝臣言及，则曰：“我从官奴微贱中起为大帅，何负而反耶？卿等勿过虑。”阿里合、习显知官奴渐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惧官奴、马用相图，因以为乱，命宰执置酒和解之。用撤备。俄官奴乘隙率其军攻用，用军败走。官奴乱杀军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劫朝官皆聚于都水毛花鞑宅，以兵监焉。驱参知政事石盍女鲁欢至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后杀之。乃遣都尉马实被甲持刃劫直长把奴申于上前，上初握剑，见实，掷剑于地曰：“为我言于元帅，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实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杀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余人，军将、禁卫、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颜胡鲁刺、都事冀禹锡赴水死。

禹锡字京甫，龙山人。至宁元年进士，仕历州郡有能声。归德受兵，禹锡为行院都事，经画宁御一府倚重。闻变，或劝以微服免，不从，见害。

是日蒲暮，官奴提兵入见，言：“石盍女鲁欢等反，臣杀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军溃，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计请和，故官奴密与忒木沁议和事，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沁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奴乃日往来讲议，或乘舟中流会饮。其遣来使者二十余辈，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银牌与之，勿令还营。因知王家寺大将所在，故官奴画斫营之策。先是，忠孝军都统张姓者，谓官奴决欲劫上北降，遂率本军百五十人围官奴之第，数之曰：“汝欲献主上，我辈皆大朝不赦者，使安归乎？”官奴惧，乃以其母出质，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来，疑我与北有谋，即杀之。我不恨。”张意稍解，既以好语与之约曰：“果如参政所言，今后勿复言讲和，北使至，即当杀之。”官奴曰：“杀亦可，不杀亦可，奏而杀之亦可。”张乃退，官奴即聚军北草场，自言无反情，今勿复相疑也。遂画斫营之策。

五月五日，祭天。军中阴备火枪战具，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舟，由东而北，夜杀外提逻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门，系舟待之。虑不胜则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战，忠孝初小却。再进，官奴以小船分军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枪突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遂真拜官奴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仍以御马赐之。

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盖汴京被攻已尝得用，今复用之。

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留习显总其军。上御照碧堂，无一人敢奏对者，日悲泣云：“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为此奴所囚耳。”于是，内局令宋乞奴与奉御

吾古孙爱实、纳兰忒答、女奚烈完出密谋诛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计构国用安，胁上传位，恢复山东。事不成则献上于宋，自赎反复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还，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还。上谕以幸蔡事，官奴愤愤而出，至于扼腕顿足，意趣叵测。上决意欲诛之，遂与内侍宋乞奴处置，令裴满抄合召宰相议事，完出伏照碧堂门间。官奴进见，上呼参政，官奴即应。完出从后刺其肋，上亦拔剑斫之。官奴中创投阶下以走，完出叱忒答、爱实追杀之。

忠孝军闻难，皆擐甲，完出请上亲抚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劳军，因召范陈僧、王山兒、白进、阿里合。进先至，杀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觉其事，悔发之晚，为乱箭所射而死。乞奴、爱实、忒答皆授节度使、世袭千户，完出兼殿前右卫将军，范陈僧、王山兒忠孝军元帅。于是，上御双门，赦忠孝军以安反侧。除崔立不赦外，其余常所不原者咸赦之。

初，官奴解睢阳之围，侍从官属久苦饥窘，闻蔡州城池坚固、兵众粮广，咸劝上南幸。惟官奴以尝从点检内族斜烈过蔡，知其备御不及睢阳，力争以为不可，故号于众曰：“敢言南迁者斩！”众以官奴为无君，讽上早为计，会其变，遂以计诛之。后遣乌古论蒲鲜如蔡，还言其城池兵粮果不足恃，上已在道，无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诏尚书省月给其母妻粮，俾无失所。

习显既党官奴，一日率忠孝军劫官库金四千两。上命归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帅府经历把奴申鞫问，显伏罪下狱。官奴变，显脱走，杀总领完颜长乐于宫门，杀道僧、奴申于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诛，诏点检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斩显及忠孝军首领数人。兀惹使用安未还，伺于中路，数其罪杀之。

内族庆山奴，名承立，字献甫，统军使拐山之子，平章白

撒之从弟也。为人仪观甚伟，而内恇怯无所有。至宁初，宣宗自彰德赴阙，庆山奴迎见于台城。宣宗喜，遣先还中都观变。宣宗既即位，以承立为西京副留守，权近侍局直长，进官五阶，赐钱五千贯，且诏曰：“汝虽授此职，姑留侍朕，遇阙赴之，仍给汝副留守禄。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贞祐初，迁武卫军副都指挥使，兼提点近侍局。胡沙虎专权僭窃，尝为宣宗言之，后胡沙虎伏诛，庆山奴愈见宠幸，以为殿前右副都点检。三年，大元兵围中都，诏以庆山奴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为元帅右都监，行帅府事，兼前职。四年，知庆阳府事，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以所获马驼进，诏谕曰：“此皆军士所得，即以与之可也，朕安用哉。后勿复进。”因令遍谕诸道帅府焉。

兴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回经宁州，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以功进元帅左都监，兼保大军节度使，行帅府事于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骑三千由葭州入寇，庆山奴以兵逆之，战于马吉峰，杀百余人，斩酋首二级，生擒数十人，获马三十余疋。三年四月，夏人据通秦寨，庆山奴遣提控纳合买住讨之。夏人以步骑二万逆战，买住击败之，夏人由葭卢川遁去，凡斩首八百级。俄而复攻寨据之，庆山奴率兵与战，斩首千级，复其寨。诏赐庆山奴金带一，将士赏赉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斩首千余级，遂围神堆府。庆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复击走之。

正大四年，李全据楚州，诏以庆山奴为元帅，同总帅完颜讹可将兵守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战。已而全军盱眙界，二帅迎敌大败，死者万余人，委弃资杖甚众，时军无见粮，转输不继，民疲奔命，愁叹盈路。诸相不肯正言，枢密判官白华拜章乞斩之以谢天下，不报。降为定国军节度使，又以受贿夺一官。

八年正月，凤翔破，两行省徙京兆居民于河南，令庆山奴

以行省守之。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承立惧不能守，屡上奏请还。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书，令为地，朝廷不许。十月，庆山奴弃京兆还朝，留同知乾州军州事、保义军提控苟琪守之。庆山奴行至闾乡，哀宗遣近侍裴满七斤授以黄陵冈从宜，不听入见。未几，代徒单兀典行省事于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选精锐一万五千，与徐帅完颜兀论统之，将趋归德。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庆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进，闻大兵且至，惧此州不可守，退保归德。二月，行次杨驿店，遇小乃沱军。遂溃。兀论战死，庆山奴马蹶被擒，惟元帅郭恩、都尉乌林答阿督率三百余人走归德。大兵以一马载庆山奴，拥迫而行，道中见真定史帅，承立问曰：“君为谁？”史帅言：“我真定五路史万户也。”承立曰：“是天泽乎？”曰：“然。”曰：“吾国已残破，公其以生灵为念。”及见大帅忒木沱，诱之使招京城，不从，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杀之。议者以承立累败不能解其军职，死有余责，而能以死报国，亦足称云。

初，睢州刺史张文寿闻大兵将至，迁旁县居民入城，大聚刍粟，然无固守意，日夜谋走以自便。既而，闻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托以应援徐兵，夜启关契家走归德，庆山奴以为行部郎中，死杨驿。俄大兵围睢州，以无主将，故残破之甚也。

兀论，丞相赛不之侄，元光间例以诸帅为总领，兀论以丞相故独不罢。金朝防近族而用疏属，故白撒、承立、兀论辈皆腹心倚之。

赞曰：官奴素行反侧，倏南倏北，若龙断然。哀宗一旦倚为腹心，终为所制，照碧之处，何异幽囚，其事与梁武、侯景

大同而小异。徒单兀典、庆山奴为将皆贪，宜数取败。女鲁欢无大失行，而死于官奴，哀宗犹暴其罪，冤哉。

## 卷一百十七 列传第五十五

徒单益都 粘哥荆山刘均附 王宾王进等附 国用安时青

徒单益都，不详其履历，尝累官为延安总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于徐州。时庆山奴撤东方之备入援，未至睢州，徐、邳义胜军总领侯进、杜政、张兴率本军降大兵于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张盆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惧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刺长寿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长寿军无纪律，大兵掩之，一军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运粮埽兵得万人。乙巳，大兵傅城，烧南关而去。侯进既降北，即以为京东行省，进遂请千人来袭。

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门矣！”益都闻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黄楼而南，力战御敌。乱定，迁赏有差。由是军势稍振，复夺张盆渡，取萧县，破白塔，战于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还徐。既而，侯进亡命驻灵璧，杜政、张兴亦虑为北所害，穷窘自归。益都抚而纳之，兴留徐，杜政还邳州。

益都资稟仁厚，持大体，二子两侄为军将，颇侵渔军民。青州人王祐为埽兵总领。将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虽有过亦不责。以故祐亦横恣，与河间张祚、下邑令李闰、义胜都统封仙、遥授永州刺史成进忠辈，乘军政废弛，城中空虚。以六月丁巳夜烧草场作乱。时张兴卧病，祐恐事不成，起兴与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从宜众僧奴及东面总领刘安国军。张兴推祐为都元帅，复惧祐图己，遂诛祐，并张祚

杀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国用安以行山东路尚书省事率兵至徐，张兴率甲士迎之。用安轻骑而入，执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于市，遂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

益都窘无所归，乃奔宿州，节度使纥石烈阿虎以益都为人所逐不纳，乃与诸将驻于城南。时宿之镇防军有逃还者，阿虎以为叛归亦不纳。城中镇防千户高腊哥，结小吏郭仲安，谋就徐州将士内外相应以取宿，因归杨妙真。甲戌夜半，开门纳徐州总领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军。刘安国寻亦入城，缚阿虎父子杀之。州中请益都主帅府事，益都不从，曰：“吾国家旧人，为将帅亦久，以资性疏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镇。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岂有改易髻发、夺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谷熟东，遇大兵，不屈而死。

徐州既归海州，邳帅兀林答某亦让印于杜政，遂送款于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刘安国亦送款海州。惟益都不改髻发，以至于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节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骑自邓至亳，钞鹿邑，营于卫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趋亳，道出卫真，呼县令楚珩约同行。珩知势不支，即明谕县人以避迁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军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单州兵四百人，号“镇安军”，提控杨春、邢某、都统戴兴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壮为军，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拥降民而北，城门闭，不之知也。

五月，纵迁民收麦，老幼得出，丁壮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数日，城为之空。荆山遣将领各诣所属招之，并将领亦不返。“镇安”者皆红袄余党，力尽来归，变诈反复，朝廷终以盗贼待之。荆山以迁民为军，盖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

乃请于归德，得甲骑百余，两总领统之。既至，“镇安”疑其谋已，乃乘将士新到不设备，至夜，掩杀殆尽。荆山出走卫真，楚珩与之马而去，州中豪贵悉被剽略。

刘坚者，初为大兵守城父，亳州复，擒之，囚之于狱。杨春谋欲北降，乃出之，使为宣差。乙巳，大兵石总管入州，改州为顺天府，春为总管，戴兴为同知，刘顺治中，留党项军千人戍之。属县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为质，竟不屈而死。春既据州，与刘坚坐楼上，召副提控邢某。邢刚直循理，将士严惮之，时卧病，闻春乱，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骂，春惭恧无言。春欲杀荆山家，邢力劝止之，且令给道路费送之出城，邢寻病卒。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沱攻归德，春以戴兴提精卒以往，独与疲弱者守城。州人王宾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为乱，杀王宾。朝廷不得已，以七斤为节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刘顺攻亳州，破之，七斤为城父令所杀。未几，单州军以州人杀其家属，召大兵来攻，蚘能拔，杀属县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复来攻，州竟为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来攻，春出降，刘坚北走。

刘均者，林虑人，时为亳州观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纳款大兵，胁均同降。均佯应之，归其家取朝服服之，顾谓妻子曰：“我起身刀笔，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头颅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寿，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即仰药而死。

王宾，字德卿，亳州人。贞祐二年进士。外若旷达，而深有谋画。初调兰陵主簿，辟虹县令，寻入为尚书省令史，坐事罢归乡里。天兴元年正月，亳州军变，节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杨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宾与前谯县尉王进、魏



节亨、吕钧约城中军民复其州，杨春遂遁，遣节亨诣归德以闻。哀宗嘉之，授进节度使，宾同知节度使，节亨节度副使，钧观察判官。杨春复以兵来攻，月余不能拔，即渡河而北。

六月，哀宗迁蔡，宾奉迎于州北之高安。上与语，大悦，恨用之晚，擢为行部尚书、世袭谋克。上初至亳，宾等适征民丁负铁甲入蔡，及会计忠孝军家属口粮，故留参知政事张天纲董之，就迁有功将士。时亳之粮储不广，宾等常吝惜，军士以此归怨。及运甲之役，复不欲行。会天纲与宾等于一楼上铨次立功等第，镇防军崔复哥、王六十之徒擐甲哗噪登楼，天纲问曰：“即欲见杀，容我望阙拜辞。”贼曰：“无预相公。”即拽宾及吕钧往市中。钧且行且跪，涕泪俱下。宾岸然不惧，大叫曰：“不过杀我。但杀，但杀！”乃并害之。节度副使魏节亨、节度判官孙良、观察副使孙九住皆被害。又数日，杀节度使王进。进尝应荆山之募，由间道入汴京纳奏，赏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济贫民，以死自励。至汴，以劳迁本州节度判官。赐以白金，亦不受，一时甚称之。

有李喜住者，本宿州众僧奴下宣差。天兴二年四月，进粮入归德，将还，闻亳州王进反正，制旨以喜住为振武都尉，将兵三千应援。是时，太赤围亳步骑十万，喜住以众寡不敌，独与三人间道入城，王进方议迁左军林，喜住不可，进即以兵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己未，官奴与阿里合提忠孝军百人至亳，与诸将议迁可否。以为不可，当留辎重于蔡，选军扈从入圣朵就武仙军，遂入关中。关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虾蟆等军在西可恃。

五月甲子，召官奴还归德，不赴，再召，留其军半于亳乃赴。六月壬辰，车驾舟行至亳，王进奏：“臣本军伍，不知治体，如李喜住扈从入蔡，则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诏以喜

住为集庆军节度使，便宜从事，进领帅职。七月，进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粮饷，闻乱遂不敢入亳，后投宋。

论曰：金季之乱，军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将，即群起而僭之。无复忌惮。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宾、进才略尤足取焉，而并不免于难，惜哉！

国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红袄贼杨安兒、李全余党也。尝归顺大元，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天兴元年六月，徐州埽兵总领王祐、义胜军都统封仙、总领张兴等夜烧草场作乱，逐元帅徒单益都。安用率兵入徐，执张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宿州镇防军千户高腊哥与东面总帅刘安国构徐州总帅王德全，杀宿帅纥石烈阿虎，以其州归海州。邳州从宜兀林答某亦让州于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归安用。

北大将阿术鲁闻安用据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遣信安、张进等率兵入徐，欲图安用，夺其军。安用惧，谋于德全，劫杀张进及海州元帅田福等数百人，与杨妙真绝，乃还邳州。会山东诸将及徐、宿、邳主帅，刑马结盟，誓归金朝。既盟，诸将皆散去，安用无所归，遂同德全、安国托从宜众僧奴自通于朝廷。众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数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强盛，材略可称。国家果欲倚用，非极品重权不足以坚其许国之心。”未报。安用率兵万人攻海州，未至，众稍散去。安国因劝安用当赤心归国，安用亦自知反复失计，事已无可奈何，于是复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己，又惧为所图，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选兵分将，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无宁岁矣。

未几，朝廷遣近侍局直长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诏至邳，以安用为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

行尚书省事，特封兗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忠臣”，锡姓完颜，附属籍，改名用安，赐金镀银印、驼纽金印、金虎符、世袭千户宣命、敕样、牌样、御画体宣、空头河朔山东赦文，便宜从事，且以彭王妃诰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闻使者至，犹豫未决，以总领杨懋迎使者入，监于州廨，问所以来。世英对以封建事，意颇顺。诸帅王、杜辈皆不欲宣言，欲杀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见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语世英曰：“予向随大兵攻汴，尝于开阳门下与侯摯议内外夹击。此时大兵病死者众，十七头项皆在京城，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选人取朝廷赐物遍观之，喜见颜色。复与使者私议，欲不以朝礼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设宴拜授如仪，以主事常谨等随使者奉表入谢。

上复遗世英、天祐赐以铁券一、虎符六、龙文衣一、玉鱼带一、弓矢二、封赠其父母妻诰命，及郡王宣、世袭宣、大信牌、玉兔鹞带各十，听同盟可赐者赐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礼，始有入援意。及闻上将迁蔡州，乃遣人以蜡书言迁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谓：“归德环城皆水，卒难攻击，蔡无此险，一也。归德虽乏粮储，而鱼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围，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归德者，非畏我也，纵之出而蹙其后，舍其难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资敌兵粮，祸不可解，四也。归德不保，水道东行犹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将安之，五也。时方暑雨，千里泥淖，圣体丰泽，不便鞍马，仓卒遇敌，非臣子所敢言，六也。虽然，陛下必欲去归德，莫如权幸山东。山东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若銮舆少停，臣仰赖威灵，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惟陛下审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复，本无匡辅志，此必参议张介等议之，业已迁

蔡，议遂寢。

初，世英等过徐，王德全、刘安国说之曰：“朝廷恩命岂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当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袭宣、玉带各二。由是与用安有隙，又惧为所图，皆不听其节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张瑀、张友、卓翼、康琮、杜政、吴歪头、王德全、刘安国也。用安必欲取山东，累征徐、宿兵，止以勤王为辞，二帅不应。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粮为名，袭徐、宿。既入城，德全觉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谓德全、安国必有谋，乃执桃园帅吴某等八九人下狱鞫问。二帅遣温特罕张哥以杜政、封仙欲袭取徐州白用安，不听，驱吴帅、张哥辈九人并斩之。张哥将死大呼曰：“国咬兒，汝无尺寸功，受国家大封爵，何负于汝，而从杜政等变乱，又杀无罪之人。今虽死，当与汝辨于地下矣。”会上遣臧国昌以密诏征兵东方，故用安假朝命声言入援，檄刘安国为前锋，亲率兵三千驻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终疑见图，不出，系封仙于狱，杀之，遣杜政出城。安国既至宿州，用安复召安国还，安国不从，独与众僧奴赴援。行及临涣龙山寺，用安使人劫杀之，遂攻徐州，逾三月不能下，退归涟水。于是，因世英以用安终不赴援，乃还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闻，赠汝州防御使。

既而用安军食不给，乞粮于宋，宋阳许之，即改从宋衣冠，而私与朝使相亲。寻益乏食，军民多亡去，乃命萧均以严刑禁亡者，血流满道。大元东平万户查刺将兵至涟水，遂降焉。查刺既渡河，趋蔡州，用安以诡计还涟水，复叛归于宋，受浙东总管、忠州团练使，隶淮阃。甲午正月，闻大兵围沛，用安往救之，败走徐州。会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皮巾面系马尾，为怨家田福一军齧食而尽。

用安形状短小无须，喜与轻薄子游，日击鞠衢市间，顾眄自矜，无将帅大体。

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内经义进士第一，时为用安参议。

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间行，经北军营幕，至通许崔桥，始有义军招抚司官府，去京师二百里矣。至陈州，防御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项城，县令硃珍立县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县，县令王义立县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众僧奴得报，且知朝廷授以权宿州节度使、兼元帅左都监之命，具彩舆仪卫出城五里奉迎。时东方不知朝廷音问已八月矣，官民见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张显者任侠尚气知义理，即谓天祐曰：“东方不知朝廷音问已数月，今见使者，百姓皆感动。若不以圣旨抚慰之，恐失东民之必。我欲矫称制旨宣谕，如何。”天祐书生，守规矩，不敢从，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抚之，州民复大哭。明日，往徐州。

时青，滕阳人。初与叔父全俱为红袄贼，及杨安兒、刘二祖败，承赦来降，隶军中。兴定初，青为济州义军万户。是时，叔父全为行枢密院经历官。兴定二年冬，全驰驿过东平，青来见，因告全将叛入宋，全秘之。顷之，青率其众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龟山，有众数万。

兴定四年，泗州行元帅府纻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书来。书曰：“青本滕阳良民，遭时乱离，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无所逃死，窜匿淮海。离亲旧、去乡邑，岂人情之所乐哉。仆虽偷生寄食他国，首丘之念，未尝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当袭取盱眙，尽定淮南，以赎往昔之过。”牙吾塔复书曰：“公等初亦无罪，诚能为国建功，全军来归，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

亦何不可。《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其亟图之。生还父母之邦，富贵终身，传芳后世，与其羈縻异域，目以兵虏，孰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诏加青银青荣禄大夫，封滕阳公，仍为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使。青潜表陈谢，复以邳州为请。枢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谕牙吾塔，若青诚实来归，即当授之。如审其诈，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来之言，及所援官爵，亦行间之术也。”青既不得邳州，复为宋守。

兴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袭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禄遇害。是时，时全为同签枢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袭破西城，止称宋人而已。诏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获红袄贼一人，诘问之，乃知青为宋京东钤辖，袭破西城。全颇喜，乃杀其人以灭口。牙吾塔昼夜力战，募死士以梯冲逼城，青继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应孙穴城，东北隅，青夜出兵来袭，击却之。越二日，复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合城中兵来犯牙吾塔营，提控斡鲁朵先知，设伏掩击，青兵大败，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复出矣。王应孙穴城将及城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余众往往被创，楼堞相继摧坏，城中恟惧，遂无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众走，遂复西城。

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诏曰：“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贻丧败。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全与讹可由颍、寿进渡淮，败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县，破宋庐州将焦思忠兵。无何，获生口言，时青受宋诏，与全兵相拒，全匿其事。

五月，兵还，距淮二十里，诸军将渡，全矫称密诏“诸军

且留收淮南麦”，遂下令人获麦三石以给军。众惑之，讹可及诸将佐劝之不听，军留三日。讹可谓全曰：“今淮水浅狭，可以速济。时方暑雨，若值暴涨，宋乘其后，将不得完归矣。”全力拒之。从宜达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曰：“讹可一帅耳，汝曹党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于汝无不可者。”众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涨，乃为桥渡军。宋兵袭之，军遂败绩。桥坏，全以轻舟先济，士卒皆覆没。宣宗乃下诏诛之，遣官招集溃军，诏曰：“大军渡淮，每立功效。诸将谬误，部曲散亡，流离忧苦，朕甚闵焉。各归旧营，勉图自效。”又诏曰：“阵亡把军品官子孙，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孙例随局承应，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者依品从随局给俸，至成人本局差使。无子孙官，依例给俸。应赠官、赙钱、军人家口当养贍者。并如旧制。”

赞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胄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蜂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难，复为伐宋之举，迄金之亡，其祸尤甚。简书所载国用安、时青等遗事，至今仁人君子读之犹蹙頞终日。当时烝黎，如鱼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 卷一百十八 列传第五十六

苗道润 王福 移刺众家奴 武仙 张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张开 燕宁

苗道润，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宣宗迁汴，河北土人往往团结为兵，或为群盗。道润有勇略，敢战斗，能得众心。比战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诣南京求官封。宰相难其事，宣宗召河南转运使王扩问曰：“卿有智虑，为朕决道润事。今即以其余众使为将。肯终为我尽力乎？”扩对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为度。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许，彼负其众，何所不可为。”宣宗顾谓宰执曰：“王扩之言，实契朕心。”于是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贞祐四年，复以功迁怀远大将军、同知中山府事。再阅月，复战有功，迁骠骑上将军、中都路经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顷之，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

兴定元年，诏道润恢复中都，以山东兵益之。道润奏：“去年十一月，臣遣总领张子明招降蠡州独吉七斤。近日，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移刺铁哥移军蠡州，袭破子明军，杀数百人，子明亦被创。臣将提兵问罪，重以铁哥自拔来归，但备之而已。今欲复取都城，乞无罪铁哥，直令受臣节制，庶可集事。”宣宗以问宰相，奏曰：“道润、铁哥不协，不可相统属。”诏以完颜宇行元帅府事，督道润复中都，和辑铁哥军。

初，道润与顺天军节度使李琛不相能，两军士兵因之相攻，



琛遣兵攻满城、完州，道润军拒战，杀琛兄荣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乌林答吾典承道润风指，日谋侵害。山东行省数谕道润与臣通和，竟不见从，且杀臣兄荣、弟明等，恣横如此，将为后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统摄，并听帅府节制。仍遣官增减诸路兵力，使权均势敌无相吞并，则百姓安农亩矣。”道润奏李琛以众叛，陷满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润叛。廷议以为两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东行省枢密院谕琛：“行省在彼，自当俱听节制，何待帅府。士兵本以义团结，且耕且战。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并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长无所忌惮使之然也。严为约束，依时树艺，无致生事。”有诏道润与移刺铁哥合兵抚定河北，令诸道兵互相应援。既而道润与贾全、贾瑀互相攻击，诏道润、贾全、王福、武仙、贾瑀分画各路元帅府控制之，彰德卫辉招抚司隶枢密院。贾瑀既与道润相攻，已而诈为约和，道润信之，遂伏兵刺杀道润。朝廷不能问，一军彷徨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权隶潞州行元帅府，听其节制。时兴定二年也。

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隶真定，而蠡州旧受移刺众家奴节制，一旦改隶真定，恐因而交争。靖安民等愿隶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审处之。经略副使张柔奏：“贾瑀攻易州寨，杀刺史马信及其裨校，夺所佩金符而去。”顷之，张柔攻贾瑀杀之。道润既死，靖安民代领其众，是后乃封建矣。

初，贞祐四年，右司谏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诏尚书省议，事寝不行。兴定三年，以太原不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诏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翰林学士承旨徒单镐等十有六人以谓“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残毁，不可一概守之，宜取愿就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其长，保聚

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解于陕西有襟喉之要，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诸郡，选才干众所推服、能纠众迁徙者，愿之河南或晋安、河中及诸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教之战阵。敕晋安、河中守臣檄石、岚、汾、霍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才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提点尚食局石抹穆请以高爵募民，大概同光祖议。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

四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恆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殫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膺茅土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画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得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

王福，本河北义军，积战功累迁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沧

州经略副使。兴定元年，福遣提控张聚、王进复滨、棣二州，以聚摄棣州防御使，进摄滨州刺史。久之，福与聚有隙，聚以棣州附于益都张林。

兴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沧州东滨沧海，西连真定，北备大兵，可谓要地。乞选重臣为经略使，得便宜从事，以镇抚军民。”朝廷以福初率义兵复沧州，招集残兵，今有众万余，器甲完具，自雄一方。与益都张林、棣州张聚皆为邻境。今利津已不守，辽东道路艰阻，且其意本欲自为使，但托词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滨、棣之人，通辽东音问，今若不许，宋人或以大军迫胁，或以官爵招之，将貽后悔。”宣宗以为然，乃以福为本州经略使，仍令自择副使。会福有战功，迁遥授同知东平府事、权元帅右都监，经略节度如故。兴定四年，封为沧海公，以清、沧、观州，盐山、无棣、乐陵、东光、宁津、吴桥、将陵、阜城、蓆县隶焉。

四月，红袄贼李二太尉寇乐陵，棣州张聚来攻，福皆击却之。李二复寇盐山，经略副使张文与战，李二大败，擒其统制二人，斩首二千级，获马三十匹。七月，宋人与红袄贼入河北，福婴城固守。益都张林、棣州张聚日来攻掠，沧州危蹙，福将南奔，为众所止，遂纳款于张林。东平元帅府请讨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骑兵五百，滑、浚、卫州资助刍粮，先定赏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东平兵少，不能独成功，待至来年春，使东平帅府与高阳公协力讨之，乃止。

移刺众家奴，积战功，累官河间路招抚使，遥授开州刺史，权元帅右都监，赐姓完颜氏。兴定四年，与张甫俱封。众家奴封河间公，以献、蠡、安、深州、河间、肃宁、安平、武强、饶阳、六家庄、郎山寨隶焉。兴定末，所部州县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张甫境内。张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

地当冲要，乞权改为府以重之。”诏改信安为镇安府。是岁，与甫合兵，复取河间府及安、蠡、献三州，与张甫皆迁金紫光禄大夫。二年，众家奴及张甫同保镇安，各当一面，别遣总领提控孙汝楫、杨寿、提控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镇安。未几，众家奴奏：“镇安距迎乐堠海口二百余里，实辽东往来之冲。高阳公甫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若赏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拟应募者特迁忠显校尉，授八品职，仍赏宝泉五千贯。如官职已至忠显八品以上者，迁两官、升职一等，回日再迁两官、升职二等。”诏从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尝为道士，时人以此呼之。贞祐二年，仙率乡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众，诏仙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抚使惟宏请加官赏，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迁洛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迁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无何，封恆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隶焉。同时九府，财富兵强恆山最盛。

是岁，归顺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贵为安国军节度使，史天祥击之，贵亦归顺于大元。仙与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积不相能，惧天倪图己，尝欲南走。宣宗闻之，诏枢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贼杀史天倪，复以真定来降。天元大将笑乃汰讨仙，仙走。阅月，乘夜复入真定，笑乃汰复击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见，哀宗使枢密判官白华导其礼仪，复封为恆山公，置府卫州。七年，仙围上党，已而大兵至，仙遁归。未几，卫州被围，内外不通。诏平章政事合达、枢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岭关，扼金州路。

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汉，合达、蒲阿驻邓州，仙由荆

子口会邓州军。天兴元年正月丁酉，合达、蒲阿败绩于三峰山，仙从四十余骑走密县，趋御寨，都尉乌林答胡土不纳，几为追骑所得。乃舍骑，步登嵩山绝顶清凉寺，谓登封兰若寨招抚使霍琢僧秀曰：“我岂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缚我献大国矣。”遂走南阳留山，收溃军得十万人，屯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食，修器仗，兵势稍振。

三月，汴京被围，哀宗以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县东，遇大元大将速不沱兵过之，仙即按军眉山店，报思烈曰：“阻涧结营待仙至俱进，不然败矣。”思烈急欲至汴，不听，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战而溃。仙亦令其军散走，期会留山，仙至留山，溃军至者益众。哀宗罢思烈为中京留守，诏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从卿阻涧之策，岂有败哉。军务一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图后举。”十一月，遣刑部主事乌古论忽鲁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陈利害，请缓三月，生死入援。

初，思烈至郑州，承制授宣差总领黄摑三合五朵山一带行元帅府事、兼行六部尚书。及仙还留山，恶三合权盛，改为征行元帅，屯比阳。三合怨仙夺其权，乃归顺于大元，大将速不沱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诈以书约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报大元大将，遣兵夹击，败仙于柳河，仙跳走圣朵寨。

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御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斩之以徇。仙至圣朵，谓政曰：“何故擅诛吾将？”政曰：“天祥违诏，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斩之。”仙怒曰：“今日宣差来起军，明日宣差来起军，因此军卒战亡殆尽矣。自今选甚人来亦不听，且教儿郎辈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来处置，汝何人，辄敢杀之！”政曰：“参政柳河失利，

不知存亡，天祥违诏，何为不杀？”仙大怒，叱左右夺政所佩银牌，令总领杨全械系之。会赦，犹囚之，及仙败，始得释，与杨全俱降宋。

是时，哀宗走归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问道召仙。行至裕州，会仙败于柳河，璠矫诏招集溃军以待仙，仙疑璠图已。二年正月，仙阅兵，选锋尚十万，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于此。”仙怒，几杀璠。璠及忽鲁刺还归德，仙乃奏请诛璠，哀宗不听，以璠为归德元帅府经历官。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二年进士云。

仙部将董祐有战功，诏赐虎符，仙畏其逼己，久不与佩。祐憾之，乃结官奴欲杀仙，犹豫未敢发。近侍局使完颜四和有谋敢断，尝征兵邓州，圉牧使移刺呆合有异志。六四和以计诛之。祐使谓四和曰：“仙终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诛，惟君为国家图之。”四和曰：“已杀呆合，复杀武仙，他日使者来，人谁肯信。”不从。仙知祐尝有此谋，使祐使河北，其后竟杀之。

三月，仙以圣朵军食不足，徙军邓州，仰给于邓州总帅移刺瑗。邓州仓廩亦乏，乃分军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遣讲议官硃概、刘琢往襄阳，借粮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概持两端，畏留，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势不复振矣。”且曰：“名为借粮，实欲纳款，待将军一诺耳。”嵩之以为实然，遣田俊持书报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张伯直取粮于襄阳，屯军小江口以待之。嵩之闻张伯直至大喜，谓仙送款矣，发书乃谢状也，大怒，留伯直不遣。

仙自顺阳入邓州，移刺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纳之，乃还顺阳。邓州粮尽，瑗终疑仙。五月，瑗举城降宋。嵩之益知仙军虚实，使孟珙率兵五千袭仙军于顺阳。是时，仙令士卒

刘麦供军，未至二里许，始觉，仙率帐下百余人迎击之，孟珙不敢前。俄顷，军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败珙军。珙与数百人脱走，生擒其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至是，概、琢妄谓将纳款于嵩之之语泄矣，仙皆诛之。

移剌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袭契丹猛安，累功邓州便宜总帅。既至襄阳，使更姓名，称归正人刘介，具将校礼谒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发背死。

孟珙虽败而去，仙惧宋兵复来，七月，徙浙川之石穴。是时，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颜责仙赴难，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邪？”将士闻之，相视哽咽，皆愿赴难与国同生死。仙惧众心有变，乃杀马牛，与将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负国家，众乃大喜。无何，仙复谓众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坚守，纵到亦无益。近遣人觐视宋金州，百姓据山为栅极险固，广袤百里，积粮约三百万石。今与汝曹共图之，可不劳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为根本，然后选劲勇趋蔡，迎上西幸，未晚也。”众未及应，即令戒行李。取浙川溯流而上，山路险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胜数，粮食绝，军士亡者八九。仙计无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东还，自内乡将入圣朵寨，至峡石左右八叠秋林，闻总领杨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迁大和。九月，至黑谷泊，进退失据，遂谋北走，行部尚书卢芝、侍郎石玠不从。

芝字庭瑞，河东人，任子补官，以西安军节度使行尚书。玠字子坚，河中人，崇庆二年进士，以汝州防御使行侍郎。二人相与谋曰：“吾等知仙不恤国家久矣。谏之不从，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于道中，犹胜于死于仙也。”既去，仙始觉，追玠杀之。芝走至南阳，为

土贼所害。

甲午，蔡州破。粮且尽，将士大怨，皆散去。仙无所归，乃从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趋泽州，为泽之戍兵所杀。

张甫，赐姓完颜氏。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癘驴招之，兴定元年正月，甫与张进俱来降。东平行省蒙古纲承制除甫中都路经略使，进经略副使。二年，苗道润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癘驴权道润中都路经略使，甫与张柔为副。顷之，苗道润之众请以靖安民代道润。是时，张柔、安民实分掌道润部众，朝廷乃以癘驴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雄、霸以东皆隶之。

甫、进与永定军节度使贾全不协，以兵相攻，夺据全地，取全马以遗经略使李癘驴，癘驴受之。朝廷怪癘驴不能和辑州府，乃有向背，召癘驴别与官职。召东平蒙古纲讲睦甫与贾全。纲遣同知安武军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辄留癘驴不遣，因奏曰：“张甫本受癘驴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与癘驴议所以平之者然后可。况甫等不识礼义之人，癘驴就征则皆自疑，恐生他变，故不避专擅之罪。”诏从纲奏。未几，贾全复以兵捕甫部民，杀甫参议官邢毕。甫率兵攻之，贾全败走，遂自缢死。甫请符印以安辑部众，诏与之。

无何，李癘驴归顺大元。甫为中都东路经略使、遥授同知彰德府事、权元帅右都监。三年，张进为中都南路经略使。甫奏：“真定兵冲，乞遣重臣与恆山公武仙并力守之。”不报。及真定不守，甫复奏：“权元帅右都监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无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

四年，甫封高阳公，以雄、莫、霸州，高阳、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静海、宝坻、武清、安次县隶焉。元光元年，移刺众家奴不能守河间，甫居之信安。是岁，以功进金紫光禄大



夫，始赐姓完颜。二年二月，张进亦迁元帅左监军，赐姓完颜。

靖安民，德兴府永兴县人。贞祐初，充义军，历谋克、千户、总领、万户、都统，皆隶苗道润麾下。以功遥授定安县令，迁涿州刺史，遥授顺天军节度使。充提控。兴定元年，遥授安武军节度使。兴定二年，迁知德兴府事、中都路总领招抚使。是岁，苗道润死，安民代领其众，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癘驴权中都路经略使。三年，诏癘驴自雄、霸以东为中都东路经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为中都西路经略使。西山义军屯垒诸招抚皆隶焉。

四年，遥授知德兴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中都西路元帅府事。三月，安民上书曰：“苗道润抚定州县五十余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经略使刘铎嫉其功，反间贾瑀、李琛与道润不协，转相攻伐，竟以阴谋杀道润。铎令所部刘智元等掠镇抚孙资孙、招抚杨德胜家人二十余口，锢之山寨。若铎常居此，恐致败事。刘铎亦遣副使刘璋诣南京自诉，且言：“安民侵入飞狐之境，冒滥封拜，诱惑人心，强抑总领冯通等输银粟。索飞狐总领王彦晖，弹压刘智元、杜贵，欲充偏裨。彦晖等拒之，辄杀贵而杖智元，竟驱彦晖而去。”又言：“经略职卑，以致从宜李柏山等日谋见害。乞许罢去。”廷议，刘铎本行招诱逋亡，今乃与安民互相论列，以起争端。苗道润死，安民实代领其众，彦晖等军本隶道润，当听安民节制。乃召铎还。顷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肃、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矾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欢谷、车安寨隶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矾山，复取檐车寨。

大元兵围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军中闻之骇乱，众议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经历官郝端不肯从，遂遇害。诏赠金紫光禄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进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兴定元年，诏文振接应苗道润，恢复中都，会道润与贾全相攻而止。

文振治辽州，深得众心。兴定三年，迁遥授中都副留守，权元帅左都监，行河东北路元帅府事，刺史、从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东山二百余村，迁老幼于山寨，得壮士七千，分驻营栅，防护秋获。文振奏：“若秋高无兵，直取太原，河东可复。”优诏许之。十月，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与张开合坚、台州兵复取太原。四年，诏升乐平县为皋州，寿阳县西张寨为晋州，从文振之请也。

文振上疏曰：“扬子云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有天下者审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后，郡邑萧然，并无官长，武夫悍卒因缘而起以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竞，以相侵攘，虽有内除之官，亦不得领其职，所为不法，可胜言哉？乞行帅府擅请便宜，妄自夸张以尊大其权，包藏之心盖可知也。朝廷因而抚之，假权傅授，至与各路帅府力侔势均，不相统属。陕西行省总为节制，相去辽远，道路梗塞，卒难闻知。故飞扬跋扈，无所畏惮，邻道相望，莫敢谁何。自平阳城破以来，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复往来布扬声教，但令曳刺行报而已。所司劳以酒食，悦以货财，借其声，共欺朝廷。奸幸既行，遂至骄恣，变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为之忧惧也。乞分遣公廉之官，遍诣访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实。伏见泽、潞等处刍粮犹广，人民犹众，地多险阻，乞选重臣复置行省，皆听节制，上下相维，可臂指使之，则国势日重，奸恶不萌矣。”是时，泽、潞已诏

张开规划，不能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马使术甲赛也行帅府于怀、孟而已。是岁，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

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摄刺史，提控伯德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隶恆山公节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征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闻安有女，臣辄违律令为侄孙述娶之，安遂见许。臣非愿与安为姻，为公家计，屑就之耳。自结亲以来，安颇循率以从王事，法不当娶而辄娶之，敢以此罪为请。”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谕之。文振复奏：“武仙所统境土甚大，虽与林州元帅府共招抚之，乞更选本土州县官，重其职任，同与安集，可使还定。”宣宗用其策。

五年，文振奏：“臣所统岚、管、庾、石、宁化、保德诸州，境土阔远，不能周知利害，恐误军国大计。伏见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过人，深悉河东事势，乞令行元帅府事，或为本路兵马都总管，与臣分治。”诏文振就择可者处之便地，仍受文振节制。

上党公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诏分辽、潞粟赈太原饥民，张开不与。文振奏其事，诏遣使慰谕之。文振复申前请，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岚、管以西诸州，制可，仍令防秋后再度其宜。文振请分上党粟以贍太原，诏文振与张开计度。顷之，诏以石州隶晋阳公府。

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帅府惟良得罪召还，文振奏：“近闻惟良召还，臣窃以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岁，政尚宽厚，大得民心，今兹被召，军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几，{山义}尖之众作

乱，逐招抚使康瑋。乞遣惟良还林州为便。”不许。

文振上书：“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诸公府、帅府并听节制，诏谕百姓使知不忘遗黎之意，然后以河南、陕西精锐并力恢复。”不报。文振复奏：“河朔百姓引领南望，臣再四请于枢府，但以会合府兵为言。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薄，且不相统摄，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复河北，人心将以为举河朔而弃之，甚非计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

二年，诏文振应援史咏复河东。是岁，辽州不能守，徙其军于孟州，以部将郝安等为文振副，护沿山诸寨。文振辞公府，诏不许。顷之，文振部将汾州招抚使王遇与孟州防御使纳兰谋古鲁不相能，复徙卫州，然亦不可以为军，迄正大间，寓于卫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乡兵守御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兴定二年，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岁，平阳失守，改同知平阳府事。三年，复取平阳，天作言：“汾、潞皆置帅府，平阳大镇，今稍完复，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复业者相继不绝，其过汾、潞远甚，宜一体置之。”是时，晋安、岚州皆有帅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抚使、权元帅左都监。四年，封平阳公，以平阳、晋安府，隰、吉州隶焉。天作请以晋安府之翼城县为翼州，以垣曲、绛县隶焉。置平水县于汾河之西，朝廷皆从之。

初，轩成本隶程琢麾下，琢死，成率众保隰州，以为同知隰州军州事、兼提控军马。成增缮器甲，招纳亡命，颇有他志。是时，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请增置要害州县，以分其势。隰州之境蒲县最居其冲，可改为州，隰川之件城镇可改为县，选官守备。诏升蒲县为蒲州，以大宁县隶之，件城镇为件城县。

天作守平阳凡四年，屡有功，诏录其子定哥为奉职。

元光元年十月，青龙堡危急，诏遣古里甲石伦会张开、郭文振兵救之，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得进。知府事术虎忽失来、总领提控王和各以兵归顺，临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溃，执天作出。天作已归顺，诏诛忽失来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应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抚怀、孟之民，定哥闻之，乃自经死，赠信武将军、同知睢州军州事。诏张开、郭文振招天作，天作至济源，欲脱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将恶其反复，遂诛之。

天作死后，宣宗以同知平阳府事史咏权行平阳公府事，后封平阳公。平阳初破，咏父祚、母萧氏藏于窟室，索出之，使祚招咏，祚乃自缢死，萧氏逃归。咏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赠祚荣禄大夫、京兆郡公，谥成忠。萧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赐号归义。梗氏赠京兆郡夫人，谥义烈。未几，咏乞内徙，徙其军于解州河中府。

张开，赐姓完颜氏，景州人。至宁末，河北兵起，开团结乡兵为固守，累功遥授同知清州防御事，兼同知观州事。贞祐四年，开率所部复取河间府及沧、献二州十有三县。开有宣抚司留付名宣敕二百道，奏乞从权署置，就任所复州县旧官，阙者补之。诏迁同知观州军州事。开复清州，乞输盐易粮，诏与之粮。迁观州刺史、权本州经略使。至是，始赐姓完颜氏。开奏乞许便宜，及论淇门、安阳、黎阳皆作堰塞水，河运不通，乞开发水道，不报。观州粮尽，是岁秋，徙军辉州，乞麦种三千石、驴骡三百或宝券二百贯，户部不与。御史台奏：“开自观州转战来此，久著劳绩，欲令其军耕种以自给，有司计小费拒不与。乞断自宸衷，与之麦种，若无牛可与，给以宝券。”制可。

是岁，潼关不守，被召入卫南京。兴定元年，遥授泽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总领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抚使。林州元帅府徙潞人实林州，既复遣还。开乞隶晋安元帅府，或与林州并置元帅府，各自为治。十月，开以权昭义军节度使、遥授孟州防御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与郭文振共复太原。四年，封上党公，以泽、潞、沁州隶焉。五年，诏复以涉县为崇州，从开请也。元光元年，复取高平县及泽州。二年，大战壶关，有功。既而潞州危急，开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阳，郭文振南徙河东，公府独臣与史咏而已。乞升泽、沁二州为节镇，以重守御。”诏以泽为忠昌军，沁为义胜军。林州{山义}尖寨众乱，逐招抚使康瑯，推杜仙为招抚使，开请以卢芝瑞为副，代领其众。又奏：“比闻郭文振就食怀、孟，史咏徙解州，高伦迁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领孤军，内无储峙，外无应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忧。”

正大间，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天兴初，起复，与刘益为西面元帅，领安平都尉纪纲军五千攻卫州，败绩于白公庙。是时，哀宗走归德，开与刘益谋收溃兵从卫，不果，遂与承裔西走，皆为民家所杀。

初置公府，开与恆山公武仙最强。后驻兵马武山，遣人间道请粮二万石，用事者难之，止给二千石。公府将佐得报皆不敢白，开闻，置酒召诸将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与诸君一醉。”诸将问故，曰：“顷以粮竭为请，祈二万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辈待我也。”是时，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赈文振军。文振穷窜，开势愈孤，以至于败。

燕宁，初为莒州提控，守天胜寨，与益都田琢、东平蒙古

纲相依为辅车之势。山东虽残破，犹倚三人为重。红袄贼王公喜据注子垵，率众袭据沂州。宁击走之，遂复沂州，语在《田琢传》。宁既屡破红袄贼，招降胡七、胡八，引为腹心，贼中闻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军节度使事、山东安抚副使。兴定四年，封东莒公，益都府路皆隶焉。五年，与蒙古纲、王庭玉保全东平，以功迁金紫光禄大夫。还天胜，战死。蒙古纲奏：“宁克尽忠孝，虽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没之后老稚无所衣食，乞降异恩以励节义之士。”诏赠故祖皋银青光禄大夫，祖母张氏范阳郡夫人，父希迁金紫光禄大夫，母彭氏、继母许氏、妻霍氏皆为范阳郡夫人，族属五十二人皆廪给之。

自益都张林逐田琢，继而宁死，蒙古纲势孤，徙军邳州，山东不复能守矣。

赞曰：苗道润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东者其后张甫有之，然无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实录》所载如此。他书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

## 卷一百十九 列传第五十七

粘葛奴申 刘天起附 完颜娄室 乌古论镐 张天纲  
完颜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宫，或曰策论进士。天兴初，卒开封府，以严干称。其年五月，擢为陈州防御使。时兵戈抢攘，道路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骑由间道以往。陈自兵兴，军民皆避迁他郡，奴申为之择官吏，明号令，完颜郭，立庐舍，实仓廩，备器械。未几，聚流亡数十万口，米一斛直白金四两，市肆喧哄，如汴之闾阓，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不绝，遂指以为东南生路。

明年，哀宗走归德，改陈州为金兴军，驰使褒谕，以奴申为节度使。俄拜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陈。于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将其兵，建威来猪粪、虎威蒲察合达、振武李顺兒、振威王义、果毅完颜某，凡招抚司至者皆使隶都尉司。

是时，交战无虚日，州所屯军十万有余。奴申与官属谋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粮有尽，奈何？”乃减军所给，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将领则不给。人心稍怨。故李顺兒、崔都尉因而有异志，刘提控及完颜不如哥提控者预焉。奴申知其谋，常以兵自防。及闻大元兵往硃仙镇市易，奴申遣五都尉军各二百人，以李顺兒、副都尉崔某将之，袭项城寨。令孙镇抚者召顺兒议兵事，孙至其家，顺兒已擐甲，孙欲观其刀，顺兒拔示之，孙色动，即出门奔去。顺兒追杀之，乃上马，引兵二百人入省，说军士曰：“行省克减军粮，汝辈欲



饱食则从我，不欲则从行省。”于是，省中军士皆坐不起。奴申闻变走后堂，追杀之。提控刘某加害，解其虎符以与顺兒，并杀其子侄婿及乡人王都尉。顺兒令五都尉军皆甲，守街曲。自称行省，署元帅，都尉。以刘提控语不顺，斩之坐中。明日，遂遣克石烈正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顺兒淮阳军节度使，行省如故。

未几，虎威都尉蒲察合达与高元帅者尽杀顺兒之徒，举城走蔡州。大兵觉，追及孙家林，老幼数十万少有脱者。

初，奴申闻崔立之变，遣人探其事情，而顺兒、崔都尉亦密令人结构崔立，适与奴申所遣者同往同还。顺兒惧其谋泄，故发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谋，故遣袭项城，欲因其行袭杀之，然已为所先。

刘天起者，起于匹夫，初甚庸鄙。汴京戒严，尝上书以干君相，愿暂假一职以自效。每言战国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监造革车三千两。天兴元年，授都招抚使，佩金符。召见，乞往陈州运粮，上从之，一时皆窃笑其侥幸。及至陈，行军殊有方略，每出战，数有功，陈人甚倚重之。顺兒之变，天起偃蹇不从，为所杀。同时一唐括招抚者亦不屈而死。

完颜娄室三人，皆内族也，时以其名同，故各以长幼别之。

正大八年，庆山奴弃京兆，适鹰扬都尉大娄室运军器至白鹿原，遇大兵与战，兵刃既尽，以绦系掉金牌，力战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至襄城，元帅中娄室、小娄室以马军三千遇之于汝坟。时大兵以三四十骑入襄城，驱驿马而出，又入东营，杀一千夫长，金人始觉之。两娄室以正旦饮将校，皆醉不能军，遂败，退走许州。会中使召入京师。天兴二年正月，河朔军溃，哀宗走归德，中娄室为北面总帅，小娄室左翼元帅，收溃卒及将军夹谷九十奔蔡州。蔡帅乌古论栲栳知其跋扈不

纳，遂走息州，息帅石抹九住纳之。时白华以上命送虎符于九住为息州行帅府事。九住出近侍，好自标致，骑从盈路。三人者妒之，各以招集勤王军士为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给之。久之，渐生猜贰，九住亦招负贩牙侏数百人为“虎子军”，夜则擐甲为备。一日，九住使一万户巡城，三帅执而驱之，使大呼云：“勿学我欲开西门反！”即斩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惧州人及祸，乃从三百卒以往。三帅令甲士守街曲，九住从者过，处处执之。九住独入，三帅问汝何为欲反，九住曰：“我何缘反？”三帅怒，欲杀者久之。小娄室意稍解，颇为救护，得不杀，使人锁之。以夹谷九十为帅，兼权息州。

蔡帅栲栳闻九住为三帅所诬，上奏辨之，三帅亦摺摭九住之过上闻。朝廷主栲栳之辨，且不直三帅。六月，赦至蔡，栲栳惧九住为三帅所诛，遣二卒驰送诏书于息，乃得免。及上将幸蔡，密召中娄室引兵来迓，娄室迟疑久之，乃率所招卒奉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入息州括马，即召九住。九住至，与中娄室辨於上前。时中娄室已授同签枢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终讼，乃罢九住帅职，授户部郎中，以乌古论忽鲁为息州刺史。

时有土豪刘秃兒、马安抚者自蔡朝还，以军储不给叛入宋，州之北关为所焚毁。是时城中军无几，日有叛去者，且觐知宋人有窥息之意，息帅惧，上奏请益兵为备。朝廷以参知政事抹捻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娄室以同签枢密院事为总帅，小娄室以副点检为元帅，王进为弹压帅，夹谷九十为都尉，以忠孝马军二百、步军五百属之，行省、院于息。将行，上谕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卿等勉之。”

八月壬辰，行省遣人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

至之夜，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营于中渡。我军皆北语，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骇愕奔溃，斩获甚众。复奏元帅张闰不遵约束，死亡军士，乞正典刑。娄室表闰无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狱中。盖闰为娄室腹心，九住之狱皆闰发之。兀典廉得其事，因其失律而诛之也。九月，以忽鲁退缩，不能抚御，民多叛去，夺其职，以夹谷九十权息州事。

十一月，宋人以军二万来攻。城中食尽，乃和余，既而括之，每石止留一斗，并括金帛衣物，城中皆无聊矣。前两月，蔡州以军护老幼万口来就食，北兵觉之，追及于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余人。至是，蔡问不通。行省及诸帅日以歌酒为事，声乐不绝。下及军士强娶寡妇幼女，绝灭人理，无所不至。

三年甲午正月，蔡凶问至，诸帅杀之以灭口，然民间亦颇有知者。初，诸帅欲北降，而递相猜忌，无敢先发者。数日，蔡信哄然，诸帅屏人聚议，皆言送款南中为便。时李裕为睦亲府同佾桓端国信使下经历官，乃使送款于宋。遂发丧设祭，谥哀宗曰昭宗。州民奉行省为领省，丞相、总帅、左平章皆娶妇。十三日，举城南迁，宋人焚州楼橹。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罗山，委曲之信阳。北兵见火起，追及之，无有免者，且诛索行省已下官属于宋。宋人令官属入城，托以犒赏，从万户以上六七百人皆杀之，军中亦有夺命死敌者。宋人谕诸军，行省已下有罪已处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军防之。既而与北军接，南军敛避，一军悉为所杀。

乌古论镐，本名栲栳，东北路招讨司人。由护卫起身，累官庆阳总管。天兴初，迁蔡、息、陈、颍等州便宜总帅。二年，哀宗在归德，蒲察官奴、国用安欲上幸海州，未决。会镐餽米四百余斛至归德，且请幸蔡，上意遂决。先遣直学士乌古论蒲鲜如蔡，告蔡人以临幸之意。六月，征蔡、息军马来迓，以蔡

重镇，且虑有不测，诏镐勿远迎。

辛卯，车驾发归德，时久雨，朝士扈从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枣为粮，数日足胫尽肿，参政天纲亦然。壬辰，至亳，上黄衣皂笠，金兔鹖带，以青黄旗二导前，黄伞拥后，从者二三百人，马五十余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谕以“国家涵养汝辈百有余年，今朕无德，令尔涂炭。朕亦无足言者，汝辈无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万岁，泣下。留一日，进亳之南六十里，避雨双沟寺中，蒿艾满目，无一人迹，上太息曰：“生灵尽矣。”为之一恸。是日，小娄室自息来迓，得马二百。己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罗拜于道，见上仪卫萧条，莫不感泣，上亦歔歔者久之。

七月，以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初，镐守蔡，门禁甚严，男女樵采，必以墨识其面，人有以钱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贍军。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时大兵去远，商贩颇集，小民鼓舞，以为复见太平，公私宿酿，一日俱尽。

郾城土豪卢进杀其长吏，自称招抚使，以前关、陕帅府经历范天保为副。至是，天保来见，进麦三百石及麋鹿脯、茶、蜜等物，遂赐进金牌，加天保官，自是进物者踵至。既而遣内侍殿头宋珪与镐妻选室女备后宫，已得数人，右丞忽斜虎谏曰：“小民无知，将谓陛下驻蹕以来，不闻恢复远略，而先求处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宫失散，左右无人，故令采择。今承规诲，敢不敬从。止留解文义者一人，余皆放遣。”

是时，从官近侍率皆穷乏，悉取给于镐，镐亦不能人满其欲，日夕交谮于上，甚以尚食阙供为言。上怒，虽擢拜大夫，而召见特疏。小娄室之在息州也，与石抹九住有隙，怨镐为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娄室见于双沟，因厚诬镐罪，上颇信之。

镐自知被谗，忧愤郁抑，常称疾在告。会前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侄大安来，以女鲁欢无反状，为官奴所杀，白尚书省求改正，尚书省以闻。上曰：“朕尝谓女鲁欢反邪，而无迹可寻。谓不反邪，朕方暴露，遣人征援兵，彼留精锐自防，发其羸弱者以来。既到睢阳，彼厚自奉养，使朕醯酱有阙。朕为人君，不当语此细事，但四海郡县，孰非国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自负而有骄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驾驭人材以济艰难，录功忘过此其时也，其厘正之。”群臣知上意之在镐也，数为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见上，必称镐功业，宜令预参机务，又荐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参政抹捻兀典行省息州，镐遂以御史大夫权参知政事。

九月，大兵围蔡，镐守南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兒副之。未几，城破被执，以招息州不下，杀之。

乌古论先生者，本贵人家奴，为全真师。佯为狂态，裸颠露足，缀麻为衣，人亦谓之“麻帔先生”。宣宗尝召入宫，问以秘术。因出入大长主家，殊有秽迹，上微闻之，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从镐来官汝南，人皆知与其妻通，而镐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镐为营道宇，亲率僧道送使居之。车驾将至蔡，生欲遁无所往，因自言能使军士服气不费粮。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单假神师退敌之意，授一真人之号，旋出奇计，北兵信巫必骇异之，或可以有成功。”参政天纲以为不可，遂止。复求入见，言有诡计可以退敌。及见，长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说大帅喷盏为脱身计。时郎中移剌克忠、员外郎王鹗具以向者“麻帔”为言，上怒杀之。

赞曰：晋刘越石长于抚纳，短于驾驭，以故取败。粘葛奴申陈州之事，殆类之矣。三娄室皆金内族，唯大娄室死得其所，其两娄室谗贼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军，乃追一死，金失政

刑，一至于此。乌古论镐幸蔡之请，虽非至谋，区区效忠以谗见忌，哀宗之明，盖可知矣。

张天纲，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宁元年词赋进士。性宽厚端直，论议醇正，造次不少变。累官咸宁、临潼令，入补尚书省令史，拜监察御史，以鲠直闻。升户部郎中，权左右司员外郎。哀宗东幸，迁左右司郎中，扈从至归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帅官奴有反状，屡为上言之，上不从，官奴果变，遂擢天纲权参知政事。及从上迁蔡，留亳州，适军变，天纲以便宜授作乱者官，州赖以安。及蔡，转御史中丞，仍权参政。

扶沟县招抚司知事刘昌祖上封事，请大举伐宋，其略云：“官军在前，饥民在后，南践江、惟，西入邑、蜀。”颇合上意。上命天纲面诘其蕴藉，召与语无可取者，然重违上命，且恐闭塞言路，奏以为尚书省委差官。护卫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长粘合斜烈、奉御陈谦、权近侍局直长内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给出怨言，乞往陈州就食。天纲奏令监之出门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见杀，时人快之。妖人乌古论先生者自言能使军士服气，可不费粮。右丞仲德援田单故事，欲假其术以骇敌，语在《乌古论镐传》。上颇然之，天纲力辨以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张天纲，几为此贼所诳。”军吏石抹虎兒者求见仲德，自谓有奇计退敌，出马面具如狮子状而恶，别制青麻布为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马。如我军进战，寻少却，彼必来追。我以驯骑百余皆此状，仍系大铃于颈，壮士乘之，以突彼骑，骑必惊逸，我军鼓噪继其后，此田单所以破燕也。”天纲曰：“不可。彼众我寡，此不足恃，纵使惊去，安保其不复来乎？恐徒费工物，只取敌人笑耳。”乃罢之。

蔡城破，为宋将孟珙得之，槛车械至临安，备礼告庙。既

而，命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琼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语，宋主召问曰：“天纲真不畏死耶？”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听。初，有司令供状必欲书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闻者怜之。后不知所终。

完颜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历仕州县。贞祐用兵，辟充军职，尝为大元兵所俘，不逾年尽解其语，寻率诸降人万余来归。宣宗召见，奇之，授邳州刺史、兼从宜。增筑城壁，汇水环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遥授同知归德府事，同签枢密院事，行院于徐州。徐州城东西北三面皆黄河而南独平陆，仲德叠石为基，增城之半，复浚隍引水为固，民赖以安。

正大五年，诏关陕以南行元帅府事，以备小关及扇车回。时北兵叩关，仲德适与前帅奥屯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驱而东。阿里不素无守御之策，为有司所劾，罪当死。仲德上书引咎，以谓“北兵越关之际，符印已交，安得归罪前帅，臣请受戮。”上义之，止杖阿里不而赏其死。

六年，移知巩昌府，兼行总帅府事。时陕西诸郡已残，仲德招集散亡，得军数万，依山为栅，屯田积谷，人多归焉。一方独得小康，号令明肃，至路不拾遗。八年四月，诏授仲德巩昌行省及虎符、银印。天兴元年九月，拜工部尚书、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陕州。时兀典新败，陕州残破，仲德复立山寨，安抚军民。会上以蜡丸书征诸道兵入援，行省院帅府往往观望不进，或中道遇兵而溃，惟仲德提孤军千人，历秦、蓝、商、

邓，擷果菜为食，间关百死至汴。至之日，适上东迁。妻子在京师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趋见上于宋门，问东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谏云：“北兵在河南，而上远徇河北，万一无功，得完归乎？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愿加审察。臣尝屡遣人奏，秦、巩之间山岩深固，粮饷丰贍。不若西辛，依险固以居，命帅臣分道出战，然后进取兴元，经略巴蜀，此万全策也。”上已与白撒议定，不从，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难，进拜尚书省右丞、兼枢密副使，军次黄陵冈。

二年正月，车驾至归德，以仲德行尚书省于徐州。既至，遣人与国用安通问。沛县卓翼、孙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为东平郡王，璧冲博平公，升沛县为源州。已而翼、璧冲来归，仲德畀之旧职，令统河北诸砦，行源州帅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大恐，求赴归德。仲德留之，遣人纳奏帖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离镇。”仲德虚州廨不居，亦无兵卫自防，日以观书为事，而德全自疑益甚。

二月，鱼山总领张 献作乱，杀元帅完颜胡土降北。仲德累议讨之，德全不从，即领麾下十许人，亲劝民兵得三百人，径往鱼山，而从宜严禄已诛 献反正，仲德抚慰军民而还。有曹总领者，盗御马东行，制旨谕行省讨之，仲德既杀贼，德全欲功出己，杀曹党四十八人。

三月，阿术鲁攻萧县，游骑至徐，德全马悉为所邀。仲德时往宿州，德全以失马故，始议救萧县，遣张元哥、苗秀昌率骑八百以往。未及交战，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为所擒杀之，萧县遂破。四月，仲德阳以关粮往邳州，州官出迎，就执德全并其子杀之，余党之外，一无所问，阖郡称快。

初，完颜胡土以遥授徐州节度，往帅严禄军于永州北保安镇。时禄已为从宜，在砀山数年，又得士心。忽土到，军士不



悦，二月辛卯夜，遂为总领张 献、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张敏修，忽土下经历官，乃以军变胁严禄降北。禄佯应之，阴召永州守陈立、副招抚郭升，会诸义军赴保安镇诛作乱者。军夜至，禄遣敏修召 献、振计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其党与皆为禄所杀。徐州去保安百里，行省闻之来讨，会禄已反正，乃以便宜授禄行元帅左都监，就佩忽土虎符。朝廷复授禄遥领归德知府、兼行帅府事。未几，大元将阿术鲁兵至保安，禄夜遁。后禄闻官奴变，一军顿徐、宿间几一月，遂投涟水，敏修入徐。

五月，诏仲德赴行在。时官奴已变，官属惧为所给，劝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岂辨真伪耶？死亦当行。”寻使者至，果官奴之诈。六月，官奴诛，诏仲德议迁蔡，仲德雅欲奉上西幸，因赞成之。及蔡，领省院，事无巨细，率亲为之，选士括马，缮治甲兵，未尝一日无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阳，幸即汝阳之安，皆娶妻营业，不愿迁徙，日夕为上言西行不便。未几，大兵梗路，竟不果行。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迁为恨。

是月，上至蔡，命有司修见山亭及同知衙，为游息之所。仲德谏曰：“自古人君遭难，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贬损，然后可以克复旧物。况今诸郡残破，保完者独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阙万一，方之野处露宿则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尝劳民葺治，今又兴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济大事。”上遽命止之。

七月，定进马迁赏格。每甲马一匹或二匹以上，迁赏有差。自是，西山帅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马进，凡得千余匹，以抹捻阿典领之。又遣使分诣诸道征兵赴蔡，得精锐万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住监督修缮，不逾月告成。军威稍振，扈从诸人苟一时之安，遂以蔡为可守矣。

鲁山元帅元志领军千余来援。时诸帅往往拥兵自固，志独冒险数百里，且战且行，比至蔡，几丧其半。上表异之，赐以大信牌，升为总帅。息州忠孝军帅蔡八兒、王山兒亦来援。

壬午，忠孝军提控李德率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呼，以月粮不优，几于骂詈。郎中移剌克忠白之仲德，仲德大怒，缚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谕仲德曰：“此军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责罚乃尔。”仲德曰：“时方多故，录功隐过，自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盖小人之情纵则骄，骄则难制，睢阳之祸，岂独官奴之罪，亦有司纵之太过也。今欲更易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军士闻之，至于国亡不敢有犯。

九月，蔡城戒严。行六部尚书蒲察世达以大兵将至，请谕民并收晚田，不及者践毁之，毋资敌，制可。丙辰，诏裁冗员，汰冗军，及定官吏军兵月俸，自宰执以下至于阜隶，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减粮，人颇怨望。上闻之，欲分军为三，上军月给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复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军辄多受赏，连中者或面赐酒，人益为劝，且阴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谋也。甲子，分军防守四面。

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垒成，耀兵城下，旗帜蔽天。城中骇惧，及暮，焚四关，夷其墙而退。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尽籍民丁防守，不足则括妇女壮健者，假男子衣冠使运木石。蔡既受围，仲德营画御备，未尝一至其家，拊存军士，无不得其欢心，将校有战亡者，亲为贖祭，哭之尽哀。己丑，西城破，城中前期筑栅浚濠为备，虽克之不能入也。但于城上立栅，南北相去百余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锐日夕战御，终不能拔。

三年正月庚子朔，大兵以正旦会饮，鼓吹相接，城中饥窘，愁叹而已。围城以来，战歿者四帅、三都尉，其余总帅以下，不可胜纪。至是，尽出禁近，至于舍人、牌印、省部掾属，亦皆供役。戊申，大兵凿西城为五门，整军以入，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声言来日复集。己酉，大兵果复来，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战，自卯及巳，俄见子城火起，闻上自缢，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李术鲁娄室、兀林答胡土，总帅元志，元帅王山兒、纥石烈柏寿、乌古论恆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

仲德状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尝妄发，闻人过，常护讳之。虽在军旅，手不释卷，门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贫，敝衣粝食，终其身晏如也。雅好宾客，及荐举人材，人有寸长，极口称道。其掌军务，赏罚明信，号令严整，故所至军民为用，至危急死生之际，无一士有异志者。南渡以后，将相文武，忠亮始终无瑕，仲德一人而已。

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若完颜仲德、张天纲，岂非将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无后，其臣豫让不忘国土之报，君子谓其无所为而为之，真义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纲诸臣不变所守，岂愧古义士哉！

## 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五十八

## 世戚

石家奴 裴满达 忽睹 徒单恭 乌古论蒲鲁虎 唐括  
德温 乌古论粘没曷 蒲察阿虎迭 乌林答晖 蒲察鼎寿 徒  
单思忠 徒单绎 乌林答复 乌古论元忠子谊 唐括贡 乌林  
答琳 徒单公弼 徒单铭 徒单四喜

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世祖时，乌春为难，世祖欲求昏以结其欢心，乌春曰：“女直与胡里改岂可为昏。”世宗时，赐夹谷清臣族同国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则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则莫能诘也。有国家者，昏因有恆族，能使风气淳固，亲义不渝，而贵贱等威有别焉，盖良法也欤。作《世戚传》。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鲁短，世祖外孙。桓赧、散达之乱，昭肃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敌境，斛鲁短以计迎还之。石家奴自幼时抚养于太祖家，及长，太祖以女妻之。年十五，从攻宁江州，败辽主亲军，攻临潢府皆有功，袭谋克。其后，自山西护齐国王谋良虎之丧归上京，道由兴中。是时，方攻兴中未下，石家奴置枢于驿，率其所领猛安兵助王师，遂破其城。

从宗望讨张觉。再从宗翰伐宋。宗翰闻宗望军已围汴，遣石家奴计事，抵平定军遇敌兵数万，败之，遂见宗望。已还报，宗翰闻其平定之战，甚嘉之。明年，复伐宋，石家奴隶娄室军。

娄室讨陕西未下，石家奴领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会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为元帅，石家奴为副，袭诸部族以还。未几，有疾，退居乡里。

天眷间，授侍中、驸马都尉。再以都统定边部，熙宗赐御书嘉奖之。封兰陵郡王。除东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赠郟王。正隆夺王爵，封鲁国公。

裴满达，本名忽搥，婆卢木部人。为人淳直孝友。天辅六年，从蒲家奴追叛寇于铁吕川，力战有功。熙宗娶忽达女，是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袭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国公。皇统元年，除会宁牧。居数岁，以太尉奉朝请。九年，悼后死。无何，海陵弑熙宗，欲邀众誉，扬熙宗过恶，以悼后死非罪，于是封忽搥为王。天德三年，薨。子忽睹，为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驰驿赴之。及葬，使秘书监纳合椿年致祭，贖银五百两。

忽睹，天眷三年权猛安，皇统元年为行军猛安。历横海、崇义军节度使，以后戚怙势赃污不法。其在横海，拜富人为父，及死，为之行服而分其资。在崇义，讽寺僧设斋而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骄恣，苟可以得财无不为之者。选诸猛安富人子弟为扎野，规取财物，时号“闲郎君”。朝廷以忽睹与徒单恭等污滥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睹以赃罢。海陵以忽睹所至纵家奴扰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闲杂人条约。天德三年，复起为郑州防御使，改安国军节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单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为奉国上将军。以告吴十反事，超授龙虎卫上将军。为户部侍郎，出为济南尹，迁会宁牧，封谭国公。复出为太原尹。斜也贪鄙，使工绘一佛像，自称尝见佛，其像如此，当以金铸之。遂赋属县金，而未尝铸佛，尽入其家，百姓号为“金总管”。秉德廉访官吏，斜也以赃免。

海陵篡立，海陵后徒单氏，斜也女，由是复用为会宁牧，封王。未几，拜平章政事，海陵猎于胡刺浑水，斜也编列围场，凡平日不相能者辄杖之。海陵谓宰相曰：“斜也为相，朕非私之。今闻军国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无取，岂千虑无一得乎？”他宰相无以对，温都思忠举数事对曰：“某事本当如此，斜也辄以为如彼，皆妄生异议，不达事宜。臣逮事康宗，累朝宰相未尝有如斜也专恣者。”海陵默然。斜也于都堂脊杖令史冯仲尹，御史台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强率取部人财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鲁鞫之。保鲁鞫不以实，海陵杖保鲁，而以撒合出为符宝祗候，改隶合扎猛安。

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长女兀鲁，定哥死无子，以季弟之子查刺为后。斜也谋取其兄家财，强纳兀鲁为室而不相能，兀鲁尝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搥与兀鲁不叶，乃谮兀鲁于海陵后徒单氏曰：“兀鲁怨上杀其兄宗敏，有怨望语。”会韩王亨改广宁尹，诸公主宗妇往贺其母，兀鲁以言慰亨母，忽搥亦以怨望指斥诬兀鲁。海陵使萧裕鞫之，忽搥得幸于徒单后，左验皆不敢言，遂杀兀鲁，斜也因而尽夺查刺家财。大定间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鲁有怨望语，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复为司徒，进拜太保，领三省事，兼劝农使。再进太师，封梁晋国王。

贞元二年九月，斜也从海陵猎于顺州。方猎，闻斜也薨，即日罢猎，临其丧，亲为择葬地，遣使营治。及葬，赐辇辂车，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赐谥曰忠。正隆间，改封赵国王，再进齐国公。

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尝至其葬所致祭，起复其子率府率吾里补为谏议大夫。大定间，海陵降为庶人，徒单氏为庶人妻，斜也降特进巩国公。

乌古论蒲鲁虎，父当海，国初有功。蒲鲁虎通契丹大小字，

娶宋王宗望女昭宁公主什古。熙宗初，为护卫，改牌印，常侍左右。转通进。袭父谋克，再迁临海军节度使，改卫州防御使。海陵赐食内殿，谓之曰：“卫州风土甚佳，勿以防御为降也。”对曰：“颇闻卫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阳军节度使，赐衣服、佩玉、带剑。入为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亲临哭之，后妃皆吊祭，赙赠甚厚。有司给丧事，赠特进驸马都尉。正隆例赠光禄大夫。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祖脱孛鲁，领其父谋克，从太祖伐辽，攻宁江、泰州战有功。父挾懒，尚康宗女，从宋王宗望以军二万收平州，至城东十里许遇敌兵甚众，战败之，太祖赏赉甚厚，授行军猛安。皇统初，迁龙虎卫上将军，历兴平、临海等军节度使。

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国王公主。天眷三年，授宣武将军。皇统元年，从都元帅宗弼南征，以善突战迁广威将军。六年，迁定远大将军。七年，授殿前右副都点检。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点检，迁兵部尚书。出为大名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改横海军节度使，延安尹兼鄜延路兵马都总管。世宗即位，封道国公，为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袭谋克。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猎，谓德温曰：“扈从军士二千，饮食刍秣能无扰百姓乎。”严为约束，仍以钱一万贯分给之。四年，为劝农使，出为西京留守，赐犀弓玉带，召入为皇太子太傅，卒。上辍朝，亲临丧奠祭，赙赠甚厚。

十八年，追录其父挾懒并德温前后功，授其长子驸马都尉鼎世袭西北路没里山猛安，徙隶泰州。

乌古论粘没曷，上京胡刺温屯人也，移屯河间。祖唤端，

太祖伐辽，常侍左右，追辽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袭谋克。父欢睹，官至广威将军。粘没曷尚睿宗女冀国长公主，初为护卫，天德二年袭谋克。海陵伐宋，为押军猛安。世宗即位，军还，授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加驸马都尉。历左副点检，禁直被酒不亲视扃鏐，杖四十。迁右宣徽使、劝农使，出为兴平军节度使。改广宁尹，赐钱三千贯。粘没曷至广宁，嗜酒不视事，上以兵部员外郎宗安为少尹，诏宗安戒谕之，上谓宗安曰：“汝能继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大定中，粘没曷卒。上闻之，遣其子驸马都尉公说驰驿奔丧，赐钱三千贯，沿路祭物并从官给。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将军，尚海陵姊辽国长公主迪钵，为驸马都尉。辽国薨，继尚邓国长公主崔哥。皇统三年，为右副点检。五年，使宋为贺正旦使，改左副点检，礼部、工部尚书，广宁、咸平、临潢尹，武定军节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亲临葬，赠谭王。正隆例赠特进楚国公。

乌林答晖，本名谋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护卫，以捕宗磐、宗隼功授忠勇校尉，迁明威将军。从宗弼北征，迁广威将军，赏以金币、尚厩击球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谨畜牧，不事游宴，孳产蕃息，进秩，改特满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见行在，除中都兵马都指挥使。世宗至中都，将遣使于宋，以晖为使。世宗曰：“晖尝私用官钱五百贯。”乃数其罪而罢之，遣高忠建往。因谓宰臣曰：“朕于赏罚，豪发无所假借。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虽至亲不少恕。”迁都点检、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诸王百官会丧，赙银千两、重彩四十端、绢四十匹。诏以晖第三子天锡世袭纳邻河猛安亲管谋克。



蒲察鼎寿，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钦怀皇后父也。赋性沉厚有明鉴，通契丹、汉字，长于吏事。尚熙宗女郑国公主。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庆宜公主子加定远大将军，为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职如故。历符宝郎、蠡州刺史、浚州防御使，有惠政，两州百姓刻石纪之。迁泰宁军节度使，历东平府、横海军，入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浑山猛安曷速木单世袭谋克。改河间尹。号令必行，豪右屏迹。有宗室居河间，侵削居民，鼎寿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内大治。卒官。上闻之深加悼惜。丧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赠银彩绢。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赠太尉、越国公。

鼎寿既世连姻戚，女为皇后，长子辞不失凡三尚定国、景国、道国公主。其宠遇如此，未尝以富贵骄人，当时以为外戚之冠云。

徒单思忠，字良弼，本名宁庆。曾祖赛补，尚景祖女。从太祖伐辽，战歿于临潢之浑河。父赛一，尚熙宗妹。正隆末，为盱碗群牧使，契丹贼窝斡扰北边，赛一与战死之。大定初，赠金吾卫上将军。

思忠通敏有才，颇通经史。世宗在潜邸，抚养之。赋性宽厚。十有二岁从上在济南，一日，与姻戚公子出游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马突过，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责。”遂释之。其人行数十步，忽执弓矢，思忠恐欲伤人，速驰至其傍，夺其弓，弛而还之。上闻之，嘉有识量，由是常使侍侧。尚皇第二女唐国公主。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万户高忠建、完颜福寿于辽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诚意，乃与俱至东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从行，军国庶事补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卫将军，二年，加驸马都尉，卒。上为辍朝，即丧所临奠，命有司备礼葬之，营费从官给。

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辅立功，赠骠骑卫上将军，乃授其子铎武功将军、世袭中都路乌独浑谋克。

徒单绎，本名术辈，其先上京按出虎达阿人。祖撒合懋，国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谋克、夺古阿邻猛安。绎美姿仪，通诸国语。尚熙宗第七女沈国公主。充符宝祗候，迁御院通进，授符宝郎。历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广宁府事，以母鄂国公主忧，不赴。世宗特许以忧制中袭父封。服阙，授同知济南府事。二十六年，迁棣州防御使，以政迹闻，升临海军节度使，卒。

绎家世贵宠，自会祖照至绎尚公主者凡四世云。

乌林答复，本名阿里刺，东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国公主，授驸马都尉。改引进使、兼符宝郎，出为蠡州刺史，三迁归德军节度使。明昌三年，转知兴中府事，久之，为曷懒路兵马都总管。承安四年，拜绛阳军节度使。卒。

乌古论元忠，本名讹里也，其先上京独拔古人。父讹论，尚太祖女毕国公主。元忠幼秀异，世宗在潜邸以长女妻之，后封鲁国大长公主。正隆末，从海陵南伐。世宗即位辽阳，时太保昂为海陵左领军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定远大将军，擢符宝郎。谕之曰：“朕初即位，亲密无如汝者，侍从宿卫，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驸马都尉，除近侍局使，迁殿前左卫将军。从世宗猎，上欲射虎，元忠谏止之。进殿前右副都点检，为贺宋正旦使，还，转左副都点检。坐家奴结揽民税，免官。十一年，复旧职。明年，升都点检。十五年，北边淮献，命元忠往受之，及还，诏谕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寝必安。今夏幸景明宫，卿去久，朕甚思之。”

会大兴府守臣阙，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甫得置狱，皇姑梁国大长公主属使释之，元忠不听，主奏其事，世宗

召谓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复何忧。”秩满，授吏部尚书。以其子谊尚显宗长女薛国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世袭谋克。世宗问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对，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国公，进尚书右丞相。策论进士之科设，元忠赞成之。世宗将幸会宁，元忠进谏不听，出知真定府，寻复诏为右丞相。

世宗欲辇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军兴，百姓凋弊，陛下休养二十余年，尚未完复。况土性疏恶，辇之恐难经久，风雨摧坏，岁岁缮完，民将益困矣。”驾东幸久之未还，元忠奏曰：“鸾舆驻此已阅岁，仓储日少，市买渐贵，禁卫暨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置诸法恐伤陛下仁爱。”世宗嘉纳之。

寻出为北京留守，责谕之曰：“汝强悍自用，颀权而结近密。汝心叵测，其速之官。”后左丞张汝弼奏事，世宗恶其阿顺，谓左右曰：“卿等每事依违苟避，不肯尽言，高爵厚禄何以胜任。如乌古论元忠为相，刚直敢言，义不顾身，诚可尚也。”于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间。明昌二年，知广宁府。以河间修筑球场扰民，会赦下，除顺义军节度使。乞致仕不许，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济南府，过阙，令预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寻改知彰德府，卒。讣闻，上遣宣徽使白琬烧饭，赠物甚厚。元忠素贵，性粗豪而内深忌，世宗尝责之。又所至不能戢奴仆，世以此为訾云。子谊。

谊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妇预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孙，犹朕之女，乃父废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显宗女广平郡主。谊历仕宫卫，为人粗豪类其父。二十六年，上谓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复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尝宥待，殊不知

恩，汝宜知其为人。”谓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补外。自今宫掖官已有旨补外者，比及廷授，即毋令入宫。”于是，谊除同知澄州军州事。章宗即位，广平郡主进封鄴国长公主，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加驸马都尉。承安元年，累迁秘书监兼吏部侍郎，改刑部，迁工部尚书。泰和元年，遇父元忠忧。二年，以本官起复。三年，知东平府事，改知真定府事。六年，伐宋，迁元帅左都监。七年，转左监军。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宁初，以谋逆伏诛。

唐括贡，本名达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吴国公主，授驸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卫直副都指挥使，五迁刑部侍郎，坐擅离职削官一阶，出为德州防御使。升顺天军节度使，移镇横海。召为左宣徽使，迁兵部尚书，改吏部，转礼部尚书、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阙，世宗命宰臣选可授者，左丞张汝弼举西京副留守杨子益法律详明。上曰：“子益虽明法，而用心不正，岂可任之以分别天下是非也？大理须用公正人。”左丞粘割斡特刺举贡可任以闲简部分而兼领是职，遂以贡为之。二十八年，拜枢密副使。章宗立，为御史大夫。会贡生日，右丞相襄、参知政事刘玮、吏部郎中鹞、中都兵马都指挥使和喜为贡寿，遂犯夜禁，和喜遣军人送襄至第。监察御史徒单德胜劾其事，下刑部逮鹞等问状。上以襄、玮大臣释之，而贡等各解职。寻知大兴府事，复为枢密副使。乞致仕不许，进枢密使，封莘国公，改封萧。复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尝告，续知意欲外除，今之告将复若何。”遂优诏许之。寻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乌林答琳，本名留住。尚郃国公主，加驸马都尉。贞祐元年为静难军节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会延安府遣通事张福孙至夏国，夏人使福孙见琳，时已中风，公主令人以状付福孙，

属以恳祷朝廷，冀早太平得还乡之意。福孙具以闻，诏赐以药物。

徒单公弼，本名习烈，河北东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驸马都尉，终武定军节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国公主，加定远大将军、驸马都尉，改器物局直长。转副使、兼近侍局直长。丁父忧，起复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卫皆避去，公弼不动，虎亦随毙。诏责侍卫而慰谕公弼。除滨州刺史，再迁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时，伐宋军兴，有司督逋租及牛头税甚急，公弼奏：“军士从戎，民亦疲弊，可缓征以纾民。”朝廷从之。大安初，知大兴府事，谏武清盗，疑其有冤，已而果获真盗。岁余拜参知政事，进右丞，转左丞。至宁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国公。贞祐初，进拜右丞相，罢知中山府事。是时，中都围急不可行，围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历定国军节度使事、太孙太师、同判大睦亲府事。兴定五年薨，宣宗辍朝，赙赠，谥恪愿。

徒单铭，字国本，显宗赐名重泰。祖贞，别有传。父特进、泾国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经史，事母尽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即位，特敕袭中都路浑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署直长，累迁侍仪司令、宿直将军、尚衣局使、兵部郎中，与大理评事孙人鉴为采访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卫将军，转左卫，出为永定军节度使，移河东北路按察使、转运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升河北东西、大名路安抚使。大名荐饥重困，铭乞大出交钞以赈之。崇庆初，移知真定府，复充河北东西、大名路宣抚使。至宁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书右丞，出为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贞祐二年，卒。

赞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岂不重哉。秦、汉以来，无

世世甥舅之家。《关雎》之道缺，外戚骄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肃雝之义几希矣。盖古者异姓世爵公侯与天子为昏因，他姓不得参焉。女为王后，己尚王姬，而自贵其贵，富厚不加焉，宠荣不与焉。使汉、唐行此道，则无吕氏、王氏、武氏之难，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与周之齐、纪无异，此昏礼之最得宜者，盛于汉、唐矣。

徒单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天兴二年正月辛酉夜，四喜、内侍马福惠至自归德，时河朔已失利，京城犹未知，二人被旨迎两宫，遂托以报捷，执小黄旗以入，至则奏两宫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议，二相及乌古孙奴申谏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两宫，有敢言不行者，当以别敕从事矣。”二相不复敢言，行议遂决。制旨所取两宫、柔妃裴满氏及令人张秀蕊、都辖、承御、汤药、皇乳母巩国夫人等十余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宫中宝物，马蹄金四百杖、大珠如栗黄者七千杖、生金山一、龙脑板二及信瑞御玺，仍许赐忠孝军以两宫随行物之半。

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锭金及七宝金洗分赐忠孝军。是夜，两宫骑而出，至陈留，见城外二三处火起，疑有兵，迟回间，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驰还。癸卯，入京顿四喜家，少顷，还宫。复议以是夜再往，太后惫于鞍马不能动，遂止。

明日，崔立变。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颜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骑夺曹门而出，将往归德，不得出，转陈州门，亦为门卒所止。门帅裕州防御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经历官完颜合住权帅职，麾门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过。”明日，立以数十骑召合住，合住自

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遥见，问：“汝是放忠孝军出门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实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顾群卒言：“此官人我识之，前筑里城时与我同事。我所部十余卒盗官木罪当死，此官人不之问，但笞数十而已。此家能杀人，能救人。”因好谓合住曰：“业已放出，吾不汝罪也。”

四喜等至归德，上惊问两宫何如，二人奏京城军变不及入宫。上曰：“汝父汝妻独得出耶。”下之狱，皆斩于市。

赞曰：四喜奉迎两宫，而值崔立之变，智者居此，与两宫周旋兵间，以俟事变之定而徐图之。万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无策也。四喜奉其私亲以归，而望人主贷其死，岂非愚乎！

## 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

## 忠义一

胡沙补 特虎 仆忽得 粘割韩奴 曹珪 温迪罕蒲睹  
 讹里也 纳兰绰赤 魏全 鄱阳 夹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  
 德梅和尚 乌古孙兀屯 高守约 和速嘉安礼 王维翰 移刺  
 古与涅 宋宸 乌古论荣祖 乌古论仲温 九住 李演刘德基  
 王毅 王晦 齐鹰扬 术甲法心 高锡

栾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则所欲有甚于生者焉。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哉圣元之为政也。司马迁记豫让对赵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义。”至哉斯言，圣元之为政，足为万世训矣。作《忠义传》。

胡沙补，完颜部人。年三十五从军，颇见任用。太祖使仆刮刺往辽国请阿竦，实观其形势。仆刮刺还言辽兵不知其数，太祖疑之，使胡沙补往。还报曰：“辽兵调兵，尚未大集。”及见统军，使其孙被甲立于傍，统军曰：“人谓汝辈且反，故为备耳。”及行道中，遇渤海军，渤海军向胡沙补且笑且言曰：



“闻女直欲为乱，汝辈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举大事不可后时，若俟河冻，则辽兵盛集来攻矣。乘其未集而早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宁江州，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赐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请和，胡沙补往招之，取胡突古以归。高永昌诈降于斡鲁，斡鲁使胡沙补、撒八往报。会高桢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鲁乃进兵。永昌怒，遂杀胡沙补，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补就执，神色自若，骂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杀我，明日及汝矣。”骂不绝口，至死。年五十九。天会中，与撒八俱赠遥镇节度使。

特虎，雅挞澜水人。躯干雄伟，敢战斗。达鲁古城之役，活女陷敌，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辽兵三千来拒，特虎先登，败之。攻卢葛营，麻吉堕马，特虎独杀辽兵数辈，掖而出之。赏赉逾渥。自临潢班师，至辽河，余睹来袭，娄室已引去，特虎独殿，马惫乃步斗，娄室与数骑来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敌，公勿来，俱毙无益。”遂没于阵。皇统间，赠明威将军。

仆忽得，宗室子。初事国相撒改，伐萧海里有功。与酬斡俱，招降烛俚水部族，酬斡为谋克，仆忽得领行军千户。从破黄龙府，战于达鲁古城，皆有功。宁江州渤海乙塞补叛，仆忽得追复之。天辅五年九月，酬斡、仆忽得往斡古河籍军马，烛俚水部实里古达等七人杀酬斡、仆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吊赙加等。六年正月，斡鲁伐实里古达于石里罕河，追及于合挞刺山，杀四人，抚定余众。诏斡鲁求酬斡、仆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赠酬斡奉国上将军、仆忽得昭义大将军。

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隶军，从太祖伐辽，率涛温路兵招抚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斡古城邑，皆降之。败室韦五

百于阿良葛城，获其民众。至是死焉。

粘割韩奴，以护卫从宗弼征伐，赐铠甲弓矢战马。初，太祖入居庸关，辽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众来袭奉圣州，壁于龙门东二十五里，娄室往取之，获大石并降其众。宗望袭辽主辎重于青冢，以大石为乡导，诏曰：“辽赵王习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质、节度使讹里刺、孛堇赤狗儿、招讨迪六、祥稳六斤、同知海里及诸官民，并释其罪。”复诏韩鲁曰：“林牙大石虽非降附，其为乡导有劳，可明谕之。”时天辅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

天会二年，辽详稳挹不野来降，言大石称王于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战马万匹，畜产甚众。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讨大石，须俟报下。”三年，都统完颜希尹言，闻夏人与耶律大石约曰：“大金既获辽主，诸军皆将归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诸部。”诏答曰：“夏人或与大石合谋为衅，不可不察，其严备之。”七年，泰州路都统婆卢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营，恐后难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诏答曰：“以二营之故发兵，诸部必扰，当谨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讨大石，征兵诸部，诸部不从，石家奴至兀纳水而还。余睹报元帅府曰：“闻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夏国报曰：“小国与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统四年，回纥遣使入贡，言大石与其国相邻，大石已死。诏遣韩奴与其使俱往，因观其国风俗，加武义将军，奉使大石。韩奴去后不复闻问。

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岁契丹使其女婿

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罕等部族，不克而还，至今相攻未已。“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国尝遣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适野，与韩奴相遇，问韩奴何人敢不下马，韩奴曰：‘我上国使也，奉天子之命来招汝降，汝当下马听诏。’大石曰：‘汝单使来，欲事口舌耶？’使人摔下，使韩奴跪，韩奴骂曰：‘反贼，天子不忍于尔加兵，遣招汝。尔纵不能面缚请罪阙下，亦当尽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杀之。此时大石林牙已死，子孙相继，西方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鲁带还奏，并奏韩奴事。世宗嘉韩奴忠节，赠昭毅大将军，召其子永和县商酒都监详古、汝州巡检娄室谕之曰：“汝父奉使万里，不辱君命，能尽死节，朕甚闵之。”详古为尚辇局直长，迁武义将军，娄室为武器署直长。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乱，珪子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尚书省议，当补二官杂班叙。诏曰：“珪赤心为国，大义灭亲，自古罕闻也。法虽如是，然未足以当其功，更进一官，正班用之。”

温迪罕蒲睹，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诸群牧皆应之。蒲睹闻乱作，选家奴材勇者数十人，给以兵仗，阴为之备。贼不得发，乃给诸奴曰：“官阅兵器，愿借兵仗以应阅。”诸奴以为实然，遂借与之。明旦，贼至，蒲睹无以御之。贼执蒲睹而问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国

厚恩，子侄皆仕宦，不能从汝反而累吾族也。”贼怒，斫而杀之，子与孙皆与害。

是时，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副使赤盏胡失答，耶鲁瓦群牧使鹤寿，欧里不群牧使完颜术里骨、副使完颜辞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盏胡失赖，速木典颀详稳加古买住，胡睹颀详稳完颜速没葛，辖木颀详稳高彭祖等皆遇害。

鹤寿，郢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众来招鹤寿与俱反，鹤寿曰：“吾宗室子，受国厚恩，宁杀我，不能与贼俱反。”遂与二子皆被杀。

讹里也，契丹人。为尚厩局直长。大定初，招谕契丹，窝斡叱令讹里也跪见，讹里也不从，谓曰：“我朝廷使也，岂可屈节于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军至，汝辈悔将何及。”窝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从，敢出是言。”遂害之。从行骁骑军士闰孙、史大、习马小底颇答皆被害。三年，赠讹里也宣武将军，录其子阿不沙为外帐小底。闰孙、史大皆赠修武校尉。颇答赠忠翊校尉。

纳兰绰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绰赤不从。括里兵且至，绰赤遂团结旁近村寨为兵，出家马百余匹给之，教以战阵击刺之法，相与拒括里于伊改渡口，由是贼众月余不得进。既而括里兵四万人大至，绰赤拒战，贼兵十倍，遂见执，斫而杀之。诏赠官两阶，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寿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围寿州，刺史徒单羲尽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余人，随机拒守坚甚。羲善抚御，得众情，虽妇人皆乐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羲益励不衰，募人往斫爽营，全在选中，为爽兵所执。爽谓全曰：“若为我骂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乃杀之，至死骂不绝口。

仆散揆遣河南统军判官乞住及买哥等以骑二千人救寿州，去寿州十余里与爽兵遇，乞住分两翼夹击爽兵，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栅，焚其浮梁。羲出兵应之，爽兵大溃，赴淮死者甚众。爽与其副田林仅脱身去，余兵脱者十之四。诏迁羲防御使、乞住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买哥河南路统军判官。

赠蒲烈古昭勇大将军，官其子图刺。

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廨，仍以全死节送史馆，镂版颁谕天下。

鄯阳，宗室子。为符宝祗候。完颜石古乃为护卫十人长。至宁元年八月，纥石烈执中作乱，入自通玄门。是日，变起仓猝，中外不知所为，鄯阳、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汉军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于东华门外。执中扬言曰：“大汉军反矣，杀一人者赏银一锭。”执中兵众，大汉军少，二人不胜而死。须臾，执中兵杀五百人殆尽。

执中死，诏削官爵。诏曰：“宣武将军、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宝祗候鄯阳，忠孝勇果，没于王事。石古乃赠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鄯阳赠宣武将军、顺天军节度副使。尝从拒战猛安赏钱五百贯、谋克三百贯、蒲辇散军二百贯，各迁两阶。战没者，赠赏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贯石俸给之，俟年十五以闻。”

夹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进士，历清池、闻喜主簿，补尚书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监察御史、修起居注。转礼部员外郎、大名治中，历嵩琢、北京、临洮路按察副使。以忧去官，起复同知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坐事谪韩州刺史，寻复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为秦州防御使，迁

通远军节度使。至宁未，移彰化军，未行，夏兵数万入巩州。守中乘城备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尽降，守中独不屈。夏人壮之，且诱且胁，守中益坚，遂载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许，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尽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杀之。

兴定元年，监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闻。诏赠资善大夫、东京留守，仍收其子兀母为笔砚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谋克人也。以廕补吏部令史。再调景州宁津令，有剧盗白昼恣劫为民害，元毅以术防捍，贼散去。入为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御使事，被省檄，录陕西五路刑狱，无冤人。复委受宋岁币，故事有私遗物，元毅一无所受。明昌初，驿召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迁汾阳军节度副使。时石、岚间贼党啸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贼畏而遁。元毅追袭，尽殪之，二境以安。迁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别郡有杀人者，屡鞫不伏，元毅讯不数语，即具服。河东北路田多山坂硗瘠，大比时定为上赋，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赋，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赖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寻以边警授抚州刺史。会边将失守，刍粮马牛焚剽殆尽，元毅率吏卒三十余人出州经画军饷，卒与敌遇。州倅暨从吏坚请还，元毅曰：“我辈责任边守，遇敌而奔，其如百姓何？纵得自安，复何面目见朝廷乎！”遂执弓矢令众。众感其忠，争为效死。元毅力战，射无不中。敌去而复合，元毅气愈厉，鏖战久之，众寡不敌，遂遇害，时年四十七。事闻，上深惊悼，赠信武将军，召用其子世勤侍仪司承应。

世勤后登进士第，奏名之日，上谓宰臣曰：“此神思子耶。”叹赏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过人，每读书见古人忠义事，未尝不嗟叹赏慕，喜动颜色，故临难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气节。正隆五年，收充护卫，授曷鲁碗群牧副使。未几，复召为护卫十人长，改尚厰局副使，迁本局使，转右卫将军拱卫使。典尚厰者十余年，积劳特迁官二阶，除复州刺史。明昌初，为西北路副招讨，收泰州防御使，升武胜军节度使。六年，移镇崇义军。时有事北边，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檄为副统。会敌入临潢，梅和尚暨护卫辟合土等领军逆击之。敌积阵以待，梅和尚直捣其阵，杀伤甚众。敌知孤军无继，聚兵围之。度不能免，乃下马相背射，复杀百余人，矢尽犹以弓提击，为流矢所中死，辟合土等皆没。

上闻之震悼，诏赠龙虎卫上将军，躡迁十阶，特赐钱二十万，命以礼葬之，特皆官给，以其子都奴为军前猛安，中奴护丧，就差权同知临潢府事李达可为敕祭使，同知德昌军节度使事石抹和尚为敕葬使。承安五年，上谕尚书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从军久有功，其议所以酬之。”乃命为典署丞。

乌古孙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袭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万户，备边有功，除归德军节度副使，改盘安军，察廉，迁同知速频路节度使事。以忧去官，起复归德府治中，迁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骑万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阳尉白散不、巡检蒲闲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见宋兵在城东北者可破，令军事判官撒虎带以精兵百人自西门出，绕出东北宋兵营后掩击之，杀数十百人，宋兵大乱，迨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复以兵数万来攻，行省遣泌阳副巡检纳合军胜救唐州。兀屯出兵与军胜合兵城东北，设伏兵以待之。乃分骑兵为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发，中冲宋兵为二，遂大溃。追奔至湖阳，斩首万余级，获马三百匹。宋别将以兵三千来袭，遇之竹林寺，殪之。纳合军胜手杀宋将，取其

金带印章以献。诏迁兀屯同知河南府事，军胜迁梁县令，各进两阶。兀屯赏银三百五十两、重彩十端，为右副元帅完颜匡右翼都统。匡取枣阳，遣兀屯袭神马坡，宋兵五万人夹水阵，以强弩拒岸，兀屯分兵夺其三桥，自辰至午连拔十三栅，遂取神马坡。从攻襄，至汉江，兀屯乱流径度。复进一阶，号平南虎威将军。宋人请和，迁河南副统军。大安初，迁昌武军节度使，副统军如故。迁西南路招讨使。兀屯御下严酷，军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将兵二万入卫中都，迁元帅右都监、转左都监，兼北京留守。有功，赐金吐鹞、重彩十端。迁元帅左监军，留守如故。贞祐元年闰月，以兵入卫中都，诏以兵万六千人守定兴，军败，兀屯战没。

高守约，字从简，辽阳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观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献已归顺，从至城下，呼守约曰：“从简当计全家室。”守约弗顾，至再三，守约厉声曰：“吾不汝识也。”城破被执，使之跪，守约不屈，遂死。诏赠崇义军节度使，谥忠敬。

和速嘉安礼，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颖悟博学，淹贯经史。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至宁末，为泰安州刺史。贞祐初，山东被兵，郡县望风而遁，或劝安礼去之，安礼曰：“我去，城谁与守，且避难负国家之恩乎？”乃团练缮完，为御守计。已而大元兵至，战旬日不能下，谓之曰：“此孤城耳，内无粮储，外无兵援，不降无遗类矣。”安礼不听。城破被执，初不识其为谁，或妄以酒监对，安礼曰：“我刺史也，何以诖为？”使之跪，安礼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杀之。诏赠泰定军节度使，谥坚贞。

王维翰，字之翰，利州龙山人。父庭，辽季率县人保县东山，后以众降。维翰好学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贵德



州军事判官，察廉迁永霸令。县豪欲尝试维翰，设事陈诉，维翰穷竟之，遂伏其诈，杖杀之，健讼衰息。历弘政、获嘉令，佐胥持国治河决，有劳，迁一阶。改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检括户籍，一郡称平。属县有奴杀其主人者，诬主人弟杀之，刑部疑之。维翰审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状，奴遂引服。改中都转运副使，摄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员外郎，转右司郎中。仆散揆伐宋，维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诏维翰体究田禾分数以闻。七月，雨，复诏维翰曰：“雨虽沾足，秋种过时，使多种蔬菜犹愈于荒莱也。蝗蝻遗子，如何可绝？”旧有蝗处来岁宜菽麦，谕百姓使知之。”

八年，宋人受盟，还为右司郎中，进官一阶。上问：“宋人请和复能背盟否？”维翰对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怨韩侂胄、苏师旦，无复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久之，迁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审官院事。新格，教坊乐工阶至四品，换文武正资，服金紫。维翰奏：“伶优贱工，衣缙绅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从之。大安初，权右谏议大夫，三司欲税间架，维翰谏不听。转御史中丞，无何，迁工部尚书、兼大理卿，改刑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初，罢为定海军节度使。是时，道路不通，维翰舟行遇盗，呼谓之曰：“尔辈本良民，因乱至此，财物不惜，勿恐吾家。”盗感其言而去。至镇，无兵备，邻郡皆望风奔溃，维翰谓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当有生地，无俱为鱼肉也。”乃纵百姓避难。维翰率吏民愿从者奔东北山，结营堡自守，力穷被执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与维翰俱死。诏赠中奉大夫，姚氏芮国夫人，谥贞洁。

移刺古与涅，安化军节度使。贞祐初，大元年兵取密州，古与涅率兵力战，流矢连中其颈，既拔去复中其颊，死焉。贞祐三年，诏赠安远大将军、知益都府事。

宋宸，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进士。历辰州、宁化州军事判官，曹王府记室参军。陕西西路转运都勾判官。补尚书省令史，除武定军节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时固安县丞刘昭与部民裴原争买邻田，宸用昭属，抑原使毋争。御史台劾奏，夺一官，解职，降广宁府推官。改辽东路盐使。丁父忧，起复吏部员外郎，历蓟、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转运使事，迁北京、临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国军节度使、河东南路转运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称职，降沂州防御使，移浚州，迁山东西路转运使，改定海军节度使。贞祐二年，改沁南军，正月，大元兵至怀州，城破死焉。宸天资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于世云。

乌古论荣祖，本名福兴，河间人。明昌二年进士，历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都转运司都勾判官，转弘文校理，升中都总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军节度副使、彰德府司马，累迁户部员外郎、宁海州刺史。贞祐二年城破，荣祖犹力战，死之。赠安武军节度使，赐谥毅勇。

乌古论仲温，本名胡刺，盖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累官太学助教、应奉翰林文字、河东路提刑判官，改河北东路转运副使。御史荐前任提刑称职，迁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举肇州漕运、兼同知武兴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称职，降镇宁军节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东南路按察副使、寿州防御使。贞祐初，迁镇西军节度使。是时，中都被围，遂至太原，移书安抚使贾益谦，约以乡兵救中都。因驰驿如平阳，将与益谦会于绛，

不能进，抵平阳而还。仲温尝治平阳，吏民争留之，仲温曰：“平阳巨镇，易为守御，于私计得矣，如岚州何。”遂还镇。已而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赠资德大夫、婆速路兵马都总管，谥忠毅，岁时致祭。

九住，宗室子，为武州刺史，唐括孛鲁速为军事判官。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取九住子侄抵城下，谓之曰：“山东、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属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杀之也。”九住曰：“当以死报国，遑恤家为。”无何，城破，力战而死，孛鲁速亦不屈死焉。诏赠九住临海军节度使，加骠骑卫上将军。孛鲁速建州刺史，加镇国上将军。仍令树碑，岁时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进士第一，除应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忧，居乡里，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为济州刺史，画守御策。召集州人为兵。搏战三日，众皆市人不能战，逃散。演被执，大将见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问之曰：“汝非李应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语抚之，亦不听，许之官禄，演曰：“我书生也，本朝何负于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将怒，击折其胫，遂曳出杀之，时年三十余。赠济州刺史，诏有司为立碑云。

刘德基，大兴人。贞祐元年，特赐同进士出身。守官边邑，夏兵攻城，德基坐事，积薪其傍，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纵火，遂被执。胁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给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尔，吾岂狂耶？”夏人壮其义，乃系诸狱，冀其改图。已而召问，德基大骂，终不能从，曰：“吾岂苟生者哉！”遂害之。赠朝列大夫、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

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踏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  
“驱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泽州高平人。少负气自渼，常慕张咏之为 人，友妻与人有私，晦手刃杀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长葛主簿，有能声。察廉除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提刑司举其能，转北京转运户籍判官。迁安阳令，累除签陕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凉治中。召为少府少监，迁户部郎中。贞祐初，中都戒严，或举晦有将帅才，俾募人自将，得死士万余统之。率所统卫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迁霍王傅。以部兵守顺州。通州围急，晦攻牛栏山以解通州之围。赐赉优渥，迁翰林侍读学士，加劝农使。九月，顺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沧、景，遣人突围召之，众皆踊跃思奋，而主者不肯发。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见，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为，苟能相从，可不失富贵。”  
“晦曰：“朝廷何负汝耶？”臻曰：“臻虽负国，不忍负公。”  
“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则吾分，讵从汝耶。”将射之，臻掩泣而去。无何，将士缒城出降，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

初，晦就执，谓其爱将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见知，安忍独生。”并见杀。诏赠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岁时致祭。录其子汝霖为笔砚承奉。

齐鹰扬，淄州军事判官。杨敏中，屯留县尉致仕。张乞驴，淄州民。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鹰扬等募兵备御，城破，率众巷战。鹰扬等三人创甚被执，欲降之，鹰扬伺守者稍怠，即起夺槊杀数人，与敏中、乞驴皆不屈以死。诏赠鹰扬嘉议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庙于州，以时致祭。敏中赠昭勇大将军、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乞驴特赠宣武将军、同知淄州军州事。

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贞祐二年，为提控，与同知顺州军州事温迪罕咬查刺俱守密云县。法心家属在蓟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当以付汝，否则杀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战则速战，终不能降也，岂以家人死生为计耶。”城破，死于阵。咬查刺被执，亦不屈而死。

盘安军节度判官蒲察颀舍与鸡泽县令温迪罕十方奴同守蓟州，众溃而出，颀舍、十方奴死之。

诏赠法心开府仪同三司、枢密副使，封宿国公，咬查刺镇国上将军、顺州刺史，颀舍金紫光禄大夫、蓟州刺史，十方奴镇国上将军、蓟州刺史。仍命树碑，以时致祭

高锡，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补官。积劳调淄州酒使，课最。迁平乡令。察廉迁辽东路转运支度判官、太仓使、法物库使、兼尚林置直长、提举都城所，历北京、辽东转运副使、同知南京路转运使事。贞祐初，累迁河北东路按察转运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 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六十

## 忠义二

吴僧哥 乌古论德升 张顺 马骧 伯德窠哥 奥屯丑和尚从坦 李术鲁福寿 吴邦杰 纳合蒲刺都 女奚烈斡出时茂先 温迪 罕老兒 梁持胜 贾邦献 移刺阿里合 完颜六斤 纥石烈鹤寿 蒲察娄室 女奚烈资禄 赵益 侯小叔 王佐 黄掴九住 乌林答 乞住 陀满斜烈 尼庞古蒲鲁虎 兀颜畏可兀颜讹出虎 粘割贞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刺剌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骑射。大安间，选籍山西人为兵，僧哥充马军千户，有功。贞祐初，迁万户，权顺义军节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复取之，真授同知节度使事。弟权同知节度使事迪刺真授节度副使。权节度副使燕曹兒真授节度判官。提控马寿兒以下，迁授有差。众苦乏食，僧哥乞赐粮十五万斛。朝廷以为应州已破，朔为孤城，其势不可守，乃迁朔之军民九万余口分屯于岚、石、隰、吉、绛、解之间。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战七昼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节度使事、迪刺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岚州防御使事。四年，始迁其民南行，且战且行者数十里，僧哥力惫马蹶死焉，时年三十。诏赠镇国上将军、顺义军节度使。

乌古论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绛阳军节度副使。丁父忧，起复太常博士、东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

御史，论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奸恶，卫绍王不听，迁肇州防御使。宣宗迁汴，召赴阙，上言：“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诏从之。进翰林侍读学士、兼户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读权参知政事，与平章政事抹捻尽忠论近侍局预政，宣宗怒，语在《尽忠传》。无何，出为集庆军节度使，改汾阳军节度使、河东北路宣抚副使，复改知太原府事、权元帅左监军。兴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粮道绝。德升屡出兵战，粮道复通，诏迁官一阶。德升上言：“皇太子聪明仁孝、保训之官已备，更宜选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闻正言、见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庆也。”宣宗嘉纳之。二年，真授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大元兵复围太原，环之数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栅为拒，出其家银币及马赏战士。北军坏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联车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谓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数年，不幸力穷。”乃自缢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杀。诏赠翰林学士承旨。子兀里伟尚幼，诏以奉御俸养之。

张顺，淄州土伍。淄州被围，行省侯挚遣总领提控王庭玉将兵救之。庭玉募顺等三十人往覘兵势，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潜至城下，顺为所得。执之使宣言行省军败绩，庭玉亦死，宜速降。顺阳许诺，既乃呼谓城中曰：“外兵无多，王节度军且至，坚守毋降！”兵刃交下，顺曰：“得为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赖以完。后赠宣武将军、同知棣州防御使事。诏有司给养其亲，且访其子孙，优加任用。

马驥，禹城人也。登进士，历官有声。贞祐三年，为曹州

济阴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骧被执。军卒掳掠求金，骧曰：“吾书生，何从得是。”又使跪，骧曰：“吾膝不能屈，欲杀即杀，得死为大金鬼，足矣。”遂死。赠朝列大夫、泰定军节度副使，仍树碑于州，岁时致祭。贞祐四年七月，诏以其男惟贤于八贯石局分收补。

伯德寇哥，西南路咻胝奚人。壮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邻郡皆降，寇哥独不屈。贞祐五年，东胜州已破，寇哥与姚里鸦胡、姚里鸦兒招集义军，披荆棘复立州事。河东北路行元帅府承制除寇哥武义将军、宁远军节度副使，姚里鸦胡武义将军、节度判官，姚里鸦兒武义将军、观察判官。寇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颇怀缺望，纵兵剽掠。兴定元年，诏寇哥遥授武州刺史、权节度使，姚里鸦胡权同知节度使事，姚里鸦兒权节度副使，各迁官两阶。兴定三年，寇哥特迁三官，遥授同知晋安府事，寻真授东胜军节度使。东胜被围，城中粮尽，援兵绝，寇哥率众溃围，走保长宁寨，诏各进一官，战没者赠三官。九月，复被围，寇哥死之。

奥屯丑和尚，为代州经略使。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御战败绩，身被数创，被执。欲降之，不屈，遂死。

从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书省祗候郎君。贞祐二年，自募义兵数千，充宣差都提控，诏从提举奉先、范阳三都统兵。除同知涿州事，迁刺史，佩金牌，经略海州。顷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军民，应援中都。上书曰：“绛、解二州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尝被兵，重以连岁不登，人多艰食，皆恃盐布易米。今大阳等渡乃不许粟麦过河，愿罢其禁，官税十三，则公私皆济矣。”又曰：“绛、解、河中必争之地，惟令宝昌军节度使从宜规画盐池之利，以实二州，则民受其利，兵可以强矣。”又曰：“中条之南，垣曲、平陆、芮城、虞乡，河东



之形势，陕、洛之襟喉也。可分陕州步骑万二千人为一提控、四都统，分戍四县，此万全之策也。”又曰：“平陆产银铁，若以盐易米，募工冶炼，可以广财用、备戎器，小民佣力为食，可以息盗。”又曰：“河北贫民渡河逐食，已而复还济其饥者，艰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诛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陕西调度未急，择骑军牝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数万骑，军势自振矣。”又曰：“诸路印造宝券，久而益多，必将积滞。止于南京印造给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职任虽除授不次，而人皆不愿者，盖以物价十倍河南，禄廩不给，饥寒且至。若实给俸粟之半，少足养廉，则可责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减资迁秩躐等以答其劳。闻河南官吏以贬逐目之，彼若以为信然，谁不解体？”书奏，下尚书省议，惟许放大阳等渡、宣抚司量民力给河北官俸、目河北为贬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枢密院于河南府，上书曰：“用兵累年，出辄无功者，兵不素励也。士庶且充行伍，况于皇族与国同休戚哉。皆当从军，亲冒矢石，为士卒先，少宽圣主之忧。族人道哥实同此心，愿隶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许之。

兴定元年，改辉州刺史，权河平军节度使、孟州经略使。初，御史大夫权尚书右丞永锡被诏经略陕西，宣宗曰：“敌兵强则谨守潼关，毋使得东。”永锡既行，留澠池数日，至京兆驻兵不动。顷之，潼关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锡下狱，久不决。从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窃闻周祚八百，汉享国四百余载，皆以封建亲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国不永，晋八王相鱼肉，犹历过秦、魏，自古同姓之亲，未有不与国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难，百僚将士无敢谁何，鄴阳、石古乃奋身拒战，尽节而死。御史大夫永锡才不胜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过也。国之枝叶已无几矣，伏惟陛下审图之。”于是，宗

室四百余人上书论永锡，皆不报。久之，永锡杖一百，除名。

当是时，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从坦上书曰：“养兵所以卫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间之众可留捍城，其余府州皆当散屯于外，以为民防，俟稼穡毕功然后移于屯守之地，是为长策。”从之。加遥授同知东平府事，权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与参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阳。兴定二年十月，从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阳。河东郡县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满六千。平阳，河东之根本，河南之藩篱也。乞并怀、孟、卫州之兵以实潞州，调泽州、沁水、端氏、高平诸兵并山为营，为平阳声援。惟祈圣断，以救倒悬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阳，提控郭用战于城北濠垣，被执不屈而死。癸丑，城破，从坦自杀。赠昌武军节度使。

孛术鲁福寿，为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寿与战，死之。赠官三阶，赙钱五百贯。

吴邦杰，登州军事判官。邦杰寓居日照之村墅，为大元兵所得，驱令攻城，邦杰曰：“吾荷吾国恩，讎忍攻吾君之城。”

“与之酒食不顾，乃杀之。诏赠朝列大夫、定海军节度副使。”

纳合蒲刺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进士，调大名教授。累除比阳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彰德军节度副使，以忧去官。贞祐二年，调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历同知临洮、平凉府事，河州防御使。三年，夏人围定羌，蒲刺都击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军节度使。四年，升河州为平西军，就以蒲刺都为节度使。上言：“古者一人从军，七家奉之，兴十万之师，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今籍诸道民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才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贵精，不在众寡。择勇敢谋略者为兵，脆懦之徒使归农田，是亦纾民之一端也。”又请补官赎罪以足用，及请许人射佃陕西荒田、开采矿冶，不报。改知平凉府事，入为户

部尚书。是时，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屡败，其气必沮，可乘此遣人谕说，以寻旧盟。若宋人不从，然后伐之，疾仇怒顽，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诸军当汰去老弱，妙选精锐，庶可取胜。陕西弓箭手不习骑射，可选善骑者代之。延安屯兵甚众，分徙万人驻平凉。关中元帅猥多，除京兆重镇，其余皆可罢。巩县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钩、吊桥、虎牢关、虢州崕岭，凡斜径僻路俱当置兵防守。”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竟不施行。未几，改元帅右监军、兼昭义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兴定二年，潞州破，力战而死。赠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栎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胜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战，中流矢，病创卧。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国家恩乎。汝不闻赵坊州乎，以金帛子女与敌人，终亦不免。我辈但当力战而死耳。”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曰：“听汝所为，吾终不屈也。”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

初，栎州人迁金胜堡多不能至，军事判官王谨收遗散之众，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缮完楼堞、置战守之具，兵至，谨拒战十余日，内溃，被执不屈而死。诏斡出、谨各赠官六阶、升职三等。

时茂先，日照县沙沟酒监，寓居诸城。红袄贼方郭三据密州，过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贼以元帅自称，茂先怒谓众曰：“此贼首耳，何元帅之有。”方郭三闻而执之，断其腕，茂先大骂，贼不胜忿，复剔其目，乱刃剜之，至死骂不绝。诏赠武节将军、同知沂州防御使事。

温迪罕老兒，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鲜万奴攻上京，其子铁哥生获老兒，胁之使招余人，不从。铁哥怒，乱斫而死。赠

龙虎卫上将军、婆速兵马都总管，以其侄黑厮为后，特授四官。

梁持胜，字经甫，本名询谊，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军节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进士，复中宏词。累官太常博士，迁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兴定初，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徙曷懒路，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时，太平已与万奴通谋，口称持胜忠，而心实不然，署持胜左右司员外郎。既而太平受万奴命，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持胜与提控咸平治中裴满赛不、万户韩公恕约，杀太平，复推承充行省事，共伐万奴。事泄，俱被害。诏赠持胜中顺大夫、韩州刺史，赛不镇国上将军、显德军节度使，公恕明威将军、信州刺史。

贾邦献，霍州霍邑县陈村人也。举进士第。质直有勇略。大元攻河东，邦献集居民为守御计。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献弃其家，独与子懿保于松平寨。是时，权知州事刘珍在寨，与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献辄以衰老为辞。兴定四年十月，兵复大至，病不能避，与懿俱被执。欲以为镇西元帅，且持刃胁之，邦献不屈，密遣懿归松平，遂自刭。赠奉直大夫、本县令。

移刺阿里合，辽人。兴定间，累迁霍州刺史。兴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义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战不能敌，兵败被执。诱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无贰。”叱使跪，但向阙而立，于是丛矢射杀之。

宝昌军节度副使孔祖汤同时被获。既又令祖汤跪，祖汤不从，亦死。诏赠阿里合龙虎卫上将军、泰定军节度使，祖汤资善大夫、同知平阳府事。祖汤，泰和三年进士。

完颜六斤，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大安中，以廕补官，选充亲军。调阜平尉，迁方城令，改通州军事判官，以功迁本

州刺史。顷之，元帅右都监蒲察七斤执之以去。未几，挈家脱归，除同知临洮府事，徙庆阳，迁保大军节度使。兴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赠特进、知延安府事。诏陕西行省访其子孙以闻。

纥石烈鹤寿，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质，躯干雄伟。初充亲军。中泰和三年武举，调褒信县副巡检。六年，宋人围蔡州，鹤寿请于防御使，与勇士五十人夜斫宋营，使诸军噪于城上，斩三百余级。宋兵自相蹂践，死者千余人。迟明，宋人解围去。鹤寿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顾尘起，以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陈寨而还。已而，宋兵复据新蔡、新息、褒信三县，鹤寿皆复取之，得马三百匹，充行军万户，从大军出寿春，败宋人于涡口，夺马千余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军。军还，进九官，迁同知息州军州事。改万宁宫同提举。

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马军万户。夏人五万围东胜，鹤寿救之，突围入城，夏兵解去。迁两阶，赐银百两、重彩十端。迁尚方署令，充行军副统，升充行省左翼都统。转武卫军都统，充马军副提控。转钤辖，充都城东面宣差副提控。

贞祐二年，丁父忧，起复武宁军节度副使。破红袄贼于兰陵石城堙，一切掠良人为生口。监察御史陈规奏：“乞敕有司，凡鹤寿所获，俱从放免。”诏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寻遥授同知武宁军节度使事，兼节度副使。坐出猎纵火延烧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事。

兴定元年，充马军都提控，入宋襄阳界，遥授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枣阳，三败宋兵，改遥授同知归德府事。三年，夺宋石渠寨，决去枣阳濠水，加宣差邓州路军马从宜，遥授汝州防御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骑十万围邓州，鹤寿分兵拒守，出府库金帛赏士，许以迁官加爵。自

将余众日出搏战，宋兵焚营去，鹤寿被创，不能骑马，遣招抚副使术虎移刺答追及之，杀数十人，夺其俘而还。诏所散金帛勿问，将士优迁官爵，鹤寿迁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胜军节度使。

俄丁母忧，以本官起复，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于鄜州。兴定五年闰十二月，鄜州破，鹤寿与数骑突出城，追及之，鹤寿据土山力战而死。谥果勇。

蒲察娄室，东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进士。调庆都、牟平主簿，以廉能迁中都右警巡副使。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贞祐初，除吏部主事、监察御史。丁母忧，服阙，充行省经历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帅参议官。兴定二年，与元帅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进兵抵栈道，宋人悉锐来拒。娄室乘高立帜，策马旋走，扬尘为疑兵，别遣精骑掩出其后，宋兵大溃，乘胜遂拔兴元。进一阶，除丹州刺史。再迁同知河中府事，权元帅右都监、河东路安抚使。复取平阳、晋安，优诏褒宠，进一阶，赐银二百两、重币二十端，遥授孟州防御使，权都监如故。将兵救鄜州，转战而至，城破死之。赠资德大夫、定国军节度使，谥襄勇。敕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资禄，本姓张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从军有功，调易县尉，迁潞县主簿。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御事，改秦州。三年，遥授同知通远军节度事。兴定元年，改西宁州刺史，赐今姓。久之，遥授同知临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从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破宋兵于梢子岭。三年，攻破武休关，资禄功最。诏比将士迁五官、职二等外，资禄更加官、职一等，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遥授陇安军节度使，俄改金安军，诏曰：“陕西行省奏军官阙员。卿久在行阵，御下有法，旧隶

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关、河要冲，悉心备御。”将兵救鄜州。闰十二月，鄜州破，被执不肯降，遂死。赠银青荣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谓资禄褒赠尚薄，诏录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职一等，陕西行省军中用之。

赵益，太原人。读书肄业。大元兵入境，益鸠合土豪，保聚山陝，屡战有功。晋阳公郭文振署为寿阳令，驻兵榆次重原寨。遂率众收复太原，夜登其城，斩馘甚众，所获马仗不可计，护老幼二万余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复擢同知府事、兼招抚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乃自焚其府库，杀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杀。宣宗闻之嘉叹，赠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北路宣抚使，仍谕有司求其子孙录用。

侯小叔，河东县人。为河津水手。贞祐初，籍充镇威军，以劳补官。元光元年，迁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小叔尽护农民入城，以家财赏战士。河中围解，迁治中，安抚如故。枢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权位轻不足以威众，乞假符节。”十二月，诏权元帅右都监，便宜从事。提控吴德说小叔出降，叱出斩之。表兄张先从容言大兵势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谓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缚先于柱而杀之，饭僧祭葬，以尽戚党之礼。顷之，枢密院遣都监讹论与小叔议兵事，小叔出城与讹论会，石天应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桥通陕西。小叔驻乐李山寨，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迁昭毅大将军，遥授孟州防御使、同知府事，监军、安抚如故。

二年正月，大元军骑十万围河中，总师讹可遣提控孙昌率兵五千，枢密副使完颜赛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鸣钲，内外相应。及期，小叔出兵战，昌、仁智不

敢动。小叔敛众入城，围益急，众议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经历官张思祖溃围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总帅讹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权右都监。枢密院奏：“小叔功卓异，或疑尚在，遽令阿外代之，绝归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余日，中条诸寨无所统领，乃诏阿外权领。宣宗思小叔功，下诏褒赠，切责讹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辅之，霍州农家子。豁略不事产业，轻财好施，善骑射。兴定中，聚兵数千人，权领霍州事。平阳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赵城丞，迁霍邑令、同知蒲州军事，权招抚副使、蒲州经略使。诏迁宣武将军，遥授宝昌军节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龙堡，佐被获，署霍州守将，隶元帅崔环，质其妻子。招抚使成天祐与环有隙，佐与天祐谋杀环，天祐曰：“君妻子为质奈何？”佐曰：“佐岂顾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环出猎杀之，率军民数万请命，加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兼知平阳府事。佐与平阳公史咏素不协，请徙沁州玉女寨，诏从之，仍令听上党公完颜开节制。是岁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赠金吾卫上将军，以其子为符宝典书。

黄搆九住，临潢人。大定间，以廕补部令史，转枢密院令史，调安肃州军事判官。明昌四年，为大理执法，同知蓟州军事，再迁潞王府司马，累官河东北路按察使、转运使，改知彰德府事。战歿。赠荣禄大夫、南京留守，仍录用其子孙。

乌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山东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马。御史台举前在山东称职，改太原府治中。签陕西按察司事，历汝州、沁州刺史，北京、临潢按察副使，迁蒲与路节度使。未几，以罪夺三官，解职，降德昌军节度副使。崇庆初，戍边有功，迁一官，赏银



百两、重币十端，转利州刺史。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迁归德军节度使，改兴平军，就充东面经略使。寻罢经略司，改元帅右都监。赴援中都战歿。赠荣禄大夫、参知政事，以参政半俸给其家。

陀满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袭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军万户，戍边。承安中，讨契丹有功，除陈州防御使。迁知平凉府事，改保大军节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贞祐四年，大元兵复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庞古蒲鲁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从平章政事仆散揆伐宋。兵罢，除同知崇义军节度使事。察廉，改东平府治中。历环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开封府治中，大理卿。寻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统军。贞祐四年，急备京西，为陕州宣抚副使、兼西安军节度使。是岁，大元兵取潼关，戍卒皆溃，蒲鲁虎御战，兵败死焉。

兀颜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补亲军，充护卫，除益都总管府判官、中都兵马副都指挥使，累官会州刺史。贞祐初，为左卫将军、拱卫直都指挥使、山东副统军、安化军节度使。土贼据九仙山为巢穴，畏可拥众不击，贼愈炽。东平行省蒙古纲劾奏畏可不任将帅，朝廷不问。改镇西军，权经略副使，历金安、武胜军。兴定四年，改泰定军。是岁五月，袞州破，死焉。

兀颜讹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累官补尚书省令史，除顺天军节度副使，召为治书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单州刺史、户部郎中、河东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兴府事、秦州防御使。丁母忧，起复泗州防御使，迁武宁军节度使，徙河平军、兼都水监。坐前在武宁奏军功不实，降沂州防御使，迁汾阳军节度使、兼经略使。兴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讨司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

历教授、主簿，用荐举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迁都转运户籍判官，累官泰定军节度副使。丁父忧，服阕，除德兴治中、宣德州刺史。贞祐元年十二月，贞以礼部郎中摄国子祭酒，与恩州刺史摄武卫军副都指挥使粘割合达、河间府判官摄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录事摄永定军节度副使伯德张奴出议和事。二年，和议成，赏银二百两、重币十端、玉吐鹞。改户部侍郎，历沁南、河平、镇南、集庆、汾阳军节度使。贞祐四年，改昭义军，充潞州经略使。兴定二年，入为工部尚书。由寿州伐宋，攻正阳有功。权元帅左都监，守晋安府。兴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贞与府官十余人皆死之。

## 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 忠义三

徒单航 完颜陈和尚 杨沃衍 乌古论黑汉 陀满胡士  
门 姬汝作 爱申马肩龙附 禹显

徒单航，一名张僧，驸马枢密使某之子也。父号九驸马，卫王有事北边，改授都元帅，仍权平章，殊不允人望。张僧时为吏部侍郎，力劝其父请辞帅职，遂拜平章。至宁元年，胡沙虎弑逆，降航为安州刺史。会北兵大至城下，声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谓其民曰：“城守虽严，万一攻破，汝辈无子遗矣。我家两世驸马，受国厚恩，决不可降。汝辈计将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辈亦何忍降，愿以死守。”航乃尽出家财以犒军民，军民皆尽力备御。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谓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尔。”乃先缢其妻孥，谓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缢死。城破，人犹力战，曰：“太守既死，我辈不可独降。”死者甚众。

完颜陈和尚，名彝，字良佐，亦以小字行，丰州人。系出萧王诸孙。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阶州军事，及宋复阶州，乞哥战歿于嘉陵江。贞祐中，陈和尚年二十余，为北兵所掠，大帅甚爱之，置帐下。时陈和尚母留丰州，从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谨。陈和尚在北岁余，托以省母，乞还。大帅以卒监之至丰，乃与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奉其母南奔，大兵觉，合骑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马，母老不能行，载以鹿角车，

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

斜烈以世官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未几转奉御。及斜烈行寿、泗元帅府事，奏陈和尚自随，诏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为经历。渥字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得师友之。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卫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

正大二年，斜烈落帅职，例为总领，屯方城。陈和尚随以往，凡兄军中事皆预知之。斜烈时在病，军中李太和者，与方城镇防军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郁郁以死，留语其妻，必报陈和尚。妻讼陈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杀其夫，诉于台省，于近侍，积薪龙津桥南，约不得报，则自焚以谢其夫。以故陈和尚系狱。议者疑陈和尚，狃于禁近，倚兵阃之重，必横恣违法，当以大辟。奏上，久不能决。陈和尚聚书狱中读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诏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问：“卿宁以方城狱未决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台谏复有言，不敢赦。未几，斜烈卒。上闻，始驰赦陈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杀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将。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得汝力，始以我为不妄赦矣。”陈和尚且泣且拜，悲动左右，不能出一言为谢。乃以白衣领紫微军都统，逾年转忠孝军提控。

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达问谁可为前锋者，陈和尚出应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擐甲上马不反顾。是日，以四百骑破八千众，三军之士踊跃思战，盖自军兴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诏褒谕，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

世袭谋克。一日名动天下。

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陈和尚御之有方，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自刑徒不四五迁为御侮中郎将。

副枢移刺蒲阿无持重之略，尝一日夜驰二百里趋小利，军中莫敢谏止。陈和尚私谓同列曰：“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会诸将饮，酒行至陈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徐曰“有。”蒲阿见其无惧容，漫为好语云：“有过当面论，无后言也。”

九年正月，三峰山之败，走钧州。城破，大兵入，即纵军巷战。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嚼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酌以马潼，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国器，毕里海世袭猛安。年二十，以善战知名。自寿、泗元帅转安平都尉，镇商州，威望甚重，敬贤下士，有古贤将之风。初至商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欧阳修子孙，问而知之，并其族属乡里三千余人皆纵遣之。

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

唐括迪剌部族。少尝为北边屯田小吏，会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愿从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沟，有众数千，推沃衍为招抚使，号其沟曰府，故残破镇县徒党日集，官军不能制。又与大兵战，连获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军捕之，拒战不下，转走宁、隩、武、朔、宁边诸州，民以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众来归。时宣宗适南迁，次淇门，闻之甚喜，遂以为武州刺史。

武州屡经残毁，沃衍入州未几，而大兵来攻，死战二十七昼夜不能拔，乃退，时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终不可守，令沃衍迁其军民驻岢岚州，以武州功擢为本州防御使。俄升岢岚为节镇，以沃衍为节度使，仍诏谕曰：“卿于国尽忠，累有劳绩。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励忠勤，与宣抚司辑睦以安军民。”沃衍自奉诏即以身许国，曰：“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

三年，奉旨屯涇、邠、陇三州，沃衍分其军九千人为十翼五都统，亲统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万余骑围定西州，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以沃衍提控军事，率兵与夏人战，斩首几二千，生擒数十人，获马八百余匹，器械称是，余悉遁去。诏陕西行省视功官赏之。

兴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战功，赐今姓。未几，遥授通远军节度使、兼巩州管内观察使。是冬，诏陕西行省伐宋，沃衍与元帅左都监内族白撒、通远军节度使温迪罕娄室、同知通远军节度使事乌古论长寿、平西军节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将兵五千出巩州盐川，至故城逢夏兵三百，击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队，遣军分击，逐北三十余里，斩首四百级，生获十人、马二百匹、甲仗不胜计。寻复得散关。二年正月，捷报至，上大喜，诏迁沃衍官一阶，遥授知临洮府事。三

年，武休关之捷，沃衍功居多，诏特迁一官。

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进拜元帅右监军，仍世袭纳古胡里爱必刺谋克。二年春，北兵游骑数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战于野猪岭，获四人而还。俄而，兵大至，驻德安寨，复击走之。未几，大兵攻凤翔还，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颜查刺破于石楼台，前后获马二百、符印数十。诏有司论赏。初，闻野猪岭有兵，沃衍约陀满胡土门以步军会战。胡土门宿将，常轻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战还，会诸将欲斩胡土门，诸将哀请乃释之。时大兵声势益振，陕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从，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涧持势使民毕麦事。正大二年，进拜元帅左监军，遥领中京留守。

八年冬，平章合达、参政蒲阿由邓州而西，沃衍自丰阳川遇于五朵山下，问禹山之战如何，合达曰：“我军虽胜，而大兵已散漫趋京师矣。”沃衍愤云：“平章、参政蒙国厚恩，握兵柄，失事机，不能战御，乃纵兵深入，尚何言耶！”

三峰山之败，沃衍走钧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刘胜既降，请于大帅，愿入钧招沃衍。大帅质留奴，令胜入钧见沃衍，道大帅意，降则当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抚之，使前，拔剑斫之，曰：“我起身细微，蒙国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遗语部曲后事，望汴京拜且哭曰：“无面目见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缢。部曲举火并所寓屋焚之，从死者十余人。沃衍死时年五十二。

初，大兵破西夏，长驱而至，关辅千里皆汹汹不安，虽智者亦无如之何。沃衍与其部将刘兴哥者率兵往来邠、陇间，屡战屡胜，故大军猝不能东下。

兴哥，凤翔虢县人，起于群盗，人呼曰“热刘”。后于清化战死，大兵至酹酒以吊，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

乌古论黑汉，初以亲军入仕，尝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天兴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鲁病卒，邓州总帅府以蒲察都尉权唐州事。宋军两来围唐，又唐之粮多为邓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万户夹谷定住入归德，奏请军粮，不报。七月，镇防军冯总领、甄改住为变，杀蒲察都尉。时朝廷道梗，帅府承制以黑汉权刺史行帅府事。

既而镇防军有归宋之谋，时裕州大成山聂都统一军五百人在州，独不欲归宋，与镇防军为敌，镇防不能胜，弃老幼奔枣阳，宋人以故知唐之虚实。会邓帅移刺瑗以城叛归于宋，遗书招黑汉，黑汉杀其使者不报。宋王安抚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继至，攻益急。黑汉闻哀宗迁蔡，遣人求救，上命权参政兀林答胡土将兵以往。宋人设伏，纵其半入城，邀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

城中粮尽，人相食，黑汉杀其爱妾啖士，士争杀其妻子。官屡聚议欲降，黑汉与聂都统执议益坚，冯总领乃私出城与王安抚会饮，约明日宋军入城。冯归，宋军不得入，聂都统请冯议事，即坐中斩之。及其党皆死。总领赵丑兒者初与冯同谋，内不自安，开西门纳宋军。黑汉率大成山军巷战，自辰至午，宋军大败而出，杀伤无数。宋人城下大呼赵丑兒，约并力杀大成山军。大成军败，宋人获黑汉，胁使降，黑汉不屈，为所杀。其得脱走者十余人，总领移刺望军、女奚烈军、丑兒走蔡州，皆得迁赏，后俱死于甲午之难。

陀满胡土门，字子秀，策论进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贞祐二年，迁知中山府。三年，改知临洮府、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叛贼兰州程陈僧等诱夏人入寇，围临洮凡半月，城中兵数千而粟且不支，众皆危之。胡土门日为开谕逆顺祸福，皆自奋。因捕其党欲为内应者二十人，斩之，掷首城外。贼四面来攻，乃



夜出袭贼垒，夏兵大乱，金军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四年，知河中府事，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十月，进元帅右监军、兼前职。兴定二年，为绛阳军节度使、兼绛州管内观察使。十月，迁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于是，修城池，缮甲兵，积刍粮，以备战守。民不悦，行省胥鼎闻之，遗以书曰：“元帅始镇河中，惠爱在民，移旆晋安，远近忻仰。去岁兵入，平阳不守，河东保完者惟绛而已。盖公坐筹制胜，威德素著，故不动声气以至无虞也。迩来传闻，治政太刚，科征太重，鼎切忧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宽则人多惧祸，用人有疑则士不尽心。况大兵在迩，邻境已虚，小人易动，诚不可不虑也。愿公以谦虚待下，忠孝结人，明赏罚，平赋税，上以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以为河东长城之托。“胡土门得书，惧民不从且或生变，乃上言：“臣本琐材，猥膺重寄，方将治隍碑、积刍粮为捍御之计，而小民难与虑始，以臣政令颇急，皆有怨言，遂贻行省之忧。自闻训谕，措身无所，内自忏悔，外加宽抚，庶几少慰众心。而近以朝命分军过河，则又喧言帅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将弃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变。向者李革在平阳，人不安之，而革隐忍不言，以至于败。臣实拙缪，无以服人，敢以鼎书上闻，惟朝廷图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书守颜闾山代之。或曰，胡土门欲以计去晋安，乃大兴役，恣为杀戮，务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几，晋安失守，死者几百万人，遂失河东。

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权签枢密院事、知归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书不实，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复为临洮府总管。四年五月，城破被执，诱之降不应，使之跪不从，以刀乱斫其膝胫，终不为屈，遂杀之。五年，诏赠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庙，录用其子孙。其妻乌古论氏亦死节，有传。

姬汝作，字钦之，汝阳人，全州节度副使端修之侄孙也。父懋，以廕试部掾，转尚书省令史。汝作读书知义理，性豪宕，不拘细行，平日以才量称。正大末，避兵崧山，保乡邻数百家，众以长事之。后徙居交牙山砦，会近侍局使乌古论四和抚谕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抚使，佩银符，遂迁入汝州。

初，汝州残破之后，天兴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张楷授防御使，自汴率襄、郟县士兵百余人入青阳堞。时呼延实者领青阳砦事。实赵城人，本杨沃衍部曲，以战功至宝昌军节度使，闲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众，乃以州事托实，寻往邓州从恆山公武仙。后大元兵至，城破，杀数千人，乃许降，以张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钧州溃军柳千户者入州，张逃去，柳遂据之。未几，城复破。及汝作至，北兵虽去，但空城尔。汝作招集散亡，复立市井，北兵屡招之不从，数战互有胜负。已而北兵复来攻，汝作亲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间道纳奏，哀宗宣谕：“此州无险固可恃，汝乃能为国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御使，便宜从事。”

是时，此州南通邓州，西接洛阳，东则汴京，使传所出，供亿三面，传通音耗。然呼延实在青阳为总帅，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动为所制。实欲迁州入山，谓他日必为大兵所破。汝作以为“仓中粮尚多，四面溃军日至，此辈经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总帅乃欲弃之，何心哉。”谗间既行，有相图之隙，详议官杨鹏释之曰：“外难未解而顾私忿。”语甚笃切。实乃还山，鹏因劝汝作纳奏，乞死守此州，以坚军民之心。其冬，战于襄、郟，得马百余，士气颇振，遂以汝作为总帅，不复与实相关矣。

天兴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征兵入援。州人为逻骑所扰，农事尽废，城中粮亦垂尽。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议有

膺亡之惧，计以城降，惧汝作，不敢言，乃以迁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帅职委我，吾生为金民，死为金鬼。汝辈欲避于山，非欲降乎？有再言迁者吾必斩之。”

八月，塔察将大兵攻蔡，经汝州。州人梁皋作乱，与故吏温泽、王和七八人径入州廨，汝作不为备，遂为所杀。时宣使石珪体究洛阳所以破及强伸死节事，以路阻，留汝州驿。梁皋既杀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积粮斛，不恤军民，众怒杀之矣。皋不图汝作官职，惟宣使裁之。”珪惧，乃以皋权汝州防御使、行帅府事。脱走入蔡，以皋杀汝作事闻。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张天锡赠汝作昌武军节度使，子孙世袭谋克，仍诏岷山帅呼延实、登封帅范真并力讨皋。天锡避岷山远，先约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抚谕军民为名。皋率军士迎于东门，知朝廷图己，阴为之备，李犹豫不敢发。皋馆天锡于望崧楼，隐毒于食，天锡遂中毒而死。皋后为大元兵所杀。

杨鹏字飞卿，能诗。

爱申，逸其族与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县镇防军，累功迁军中总领。李文秀据秦州，宣宗诏凤翔军讨之，军围秦州城。时爱申在军中，有罪当死。宣宗问之枢帅，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将帅材，忠实可倚。宣宗命驰赦之，以为德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来，拟以德顺为坐夏之所，德顺无军，人甚危之。爱申识凤翔马肩龙舜卿者可与谋事，乃遗书招之，肩龙得书欲行，凤翔总管禾速嘉国鉴以大兵方进，吾城可恃，德顺决不可守，劝勿往。肩龙曰：“爱申平生未尝识我，一见许为知己。我知德顺不可守，往则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为之死耳。”乃举行囊付族父，明为死别，冒险而去。既至，不数日受围，城中惟有义兵乡军八九千人，大兵举天下之

势攻之。爰申假舜卿凤翔总管府判官，守御一与共之。凡攻百二十昼夜，力尽乃破，爰申以剑自刳，时年五十三。军中募生致肩龙，而不知所终。台谏有言当赠德顺死事者官，以劝中外。诏各赠官，配食褒忠庙。

肩龙字舜卿，宛平人。先世辽大族，有知兴中府者，故人号兴中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节度全、锦两州。父成谊，明昌五年登科，仕为京兆府路统军司判官。肩龙在太学有赋声。宣宗初，有诬宗室从坦杀人，将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龙上书，大略谓：“从坦有将帅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书生，无用于世，愿代从坦死，留为天子将兵。”书奏，诏问：“汝与从坦交分厚欤？”肩龙对曰：“臣知有从坦，从坦未尝识臣。从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从坦，授肩龙东平录事，委行省试验。宰相侯挚与语不契，留数月罢归，将渡河，与排岸官纷竞，搜篋中，得军马粮料名数及利害数事，疑其为奸人侦伺者，系归德狱根勘。适从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凤翔，元帅爰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于难。

禹显，雁门人。贞祐初，隶上党公张开，累以战功授义胜军节度使、兼沁州招抚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帅达儿沱、按察儿攻河东，张开遣显扼龙猪谷，夹攻败之，擒元帅韩光国，获輜重甲仗甚众，追至祁县而还，所历州县悉复之。显将军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迁。大帅尝集河朔步骑数万攻之，至于数四不能拔。既而，战于玉女寨，大获。开言于朝，权元帅右都监。正大六年冬十二月，军内变，城破被擒。帅义之，不欲加害。初以铁绳钤之，既而密与旧部曲二十人遁去，闻上党公军复振，将往从之。大兵四向来追，显适与负釜一兵相失，乞饭山寺中，僧走报焉，被执不屈死，时年四十一。

秦州人张邦宪，字正叔，登正大中进士第，为永固令。天

兴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宪被执，将驱之北，邦宪骂曰：“我进士也，误蒙朝廷用为邑长，可从汝曹反耶！”遂遇害。

刘全者，彭城民也。率乡邻数百避兵沫沟，推为砦主。北兵至徐，尽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质之以招全，全缚其人送徐州，因窃其父以归。徐帅益都嘉其忠，承制以为昭信校尉，遥领彭城县尉。后遇国用安，怒其不附己，见杀。

## 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六十二

## 忠义四

马庆祥 商衡 术甲脱鲁灰 杨达夫 冯延登 乌古孙  
仲端 乌古孙奴申蒲察琦 蔡八兒 温敦昌孙 完颜绛山 毕  
资伦 郭虾蟆

马庆祥，字瑞宁，本名习礼吉思。先世自西城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后徙家净州天山。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大安初，卫王始通问大元，选使副，上曰：“习礼吉思智辩通六国语，往必无辱也。”使还，授开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充应办使，不扰而事集。未几，大元兵出陕右，朝廷命完颜仲元为凤翔元帅，举庆祥为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筑城有劳。”即拜凤翔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闻大将萌古不花将攻凤翔，行省檄庆祥与治中胥谦分道清野。将行，命画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壮，何乃为此不祥？”庆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锋于浚水，战不利。且行且战，将及城，会大兵邀其归路，度不能脱，令其骑曰：“吾属荷国厚恩，竭力效死，乃其职也。”诸骑皆曰：“诺。”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帅郭仲元與其尸以归，葬凤翔普门寺之东。事闻，诏赠辅国上将军、恆州刺史，谥忠愍。

胥谦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谦赠辅国上将军、彰化军节度

使，嗣亨赠威远将军、凤翔府判官。

栎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亦死，赠银青荣禄大夫。

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芄、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二人者逸其名，余亦无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宁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鄆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换郟县，寻辟威戎令。兴定三年，岁饥，民无所于余，衡白行省，得开仓赈贷，全活者甚众。后因地震城圯，夏人乘衅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御应敌，保以无虞。秩满，县人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几，入为尚书省令史，转户部主事，两月拜监察御史。

哀宗姨郟国夫人不时出入宫闱，干预政事，声迹甚恶。衡上章极言，自是郟国被召乃敢进见。内族庆山奴将兵守盱眙，与李全战败，朝廷置而不问。衡上言：“自古败军之将必正典刑，不尔则无以谢天下。”诏降庆山奴为定国军节度使。户部侍郎权尚书曹温之女在掖庭，亲旧干预权利，其家人填委诸司，贪墨彰露。台臣无敢言者，衡历数其罪。诏罢温户部，改太后府卫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当贬逐，无罪则臣为妄言，岂有是非不别而两可之理。”哀宗为之动容，乃出温为汝州防御使。

未几，为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军节度使。未赴，改枢密院经历官，遥领昌武军同知节度使事。丞相完颜赛不领陕西行省，奏衡为左右司员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于得人，可从丞相奏。”明年，召迁，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丧还京师。十月，起复为秦蓝总帅府经历官。天兴元年二月，关陕行省徒单兀典等败于铁岭，衡未知诸帅存歿，招

集溃军以须其至。遂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为屈。监至长水县东岳祠前，诱之使招洛阳，衡曰：“我洛阳识何人，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诱，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胁从我耶？”终不肯降，望阙瞻拜曰：“主将无状，亡兵失利。臣子罪责，亦无所逃，但以一死报国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

正大初，河间许古诣阙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则无以致中兴。”章奏，诏古赴都堂，问孰为可相者，古以衡对，则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脱鲁灰，上京人，世为北京路部长。其先有开国功，授北京路宋阿答阿猛安，脱鲁灰自幼袭爵。贞祐二年，宣宗迁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从，上喜，特授御前马步军都总领。宋人略南鄙，命同签枢密院事时全将大军南伐，脱鲁灰率本部屡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遥授昌武军节度使、元帅右都监、行蔡、息等路元帅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逻卒擒之，法当械送朝廷，脱鲁灰曰：“国家自迁都以来，境土日蹙，民力凋耗，幸边无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则边衅复生，兵连祸结矣。不如释之，以绝兵端。”

哀宗即位，授镇南军节度使、蔡州管内观察使、行户、工部尚书。时大元兵入陕西。乃上章曰：“宋人与我为仇敌，顷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陕西被兵，河南出师，转战连年不绝，兵死于阵，民疲于役，国力竭矣。寿、泗一带南接盱、楚，红袄贼李全巢穴也。万一宋人谍知，与全乘虚而入，腹背受敌，非计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边警斥，以备非常。宜敕寿、泗帅臣谨斥候，严烽燧，常若敌至，此兵法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

正大二年秋，传言宋人将入侵，农司令民先期刈禾，脱鲁



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亿国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无所获，国何以仰，民何以给？”遂遣军巡逻，听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谍者又报光州汪太尉将以八月发兵来取真阳，议者请籍丁男以备，脱鲁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宁敢为此？必奸人声言来寇，欲使吾民废务也，不可信。”已而果然。

叛人焦风子者，沿河南北屡为反复，朝廷授以提控之职，令将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风子谋率其众入宋，脱鲁灰策之，以兵数千伏鄱阳道，贼果夜出此途，伏发殄之。

七年，大元兵攻蓝关，至八渡仓退。举朝皆贺，以为无事。脱鲁灰独言曰：“潼关险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守，国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关入兴元，下金、房，绕出襄、汉，北入邓鄙，则大事去矣。宜与宋人释怨，谕以辅车之势，唇亡齿寒，彼必见从。据其险要以备，不然必败。”是秋，必授小关子元帅，屯商州大吉口。

九年春，从行省参政徒单吾典将潼关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击之，士卒饥冻，不能战而溃。脱鲁灰被执不屈，拔佩刀自杀。

杨达夫，字晋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进士。有才干，所至可纪。召补省掾，草奏章，坐字误，降平凉府判官。尝主鄠县簿，事一从简，吏民乐之。达夫亦爱其山水之胜，因家焉。日以诗酒自娱，了无宦情。会有诏徙民东入关，达夫与众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岭，为游骑所执，将褫衣害之。达夫挺然直立马首，略无所惧。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国臣子，即为汝所执，不过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见杀。两山潜伏之民窃观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异日祠之，当作

我横岭之神。”

冯延登，字子俊，吉州吉乡人。世业医。延登幼颖悟，既长，事举业，承安二年登词赋进士第。调临真簿、德顺州军事判官。泰和元年，转宁边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艰于食，延登发粟赈贷，全活甚众。贞祐二年，补尚书省令史，寻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入为国史院编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闻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假翰林学士承旨，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朝见於虢县御营。有旨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如人？”曰：“敏于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赏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职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为愈也。”明日，复问：“汝曾思之否？”对如前，问至再三，执义不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汝爱汝须髻犹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动，乃监之丰州。二年后放还，哀宗抚慰久之，复以为祭酒，历礼、吏二部侍郎，权刑部尚书。明年，大元兵围汴京，仓猝逃难，为骑兵所得，欲拥而北行。延登辞情慷慨，义不受辱，遂跃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论进士。宣宗时，累官礼部侍郎。与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谒见太师国王木华黎，于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独往。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至西域，进见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还。自兴定四年七月启行，明年十二月还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劳，进官两阶，延珍进一阶。历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为御史中丞，奉诏安抚陕西。及归，权参知政事。

正大五年十二月，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吏部郎中杨居

仁以奉使不职，尚书省具狱，有旨释之备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节，大不敬，宜偿礼币诛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会议降大军事，及诤太后奉佛，涉亡家败国之语，上怒，贬同州节度使。

哀宗将迁归德，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同签大睦亲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围汴，日久食尽，诸将不相统一，仲端自度汴中事变不测。一日与同年汝州防御裴满思忠小饮，谈太学同舍事以为笑乐，因数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频出此语？”仲端因写一诗示之，其诗大概谓人生大似巢燕，或在华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临，皆当逝去。人生虽有富贵贫贱不同，要之终有一死耳。书毕，连饮数杯，送思忠出门，曰：“此别终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缢，其妻亦从死。明日，崔立变。

仲端为人乐易宽厚知大体，奉公好善，独得士誉。一子名爱实，尝为护卫、奉御，以诛官奴功授节度、世袭千户。

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刺笃，亦承安二年进士。

乌古孙奴申，字道远。由译史入官。性伉特敢为，有直气。尝为监察御史，时中丞完颜百家以酷烈闻，奴申以事纠罢，朝士耸然。后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东迁，为谏议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宫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变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自缢死于台中。是日，户部尚书完颜珠颖亦自缢。

阿虎带字仲宁，珠颖字仲平，皆女直进士。

时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颜忙哥、大睦亲府事乌古孙仲端。大理裴满德辉、右副点检完颜阿撒、参政完颜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数人，余各有传。

蒲察琦，本名阿怜，字仁卿，棣州阳信人。试补刑部掾。

兄世袭谋克，兄死，琦承袭。正大六年，秦、蓝总帅府辟琦为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统兼知事。其冬，小关破，事势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业已从公，死生当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迁归德，汴京立讲议所，受陈言文字，其官则御史大夫纳合宁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选，而琦以有论议预焉。时左司都事元好问领讲议，兼看读陈言文字，与琦甚相得。崔立变后，令改易巾髻，琦谓好问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独琦不可。琦一刑部译史，袭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则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别。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昼寝，惊而寤。琦问阿母何为，母曰：“适梦三人潜伏梁间，故惊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儿意在悬梁，阿母梦先见耳。”家人辈泣劝曰：“君不念老母欤？”母止之曰：“勿劝，儿所处是矣。”即自缢，时年四十余。

琦性沉静好读书，知古今事。其母完颜氏，以孝谨称。

蔡八儿，不知其所始。矫捷有勇，性纯质可任。时为忠孝军元帅。天兴二年，自息州入援，会大将奔盍遣数百骑驻城东，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当免杀戮，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上登城，遣八儿率挽强兵百余潜出暗门，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复薄城，筑长垒为久困计。上令分军防守四城，以殿前都点检兀林答胡土守西面，八儿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传位承麟。群臣入贺，班定，八儿不拜，谓所亲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战死。

毛辇者，恩州人。贞祐中为盗，宣宗南渡，率众归国，署为义军招抚。哀宗迁蔡，以辇为都尉。围城之战。辇力居多，城破自缢。其子先辇战歿。

时死事者则有阎忠、郝乙、王阿驴、樊乔焉。

忠，滑州人。卫王时，开州刺史赛哥叛，忠单骑入城，缚赛哥以出，由是渐被擢用。

乙，磁州人，同日战死，哀宗赠官。

阿驴、樊乔，皆河中人，初为砲军万户。凤翔破，北降，从军攻汴，司砲如故，即给主者曰：“砲利于短，不利于长。“信之，使截其木数尺、纆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

是时，女直人无死事者，长公主言于哀宗曰：“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上默然。余各有传。

温敦昌孙，皇太后之侄，卫尉七十五之子。为人短小精悍，性复愷弟。累迁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点检。围城中，数引军潜出巡逻。时尚食须鱼，汝河鱼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恶之。城西有积水曰练江，鱼大且多，往捕必军卫乃可。昌孙常自领兵以往，所得动千余斤，分赐将士。后知其出，左右设伏，伺而邀之，力战而死。蔡城破，前监察御史纳坦胡失打闻之，恸哭，投水而死。

完颜绛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兴二年十月，蔡城被围，城中饥民万余诉于有司求出，有司难之，民大呼于道。上闻之，遣近侍官分监四门，门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听其出。绛山时在北门，悯人之饥，出过其数，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虚实，寻止之。

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传立承麟，即自缢于幽兰轩。权点检内族斜烈矫制召承御石盖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头宋珪赴上前，晓以名分大义，及侍从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从死。斜烈将死，遗言绛山，使焚幽兰轩。火方炽，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独绛山留不去，为兵所执，

问曰：“汝为谁？”绛山曰：“吾奉御绛山也。”兵曰：“众皆散走，而独后何也？”曰：“吾君终于是，吾候火灭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绛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余年，功业弗终，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遗骸与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辈必不遗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后，虽寸斩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帅，奔盍曰：“此奇男子也。”许之。绛山乃掇其余烬，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号哭，将赴汝水死。军士救之得免，后不知所终。

毕资伦，缙山人也。泰和南征，以佣雇从军，军还，例授进义副尉。崇庆元年，改缙山为镇州，术虎高琪为防御使、行元帅府事于是州，选资伦为防城军千户。至宁元年秋，大元兵至镇州，高琪弃城遁。资伦行及昌平，收避迁民兵，转战有功，擢授都统军。军数千，与军中将领沉思忠、宁子都辈同隶一府，屯郑州及卫州，时号“沈、毕军”。积功至都总领，思忠为副都尉。

仆散阿海南征，军次梅林关不得过，阿海问诸将谁能取此关者，资伦首出应命。问须军士几何，曰：“止用资伦所统足矣，不烦余军。”明日迟明，出宋军不意，引兵簿之，万众崩，遂取梅林关。阿海军得南行，留提控王禄军万人守关。不数日，宋兵夺关守之，阿海以梅林归途为敌据，计无所出，复问：“谁能取梅林者，以帅职赏之。”资伦复出应命，以本军再夺梅林。阿海破蕲、黄，按军而还，论功资伦第一，授遥领同知昌武军节度使、宣差总领都提控。

既而枢密院以资伦、思忠不相能，恐败事，以资伦统本军屯泗州。兴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汤饼会军中宴饮，宋龟山统制时青乘隙袭破泗州西城。资伦知失计，堕南城求死，为

宋军所执，以见时青。青说之曰：“毕宣差，我知尔好男子，亦宜相时达变。金国势已衰弱，尔肯降我，宋亦不负尔。若不从，见刘天帅即死矣。”资伦极口骂曰：“时青逆贼听我言。我出身至贫贱，结柳器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职居三品。不幸失国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报，肯从汝反贼求生耶！”青知无降意，下盱眙狱。时临淮令李某者亦被执，后得归，为泗州从宜移刺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资伦恶语骂时青必被杀，即以死不屈节闻于朝。时资伦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阁舍人。

宋人亦赏资伦忠愤不挠，欲全活之，钤以铁绳，囚于镇江府土狱，略给衣食使不至寒饿，胁诱百方，时一引出问云：“汝降否？”资伦或骂或不语，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将土降宋，宋使总帅纳合买住已下北望哭拜，谓之辞故主，驱资伦在旁观之。资伦见买住骂曰：“纳合买住，国家未尝负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齜鼻耶！”买住俯首不敢仰视。

及蔡州破，哀宗自缢，宋人以告资伦。资伦叹曰：“吾无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为屠牛羊设祭镇江南岸。资伦祭毕，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义之，宣示四方，仍议为立祠。镇江之囚有方士者亲尝见之，以告元好问，及言泗州城陷资伦被执事，且曰：“资伦长身，面赤色，颧颊微高，髯疏而黄。资禀质直，重然诺，故其坚忍守节卓卓如此。”《宣宗实录》载资伦为乱兵所杀，当时传闻不得其实云。

郭虾蟆，会州人。世为保甲射生手，与兄禄大俱以善射应募。兴定初，禄大以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进官一阶，赐姓颜盏。夏人攻会州，禄大遥见其主兵者人马皆衣金，出入阵中，约二百余步，一发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矢贯两手于树，敌大骇。城破，禄大、虾蟆俱被禽。夏人怜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闻之，议加优奖，而未知存没，乃特迁禄大子伴牛官一阶，授巡尉职，以旌其忠。其后兄弟谋奔会，自拔其须，事觉，禄大竟为所杀，虾蟆独拔归。上思禄大之忠，命复迁伴牛官一阶，遥授会州军事判官，虾蟆遥授巩州钤辖。会言者乞奖用禄大弟，遂迁虾蟆官两阶，授同知兰州军州事。

兴定五年冬，夏人万余侵定西，虾蟆败之，斩首七百，获马五十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骑数十万攻凤翔甚急，元帅赤盏合喜以虾蟆总领军事。从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气貌若蔑视城守者。合喜指似虾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虾蟆测量远近，曰：“可。”虾蟆平时发矢，伺腋下甲不掩处射之无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举肘，一发而毙。兵退，升遥授静难军节度使，寻改通远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榷司必刺谋克，仍遣使赏赉，遍谕诸郡焉。

是年冬，虾蟆与巩州元帅田瑞攻取会州。虾蟆率骑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为神。城上有举手于悬风版者，虾蟆射之，手与版俱贯。凡射死数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盖会州为夏人所据近四年，至是复焉。

正大初，田瑞据巩州叛，诏陕西两行省并力击之。虾蟆率众先登，瑞开门突出，为其弟济所杀，斩首五千余级，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六年九月，虾蟆进西马二匹，诏曰：“卿武艺超绝。此马可充战用，朕乘此岂能尽其力。既入进，即尚厩物也，就以赐卿。”仍赐金鼎一、玉兔鹑一，并所遣郭伦哥等物有差。

天兴二年，哀宗迁蔡州，虑孤城不能保，拟迁巩昌，以粘



葛完展为巩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闻蔡已破，欲安众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称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谕。绥德州帅汪世显者亦知蔡凶问，且嫉完展制己，欲发矫诏事，因以兵图之，然惧虾蟆威望，乃遣使约虾蟆并力破巩昌。使者至，虾蟆谓之曰：“粘葛公奉诏为行省，号令孰敢不从。今主上受围于蔡，拟迁巩昌。国家危急之际，我辈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众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废迁幸之地，上至何所归乎。汝帅若欲背国家，任自为之，何及于我。”世显即攻巩昌破之，劫杀完展，送款于大元，复遣使者二十余辈谕虾蟆以祸福，不从。

甲午春，金国已亡，西州无不归顺者，独虾蟆坚守孤城。丙申岁冬十月，大兵并力攻之。虾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砲以击攻者，杀牛马以食战士，又自焚卢舍积聚，曰：“无至资兵。”日与血战，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军士死伤者众，乃命积薪于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将校妻女，闭诸一室，将自焚之。虾蟆之妾欲有所诉，立斩以徇。火既炽，率将士于火前持满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战既久，士卒有弓尽矢绝者，挺身入火中。虾蟆独上大草积，以门扉自蔽，发二三百矢无不中者，矢尽，投弓箭于火自焚。城中无一人肯降者。虾蟆死时年四十五。土人为立祠。

完展字世昌。泰和三年策论进士。初为行省，以蜡丸为诏，期以天兴二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于饶峰关，出宋不意取兴元。既而不果云。

## 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六十三

## 文艺上

韩昉 蔡松年子圭 吴激 马定国 任询 赵可 郭长倩 萧永祺胡砺 王竞 杨伯仁 郑子聃 党怀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作《文艺传》。

韩昉，字公美，燕京人。仕辽，累世通显。昉五岁丧父，哭泣能尽哀。天庆二年，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累迁少府少监、乾文阁待制。加卫尉卿，知制诰，充高丽国信使。高丽虽旧通好，天会四年，奉表称藩而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而昉复至高丽，移督再三。高丽征国中读书知古今者，商榷辞旨，使酬答专对。凡涉旬乃始置对，谓昉曰：“小国事辽、宋二百年无誓表，未尝失藩臣礼。今事上国，当与事辽、宋同礼。而屡盟长乱，圣人所不与，必不敢用誓表。”昉曰：“贵国必欲用古礼，舜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诸侯各朝于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则贵国当从朝会矣。”高丽人无以对，乃曰：“徐议之。”昉曰：“誓表朝会，一言决耳。”于是高丽乃进誓表如约，昉乃还。宗干大说曰：“非卿谁能办此。”因谓执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

明年，加昭文馆直学士，兼堂后官。再加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改礼部尚书，迁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尚书如故。昉自天会十二年入礼部，在职凡七年。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济南尹，拜参知政事。皇统四年，表乞致仕，不许。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郟国公。复请如初，以仪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开府仪同三司。薨。年六十八。

昉性仁厚，待物甚宽。有家奴诬告昉以马资送叛人出境，考之无状，有司以奴还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诬主人以罪，求为良耳，何足怪哉。”人称其长者。昉虽贵，读书未尝去手，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自使高丽归，后高丽使者至，必问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坚。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从父来，管勾机宜文字。宗望军至白河，郭药师败，靖以燕山府降，元帅府辟松年为令史。天会中，辽、宋旧有官者皆换授，松年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人。

尝从元帅府与齐俱伐宋。是时，初平真定西山群盗，山中居民为贼污者千余家，松年力为辩论，竟得不坐。齐国废，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都元帅宗弼领行台事，伐宋，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宋称臣，师还，宗弼入为左丞相，荐松年为刑部员外郎。皇统七年，尚书省令史许霖告田珣党事，松年素与珣不相能。是时宗弼当国，珣性刚正，好评论人物，

其党皆君子，韩企先为相爱重之。而松年、许霖、曹望之欲与珏相结，珏拒之，由是构怨。故松年、许霖构成珏等罪状，劝宗弼诛之，君子之党熄焉。是岁，松年迁左司员外郎。

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军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迁户部尚书。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海陵谋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遂以松年为贺宋正旦使，使还改吏部尚书，寻拜参知政一。是年，自崇德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迁尚书右丞。未几，为左丞，封郃国公。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

久之，进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见意。加封吴国公，谥文简。起复其子三河主簿珪为翰林修撰，璋赐进士第。遣翰林待制萧吁护送其丧，归葬真定，四品以下官离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费，皆从官给。

松年事继母以孝闻，喜周恤亲党，性复豪侈，不计家之有无。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进士第，不求调，久乃除澄州军事判官，迁三河主簿。丁父忧，起复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在职八年，改户部员外郎，兼太常丞。珪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珪为编类详定检讨删定官。

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

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启圻，其东墓之枢题其和曰“燕灵王旧。”旧”，古“枢”字，通用。乃西汉高祖子刘建葬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珪作《两燕王墓辩》，据葬制名物款刻甚详。

安国军节度判官高元鼎坐监临奸事，求援于太常博士田居实、大理司直吴长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评事王元忠。震亨以属鞫问官御史台典事李仲柔，仲柔发之。珪与刑部员外郎王儵、宛平主簿任询、前卫州防御判官阎恕、承事郎高复亨、文林郎翟询、敦武校尉王景晞、进义校尉任师望，坐与居实等转相传教，或令元鼎逃避，居实、长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儵、珪、询、恕、复亨、翟询各笞四十，景晞、师望各徒二年，官赎外并的决。

久之，除河东北路转运副使，复入为修撰，迁礼部郎中，封真定县男。珪已得风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潍州刺史，同辈已奏谢，珪独不能入见。世宗以让右丞唐括安礼、参政王蔚曰：“卿等阅书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从政者乎。”又谓中丞刘仲诲曰：“蔡珪风疾不能奏谢，卿等何不纠之。人言卿等相为党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寻卒。

珪之文有《补正水经》五篇，合沈约、萧子显、魏收宋、齐、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续金石遗文跋尾》十卷，《晋阳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补正水经》、《晋阳志》、《文集》今存，余皆亡。

吴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诏赐其子钱百万、粟三百斛、田三顷以周其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

世。“东山”，其自号也。

马定国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未末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游历下，以诗撼齐王豫，豫大悦，授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辩》。初，学诗未有入处，梦其父与方寸白笔，从是文章大进。有集传于世。

任询，字君谟，易州军市人。父贵，有才干，善画，喜谈兵，宣、政间游江、浙。询生于虔州，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然王庭筠独以其才具许之。登正隆二年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年六十四致仕，优游乡里，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年七十卒。

赵可，字献之，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仕至翰林直学士。博学高才，卓犖不羁。天德、贞元间，有声场屋。后入翰林，一时诏诰多出其手，流辈服其典雅。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朋望、王无竞、刘岩老、刘无党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有《昆仑集》行于世。

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时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将军，除太常丞。

海陵为中京留守，永祺特见亲礼。天德初，擢左谏议大夫，

迁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再迁翰林学士。明年，迁承旨。尚书左丞耶律安礼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见于内阁，谕以旨意，永祺辞曰：“臣才识卑下，不足以辱执政。”海陵曰：“今天下无事，朕方以文治，卿为是优矣。”永祺固辞。既出，或问曰：“公遇知人主，进取爵位，以道佐时，何多让也？”永祺曰：“执政系天下休戚，纵欲贪冒荣宠，如苍生何！”海陵尝选廷臣十人备谘访，独永祺议论宽厚，时称长者。卒年五十七。

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天会间，大军下河北，砺为军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与佣保杂处。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昉尝谓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将名世。”十年，举进士第一，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皇统初，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砺性刚直无所屈。行台平章政事高桢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砺欲就坐，桢责之，砺曰：“公在政府则礼绝百僚，今日之会自有宾主礼。”桢曰：“汝他日为省吏当何如？”砺曰：“当官而行，亦何所避。”桢壮其言，改谢之。

改同知深州军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视僚属，砺常以礼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砺。州管五县，例置弓手百余，少者犹六七十人，岁征民钱五千余万为顾直。其人皆市井无赖，以迹盗为名，所至扰民。砺知其弊，悉罢去。继而有飞语曰：“某日贼发，将杀通守。”或请为备，砺曰：“盗所利者财耳，吾贫如此，何备为。”是夕，令公署撤关，竟亦无

事。

再补翰林修撰，迁礼部郎中，一时典礼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贺于庙堂，砺独不跪。海陵问其故，砺以令对，且曰：“朝服而跪，见君父礼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迁侍讲学士，同修国史。以母忧去官。起复为宋国岁元副使，刑部侍郎白彦恭为使，海陵谓砺曰：“彦恭官在卿下，以其旧劳，故使卿副之。”迁翰林学士，改刑部尚书。扈从至汴得疾，海陵数遣使临问，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竞，字无竞，彰德人。警敏好学。年十七以廕补官。宋宣和中，太学两试合格，调屯留主簿。入国朝，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时岁饥盗起，竞设方略以购贼，不数月尽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滥，岁发民筑堤，豪民猾吏因缘为奸，竞核实之，减费几半，县民为之谚曰：“西山至河岸，县官两人半。”盖以前政韩希甫与竞相继治县，皆有干能，绛州正平令张元亦有治绩而差不及，故云然。

天眷元年，转固安令。皇统初，参政韩昉荐之，召权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诏作《金源郡王完颜娄室墓碑》，竞以行状尽其实，乃请国史刑正之，时人以为法。二年，试馆阁，竞文居最，遂为真。

迁尚书礼部员外郎。时海陵当国，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堂讳，竞言人臣无公讳，遂止。萧仲恭以太傅领三省事封王，欲援辽故事，亲王用紫罗伞。事下礼部，竞与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转翰林待制，迁翰林直学士，改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改太常卿，同修国史，擢礼部尚书，同修国史如故。大定二年春，从太傅张浩朝京师，诏复为礼部尚书。是岁，奉迁睿宗山陵，仪注不应典礼，竞削官两阶。诏改创五龙车，兼翰林学士承旨，修国史。



四年，卒官。

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

杨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读书一过成诵。登皇统九年进士第，事亲不求调。天德二年，除应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名。海陵尝夜召赋诗，传趣甚亟，未二鼓奏十咏，海陵喜，解衣赐之。海陵射乌，伯仁献《获乌诗》以讽。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裘衣，及赐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遗。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问其优劣，伯仁对曰：“当在优等。”海陵曰：“此今试状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谏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转翰林修撰。孟宗献发解第一，伯仁读其程文，称之“此人当成大名”。是岁，宗献府试、省试、廷试皆第一，号“孟四元”，时论以为知文。故事，状元官从七品，阶承务郎，世宗以宗献独异等，与从六品，阶授奉直大夫。

改著作郎。居母丧，服除，调镇西节度副使。入为起居注兼左拾遗，上书论时务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穷竟渠党，四境帖然。谏馆陶大辟，得其冤状，馆陶人为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赃削封，降德州防御使，同知裴满子宁及伯仁、判官谢奴皆以不能匡正解职。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军节度使，到官三日，召为太子右谕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复兼右谕德。

除滨州刺史。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规赏者，伯仁至，责其主而杖杀其奴，如是者数辈，其弊遂止。入为左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翰林直学士。故事，谏官词臣入直禁中，上闵其劳，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学士如故。郑子聃卒，宰相举

伯仁代之，乃迁待讲兼礼部侍郎。

伯仁久在翰林，文词典丽，上曰：“自韩昉、张钧后，则有翟永固，近日则张景仁、郑子聃，今则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文者。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凡进士可令补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数月，兼左谏议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举可修起居注者数人，上以伯仁领之。从幸上京，伯仁多病，至临潢，地寒因感疾，还中都。明年，上还幸中都，遣使劳问，赐以丹剂。是岁，卒。

郑子聃，字景纯，大定府人。父宏，辽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杨丘行尝谓人曰：“金源二子，凤毛也。小者尤特达，后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赋声。天德三年，丘行为太子左卫率府率，廷试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调翼城丞，迁赞皇令，召为书画直长。

子聃颇以才望自负，常慊不得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第一人程文问子聃，子聃少之。海陵问作赋何如，对曰：“甚易。”因自矜，且谓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不悦，乃使子聃与翰林修撰纂戩、杨伯仁、宣徽判官张汝霖、应奉翰林文字李希颜同进士杂试。七月癸未，海陵御宝昌门临轩观试，以“不贵异物民乃足”为赋题，“忠臣犹孝子”为诗题，“忧国如饥渴”为论题。上谓读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赋题，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诗、论题，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亲览试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顷，进官三阶，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

京畿旱，诏子聃决囚，遂澍雨，人以比颜真卿。迁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书少监。迁翰林直学士，兼太子左谕德，显

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补外，遂为沂州防御使，皇太子币赆甚厚，命以安舆之官。召还，为左谏议大夫、兼直学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国史，直学士如故。迁侍讲、兼修国史，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气，其为文亦然。平生所著诗文二千余篇。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应举不得意，遂脱略世务，放浪山水间。箪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

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侯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赵涣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霖奏曰：“郝侯能属文，宦业亦佳。”上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移刺履进曰：“进士擢第后止习吏事，更不复读书，近日始知为学矣。”上曰：“今时进士甚灭裂，《唐书》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谓宰臣曰：“郝侯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

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明年，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七年，有事于南郊，摄中书侍朗读祝册，上曰：“读册至朕名，声微下，虽曰尊君，然在郊庙，礼非所宜，当平读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明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

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

## 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六十四

## 文艺下

赵沨 周昂 王庭筠 刘昂 李经 刘从益 吕中孚 张  
建附 李纯甫 王郁 宋九嘉 庞铸 李献能 王若虚 王元  
节 麻九畴 李汾 元德明子好问

赵沨，字文孺，东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仕至礼部郎中。性冲淡，学道有所得。尤工书，自号“黄山”。赵秉文云：“沨之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党怀英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时人以沨配之，号曰“党赵”。有《黄山集》行于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禄字天锡，大定进士，仕至同知沁南军节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久之，起为隆州都军，以边功复召为三司官。大安兵兴，权行六部员外郎。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始入翰

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从宗室承裕军。承裕失利，跳走上谷，众欲径归，昂独不从，城陷，与其从子嗣明同死于难。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末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稍长，涿郡王脩一见，期以国士。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军事判官，临政即有声。郡民邹四者谋为不轨，事觉，逮捕千余人，而邹四窜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轸治其狱，庭筠以计获邹四，分别诘误，坐预谋者十二人而已。再调馆陶主簿。

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谕旨学士院曰：“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又谓平章张汝霖曰：“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四月，召庭筠试馆职，中选。御史台言庭筠在馆陶尝犯赃罪，不当以馆阁处之，遂罢。乃卜居彰德，买田隆虑，读书黄华山寺，因以自号。是年十二月，上因语及学士，叹其乏材，参政守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命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

五年八月，上顾谓宰执曰：“应奉王庭筠，朕欲以诏诰委之，其人才亦岂易得。近党怀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闻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遂迁庭筠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赵秉文上书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职，语在秉文传。二年，降授郑州防御判官。四年，起为应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贫，诏有司

贖钱八十万以给丧事，求生平诗文藏之秘阁。又以御制诗赐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

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藜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与赵夙、赵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子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号“淡游”云。

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李纯甫《故人外传》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为尚书省掾，调平凉路转运副使。时术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忧去职，连蹇十年，卜居洛阳，有终焉之志。有荐其才于章宗者，泰和初，自国子司业擢为左司郎中。会掌书大中与贾铉漏言除授事，为言者所劾，狱辞连昂。章宗震怒。一时闻人如史肃、李著、王宇、宗室从郁皆谴逐之，铉寻亦罢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术者之言。

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举不第，拂衣去。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其高祖搵，天会元年词赋进士，子孙多由科第入仕。从益登大安元年进士第，累官监察御史，

坐与当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为叶县令，修学励俗，有古良吏风。叶自兵兴，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民甚赖之，流亡归者四千余家。未几，被召，百姓诣尚书省乞留，不听。入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年四十四。叶人闻之，以端午罢酒为位而哭，且立石颂德，以致哀思。

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

吕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宫人。张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诗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绛州教官，召为宫教、应奉翰林文字。以老请致仕，章宗爱其纯素，不欲令去，授同知华州防御使，仍赐诗以宠之。自号“兰泉”，有集行于世。

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纯甫幼颖悟异常，初业词赋，及读《左氏春秋》，大爱之，遂更为经义学。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为文法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后进多宗之。又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心。章宗南征，两上疏策其胜负，上奇之，给送军中，后多如所料。宰执爱其文，荐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论时事，不报。宣宗迁汴，再入翰林。时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为左司都事，纯甫审其必败，以母老辞去。既而高琪诛，复入翰林，连知贡举。正大末，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

纯甫为人聪敏，少自负其材，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方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



进意。得官未成考，旋即归隐。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

王郁，字飞伯，大兴人。仪状魁奇，目光如鹞。少居钓台，闭门读书，不接人事。久之，为文法柳宗元，闳肆奇古，动辄数千言。歌诗俊逸，效李白。尝作《王子小传》以自叙。天兴初元，汴京被围，上书言事，不报。四月，围稍解，挺身突出，为兵士所得。其将遇之甚厚，郁经行无机防，为其下所忌，见杀。临终，怀中出书曰：“是吾平生著述，可传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郁死矣。”年三十余。同时以诗鸣者，雷瑄、侯册、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飞卿，夏津人。为人刚直豪迈，少游太学，有能赋声。长从李纯甫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渊、李经相伯仲。中至宁元年进士第。历蓝田、高陵、扶风、三水四县令，咸以能称。入为翰林应奉。正大中，以疾去。没于癸巳之难。

庞铸，字才卿，辽东人。少擢第，仕有声。南渡后，为翰林待制，迁户部侍郎。坐游贵戚家，出倅东平，改京兆路转运使，卒。博学能文，工诗，造语奇健不凡，世多传之。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人。先世有为金吾卫上将军者，时号“李金吾家”。迨献能昆弟皆以文学名，从兄献卿、献诚、从弟献甫相继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献能苦学博览，于文尤长于四六。贞祐三年，特赐词赋进士，廷试第一人，宏词优等。授应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

出为鄜州观察判官。用荐者复为应奉，俄迁修撰。正大末，以镇南军节度副使充河中帅府经历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陕州，行省以 藿左右司郎中，值赵三三军变遇害，年四十三。

献能为人眇小而黑色，颇有髯。善谈论，每敷说今古，声铿亮可听。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荐之，不令出馆。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在京师无以自资。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必诃谴，人视之殆不堪忧，献能处之自若也。时人以纯孝称之。尝谓人云：“吾幼梦官至五品，寿不至五十。”后竟如其言。

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未几，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

元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构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

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亡，微服北归镇阳，与浑源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岘峰，憩萃美亭，顾谓同游曰：“汨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乃令子忠先归，遣子恕前行视夷险，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溇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

王元节，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辽户部侍郎。父诩，海陵朝，左司员外郎。元节幼颖悟，虽家世贵显，而从学甚谨。浑源刘揆爱其才俊，以女妻之，遂传其赋学，登天德三年词赋进士第。雅尚气节，不能随时俯仰，故仕不显。及迁密州观察判官，既罢，即逍遥乡里，以诗酒自娱，号曰“遁齐”。年五十卒。有诗集行于世。

弟元德，亦第进士。有能名于时，终南京路提刑使。

孙国纲，字正之。业儒术，尤长吏事。为人端重乐易，或有忤者，略不与校，亦未尝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试补尚书吏部掾，未几，转御史台令史。宣宗闻其材干，兴定三年特召为近侍，奉职承应，甚见宠遇，勒留凡三考，出为同知申州事。无何，召为笔砚直长，擢监察御史，秩满，敕留再任，盖知其材器故也。开兴元年，关陕完颜总帅屯河中府，与大元军战败绩，哀宗遣国纲乘上厩马，径诣河中间败军之由，还至中途，值大兵见杀，时年四十四。

麻九畴，字知几，易州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作大字有及数尺者，一时目为神童。章宗召见，问：“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对曰：“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学，有文名。南渡后，寓居鄆、蔡间，入遂平西

山，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为尤长。兴定末，试开封府，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再试南省，复然。声誉大振，虽妇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试，以误绌，士论惜之。已而隐居不为科举计。正大初，门人王说、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问之。乃知尝师九畴。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学士赵秉文连章荐之，特赐卢亚榜进士第。以病，未拜官告归。再授太常寺太祝，权博士，俄迁应奉翰林文字。九畴性资野逸，高蹇自便，与人交，一语不相入则迳去不返顾。自度终不能与世合，顷之，复谢病去。居鄆城，天兴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确山，为兵士所得，驱至广平，病死，年五十。

九畴初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且为润色其所著书。为文精密奇健，诗尤工致。后以避谤忌，持戒不作。明昌以来，称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寿四岁能作诗，刘滋、刘微、张汉臣后皆无称，独知几能自树立，耆旧如赵秉文，以征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性褊躁，触之辄怒，以是多人所恶。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避乱入关，京兆尹子容爱其材，招致门下。留二年去，之泾州，谒左丞张行信，一见即以上客礼之。元光间，游大梁，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纂述即定，以稿授书写，书写录洁本呈翰长。汾既为之，殊不自聊。时赵秉文为学士，雷渊、李献能皆在院，刊修之际，汾在旁正襟危坐，读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数百言，音吐洪暢，旁若无人。既毕，顾四坐漫为一语云“看”。秉笔诸人积不平，而雷、李尤切齿，乃以嫚骂官长讼于有司，然时论亦有不直雷、李者。寻罢入关。明年来京师，上书言时事，不合，

去客唐、邓间。恆山公武仙署行尚书省讲议官。既而仙与参知政事完颜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汾言论，欲除之。汾觉，遁泌阳，仙令总帅王德追获之，锁养马平，绝食而死，年未四十。

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读书，口不言世俗鄙事，乐易无畦畛，布衣蔬食处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余酒赋诗以自适。年四十八卒。有《东岩集》三卷。子好问，最知名。

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中兴定五年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剝，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襪》一卷、《诗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

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赞曰：韩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蔡珪、马定国之该博，胡砺、杨伯仁之敏贍，郑子聃、麻九畴之英俊，王郁、宋九嘉之迈往。三李卓犖，纯甫知道，汾任气，献能尤以纯孝见称。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王竞、刘从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长。蔡松年在文艺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兴党狱，杀田珏，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欤？事继母有至行，其死家无余赀，有足取云。

##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六十五

## 孝友

温迪罕斡鲁补 陈颜 刘瑜 孟兴 王震 刘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恆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岂非人之恆情乎？为子而孝，为弟而友，又岂非人之恆性乎？以人之恆情责人之恆性，而不副所欲者恆有焉。有竭力于是，岂非难乎。天生五谷以养人，五谷之有恆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农夫之有恆情也。五谷熟，人民育，岂异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饥”不免以命稷，“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顺成之不可必，犹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异书于圣人之经，孝友以至行传于历代之史，劝农兴孝之教不废于历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汉以来有其科。章宗尝曰：“孝义之人，素行已备，虽有希覬，犹不失为行善。”庶几帝王之善训矣。夫金世孝友见于旌表、载于史册者仅六人焉。作《孝友传》。

温迪罕斡鲁补，西北路宋葛斜斯浑猛安人。年十五，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于墓侧。母疾，割股肉疗之，疾愈。诏以为护卫。

陈颜，卫州汲县人。世业农。父光，宋季擢武举第，调寿阳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围城中。颜间关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归。光家奴谋良不可，诬告光与贼杀人。光系狱，榜掠不胜，因自诬服。颜诣郡请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

不敢决，适帅臣至郡，以其状白，帅曰：“此真孝子也。”遂并释之。天会七年，诏旌表其门闾。

刘瑜，棣州人。家贫甚，母丧不能具葬，乃质其子以给丧事。明昌三年，诏赐粟帛，复其终身。

孟兴，蚤丧父，事母孝谨，母没，丧葬尽礼。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诏赐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宁海州文登县人。为进士学。母患风疾，割股肉杂饮食中，疾遂愈。母没，哀泣过礼，目生翳。服除，目不疗而愈，皆以为孝感所致。特赐同进士出身，诏尚书省拟注职任。

刘政，洺州人。性笃孝，母老丧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视物。母疾，昼夜侍侧，衣不解带，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负土起坟，乡邻欲佐其劳，政谢之。葬之日，飞鸟哀鸣，翔集丘木间。庐于墓侧者三年。防御使以闻，除太子掌饮丞。

#### 隐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赵质 杜时升 郝天挺 薛继元 高仲振 张潜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称逸民伯夷、叔齐、夷逸、硃张、柳下惠、少连，其立心造行之异同，各有所称谓，而柳下惠则又尝仕于当世者也。长沮、桀溺之徒，则无所取焉。后世，凡隐遁之士，其名皆列于史传，何欤？盖古之仕者，其志将以行道，其为贫而仕下列者，犹必先事而后食焉。后世干禄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与叹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鲜矣。故君子于士之远引高蹈者特称述之，庶闻其风犹足以立懦廉顽也。作《隐逸传》。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苏轼自定武谪官过真定，承亮以文谒之，大为称赏。宣和五年秋，应乡试，同试者八百人，承亮为第一。明年，登第。调易州户曹，未赴，会金兵南下。



天会六年，斡离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内进士试安国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策。策问“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举人承风旨，极口诋毁。承亮诣主文刘侍中曰：“君父之罪，岂臣子所得言耶？”长揖而出。刘为之动容。余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号七十二贤榜。状元许必仕为郎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首中阍石死，余皆无显者。刘多承亮之谊，荐知藁城县。漫应之，即弃去。年七十终，门人私谥曰“玄贞先生。”

子席珍，正隆二年进士，官州县有声。

王去非，字广道，平阴人。尝就举，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织以给伏腊。家居教授，束修有余辄分惠人。弟子班 允贫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为办资装嫁之。北邻有丧忌东出，西与北皆人居，南则去非家，去非坏蚕室使丧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赵质，字景道，辽相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闻弦诵声，幸其斋舍，见壁间所题诗，讽咏久之，赏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因辞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长林丰草，金鑪玉络非所愿也。况圣明在上，可不容巢、由为外臣乎。”上益奇之，赐田亩千，复之终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时升，字进之，霸州信安人。博学知天文，不肯仕进。承安、泰和间，宰相数荐时升可大用。时升谓所亲曰：“吾观正北赤气如血，东西亘天，天下当大乱，乱而南北当合为一。消息盈虚，循环无端，察往考来，孰能违之。”是时，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时升乃南渡河，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升始。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众皆相贺，时升曰：“大兵皆在秦、

巩间，若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叶，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顷之，大元兵果自饶峰关涉襄阳出南阳，金人败绩于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时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晋卿，泽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厌于科举，遂不复充赋。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天挺曰：“今人赋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家分磔缙缀，或篇章句读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为庸人。”又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贪败，皆苦饥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饥寒，一事不可为。子以吾言求之，科举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学进士无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为举子尔。”贞祐中，居河南，往来淇卫间。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魄困穷，终不一至豪富之门。年五十，终于舞阳。

薛继先，字曼卿。南渡后，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事母孝，与人交谦逊和雅，所居化之。子纯孝，字方叔，有父风。有诈为曼卿书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状貌如少者，客不知其为曼卿而以为方叔也，而与之书，曼卿如所取付之。监察御史石玠行部过曼卿，曼卿不之见。或言：“君何无乡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时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将谓自我发之。同恶相庇，他日并乡里必有受祸者。”其畏慎皆此类。壬辰之乱，病没宜阳。

高仲振，字正之，辽东人。其兄领开封镇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业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极群书，尤深《易》《皇极经世》学。安贫自乐，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尝与其弟子张潜、王汝梅行山谷间，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尝遇异人教以养生术，尝终日燕坐，骨节戛戛有声，所谈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辄不复语云。

张潜，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节，慕荆轲、聂政为人，年三十始折节读书。时人高其行谊，目曰“张古人。”后客崧山，从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鲁山孙氏，亦有贤行，夫妇相敬如宾，负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贫也。邻里有为潜种瓜者，及熟让潜，潜弗许，竟分而食之。尝行道中拾一斧，夫妇计度移时，乃持归访其主还之。里有兄弟分财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知耶？”遂如初。天兴间，潜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孙氏亦投绝涧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学为伊阳簿，秩满，遂隐居不仕。性嗜书，动有礼法。生徒以法经就学者，兼授以经学。诸生服其教，无敢为非义者。同业尝悯其贫，时周之，皆谢不受。后不知所终。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适大族槁氏，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难。姑以白金五十笏遗可，可受不辞。其后姑得槁氏疏族立为后，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会乡邻，谓姑曰：“姑往时遗可以金，可以槁氏无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槁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归之，乡里用是重之。未几，北兵驻山阳，军中有闻可名者，访知所在，质其子，使人招之曰：“从我者祸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亲旧竞劝之往，可皆谢不从，曰：“吾有子无子，与吾儿死生，皆有命焉。岂以一子故，并平生所守者亡之。”后竟以无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乃聚书环堵中读之，至《书伊训》、《诗河广》颇若有所省，欲罢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极书史，作文有绳尺，诗律精严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麻衣草屨、足胫赤露坦然于其间，剧谈豪饮，傍若无人。尝谓王郁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

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是难与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

后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为府尹温迪罕福兴所诬，愿亦被讯掠，几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狈。愿雅负高气，不以从俗俯仰，迫以饥冻流离，往往见之于诗。有诗数千首，常贮竹囊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诗有云：“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真处士语也。

王予可，字南云，河东吉州人。父本军校，予可亦尝隶籍。年三十许，大病后忽发狂，久之能把笔作诗文，及说世外恍惚事。南渡后，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间，遇文士则称“大成将军”，于佛前则称“谛摩龙什”，于道则称“骑天玄俊”，于贵游则称“威锦堂主人”。

为人躯干雄伟，貌奇古，戴青葛巾，项后垂双带若牛耳，一金缕环在顶额之间，两颊以青涅之为翠靨。衣长不能掩胫。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争以酒食遗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秽在傍、蛆虫狼籍不恤也。人与之纸，落笔数百言，或诗或文，散漫碎杂，无句读、无首尾，多六经中语及韵学家古文奇字，字画峭劲，遇宋讳亦时避之。或问以故事，其应如响，诸所引书，皆世所未见。谈说之际稍若有条贯，则又以诞幻语乱之。麻九畴、张珩与之游最狎，言其诗以百分为率，可晓者才二三耳。

壬辰兵乱，为顺天将领所得，知其名，窃议欲挈之北归，馆于州之瑞云观。予可明日见将领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云观也。”不数日卒。后复有见于淮上者。

赞曰：金世隐逸不多见，今于简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尔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试进士，主司发策问宋徽、钦之罪，承亮长揖而去之。方金人重举业，杜时升居山中，首

以“伊洛之学”教后进。宋可不愿仕，人执其子为质，宁弃而不就，遂以无子。虽制行过中，岂不贤于杀妻以求大将者乎。大夫士见善明、用心刚，故能为人所难为者如此。

## 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

## 循吏

卢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张奕 李瞻 刘敏行  
傅慎微 刘焕 高昌福 孙德渊 赵鉴 蒲察郑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张毅 赵重福 武都 纥石烈德  
张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画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凋之余，休养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间，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笔之习，严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岂弟之政罕见称述焉。金百余年吏治，始终可考，于是作《循吏传》。

卢克忠，贵德州奉集人。高永昌据辽阳，克忠走诣金源郡王斡鲁营降，遂以撒屋出为乡导。斡鲁克东京，永昌走长松岛，克忠与渤海人挾不也追获之。收国二年，授世袭谋克。其后，定燕伐宋皆与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间，同知保大军节度使。绥德州军卒数人道过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贼剽主人财而去。有司执假宿之卒，系狱榜掠诬服。克忠察其冤，独不肯署，未几果得贼，假宿之卒遂释。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会民艰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积者计留一岁，悉平其价余之，由是无捐瘠之患。转陈州防御使，后以静难军节度使致

仕，卒。

牛德昌，字彦钦，蔚州定安人。父铎，辽将作大监。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学，有劝以就廕者，其母曰：“大监遗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统二年进士第，调矾山簿。迁万泉令。属蒲、陕荐饥，群盗充斥，州县城门昼闭。德昌到官，即日开城门纵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饥寒，剽掠乡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怜也。能自新者一不问。”贼皆感激解散，县境以安。府尹王伯龙嘉之，礼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转运使，广宁、太原尹。卒，赠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宠之。好学问，属辽季盗贼起，虽避地未尝废书。天庆八年中进士丙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至大定府金源令。归朝为御前承应文字。天会初，迁殿中少监。四年，从攻太原，迁少府监。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无毫发欺，及还，犍车载书史而已，寻迁昭文馆直学士，知絳州。

先是，军兴，民有为将士所掠而逃归者，承吉使吏遍谕，俾其自实，凡数千人，具白元帅府，许自赎为良，或贫无贖者以公厨代输。六年，改河东北路转运使。时承宋季之弊，民赋繁重失当，承吉乃为经画，立法简便，所入增十数万斛，官既足而民有余。历同知平阳尹、西京副留守，迁河东南路转运使，改同签燕京留守事、顺天军节度使，属地震坏民庐舍，有欲争先营葺者，工匠过取其直，承吉命官属董其役，先后以次，不间贫富，民赖以省费。

历镇西军节度使、行台礼部尚书、泰宁军节度使，复镇顺天。奚卒散居境内，率数千人为盗，承吉绳以法不少贷，惧而不敢犯。贞元二年，以光禄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辽，皆有显者。政当辽季乱，浮沈州里。高永昌据辽东，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

其无成，辞谢不就。永昌败，渤海人争缚永昌以为功，政独逡巡引退。吴王阁母闻而异之，言于太祖，授卢州渤海军谋克。从破白 ，下燕云。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为安抚使。前此数州既降，复杀守将反为宋守 ，及是人以为政忧。政曰：“苟利国家，虽死何避。”宋王宗望壮之，曰：“身没王事，利及子孙，汝言是也。”政从数骑入州。是时，民多以饥为盗，坐系。政皆释之，发仓廩以赈贫乏，于是州民皆悦，不复叛。傍郡闻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辕门，抚其背曰：“吾以汝为死矣，乃复成功耶。”慰谕者久之。

天会四年，为燕京都曲院同监。未几，除同知金胜军节度使事。改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掌军资。是时，军旅始定，管库纪纲未立，掌吏皆因縁为奸。政独明会计，严局鑄，金帛山积而出纳无锱铢之失。吴王阁母戏之曰：“汝为官久矣，而贫不加富何也？”对曰：“政以杨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贫。”吴王笑曰：“前言戏之耳。”以黄金百两、银五百两及所乘马遗之。六年，授左监门将军，历安州刺史、檀州军州事、户吏房主事。天眷元年，迁保静军节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

政本名南撒里，尝使高丽，因改名政。子遵仕、遵义、遵古。遵古子庭筠有传。

张奕，字彦微，其先泽州高平人。以廕补官，仕齐为归德府通判。齐国废，齐兵之在郡者二万人谋为乱，约夜半举燎相应。奕知之，选市人丁壮授以兵，结阵扼其要巷，开小南门以示生路，乱不得作，比明亡匿略尽，擒其首恶诛之。后五日，都统完颜阿鲁补以军至归德，欲根株余党，奕以阖门保郡人无他，遂止。行台承制除同知归德尹。

天眷元年，以河南与宋，改同知沂州防御使事。三年，宗弼复取河南，征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历陈、



秦州防御使，同知太原尹。晋宁军报夏人侵界，诏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归所侵土，还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与夏。夏人夷折氏坟垅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报也。今复使守晋宁，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仇耳。独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朝廷从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间，同知西京留守事，迁河东北路转运使。大定二年，征为户部尚书，甫视事，得疾卒。

李瞻，蓟州玉田人。辽天庆二年进士，为平州望云令。张觉据平州叛，以瞻从事。宗望复平州，觉亡去，城中复叛，瞻逾城出降，其子不能出，为贼所害。宋王宗望嘉之。承制以为兴平府判官。天会三年，迁大理少卿，从宗望南伐，为汉军粮料使。四年，金兵围汴，宋人请割河北三镇，瞻与礼部侍郎李天翼安抚河北东、西两路，略定怀、浚、卫等州，卫、汤阴等县。七年，知宁州，累迁德州防御使。为政宽平，民怀其惠，相率诣京师请留者数百千人。贞元三年，迁济州路转运使，改忠顺军节度使。正隆末，盗贼蜂起，瞻增筑城垒为备，蔚人赖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刘敏行，平州人。登天会三年进士。除太子校书郎，累迁肥乡令。岁大饥，盗贼掠人为食。诸县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种，农事废，畎亩荒芜。敏行白州，借军士三十护县民出耕，多张旗帜为疑兵，敏行率军巡逻，日暮则阅民入城，由是盗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转高平令。县城圯坏久不修，大盗横恣，掠县镇不能御。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钱顾役缮治，百姓欣然从之，凡用二千人，版筑遂完。乡村百姓入保，贼至不能犯。凡九迁，为河北东路转运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几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后徙建昌。慎微迁居

长安。宋末登进士，累官河东路经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娄室定陕西，慎微率众迎战，兵败被获，送至元帅府。元帅宗翰爱其才学，弗杀，羁置归化州，希尹收置门下。宗弼复取河南地，起为陕西经略使，寻权同州节度使事。明年，陕西大旱，饥死者十七八，以慎微为京兆、鄜延、环庆三路经济使，许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余万石，立养济院饲饿者，全活甚众。改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转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迁太常卿，除定武军节度使，移静难军，忤用事者，苏保衡救之得免。大定初，复为太常卿，迁礼部尚书，与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翰林待制移刺熙载俱兼同修国史。卒官，年七十六。

慎微博学喜著书，尝奏《兴亡金镜录》一百卷。性纯质，笃古喜谈兵，时人以为迂阔云。

刘焕，字德文，中山人。宋末起兵，城中久乏食，焕尚幼，煮糠核而食之，自饮其清者，以醴厚者供其母，乡里异之。稍长就学，天寒拥粪火读书不怠。登天德元年进士。调任丘尉。县令贪污，焕每规正之，秩满，令持杯酒谢曰：“尉廉慎，使我获考。”调中都市令。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缘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役，焕系之。忽土召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焕初除市令，过谢乡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悦曰：“京师浩穰，不与外郡同，弃简就烦，吾所不晓也。”至是，始重之。

以廉升京兆推官，再迁北京警巡使。捕二恶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则为君子。暴戾隐贼，则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习，国有明罚，吾不得私也。”自是，众皆畏惮，毋敢犯者。召为监察御使，父老数百人或卧车下，或挽其鞞，曰：“我欲复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以本官摄户部员外郎，代州钱监杂青铜铸钱，钱色恶，类铁钱。民间盗铸，抵罪者众，朝廷患之，下尚书省议。焕奏曰：“钱宝纯用黄铜精治之，中濡以锡，若青铜可铸，历代无缘不用。自代州取二分与四六分，青黄杂糅，务省铜而功易就。由是，民间盗铸，陷罪者众，非朝廷意也。必欲为天下利，宜纯用黄铜，得数少而利远。其新钱已流行者，宜验数输纳准换。”从之。

再迁管州刺史，耆老数百人疏其著迹十一事，诣节镇请留焕，曰：“刺史守职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郑州防御使，迁官一阶，转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过州郡大发民夫治桥梁驰道，以希恩赏，焕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迁辽东路转运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辽御史中丞致仕，太宗闻其名召之，未及入见而卒，特诏昌福释服应举。登天会十年进士第，补枢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帅府令史。皇统初，宗弼复河南，元帅府治汴，人有疑似被获，皆目为宋谍者，即杀之。昌福谏得其实，释去者甚众。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好杀人，遣介送囚于汴，或道亡，监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尽杀诸囚以灭口。昌福识监吏意，穷竟其状，免死者十七八，而诸吏遂怨昌福，欲构害之。是时方用兵，梁、楚间夜多阴雨，元帅府选人侦宋兵动静，诸吏遣昌福。昌福不辞即行，尽得敌军虚实报元帅府。师还，除震武军节度副使，转行台礼部员外郎。天德间，行台罢，改绛阳军节度副使，入为兵部员外郎，改河间少尹。

世宗即位，上书陈便宜事，上披阅再三，因谓侍臣曰：“内外官皆上书言事，可以知人材优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东京留守事，治最，迁山东西路转运使、工部尚书，改彰德军节度使。上书言赋税太重，上问翰林学士张景仁曰：

“税法比近代为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殊轻，若复轻之，国用且不足。”事遂寝。累迁河中尹，致仕，卒。

孙德渊，字资深，兴中府人也。大定十六年进士，调石州军事判官、涑水丞，察廉迁沙河令。有盗秋桑者，主逐捕之，盗以叉自刺其足面，曰：“秋桑例不禁采，汝何得刺我？”主惧，赂而求免，盗不从，诉之县。德渊曰：“若逐捕而伤，疮必在后，今在前，乃自刺也。”盗遂引服。选尚书省令史，不就。丁父忧去官，民为刻石祠之。察廉，起复北京转运司都勾判官，以累荐迁中都左警巡使、监察御史、山东东路转运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遗。审官院奏德渊刚正干能，可任繁剧，遂再任。丁母忧，服除特迁恩州刺史，入为右司郎中，滕州刺史，迁同知河间府事，历大兴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迁盘安军节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转运使，改昭义军节度使。潞州破被执，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旧民也，密护德渊，由是得脱。贞祐二年，拜工部尚书，摄御史中丞。是时，山东乏兵食，有司请鬻恩例举人，居丧者亦许纳钱就试。德渊奏，此大伤名教，事遂寝。寻致仕。监察御史许古论德渊“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许告老，士大夫窃叹，望朝廷起复，必能建明以利国家。”宣宗嘉纳。未及用而卒。

赵鉴，字择善，济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进士，调庐州司理参军。是时江、淮方用兵，鉴弃官还乡里。齐国建，除历城丞，转长清令，皆剧邑难治，鉴政甚著。刘豫召见，迁直秘阁、提举泾原路弓箭手、兼提点本路刑狱公事，诫之曰：“边将多不法，可痛绳之。”原州守将武悍自用，以鉴年少易之，鉴发其奸，守将坐免，郡县闻风无敢犯者。齐废，除知城阳军，改山东东路转运副使，摄行台左司郎中。行台宰相欲以故宋宦者权都水监，鉴曰：“误国阉竖，汴人视为寇仇，付以美官，将

失人望。”遂不用。以母忧解职，天德初，起为济州刺史，移涿州。海陵召鉴入朝，应对失旨，遣还郡，俄除知火山军，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宁海军。秋禾方熟，子方虫生，鉴出城行视，虫乃自死。再迁镇西军节度使，改河北西路转运使，致仕，卒。

蒲察郑留，字文叔，东京路斡底必刺猛安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高苑主簿、浚州司候，补尚书省令史，除鉴察御史，累迁北京、临潢按察副使、户部侍郎。御史台奏郑留前任北京称职，迁陕西路按察使，改顺义军节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财，府县不能决，按察司移郑留平理。月余不问，会释奠孔子庙，郑留乃引安兄弟与诸生叙齿，列坐会酒，陈说古之友悌数事。安兄弟感悟，谢曰：“节使父母也，誓不复争。”乃相让而归。朔州多盗，郑留禁绝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抚谕之，盗乃衰息，狱空。赐锡宴钱以褒之。改利涉军节度使。诏括马，郑留使百姓饲养以须，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诸语括马皆瘦，惟隆州马肥，乃释郑留。大安初，徙安国军。二年，知庆阳府事。三年，夏人犯边，郑留击走之。至宁元年，改知平凉府。是时，平凉新被兵，夏人复来攻，郑留招溃卒为御守计，夏兵退，迁官四阶。贞祐二年，改东京留守，致仕。贞祐四年，卒。

郑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见其喜愠，临终取奏稿尽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门，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岁知读书。既此，或谓食肉昏神识，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没时年十五，营葬如礼，治家有法，乡人称之。中明昌二年进士。调深泽主簿，治有声。迁怀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满为临沂令。有不逞辈五百人，结为党社，大扰境内，守愚下车，其党散去。蝗起莒、密间，独不入临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东地，隐匿者没入宫。告者给赏。莒州刺史教其奴

告临沂人冒地，积赏钱三百万，先给官镪乃征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状白州，州不为理，即闻于户部而征还之，流民归业，县人勒其事于石。

改秘书郎。母丧，勺饮不入口三日，终丧未尝至内寝。太常寺、劝农司交辟守愚，皆不听，服除，除同知登闻检院，改著作郎、永定军节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为山东行六部员外郎，改大兴都总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转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太子左谕德。贞祐初，除户部侍郎，数月拜谏议大夫、提点近侍局。二年，除保大军节度使，改翰林学士、参议陕西路安抚司事。安抚完颜弼重其为人，每事咨而后行。未几，有疾，诏赐御药。三年，卒。

守愚为人忠实无华，孜孜于公，盖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岁丧父，号泣不食者数日。十三居母丧如成人。尝为击鞠戏，马蹶，叹曰：“生无兄弟，而数乘此险，设有不测，奈何？”由是终身不复为之。补枢密院尚书省译史，调同知恩州军州事，迁监察御史，为同知淄州军州事。剧盗刘奇久为民患，一日捕获，方讯鞠，闻赦将至，亟命杖杀之，阖郡称快。改大兴府判官，沂王府司马、沁南军节度副使。河内民家有多美橙者，岁获厚利。仇家夜入残毁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财诬其人，仇家引服，赃不可得。元摄州事，究得其情。寻改河北西路转运副使，累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贞祐初，黄摑吾典征兵东平，拥众不进，大括民财，众皆忿怨。副统仆散扫合杀吾典于坐，取其符佩之，纵恣尤甚。元密疏劾扫合擅杀近臣，无上不道，扫合坐诛。移知济南府，到官六月卒。

元生平寡言笑，尚节俭，居官自守，不交权要，人以此称之。

张穀，字伯英，许州临颖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调宁陵

县主簿。改泰定军节度判官。率儒士行乡饮酒礼。改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跃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穀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郑州防御使事，改北京盐使。丁父忧，服除，再迁监察御史。从伐宋，迁武宁军节度副使。居母忧。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历河南治中、显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迁河东南路转运使、权行六部尚书，安抚使。兴定元年，以疾卒。

穀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尝问有无云。

赵重福，字履祥，丰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试补女直诰院令史。转兵部译史、陕西提刑知法，迁陕西东路都勾判官、右藏库副使、同知陈州防御事。宋谍人苏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鱼台将渡河，见前一舟且渡，令从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苍惶失措者，执之果泉也。改沧州盐副使。岁饥，民煮卤为盐卖以给食，盐官往往杖杀之。重福曰：“宁使课殿，不忍杀人。”岁满，课殿当降，尚书右丞完颜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岁荒薄其罚，除织染署令。大安三年，佐户部尚书张炜调兵食于古北口，迁都水少监，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云县，俄兼户部员外郎。贞祐二年，以守密云功迁同知河间府事，行六部侍郎，权清州防御使，摄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三年，河间被围，有刘中者尝与重福密云联事，劝重福出降，重福不听。是时，河间兵少，多羸疾不任战，欲亡去。重福劝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战、弱者守，会久雨围乃解去。迁河东北路转运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东胜州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调阳谷主簿，迁商水令。县素多盗，凡奸民尝纵火行劫、椎埋发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约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迁南京路转运支度判官，累迁中都路都转运副使。以亲老，与弟监察御史郁俱乞侍。寻丁忧。服除，调太原治中，复为都转运副使，迁滦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规措官，都拘括散逸官钱百万。入为户部郎中，权右司郎中，奏事称旨。被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都高其价直募人入粟，招海贾船致之。三迁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侍郎，以劳迁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书，佐元帅抹捻尽忠备御西京，有劳，召为户部尚书，赏银二百两、绢一百匹。宣宗即位，议卫绍王降封，语在《卫绍王纪》。顷之，中都戒严，都知大兴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弹压中外军民。都醉酒以褻衣见诏使，坐是解职。起为刑部尚书。中都解围，为河东路宣抚使，俄以参知政事胥鼎代之。兴定元年，以疾卒。

纥石烈德，字广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进士，调南京教授。察廉能，迁厌次令，补尚书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御事、监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历同知临潢，大兴府事。贞祐二年，迁肇州防御使。是岁，肇州升为武兴军节度，德为节度使宣抚司署都提控。肇州围急，食且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筑甬道导濠水属之河。凿陷马阱，伏甲其傍以拒守，一日兵数接，士殊死战。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围乃解。改辽东路转运使，军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蒲鲜万奴逼上京，德与部将刘子元战却之。迁东京留守，历保静、武胜军节度使。兴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节度权元帅右都监，与左都监单州经略使完颜仲元俱行元帅府于宿州。四年，迁工部尚书。



明年，召还中都。是岁，卒。

张特立，字文举，曹州东明人。泰和三年中进士第，调宣德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阖境肃然。调莱州节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经学自乐。正大初，左丞侯挚、参政师安石荐其才，授洛阳令。四年，拜监察御史。拜章言：“镐、厉二宅，久加禁锢，棘围柝警，如防寇盗。近降赦恩。谋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独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灵在天，得无伤其心乎！圣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敌，百姓凋敝，宰执非才，臣恐中兴之功未可以岁月期也。”又言：“尚书右丞颜盖世鲁遣其奴与小民争田，失大臣体。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得居其位。皆宜罢之。”“当路者忌其直，阴有以挤之。因劾省掾高楨辈受请托，饮娼家。时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归，楨等泣诉于道，以当时同席并有省掾王宾，张为其进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实，并治特立及宾。特立左迁邳州军事判官，杖五十，宾亦勒停。士论皆惜特立之去。后卒癸丑岁，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泾阳令，廉白为关辅第一。时西台檄州县增植枣果，督责严急，民甚被扰，浩独无所问，主司将坐之，浩曰：“是县所植已满其数，若欲增植，必盗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见其利。”其爱民多此类。所在有善政，民丝毫无所犯，秦人为立生祠，岁时思之。南迁后，为扶沟令。开兴元年正月，民钱大亨等执县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劝之降，浩终不听，于是杀之，无血。主簿刘坦、尉宋乙并见害。弃尸道路，自春徂夏，独浩尸俨然如生，目且不瞑，乌犬莫敢近，殆若有神护者。

初，辟举法行，县官甚多得人。如咸宁令张天纲、长安令李献甫、洛阳令张特立三人有传。余如兴平师夔、临潼武天祯、

汜水党君玉、偃师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长社李天翼、河津孙鼎臣、郑城李无党、荥阳李过庭、尉氏张瑜、长葛张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萧邦杰、蓝田张德直、叶县刘从益皆清慎才敏，极一时之选，而能扶持百年将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 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六十七

## 酷吏

## 高闾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严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严密，律文虽因前代而增损之，大抵多准重典。熙宗迭兴大狱，海陵翦灭宗室，钩棘傅会，告奸上变者赏以不次。于是中外风俗一变，咸尚威虐以为事功，而谗贼作焉。流毒远迩，惨矣。金史多阙逸，据其旧录得二人焉。作《酷吏传》。

高闾山，澄州析木人。选充护卫，调顺义军节度副使，转唐括、移刺都统详稳，改震武军节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迁汝州刺史，改单州。制禁不依法用杖决人者，闾山见之笑曰：“此亦难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杨仙，坐削一官，解职。久之，降凤翔治中，历原州、济州、泗州刺史，改郑州防御使，迁蒲与路节度使，移临海军、盘安军、宁昌军。贞祐二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为宣宗所信，声势烜赫，性复残刻，人知其蠹国而莫敢言。其子充护卫，先逐出之。继而合住为恆州刺史，需次近县。后大兵入陕西，关中震动。或言合住赴恆州为北走计，朝廷命开封羁其亲属，合住出怨言曰：“杀却我即太平矣。”寻为御史所劾，初议笞赎，宰相以为悖理，斩于开封府门之下。故当时有宣朝三贼之目，谓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

兴定中，驸马仆散阿海之狱，京师宣勘七十余所，阿里辈乘时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惴莫克自保，惟独吉文之在开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字，阿海诛，文之亦无所问。

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阳，溃军变，与其家皆被杀。

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决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剑”。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萧肄 张仲轲 李通 马钦 高怀贞 萧裕

胥持国

世之有嗜欲者，何尝不被其害哉。龙，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欲，见制于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独柔曼之倾意也，征伐、畋猎、土木、神仙，彼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内蛊声色，外好大喜功，莫甚于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萧肄至胥持国，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宠遇于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国，其祸皆始于此，可不戒哉。作《佞幸传》。

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帟幔。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张钧视草。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

小子嬰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钩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斨其口而醢之。赐肆通天犀带。凭恃恩幸，倨视同列，遂与海陵有恶。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银青光禄大夫。数日，召肆诘之曰：“学士张钧何罪被诛，尔何功受赏？”肆不能对。海陵曰：“朕杀汝无难事，人或以我报私怨也。”于是，诏除名，放归田里，禁锢不得出百里外。

张仲轲，幼名牛兒，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優诙谐语为业。海陵引之左右，以资戏笑。海陵封岐国王，以为书表，及即位，为秘书郎。海陵尝对仲轲与妃嫔褻渎，仲轲但称死罪，不敢仰视。又尝令仲轲裸形以观之，侍臣往往令裸，虽徒单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颜普连、大兴少尹李惇皆以赃败，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庆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为秘书郎。之彰辜珠偏僻，海陵亲视之，不以为褻。唐括辩家奴和尚、乌带家奴葛温、葛鲁，皆置宿卫，有侥幸至一品者。左右或无官职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显阶，海陵语其人曰：“尔复能名之乎？”常置黄金茵褥间，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滥赐如此。宋余唐弼贺登宝位，且还，海陵以玉带附赐宋帝，使谓宋帝曰：“此带卿父所常服，今以为赐，使卿如见而父，当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轲曰：“此希世之宝，可惜轻赐。”上曰：“江南之地，他日当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

俄迁秘书丞，转少监。是时，营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园材木，仲轲乘间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轲受请托，免仲轲官。未几，复用为少监。海陵猎于途你山，次于铎瓦，酹天而拜，谓群臣曰：“朕幼时习射，至一门下，默祝曰：‘若我异日大贵，当使一矢横加门脊上。’及射，果横加门脊上。”

后为中京留守，尝大猎于此地，围未合，祷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内当获三鹿。若止为公相，获一而已。’于是不及百步连获三鹿。又祝曰：‘若统一海内，当复获一大鹿。’于是果获一大鹿。此事尝与萧裕言之，朕今复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设襍祥以讽群臣，是以仲轲每先逢其意，导之南伐。

贞元二年正月，宋贺正旦使施巨朝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问施巨曰：“宋国几科取士？”对曰：“诗赋、经义、策论兼行。”又问：“秦桧作何官，年今几何？”对曰：“桧为尚书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复谓之曰：“我闻秦桧贤，故问之。”

正隆二年，仲轲为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谏议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贺正使孙道夫陛辞，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曰：“归白尔帝，事我上国多有不诚，今略举二事：尔民有逃入我境者，边吏皆即发还，我民有逃叛入尔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辞不发，一也。尔于沿边盗买鞍马，备战阵，二也。且马待人而后可用，如无其人，得马百万亦奚以为？我亦岂能无备。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我闻接纳叛亡、盗买鞍马，皆尔国杨太尉所为，常因俘获问知其人，无能为者也。”又曰：“闻秦桧已死，果否？”道夫对曰：“桧实死矣，陪臣亦桧所荐用者。”又曰：“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时何也？”道夫曰：“容陪臣还国，一一具闻宋帝。”海陵盖欲南伐，故先设纳叛亡、盗买马二事，而杂以他辞言之。

海陵召仲轲、右补阙马钦、校书郎田与信、直长习失入便殿侍坐。海陵与仲轲论《汉书》，谓仲轲曰：“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仲轲曰：“本朝疆

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轲曰：“臣闻宋人买马修器械，招纳山东叛亡，岂得为无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瓛尝为朕言，宋有刘贵妃者姿质艳美，蜀之华蕊、吴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举而两得之，俗所谓‘因行掉手’也。江南闻我举兵，必远窜耳。”钦与信俱对曰：“海岛、蛮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将安往？”钦又曰：“臣在宋时，尝帅军征蛮，所以知也。”海陵谓习失曰：“汝敢战乎？”对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敌乎？”习失良久曰：“臣虽懦弱，亦将与之为敌矣。”海陵曰：“彼将出兵何地？”曰：“不过淮上耳。”海陵曰：“然则天与我也。”既而曰：“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彼必忘劳矣。”

四年三月，仲轲死。冬至前一夕，海陵梦仲轲求酒，既觉，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侧媚得幸于海陵。累官右司郎中，迁吏部尚书。请谒贿赂辐辏其门。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诏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尝试之矣。朕询及人材，汝等若不举同类，必举其相善者。朕闻女直、契丹之仕进者，必赖刑部尚书乌带、签书枢密遥设为之先容，左司员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汉人仕进者，必赖吏部尚书李通、户部尚书许霖为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识者寡，不识者众，莫非人臣，岂有远近亲疏之异哉。苟奉职无愆，尚书侍郎节度使便可得，万一获罪，必罚无赦。”顷之，拜参知政事。

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

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通揣知其意，遂与张仲轸、马钦、宦者梁琬近习群小辈，盛谈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为谋主，遂议兴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谕宰相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比闻沿边买马及招纳叛亡，不可不备。”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庄充军，仍括诸道民马。于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诸路军器于军行要会处安置，俟军至分给之。其分给之余与缮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

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谕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从梁王尝居南京，乐其风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二月，通进拜右丞，诏曰：“卿典领缮完兵械，今已毕功，朕嘉卿忠谨，故有是命，俟江南事毕，别当旌赏。”

四月，签书枢密院事高景山为赐宋帝生日使，右司员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谓全曰：“汝见宋主，即面数其焚南京宫室、沿边买马、招致叛亡之罪，当令大臣某人某人来此，朕将亲诘问之，且索汉、淮之地，如不从，即厉声诋责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盖使王全激怒宋主，将以为南伐之名也。谓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闻。”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诋责宋主，宋主谓全曰：“闻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复曰：“赵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发哀而罢。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贺迁都，海陵使韩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闻北方小警，欲



复归中都，无庸来贺。”宋使乃还。

于是，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等而上之。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惧罪或自杀。所过蹂践民田，调发牵马夫役。诏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以备大军，不得他用，而骡马所至当给刍粟，无可给，有司以为请，海陵曰：“此方比岁民间储蓄尚多，今禾稼满野，骡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及征发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始骚然矣。调诸路马以户口为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本家养饲，以俟师期。

海陵因出猎，遂至通州观造战船，籍诸路水手得三万余人。及东海县人张旺、徐元反，遣都水监徐文等率师浮海讨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于是民不堪命，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遣护卫普连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东、河北、河东、中都等路节镇州郡屯驻，捕捉盗贼。以护卫顽犀为定武军节度副使，尚贤为安武军节度副使，蒲甲为昭义军节度副使，皆给银牌，使督责之。是时，山东贼犯沂州，临沂令胡撒力战而死。大名府贼王九等据城叛，众至数万。契丹边六斤、王三辈皆以十数骑张旗帜，白昼公行，官军不敢谁何，所过州县，开劫府库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贼至，而良民不胜其害。太府监高彦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颖出使还朝，皆言盗贼事。海陵恶闻，怒而杖之，颖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复敢言。

海陵自将，分诸道兵为神策、神威、神捷、神锐、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锋、武胜、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锐、武扬、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胜、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勇三

十二军，置都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分隶左右领军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置诸军巡察使、副各一员。以太保奔睹为左领军大提督，通为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旧将，使帅诸军以从人望，实使通专其事。

海陵召诸将授方略，赐宴于尚书省。海陵曰：“太师梁王连年南伐，淹延岁月。今举兵必不如彼，远则百日，近止旬月。惟尔将士无以征行为劳，戮力一心，以成大功，当厚加旌赏，其或弛慢，刑兹无赦。”海陵恐粮运不继，命诸军渡江无以僮仆从行，闻者莫不怨咨。徒单后与太子光英居守，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参知政事敬嗣晖留治省事。

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马，具装启行。明日，妃嫔皆行，宫中恸哭久之。十月乙巳，阴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军渡淮，至中流，海陵拜而酹之。至宿次，见筑缭垣者，杀四方馆使张永钤。将至庐州，见白兔，驰射不中。既而后军获之以进，海陵大喜，以金帛赐之，顾谓李通曰：“昔武王伐纣，白鱼跃于舟中。今朕获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谓其使：“汝等欲伺我动静邪？自今勿复来，俟平江南始进贺表。”

是时，梁山泺水涸，先造战船不得进，乃命通更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坏城中民居以为材木，煮死人膏为油用之。遂筑台于江上，海陵被金甲登台，杀黑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卢浑谓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济江矣。”蒲卢浑曰：“臣观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迟，恐不可济。”海陵怒曰：“尔昔从梁王追赵构入海岛，岂皆大舟邪？明日汝与昂先济。”昂闻令已渡江，悲惧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谓昂曰：“前言一时之怒耳，不须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军都总管阿邻、武捷军副都总管阿撒率

舟师先济。宿直将军温都奥刺、国子司业马钦、武库直长习失皆从战。海陵置黄旗红旗于岸上，以号令进退，红旗立则进，黄旗仆则退。既渡江，两舟先逼南岸，水浅不得进，与宋兵相对射者良久，两舟中矢尽，遂为所获，亡一猛安、军士百余人。海陵遂还和州。

于是尚书省使右司郎中吾补可、员外郎王全奏报：世宗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护卫谋良虎、特离补往东京，欲害世宗。行至辽水，遇世宗诏使撒八，执而杀之，遂还军中。海陵拊髀叹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岂非天乎！”乃出素所书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诸将帅谋北归，且分兵渡江。

议定，通复入奏曰：“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今燕北诸军近辽阳者恐有异志，宜先发兵渡江，斂舟焚之，绝其归望。然后陛下北还，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趋扬州。过乌江县，观项羽祠，叹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诚可惜也。”

海陵至扬州，使符宝郎耶律没咎护神果军扼淮渡，凡自军中还至淮上，无都督府文字皆杀之。乃出内箭饰以金龙，题曰御箭，系帛书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书言“宋国遣人焚毁南京宫室、及沿边买马、招诱军民，今兴师问罪，义在吊伐，大军所至，必无秋毫之犯。”以此招谕宋人。于是，宋将王权亦纵所获金军士三人，赍书数海陵罪，通奏其书，即命焚之。

海陵怒，亟欲渡江。骁骑高僧欲诱其党以亡，事觉，命众刃剗之。乃下令，军士亡者杀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杀其谋克，谋克亡者杀其猛安，猛安亡者杀其总管，由是军士益危惧。甲午，令军中运鸦鹞船及粮船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后者

死。

乙未，完颜元宜等以兵犯御营，海陵遇弑。都督府以南伐之计皆通等赞成之，徒单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国众所共恶，皆杀之。大定二年，诏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马钦，幼名韩哥，尝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将南伐，遂召用钦，自贵德县令为右补阙。钦为人轻脱不识大体，海陵每召见与语，钦出宫辄以语人曰：“上与我论某事，将行之矣。”其视海陵如僚友然。累迁国子司业。海陵至和州，欲遣蒲卢浑渡江，蒲卢浑言舟小不可济，海陵使人召钦，先戒左右曰：“钦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杀之。”钦至，问曰：“此舟可渡江否？”钦曰：“臣得筏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颖为秘书丞。颖在正隆间尝言山东盗贼，海陵恶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颖忠直，恶钦巧佞，故复用颖而放钦焉。

高怀贞，为尚书省令史，素与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尝与怀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争进谀说。大定县丞张忠辅谓海陵曰：“梦公与帝击球，公乘马冲过之，帝坠马下。”海陵闻之大喜。会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属为宰相，专威福柄，遂成弑逆之计，皆怀贞辈小人从导之。海陵篡立，以怀贞为修起居注，怀贞故父滨州刺史赠中奉大夫。怀贞累迁礼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归田里。五年，与许霖俱赐起复，怀贞为定国军节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时，奸佞贪私，物论鄙之。朕念没身不齿则无以自新。若怙旧不悛，必不贷汝矣。”

萧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为中京留

守，与裕相结，每与论天下事。裕揣海陵有凯觎心，密谓海陵曰：“留守先太师，太祖长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属，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海陵喜受之，遂与谋议。海陵竟成弑逆之谋者，裕启之也。

海陵为左丞，除裕兵部侍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领行台尚书省事，道过北京，谓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定约而去。海陵虽自良乡召还，不能如约，遂弑熙宗篡立，以裕为秘书监。

海陵心忌太宗诸子，欲除之，与裕密谋。裕倾险巧诈，因构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状，海陵杀宗本，唐括辩遣使杀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门客萧玉，教以具款反状，令作主名上变。海陵既诏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赏诛宗本功，以裕为尚书左丞，加仪同三司，授猛安，赐钱二千万，马四百匹、牛四百头、羊四千口。再阅月，为平章政事、监修国史。旧制，首相监修国史，海陵以命裕，谓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丰功茂烈光于四海，恐史官有遗逸，故以命卿。”久之，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裕在相位，任职用事颇专恣，威福在己，势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

裕与高药师善，尝以海陵密语告药师，药师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谕之，而不以为罪也。或有言裕擅权者，海陵以为忌裕者众，不之信。又以为人见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辟离刺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遂生忌嫉，乃出祚为益都尹，辟离刺为宁昌军节度使，以绝众疑。裕不知海陵意，遽见出其亲表补外，不令己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己。海陵弟太师袞领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

用，颇防闲之，裕乃谓海陵使袞备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杀，裕恐及祸，遂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裕女夫遏刺补谋立亡辽豫王延禧之孙。裕使亲信萧屯纳往结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好胡即怀忠。怀忠依违未决，谓屯纳曰：“此大事，汝归遣一重人来。”裕乃使招折往。招折前为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诣怀忠。怀忠问招折与谋者复有何人，招折曰：“五院节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怀忠旧与朗有隙，而招折尝上撻懒变事，怀忠疑招折反复，因执招折，收朗系狱，遣使上变。遥设亦与笔砚令史白答书，使白答助裕以取富贵，白答奏其书。海陵信裕不疑，谓白答构诬之，命杀白答于市。执白答出宣华门，点检徒单贞得萧怀忠上变事入奏，遇见白答，问其故，因止之。徒单贞已奏变事，以白答为请，海陵遽使释之。

海陵使宰相问裕，裕即款伏。海陵甚惊愕，犹未能尽信，引见裕，亲问之。裕曰：“大丈夫所为，事至此又岂可讳。”海陵复问曰：“汝何怨于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与臣议，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领省国王每事谓臣专权，颇有提防，恐是得陛下旨意。陛下与唐括辩及臣约同生死，辩以强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谋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孙无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复谓裕曰：“朕为天子，若于汝有疑，虽汝弟辈在朝，岂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实错误。太宗诸子岂独在汝，朕为国家计也。”又谓之曰：“自来与汝相好，虽有此罪，贷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终身守汝祖先坟垅。”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见天下人，但愿绞死，以戒其余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涂裕面，谓之曰：“汝死之后，当知朕本无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恋徒切，自知错缪，

虽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门，杀之，并诛遥设及冯家奴。冯家奴妻，豫王女也，与其子谷皆与反谋，并杀之。遣护卫庞葛往西北路招讨司诛朗及招折，而屯纳、遏刺补皆出走，捕得屯纳弃市，遏刺补自缢死。

屯纳出走，过河间少尹萧之详，之详初不知裕事，留之三日。屯纳往之详茶扎家，茶扎遣人诣之详告公引，得之，付屯纳遣之他所。茶扎家奴发其事，吏部侍郎宥产鞫之，之祥曰：“屯纳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详隐其间，欺尚书省，罪当赎。海陵怒，命杀之，杖宥产及议法者，茶扎杖四百死。

庞葛杀招折等，并杀无罪四人，海陵不问，杖之五十而已。以裕等罪诏天下。赏上变功，怀忠迁枢密副使，以白答为牌印云。高药师迁起居注，进阶显武将军。药师尝奏裕有怨望，至是赏之云。

胥持国，字秉钧，代州繁峙人。经童出身，累调博野县丞。上书者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国按核之。持国还言“此地自异代已为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寝。寻授太子司仓，转掌饮令，兼司仓。皇太子识之，擢祗应司令，章宗即位，除宫籍副监，赐宫籍库钱五十万、宅一区。俄改同签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并领宫籍监。阅三月，迁工部尚书，使宋。明昌四年，拜参知政事，赐孙用康榜下进士第。会河决阳武，持国请督役，遂行尚书省事。明年，进尚书右丞。

持国为人柔佞有智术。初，李妃起微贱，得幸于上。持国久在太子宫，素知上好色，阴以秘术干之，又多赂遗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门地薄，欲藉外廷为重，乃数称誉持国能，由是大为上所信任，与妃表里，箝擅朝政。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罢黜完颜守贞等事，皆起于李妃、持国。士之好利躁进者

皆趋走其门下。四方为之语曰：“经童作相，监婢为妃。”恶其卑贱庸鄙也。

承安三年，御史台劾奏：“右司谏张复亨、右拾遗张嘉贞、同知安丰军节度使事赵枢、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张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员外郎张岩叟、尚书省令史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郭，皆趋走权门，人戏谓‘胥门十哲’。复亨、嘉贞尤卑佞苟进，不称谏职。俱宜黜罢。”奉可。于是持国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贞等皆补外。

顷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枢密副使，佐枢密使襄治军于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铎问以他事，因语及董师中、张万公优劣，铎曰：“师中附胥持国进。持国奸邪小人，不宜典军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军心，若回日再相，必乱天下。”上曰：“人臣进退人难，人君进退人易，朕岂以此人复为相耶。第迁官二阶，使之致仕耳。”寻卒于军，谥曰“通敏”。后上问平章政事张万公曰：“持国今已死，其为人竟如何？”万公对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醢，乃为好利也。”子鼎，别有传。



## 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六十八

## 列女

阿邻妻 李宝信妻 韩庆民妻 雷妇师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鲁真 撒合鞑妻 许古妻  
冯妙真 蒲察氏 乌古论氏 素兰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聂孝女 仲德妻 宝符李氏 张凤奴附

汉成帝时，刘向始述三代贤妃淑女，及淫佚奢僭、兴亡盛衰之所由，汇分类别，号《列女传》，因以讽谏。范晔始载之汉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师，渐长，有麻枲丝茧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职在中馈而已，故以无非无仪为贤。若乃嫠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是以君子异之。

阿邻妻沙里质者，金源郡王银术可之妹。天辅六年，黄龙府叛卒攻钞旁近部族。是时，阿邻从军，沙里质纠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树营栅为保守计。贼千余来攻，沙里质以氈为甲，以裳为旗，男夫授甲，妇女鼓噪，沙里质仗剑督战，凡三日贼去。皇统二年，论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间，以其孙药师为谋克。

李宝信妻王氏。宝信为义丰县令，张觉以平州叛，王氏陷贼中。贼欲逼室之，王氏骂贼，贼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赠“贞烈县君”。

韩庆民妻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氏。庆民事辽为宜

州节度使。天会中，攻破宜州，庆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将士，其妻誓死不从，遂自杀。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

雷妇师氏，夫亡，孝养舅姑。姑病，刲臂肉饲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兄师逵与夫侄规其财产，乃伪立谋证致之官，欲必嫁之。县官不能辨曲直，师氏畏逼，乃投县署井中死。诏有司祭其墓，赐谥曰“节”。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阕，父取之归家，许严沂为妻。康氏誓死弗听，欲还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阕，誓死弗嫁。父强取之归，许邑人姚乙为妻。史氏不听，姚诉之官，被逮，遂自缢死。诏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张氏。英初为监察御史，在中都，张居潍州。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潍州，入其家，张氏尽以所有财物与之。既而，令张氏上马，张曰：“我尽以物与汝，犹不见赎邪？”答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曰：“我死则为李氏鬼。顿坐不起，遂见杀。追封陇西郡夫人，谥“庄洁”。英仕至御史中丞，有传。

相琪妻栾氏，有姿色。琪为莱州掖县司吏。贞祐三年八月，红袄贼陷掖县，琪与栾氏及子俱为所得。贼见栾悦之，杀琪及其子而诱栾。栾奋起以头触贼而仆，骂曰：“我岂为犬彘所污者哉。”贼怒，杀之。追封西河县君，谥“庄洁”。

阿鲁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夹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众千余。兴定元年，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执承充应蒲鲜万奴。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乃射承充书入城，阿鲁真得而碎之，曰：

“此诈也。”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蒂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后复遣将击万奴兵，获其将一人。诏封郡公夫人，子蒲蒂视功迁赏。承充已被执，乘间谓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卫，致位一品，死无恨矣。若辈亦皆通显，未尝一日报国家，当思自处，以为后图。”二子乃冒险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独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护卫银术可妹也。自幼动有礼法，及适内族撒合鞑。闺门肃如。撒合鞑为中京留守，大兵围之，撒合鞑疽发背不能军，独吉氏度城必破，谓撒合鞑曰：“公本无功能，徒以宗室故尝在禁近，以至提点近侍局，同判睦亲府，今又为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国家恩最厚。今大兵临城，公不幸病，不能战御，设若城破，公当率精锐夺门而出，携一子走京师。不能则独赴京师，又不能，战而死犹可报国，幸无以我为虑。”撒合鞑出巡城，独吉氏乃取平日衣服妆具玩好布之卧榻，资货悉散之家人，艳妆盛服过于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则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围举火焚之。无使兵见吾面。”言讫，闭门自经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鞑从外室，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鞑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顷，城破，撒合鞑率死士欲夺门出，不果，投壕水死，有传。

许古妻刘氏，定海军节度使仲洙之女也。贞祐初，古挈家侨居蒲城，从留刘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围蒲，刘谓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势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驱，一为所污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于是刘氏与二女相继自尽。有司以闻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刘氏为郡君，谥曰“贞洁”，其长女谥曰“定姜”，次“肃姜”，以其事付史馆。

冯妙真，刑部尚书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适进士张縉。兴定五年，縉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绥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备，守臣以西路输刍粟不时至，檄縉诣平凉督之。时延登为平凉行省员外郎，縉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辞曰：“舅姑老矣。虽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养。”十一月，洛川破，妙真从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与舅姑诀曰：“妇生不辰，不得终执箕帚，义不从辱。”即携三子赴井死。县人从而死者数十人。明年春，縉发井得尸，殓于县之东郭外。死时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帅讷申之女，完颜长乐之妻也。哀宗迁归德，以长乐为总领，将兵扈从。将行，属蒲察氏曰：“无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无以妾为念。妾必不辱。”长乐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抚育如己出。崔立之变，驱从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阅之。蒲察氏闻，以幼子付婢仆，且与之金币，亲具衣棺祭物，与家人诀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负吾夫耳。汝等惟善养幼子。”遂自缢而死，欣然若不以死为难者。时年二十七。

乌古论氏，伯祥之妹，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之妻也。伯祥朝贵中声誉藉甚，胡土门死王事。崔立之变，衣冠家妇女多为所污，乌古论氏谓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缢。一婢从死。

参政完颜素兰妻，亡其姓氏。当崔立之变，谓所亲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岂肯随众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当，但不可无名而死，亦不可离吾家而死。”即自缢于室。

温特罕氏，夫完颜忙哥，五朵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萧王。忙哥叔父益都，节度秦州，为大元兵所攻，适病不

能军，忙哥为提控，独当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袭谋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变，忙哥义不受辱，与其妻诀。妻曰：“君能为国家死，我不能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将安归。”是日，夫妇以一绳同缢，婢从之。

尹氏，完颜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萧王，天兴二年正月从哀宗为南面元帅，战死黄陵冈。其妻金源郡夫人闻猪兒死，聚家资焚之，遂自缢，年三十一。猪兒赠官，弟长住即日诏补护卫。

白氏，苏嗣之之母，许州人，宋尚书右丞子由五世孙妇也。初，东坡、颖滨、叔党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许昌。白氏年二十余即寡居，服除，外家迎归，兄嫂窃议改醮。白氏微闻之，牵车径归，曰：“我为苏学士家妇，又有子，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尝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壁间，香火严洁，躬自洒扫，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过其家奠之。天兴元年正月庚戌，许州被兵，嗣之为汴京厢官，白拜辞两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师，老妇死无恨矣，敢以告。”即自缢于室侧。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余。嗣之本名宗之，避讳改焉。

聂孝女，字舜英，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天骥之长女也。年二十三，适进士张伯豪。伯豪卒，归父母家。及哀宗迁归德，天骥留汴。崔立劫杀宰相，天骥被创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谒医救疗百方，至割其股杂他肉以进，而天骥竟死。时京城围久食尽，闾巷间有嫁妻易一饱者，重以崔立之变，剽夺暴凌，无复人理。舜英颇读书知义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为兵所污，何若从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绝脰而死。一时士女贤之，有为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张伯豪之墓。

完颜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变，妻自毁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给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围，丁男皆乘城拒守，谓仲德曰：“事势若此，丈夫能为国出力，妇人独不能耶！”率诸命妇自作一军，亲运矢石于城下，城中妇女争出继之。城破自尽。

哀宗宝符李氏，国亡从后妃北迁，至宣德州，居摩诃院，日夕寝处佛殿中，作幡旒。会当赴龙庭，将发，即于佛像前自缢死，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后人至其处，见其遗迹，怜而哀之。

天兴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际忽见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张凤奴也，许州破被俘至此。彼军不日去矣，诸君努力为国坚守，无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驰祭于西门。

正大、天兴之际，妇人节义可知者特数人耳。凤奴之事别史录之。盖亦有所激云。

## 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六十九

## 宦者

梁琬 宋珪 潘守恆附

古之宦者皆出于刑人，刑余不可列于士庶，故掌宫寺之事，谓之“妇寺”焉。东汉以来，宦者养子以继世。唐世，继者皆为阉人，其初进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宠，及其得志，党比纠结不可制。东汉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论宦者之害，如毒药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尝与政事，而宦者少与焉。惟海陵时有梁琬，章宗时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为所误多矣。世传梁道劝章宗纳李妃后宫，金史不载梁道始末，弗得而论次之。惟宋珪、潘守恆颇能讽谏宣、哀，时有裨益，盖佣之佼佼、铁之铮铮者也。作《宦者传》。

梁琬，本大抃家奴，随元妃入宫，以阉竖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特见宠信，旧制，宦者惟掌掖廷宫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为内藏库使，卫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领内藏。海陵谓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为不然。后唐庄宗委张承业以军，竟立大功，此中岂无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费十致一，当纠察奸弊，犯者必罚无赦。”宦者始与政事，而琬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数使琬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琬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

海陵欲伐宋，琬因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海陵大喜，及

南征将行，命县君高师姑兒贮衾褥之新洁者俟得刘贵妃用之。议者言琬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

海陵至和州，闻琬与宋人交通有状，谓琬曰：“闻汝与宋国交通，传泄事情。汝本奴隶，朕拔擢至此，乃敢尔耶。若至江南询得实迹，杀汝亦未晚也。”又谓校书郎田与信曰：“尔面目亦可疑，必与琬同谋者。”皆命执于军中。海陵遇弑，琬、与信皆为乱军所杀。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为内侍殿头。宣宗尝以元夕欲观灯戏，命乞奴监作，乞奴谄语云：“社稷弃之中都，南京作灯戏有何看耶。”宣宗微闻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谕。

哀宗放鹞后苑，鹞逸去，敕近侍追访之，市中一农民臂此鹞，近侍不敢言宫中所逸者，百方索之，农民不与，与之物直，仅乃得。事闻，哀宗欲送其人于有司，乞奴从旁谏曰：“贵畜贱人，岂可宣示四方。”哀宗恶其大讦，又仗之，寻亦悔，赐物慰遣之。

及哀宗至归德，马军元帅蒲察官奴为变，杀左丞李蹊、参政石盞女鲁欢以下从官三百余人。仓皇之际，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权参知政事，既为所制，含恨欲诛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阴与奉御吾古孙爱实、纳兰忔答，护卫女奚烈完出、范陈僧、王山兒等谋诛之。官奴自亳还，哀宗御临漪亭，召参政张天纲及官奴议事。官奴入见，珪等即从旁杀之，及其党阿里合、白进、习显。及蔡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珪与完颜斜烈、焦春和等皆从死。

有潘守恆者亦内侍也，素称知书，南迁后规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归德，道次民家，守恆进栳，曰：“愿陛下还宫之日无忘此草庐中，更加俭素，以济大业。”上闻其言，凄惋咨



嗟久之。

方伎

刘完素 从正 庆嗣 天锡 张元素 马贵中  
武禎子亢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龟策》、《扁鹊仓公列传》。刘歆校中秘书，以术数、方伎载之《七略》。后世史官作《方伎传》，盖祖其意焉。或曰《素问》、《内经》言天道消长、气运赢缩，假医术，托岐黄，以传其秘奥耳。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岂易言哉！第古之为术，以吉凶导人而为善，后世术者，或以休咎导人为不善，古之为医，以活人为功，后世医者，或因以为利而误杀人。故为政于天下，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而务旌别其贤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诬，刘完素、张元素之治疗通变，学其术者皆师尊之，不可不记云。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乃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虑庸医或出妄说，又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百八十八字，注二万余言。然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元处士”云。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李庆嗣，洛人。少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读《素问》诸

书，洞晓其义。天德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广嗣携药与米分遗之，全活者众。庆嗣年八十有九，无疾而终。所著《伤寒纂类》四卷、《改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传于世。

纪天锡，字齐卿，泰安人。早弃进士业，学医，精于其技，遂以医名世。集注《难经》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书，授医学博士。

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无所知名，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是洞彻其术。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和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

马贵中，天德中，为司天提点。与校书郎高守元奏天象灾异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贵中为大同府判官。久之，迁司天监。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当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谓贵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须颁示内外。”

海陵伐宋，问曰：“朕欲自将伐宋，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去年十月甲戌，荧惑顺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书》，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无道之国。十二月，太白昼见经天，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主，又主有兵兵罢、无兵兵起。”镇戎军地震大风，海陵以问，贵中对曰：“伏阴逼阳，所以震也。”又问曰：“当震，大风何也？”对曰：

“土失其性则地震，风为号令，人君命令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晕珥戴背，海陵问：“近日天道何如？”贵中对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门，九月二日，至端门，九日，至左掖门出，并历左右执法。太微为天子南宫，太白兵将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将征伐而兵将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贵中又曰：“当端门而出，其占为受制，历左右执法为受事，此当有出使者，或为兵，或为贼。”海陵曰：“兵兴之际，小盗固不能无也。”及被害于扬州，贵中之言皆验。

大定八年，世宗击球于常武殿，贵中上疏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

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东宫。上饮欢甚，贵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错乱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祯，宿州临涣人。祖官太史，靖康后业农，后画界属金。祯深数学。贞祐间，行枢密院仆散安贞闻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礼之，每出师必资焉。其占如响。正大初，征至汴京，待诏东华门。其友王铉问祯曰：“朝廷若问国祚修短，子何以对？”祯曰：“当以实告之，但更言周过其历，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时久旱祈祷不应，朝廷为忧，祯忽谓铉曰：“足下今日早归，恐为雨阻。”铉曰：“万里无云，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祯笑曰：“若是，则天不诚也。天何尝不诚。”既而东南有云气，须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众皆惊叹。寻除司天台管勾。

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尝与一学生终日相对，握筹布画，目炯炯若有所营，见者莫测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颜仲德荐

其术。召至，屏人与语，大悦，除司天长行，赏赉甚厚。上书曰：“比者有星变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扫轸之左轴，盖除旧布新之象。”又言：“郑、楚、周三分野当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丧之兆，楚有亡国之征，三军苦战于西垣前后有日矣。城壁倾颓，内无见粮，外无应兵，君臣数尽之年也。”闻者悚然夺气，哀宗惟嗟叹良久，不以此罪。性颇倨傲，朝士以此非之。

天兴二年九月，蔡州被围，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未帝问曰：“解围当在何日？”对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围解有期，日但密计粮草，使可给至其日不阙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许人。有异术。正大间，游京兆，行省完颜合达爱其术，与俱至汴京，荐于哀宗。遣近侍密问国运否泰，言无忌避。居之繁台寺，朝士日走问之，或能道隐事及吉凶之变，人以为神。帝恶其言太泄，遣使者杀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谓也？”懋曰：“我数当尽今日，尚复何言。”遂索酒，痛饮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阳，往来宛、叶间，嗜酒落魄不羁，言祸福有奇验。正大七年夏，与燕人王铉邂逅於叶县村落中。与铉初不相识，坐中谬以兵官对，胡曰：“此公在吾法中当登科甲，何以谓之兵官。”众愕然，遂以实告。二人相得甚欢，即命家人具鸡酒以待，酒酣、举大白相属曰：“君此去事业甚远，不必置问。某有所见，久不敢对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谓曰：“某自去年来，行宛、叶道中，见往来者十且八九有死气。今春至陈、许间，见其人亦有大半当死者。若吾目可用，则时事可知矣。”铉惊问应验迟速，曰：

“不过岁月间耳，某亦不逃此厄，请密志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滩渡汉，所过庐舍萧然，胡亦举家及难，其精验如此。

##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七十

##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辩 乌带 大兴国 徒单阿里出虎  
仆散师恭本名忽土 徒单贞 李老僧 完颜元宜  
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法有五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夫惩恶乃所以劝善也，作《逆臣传》。

秉德，本名乙辛。初为西南路招讨使，改汴京留守。丁母忧，起复为兵部尚书，拜参知政事。皇统八年，与乌林答蒲卢虎等廉察郡县，使还，拜平章政事。廷议欲徙辽阳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议其事。近侍高寿星在徙中，寿星诉于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杀三合。是时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屡杀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怀忿，乃与唐括辩、乌带等谋废立。

乌带以其谋告海陵，海陵乃与秉德谋弑熙宗。皇统九年十二月九日，遂与唐括辩、乌带、忽土、阿里出虎、大兴国、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厮，弑熙宗于寝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属，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称万岁。杀曹国王宗敏、左丞相宗贤。时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谋废立，而海陵因之以为乱。既立，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封萧王，赐铁券，与钱二千万、绢一千匹、马牛各三

百、羊三千。久之，为乌带所谮，出领行台尚书省事。

时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内发行。会海陵欲除太宗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谋废立，及弑熙宗下即劝进，衔之。乌带因言秉德与宗本谋反有状，曰：“昨来秉德曾于宗本家饮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类赵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尝指斥主上，语皆不顺。及秉德与宗本相别时，指斥尤甚，且谓历数有归。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独曰‘已前曾说那公事，颇记忆否’。漫独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对众便说’。似此逆状甚明。”海陵遣使就行台杀秉德，并杀前行台参知政事乌林答赞谋。

赞谋妻，秉德乳母也。初，赞谋与前行台左丞温敦思忠同在行台，思忠黷货无厌，赞谋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诬赞谋及其子，杀之。赞谋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缢杀之。海陵以赞谋家财奴婢尽赐思忠。

秉德与乌带以口语致怨，既死遂并杀其弟特里、颀里，及宗翰子孙，死者三十余人，宗翰之后遂绝。世宗即位，追复秉德官爵，赠仪同三司。

初，撒改薨，宗翰袭其猛安亲管谋克。秉德死，海陵以赏乌带，传其子兀答补，大定六年，世宗悯宗翰无后，诏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盆买，遣使改葬撒改、宗翰于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产给近亲以奉祭祀。

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帅杲居之。杲死，海陵迁都，迎其嫡母徒单氏居之。徒单遇害，世宗恶其不祥，施为佛寺。

唐括辩，本名斡骨刺。尚熙宗女代国公主，为驸马都尉。累官参知政事、尚书左丞。与右丞相秉德谋废立，而乌带以告海陵，海陵谓辩曰：“我辈不以匡救，旦暮且及祸。若行大事，

谁可立者？”辩曰：“无乃胙王常胜乎？”海陵问其次，辩曰：“邓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属疏，安得立。”辩曰：“公岂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旦夕相与密谋。护卫将军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辩等因间每窃窃偶语，不知议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辩责之曰：“尔与亮谋何事，将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谋益甚。

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会于辩家。至夜，辩等以刀藏衣下，相随入宫，门者以辩驸马不疑，皆内之。至殿门，直宿护卫觉之，辩举刀呵之使无动。既弑熙宗，立海陵，辩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封王，赐钱二千万、绢千匹、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铁券。进拜左丞相。父彰德军节度使重国，迁东平尹。

初，辩与海陵谋逆，辩尝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怀之。及行弑之夕会于辩家，待兴国出宫，辩因设饌，众皆恇惧不能食，辩独饱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伎忍，畏忌之，及即位，尝与辩观太祖画像，海陵指示辩曰：“此眼与尔相似。”辩色动，海陵亦色动，由是疑辩，益忌之。及与萧裕谋致宗本罪，并致辩尝与宗本谋反，即杀之。

重国坐夺官，正隆二年，起为沂州防御使，改清州防御使。大定初，重国与徒单拔改俱以政迹著闻，历安国、彰化、横海军节度使。

后辩子孙上书，言辩死天德间，祖重国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国已复官职，乞追复辩官爵。是时，海陵已降为庶人，以辩与弑逆，不许。

言本名乌带，行台左丞相阿鲁补子也。熙宗时，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惧，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辩谋废立，乌带即诣海陵启之，遂与俱弑熙宗。海陵即位，



乌带为平章政事，封许国王，赐钱、绢、马、牛、羊、铁券，并如其党。

乌带妻唐括氏淫泆，旧与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阎乞兒，秉德尝对熙宗斥其事，乌带衔之未发也。时海陵多忌，会有疾，少间，乌带遂诬奏：“秉德有指斥语，曰：主上数日不视朝，若有不讳，谁当继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岂能胜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为实然，故出秉德，已而杀之，以秉德世袭猛安谋克授乌带。进右丞相。乌带与宗本有亲，海陵以乌带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祸乌带独免，遂以秉德千户谋克及其子妇家产尽赐之。进司空、左丞相、兼侍中。

居数月，乌带早朝，以日阴晦将雨，意海陵不视朝，先趋出朝，百官皆随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乌带率百官出朝，恶之，遂落司空，出为崇义军节度使。后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来候问起居，海陵许立为后，使杀乌带。海陵诈为乌带哀伤，使其子兀答补佩金符乘驿赴丧，追封为王，仍诏有司送其灵车，赐绢三百为道途费。纳唐括于宫中，封贵妃。

兀答补袭猛安谋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谋克还撒改曾孙，以阿鲁补谋克授兀答补，终同知大兴尹。子瑯，本名乌也阿补，以曾祖阿鲁补功，充笔砚祇候。

大兴国，事熙宗为寝殿小底，权近侍局直长，最见亲信，未尝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寝，兴国时从主者取符钥归家，主者即以付之，听其出入以为常。皇统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兴国以宋司马光画像及他珍玩赐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赐，熙宗不悦，杖兴国一百。

海陵谋弑，意先得兴国乃可伺间入宫行大事，且度兴国无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说之，乃因李老僧结兴国。既而，知无异心可与谋，乃召至卧内，令解衣，欲与之俱卧，意有所

属者。兴国固辞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无故杀常胜，又杀皇后。乃以常胜家产赐阿楞，既又杀阿楞，遂以赐我。我深以为忧，奈何？”兴国曰：“是固可虑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赐物，君遂被杖，我亦见疑。主上尝言会须杀君，我与君皆将不免，宁坐待死何如举大事。我与大臣数人谋议已定，尔以为如何？”兴国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缓也。”乃约十二月九日夜起事。兴国取符钥开门，矫诏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于御榻上，是夜兴国先取投榻下，及乱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

海陵既立，以兴国为广宁尹，赐奴婢百口、犀玉带各一、钱绢马牛铁券如其党，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再赐兴国钱千万、黄金四百两、银千两、良马四匹、驼车一乘、囊驼三头、真珠巾、玉钩带、玉佩刀、及玉校鞍辔。天德四年，改崇义军节度使，赐名邦基。再授绛阳、武宁节度使，改河间尹。

世宗即位，废于家，凡海陵所赐皆夺之。大定中，邦基兄邦杰自京兆判官还，世宗曰：“大邦杰因其弟进，滥厕缙绅，岂可复用。”并罢其子弟与所赠父官。及海陵降为庶人，诏曰：“大邦基与海陵同谋弑逆，逋诛至今，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侧。

徒单阿里出虎，会宁葛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时有战功，领谋克，曷速馆军帅，皇统四年为兵部侍郎，历天德军节度使，改兴中尹，与宗干世为姻家。皇统九年，阿里出虎与仆散忽土俱为护卫十人长。海陵将弑熙宗，欲得二人者为内应，遂许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谋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闻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废立之事亦男子所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属惟在阿家，今日之谋乃我素

志也。”遂与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宫，至寝殿，阿里出虎先进刃，忽土次之，熙宗顿仆，海陵复刃之，血溅其面及衣。

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如其党，子术斯刺尚荣国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将军驸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东京，加仪同三司。八月，改河间尹，世袭临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领亲管谋克。以忧去职，起复为太原尹，封王。

阿里出虎自谓有佐立功，受铁券，凶狠益甚，奴视僚属，少忤其意辄箠辱无所恤。尝问休咎于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问张王乞。王乞以谓当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语告鼎。鼎上变，阿里出虎伏诛，并杀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刺焚其尸，投骨水中。

拔改自西京留守历西南路招讨使、忠顺军节度使，入为劝农使，复为河间尹，改临洮尹，入为工部尚书，改兴平军节度使，济南尹，卒。

仆散师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达葛人。本微贱，宗干尝周恤之，擢置宿卫为十人长。海陵谋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为内应，谓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于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师所赐，苟有补于国王，死不敢辞。”先太师，谓宗干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将行废立事，必得君为助乃可。”忽土许之。

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宫。至寝殿，熙宗闻步履声，咄之，众皆却立不敢动，忽土曰：“事至此，不进得乎？”乃相与排闥而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属，忽土曰：“始者议立平章，今复何疑。”乃奉海陵坐，众前称万岁。遂召曹国王宗敏至，即使忽土杀之。

既即位，忽土为左副点检，赐钱绢马牛羊铁券。转都点检，

改名师恭。迁会宁牧，拜太子少师、工部尚书，封王。顷之，以忧解职。起复为枢密副使，进拜枢密使。贞元三年，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复为枢密使。无何，以忧去，起复为太尉、枢密使。

海陵至汴京，赐忽土第一区，邻宁德宫。宫，徒单太后所居也，忽土时时入见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命忽土与萧怀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辞宁德，太后与语久之。海陵闻而恶之，疑其与太后有异谋。是时，萧秃剌、斡卢补与契丹撒八连战皆无功，粮运不继，乃退军临潢。而撒八闻师恭以大军且至，乃谋归大石，沿龙驹河西去。师恭至临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枢密副使白彦敬等讨撒八，师恭还，遣其子忽杀虎乘传逆之，至则执而戮于市。师恭临刑，绳枚窒口不能言，但举首视天日而已。遂族灭之，并诛灭萧秃剌、萧赭、萧怀忠家。

大定初，皆复官爵。及海陵降为庶人，师恭以预弑复削之。世宗幸上京，过老海达葛。师恭族人临潢尹守中、定远大将军阿里徒等皆夺官。二十八年，上谓宰相曰：“海陵遣仆散师恭、萧秃剌、萧怀忠追撒八不及，皆坐诛，遂夷其族，虐之甚也。

“平章政事襄对曰：“是时臣在军中，忽土、赭有精甲一万三千有余，贼军虽多皆胁从之人，以氈纸为甲，易与也。忽土等恒怯迁延，贼乃遁去。”上曰：“审如是，则诛之可也。”兄浑坦。

徒单贞，本名特思，忒黑辟刺人也。祖抄，从太祖伐辽有功，授世袭猛安。父婆卢火，以战功累官开府仪同三司。贞娶辽王宗干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统九年，贞与海陵俱弑熙宗。海陵既立，以贞为左卫将军，封贞妻平阳长公主，贞为驸马都尉、殿前左副点检。转都点检，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兴尹，都点检如故。俄授临潢府路昏斯鲁猛安。

居二年，海陵召贞勳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颇著微劳，而近日乃怠忽，纵有罪，树私恩。凡人富贵而骄，皆死征也。汝若不制汝心，将无所不至，赐之死复何辞。朕念弟襄及公主与朕同胞，故少示惩戒。”贞但号泣。即日解点检职，仍为大兴尹，复戒之曰：“今而后能以勤自励，朕当思之。不然，黜尔归田里矣。”逾月，复为都点检、大兴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沈。迁枢密副使，赐佩刀入宫，转同判大宗正事。

海陵将伐宋，诏朝官除三国人使宴饮，其余饮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节，益都尹京、安武节度使爽、金吾上将军阿速饮于贞第。海陵使周福兒赐土牛至贞第，见之以告，海陵召贞诘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饮酒，卿等知之乎？”贞等伏地请死，海陵数之曰：“汝等若以饮酒杀人太重，固当谏，古人三谏不听亦勉从君命。魏武帝《军行令》曰‘犯麦者死’。已而所乘马入麦中，乃割发以自刑。犯麦，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贵近乎？朕念慈宪太后子四人，惟朕与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属，曲贷死罪。”于是杖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贞为安武军节度使，京为滦州刺史，爽归化州刺史。

无何，拜贞御史大夫，以本官为左监军，从伐宋。至扬州，海陵死，北还。见世宗于中都，诏以贞女为皇太子妃，除贞为太原尹，改咸平。贞在咸平贪污不法，累赃巨万，徙真定尹，事觉。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图鞫之，贞即引伏，昌图还奏，上问之曰：“贞停职否？”对曰：“未也。”上怒，抵昌图罪，复遣刑部尚书移刺道往真定问之，征其赃还主。有司征给不以时，诏先以官钱还其主，而令贞纳官。凡还主赃，皆准此例。降贞为博州防御使，降贞妻为清平县主。

顷之，迁震武节度使，遣使者往戒敕之，诏曰：“朕念卿

懿戚，不待终考，更迁大镇。非常之恩不可数得，卿勿蹈前过。“转河中尹。进封其妻为任国公主，赐黄金百两、重彩二十端，赐贞击球马二匹。改东京留守，赐玉吐鹞、弓矢，赐贞妻钱万贯。

有司奏：“海陵已贬为庶人，宗干不当犹称帝。”于是，以宗干有社稷功，诏追封为辽主，其子孙及诸女皆降，贞妻降永平县主，贞自仪同三司降特进，夺猛安，不称驸马都尉。再徙临潢尹。

初，与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毙，秉德、辩、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见杀，言以妻殒，裕、老僧以反诛，至是贞与大兴国尚在。而兴国摈弃不用，独贞以世姻籍恩宠，虽夫妇降削爵号，而世宗虑久远，终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诏诛贞及其妻与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诸孙。俄而，兴国亦诛，皇统逆党尽矣。

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为皇太后，追封贞为太尉梁国公，贞祖抄司空鲁国公，父婆卢火司徒齐国公，贞妻梁国夫人，子陀补火、慎思、十六俱为镇国上将军。无何，再赠贞太师、广平郡王，谥庄简。贞妻进封梁国公主。

李老僧，旧为将军司书吏，与大兴国有亲，素相厚。海陵秉政，兴国属诸海陵，海陵以为省令史。及将举事，使老僧结兴国，兴国终为海陵取符钥，纳海陵宫中成弑逆者，老僧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为同知广宁尹事，赐钱千万、绢五百匹、马牛各二百、羊二千。

久之，海陵恶韩王亨，将杀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为广宁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构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广宁，常与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迟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讹论促老僧，老僧乃与亨家奴六斤谋，

杀亨狱中，语在亨传。及耶律安礼自广宁还朝，海陵谓之曰：“亨迭三罪，伏其一已见缺望。尔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亲族，故榜杀之。”

海陵以老僧于亨有迟回意，遂降老僧为易州刺史。久之，迁同知大兴尹，赐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与兵部尚书可喜谋反，诛。

论曰：《书》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简乃僚，其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谓寝殿小底犹周之缀衣，所谓护卫犹周之虎贲也，则皆群仆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兴国、忽土、阿里出虎为之扼腕，皆出于小底护卫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与近侍饮酒，会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视，都点检辞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愿无亲往。”熙宗谓辞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复见召用。海陵与唐括辩时时屏人私语，护卫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挤而杀之。皇统末年，群臣解体，无尊君谨上之心，而群奸窃发，仆御之臣不复有如辞不失、特思者矣。《绵》之诗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呜呼，先后御侮之臣，岂可少哉！

完颜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鞑，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辅七年，宗望追辽主至天德，慎思来降，且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宗望移书夏人谕以祸福，夏人乃止。赐慎思姓完颜氏，官至仪同三司。

元宜便骑射，善击球。皇统元年，充护卫，累迁瓠里本群牧使，入为武库署令，转符宝郎，海陵篡立，为兵部尚书。天德三年，诏凡赐姓者皆复本姓，元宜复姓耶律氏。历顺义、昭

义节度使，复为兵部尚书、劝农使。

海陵伐宋，以本官领神武军都总管，以大名路骑兵万余益之。前锋渡淮，拔昭关，遇宋兵万余于柘皋，力战却之。至和州，宋兵十万来拒，元宜麾军力战，抵暮而罢。宋人乘夜袭营，元宜击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斩首数万，以功迁银青光禄大夫。海陵增置浙西道都统制，使元宜领之，督诸军渡江，佩金牌，赐衣一袭。

是时，世宗已即位于辽阳，军中多怀去就。海陵军令惨急，亟欲渡江，众欲亡归，决计于元宜。猛安唐括乌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元宜曰：“待王祥至谋之。”王祥者元宜子，为骁骑副都指挥使，在别军。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约诘旦卫军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众曰：“有令，尔辈皆去马，诘旦渡江。”众皆惧，乃以举事告之，皆许诺。

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与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猛安唐括乌野、谋克斡卢保、娄薛、温都长寿等率众犯御营。海陵闻乱，以为宋兵奄至，揽衣遽起，箭入帐中，取视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庆山曰：“事急矣，当出避之。”海陵曰：“走将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纳合斡鲁补先刃之，手足犹动，遂缢杀之。骁骑指挥使大磐整兵来救，王祥出语之曰：“无及矣。”大磐乃止。军士攘取行营服用皆尽，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书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统制郭安国、监军徒单永年、近侍局使梁琬、副使大庆山，皆杀之。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杀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军北还。

大定二年春，入见，拜御史大夫，诏曰：“高栝为御史大夫，号为正直，颇涉烦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纠举。职事有大



于此者，尔宜勉之。”未几，拜平章政事，封冀国公。赐玉带、甲第一区，复赐姓完颜氏。

往泰州路规措讨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荣招窝斡，窝斡杀荣，诏追赠荣进官四阶。五月，上闻元宜将还，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还朝，奏请益诸群牧铠甲。诏从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复请益临潢戍军士马，诏给马六百匹。久之，罢为东京留守。乞还所赐甲第，上从之，赐以袭衣、吐鹞、厩马、海东青鹞。未几，致仕，薨于家。上闻之，遣使致祭，赙赠甚厚。

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拟纳合斡鲁补除授，上曰：“昔废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于是，岂可复加官使？其世袭谋克姑听仍旧。”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为人臣能捍灾御侮有功者，宜录用之。今弑海陵者以为有功，赏以高爵，非所以劝事君也。宜削夺，以为人臣之戒。臣在当时亦与其党，如正名定罪，请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请其罪以劝事君，此亦人之所难。”遂以扎里海充赵王府祗候郎君。

元宜子习涅阿补，大定二十五年为符宝祗候，乞依女直人例迁官，上曰：“赐姓一时之权宜。”令习涅阿补还本姓。

论曰：《春秋》书“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齐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场、阎职也。海陵弑熙宗，完颜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场、阎职去之。海陵之弑也，元宜归于世宗。邴、阎贱役，元宜都将也，握君之亲兵，窥利以弑之，其罪岂容诛乎，世宗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犹杀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杀人未闻准首免罪而又予赏者也，况弑逆乎。海陵弑五十三年，得有胡沙虎之事。

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阿疏裔孙也。徙东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护卫，出职太子仆丞，改鹰坊直长，再迁

鹰坊使、拱卫直指挥使。明昌四年，使过阻居，监酒官移刺保迎谒后时，饮以酒，酒味薄，执中怒，殴伤移刺保，诏的决五十。未几，迁右副点检，肆傲不奉职，降肇州防御使。逾年，迁兴平军节度使。丁母忧，起复归德军节度使，改开远军兼西南路招讨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为签枢密院事。诏佐丞相襄征伐，执中不欲行，奏曰：“臣与襄有隙，且杀臣矣。”上怒其言不逊，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为永定军节度使。改西北路招讨使，复为永定军，坐夺部军马解职。

泰和元年，起知大兴府事。诏契丹人立功官赏恩同女直人，许存养马匹，得充司吏译人，著为令。执中格诏不下，上责之曰：“汝虽意在防闲，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复如此烦碎生事也。”乃下诏行之。

涑水人魏廷实祖任兒，旧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编籍正户，已三世矣。文昭孙劼诋廷实为奴，及妄诉殴詈，警巡院鞠对无状，法当诉本贯。劼诉于府，执中使廷实纳钱五百贯与劼。廷实不从，还涑水，执中径遣锁致廷实。御史台请移问，执中转奏御史台不依制，府未结断，令移推。诏吏部侍郎李柄、户部侍郎粘割合答推问。柄、合答奏御史台理直，诏乃切责执中。

御史中丞孟铸奏弹执中“贪残专恣，不奉法令。释罪之后，累过不悛。既蒙恩贷，转生跋扈。如雄州诈认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实家。发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殴詈同僚擅令停职，失师帅之体，不称京尹之任”。上曰：“执中粗人，似有跋扈尔。”铸对曰：“明天子在上，岂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阅奏章，诏尚书省问之。由是改武卫军都指挥使。

平章政事仆散揆宣抚河南，执中除山东东西路统军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诸道统军司为兵马都统府，执中为山东两路

兵马都统，定海军节度使完颜撒剌副之。执中分兵驻金城、胸山，请益发东平路兵屯密、沂、宁海、登、莱以遏兵冲，诏从之，时泰和六年四月也。

五月，宋兵犯金城，执中遣巡检使周奴以骑兵三百御之。会宋益兵转趋洙阳，谋克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过突出击之，杀十数人，追至县城，宋兵不敢出。会周奴以兵入城，宋兵逾城走，三合已焚其舟，合击大破之，斩首五百余级，杀宋统领李藻，擒忠义军将吕璋。

十月，执中率兵二万出清口，宋以步骑万余列南岸，战舰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执中以舟兵二千搏战，遏宋舟兵，遣副统移刺古与涅率精骑四千自下流径渡。宋兵望骑兵登南岸，水陆俱溃。追斩及溺死者甚众，尽获其战舰及战马三百，遂克淮阴，进兵围楚州。迁元帅左监军。执中纵兵虏掠，上闻之，杖其经历官阿里不孙，放还所掠。未几，宋人请和，诏罢兵。除西南路招讨使，改西京留守。

大安元年，授世袭谋克，复知大兴府事，出知太原府，复为西京留守，行枢密院，兼安抚使。以劲兵七千遇大兵，战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众遂溃。行次蔚州，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衣币诸物，夺官民马，与从行私人入紫荆关，杖杀涑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问。乃迁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益无所忌惮，自请步骑二万屯宣德州，与之三千，令驻妫川。

崇庆元年正月，执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庄，移文尚书省曰：“大兵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朝廷恶其言，下有司按问，诏数其十五罪，罢归田里。

明年，复召至中都，预议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书曰：

“胡沙虎专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称誉，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师无律，不战先退，擅取官物，杖杀县令。屯驻妫川，乞移内地，其谋略概可见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后效，不亦难乎。才诚可取，虽在微贱皆当擢用，何必老旧始能立功。一将之用，安危所系，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单镒以为不可用，参知政事綰跪奏其奸恶，乃止。执中善结近幸，交口称誉。五月，诏给留守半俸，预议军事。张行信复谏曰：“伏闻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旧。彼向之败，朝廷既知之矣。乃复用之，无乃不可乎。”遂止。

上终以执中为可用，赐金牌，权右副元帅，将武卫军五千人屯中都城北。执中乃与其党经历官文绣局直长完颜丑奴、提控宿直将军蒲察六斤、武卫军钤辖乌古论夺刺谋作乱。是时，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职即军中责执中止务驰猎。不恤军事。执中方饲鹞，怒掷杀之，遂妄称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驸马都尉没烈谋反，奉诏讨之。南平姻家福海，别将兵屯于城北，遣人以好语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执之。

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军为三军，由章义门入，自将一军由通玄门入。执中恐城中出兵来拒，乃遣一骑先驰抵东华门大呼曰：“大军至北关，已接战矣。”既而再遣一骑亦如之。使徒单金寿召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广阳门西富义坊，马上与执中相见，执中手枪刺之堕马下，金寿斫杀之。使乌古论夺刺召没烈，杀之。符宝祗候鄱阳、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闻乱，遽召大汉军五百人赴难，与执中战不胜，皆死之。执中至东华门，使呼门者亲军百户冬兒、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应，许以世袭猛安、三品职事官，亦不应。呼都点检徒单渭河，谓河即徒单镐也。渭河缒城出见执中，执中命聚薪焚东华

门，立梯登城。护卫斜烈、乞兒、亲军春山共扃锁开门纳执中。执中入宫，尽以其党易宿卫。自称监国都元帅，居大兴府，陈兵自卫。急召都转运使孙椿年取银币赏金寿、夺刺及军官军士、大兴府輿隶。是夜，召声妓与亲党会饮。明日，以兵逼上出居卫邸，诱左丞完颜纲至军中，即杀之。执中意不可测，丞相徒单谏劝执中立宣宗，执中然之。

是时，庄献太子在中都，执中以皇太子仪仗迎庄献入居东宫。召符宝郎徒单福寿取符宝，陈于大兴府露阶上。盗用御宝出制，除完颜丑奴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刺顺天军节度使，蒲察六斤横海军节度使，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虽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余除拜犹数十人。同时有两蒲察六斤，其一守东华门不肯从乱者。召礼部令史张好礼欲铸监国元帅印，好礼曰：“自古无异姓监国者。”乃止。遣奉御完颜忽失来等三人，护卫蒲鲜班底、完颜丑奴等十人，迎宣宗于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弑上于卫邸。尽撤沿边诸军赴中都平州、骑兵屯蓟州以自重，边戍皆不守矣。

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执中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监修国史，封泽王，授中都路和鲁忽土世袭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为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子猪粪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点检徒单渭河为御史中丞，乌古论夺刺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单金寿遥授知东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阳府事，完颜丑奴同知河中府事，权宿直将军。诏以乌古论谊居第赐执中，仪鸾局给供张，妻王赐紫结银铎车。

戊申，执中侍朝，宣宗赐之坐，执中就坐不辞。无何，执中奏请降卫绍王为庶人，奏再上，诏百官议于朝堂。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附执中议，众相视莫敢言，独文学田廷芳奋然曰：“先朝素无失德，尊号在礼不当削。”于是

从之者礼部张敬甫、谏议张信甫、户部武文伯、庞才卿、石抹晋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辟诸问途，百人曰东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适东乎、适西乎。岂以百人、十人为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数日，诏降为东海郡侯。

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宣宗使人问执中，执中曰：“计画已定矣。”既而让宰执曰：“吾为尚书令，岂得不先与议而遽奏耶？”宰执逊谢而已。

提点近侍局庆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请除执中，宣宗念援立功，隐忍不许。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屡战不利，执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高琪出战复败，自度不免，颇闻庆山奴诸人有谋，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将颺军入中都，围执中第。执中闻变，弯弓注矢外射，不胜，登后垣欲走，衣絰堕而伤股，军士就斩之。高琪持执中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

执中之党呼于衢路曰：“颺军反矣，杀之者有赏。”市人从之。颺军死者甚众，一军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抚谕之，诏有司量加赙赠，众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宁军节度使，乌古论奋刺真授知济南府事，徒单金寿真授知归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阳府事。

甲寅，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国君立不以道，若尝与诸侯盟会，即列为诸侯。东海在位已六年矣，为其臣者谁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当是时惟鄱阳、石古乃率众赴援，至于战死，论其忠烈，在朝食禄者皆当愧之。陛下始亲万机，海内望化，褒显二人，延及子孙，庶几少慰贞魂，激天下之义气。宋徐羨之、傅亮、谢晦弑营阳王立文帝，文帝诛之，以江陵奉迎之诚，免其妻子。胡沙虎国之大贼，世所共恶，虽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过恶，宣布中

外，除名削爵，缘坐其家，然后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劳，则依仿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惩戒。”宣宗乃下诏暴执中过恶，削其官爵。赠鄱阳、石古乃，加恩其子。庆山奴、惟弼、惟康皆迁赏，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论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谋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兴国一人世宗声其罪而磔之思陵之侧。徒单贞虽诛。未闻暴其罪状，后以戚畹又复赠官追封。余秉德、唐括辩等六人，皆以他罪诛，海陵之弑，其首恶为完颜元宜，则令终焉。卫绍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于司败之诛，而死于高琪之手。古所谓弑君之贼人得而讨之者，谓请于公上而致讨焉。如孔子之请讨陈恆是也。岂有如琪之擅杀而以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乱若此，国欲不亡，其可得乎！

## 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 叛臣

张觉 张仅言 耶律余睹 窝斡

古书“畔”与“叛”通，畔之为言界也。《左氏》曰，政犹“农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犹此疆彼界之截然，违此向彼，即为叛矣。善恶判于跬步，祸患极于怀襄，吁，可畏哉！作《叛臣传》。

张觉，亦书作𠄎，平州义丰人也。在辽第进士，仕至辽兴军节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时立爱以平州降，当时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平州自入契丹别为一军，故弗与，而以平州为南京，觉为留守。既而闻觉有异志，上遣使刘彦宗及斜钵谕之，诏曰：“平山一郡今为南京，节度使今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阴有异图，何为当此农时辄相扇动，非去危就安之计也。其谕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民心多不安，故时立爱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迁者道出平州，故觉因之以作乱。天辅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赴广宁，过平州，觉使人杀之于栗林下，遂据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纳之。

太祖下诏谕南京官吏，诏曰：“朕初驻蹕燕京，嘉尔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为南京，减徭役，薄赋税，恩亦至矣，何苦辄为叛逆。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



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

觉兵五万屯润州近郊，欲胁迁、来、润、隰四州。阁母自锦州往讨之，已败觉兵，欲乘胜攻南京，时暑雨不可进，退屯于海墘。无何，阁母再败觉兵，复与战于兔耳山，阁母大败，觉报捷于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张敦固等皆加徽猷阁待制，以银绢数万犒军。

宗望军至南京城东，觉兵大败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纳叛责宋宣抚司，索张觉。宣抚王安中匿之于甲仗库，给曰：“无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斩貌类觉者一人当之，金人识之曰：“非觉也。”安中不得已，引觉出。数以罪，觉骂宋人不容口，遂杀觉函其首以与金人。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郭药师自言曰：“若来索药师当奈何。”自是，降将卒皆解体。及金人伐宋，竟以纳平州之叛为执言云。子仅言。

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仅言在襁褓间，里人刘承宣得之，养于家。其邻韩夫人甚爱之。年数岁，因随韩夫人得见贞懿皇后。留之籓邸，稍长，侍世宗读书，遂使仅言主家事，绳检部曲，一府惮之。

世宗留守东京，海陵用兵江、淮，将士往往亡归，诣东京，愿推戴世宗为天子。仅言劝进，世宗即位，除内藏库副使，权发遣宫籍监事。海陵死扬州，仅言与礼部尚书乌居仁、殿前左卫将军阿虎带、御院通进刘琬发遣六宫百司图书府藏在南京者。还以本职提控尚食局，转少府监丞，仍主内藏。

仅言能心计，世宗倚任之，凡宫室营造、府库出纳、行幸顿舍皆委之。世宗尝曰：“一经仅言，无不惬朕意者。”六年，提举修内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匿之，事觉，法当死，仅言责取其物与官，释其罪。寻兼祗应司。迁少府监，提控宫籍监、

祇应司如故。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十七年，复提点内藏，典领昭德皇后山陵，迁劝农使，领诸职如故。

仅言虽旧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终不假以权任。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宫苑司直长黎伦在职十六年，请与迁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质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劝农使张仅言亦朕旧臣，纯实颇解事，凡朝廷议论，内外除授，未尝得干预。朕观自古人君为谗谄蒙蔽者多矣，朕虽不及古人，然近习儉言未尝入耳。”宰臣曰：“诚如圣训，此国家之福也。”世宗欲以为横海军节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

仅言始得疾，犹扶杖视事，疾亟，诏太医诊视，近侍问讯相属。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赠银五百两、重彩十端、绢二百匹，棺槨、衣衾、银汞、敛物、葬地皆官给，赠辅国上将军。

耶律余睹，辽宗室子也。辽主近族，父祖仕辽，具载《辽史》。初，太祖起兵，辽人来拒，余睹请自效，以功累迁金吾卫大将军，为东路都统。天辅元年，与都统耶律马哥军于浑河，银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战。比银术哥等至，马哥、余睹已遁去。银术哥、希尹坐稽缓，太祖皆罚之，所获生口财畜入于官，天辅二年，龙化州人张应古等来降，而余睹复取之。辽以挾不野为节度使。未几，应古等逐挾不野自效。太祖于国书中以问辽主，“龙化州已经降附，何为问罪而杀其主者。”辽主托以大盗群起，使余睹收之。

太祖已取临潢府，赐诏余睹曰：“汝将兵在东路，前后战未尝不败。今闻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师。朕已于今日十五日克上京，今将往取辽主矣。汝若治兵一决胜负，可指地期日相报。若知不敌，当率众来降，无貽后悔。”及太祖班师，阖母等还

至辽河，方渡，余睹来袭，完颜背答、乌塔等殿，力战却之，获甲马五百匹。

天辅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统，以所部来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统司以闻，诏曰：“余睹到日，使与其官属偕来，余众处之便地。”无何，余睹送上所受辽国宣诰，及器甲旗帜等，与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太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来降。

余睹作书，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概以谓：“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又言：“枢密使得里底本无材能，但阿谀取容，其子磨哥任以军事。”又言：“文妃长子晋王素系人望，宜为储副，得里底以元妃诸子己所自出，使晋王出继文妃。”又言：“晋王与驸马乙信谋复其枢密使，来告余睹共定大计，而所图不成。”又言：“己粗更军事，进策辽主，得里底蔽之，辽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捏等欲发，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车五千两、畜产数万、辽北军都统以兵追袭，遂弃辎重，转战至此。所有官事职位姓名、人户畜产之数，遣韩福奴具录以闻。”遂与其将吏来见，上抚慰之，遂赐坐，班同宰相，赐宴尽醉而罢。上命余睹以旧官领所部。且谕之曰：“若能为国立功，别当奖用。”自余睹降，益知辽人虚实矣。

余睹在军中屡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诏咸州路都统司曰：“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复诏曰：“余睹降时，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都统杲取中京，余睹为乡导，与希尹等招抚奚部。奉圣州降，其官吏皆遁去，余睹举前监酒李师夔为节度使，进士沈璋为副使，州吏裴夔为观察判

官。沈璋招集居民还业者三千余，迁太常少卿。

久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刘刺结党谋叛，及其未发宜先收捕。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冑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战栗不能对，乃杖铎刺七十，余皆不问。

天会三年，大举伐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宋兵四万救太原，余睹、屋里海逆击于汾河北，擒其帅郝仲连、张关索，统制马忠，杀万余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会十年，余睹谋反，云内节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党燕京统军萧高六伏诛，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自杀。边部斩余睹及其诸子，函其首以献。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赵公鉴、刘儒信、刘君辅等并授遥镇节度使以赏之。

移刺窝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从撒八为乱，受其伪署，后杀撒八，遂有其众。

撒八者，初为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杨葛深念后西北有事得罪，遂以忧死。燥合复与牌印耶律娜、尚书省令史没答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闻男丁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与部众杀招讨使完颜沃侧及燥合，而执耶律娜、没答涅合，取招讨司贮甲三千，遂反。议立豫王延禧子孙，众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耶鲁瓦群牧使鹤寿等皆遇害，语在《鹤寿传》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杀节度使术甲兀者以应撒八。

会宁八猛安牧马于山后，至迪谋鲁，贼尽夺其马。辟沙河

千户十哥等与前招讨使完颜麻泼杀乌古迪列招讨使乌林答蒲卢虎，以所部趋西北路。室鲁部节度使阿厮列追击败之，十哥与数骑遁去，合于撒八。

咸平府谋克括里，与所部自山后逃归，咸平少尹完颜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属，括里与其党招诱富家奴隶，数日得众二千，遂攻陷韩州及柳河县，遂趋咸平。余里野发兵迎击之，兵败，贼遂据咸平，于是缮完器甲，出府库财物以募兵，贼势益张。权曹家山猛安绰质，集兵千余，扼干夜河，贼不得东。绰质兵败，括里遂犯济州。会宿直将军李术鲁吴括刺征兵于速频路，遇括里于信州，与猛安乌延查刺兵二千，击败括里。括里收余众趋东京，是时世宗为东京留守，以兵四百人拒之。贼至常安县，闻空中击鼓声如数千鼓者，候见旌旗蔽野，传言留守以十万兵至矣，即引还，亦以其众合于撒八。

海陵使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刺讨平之。秃刺与之相持数日，连与战皆无功，而粮饷不继，秃刺退归临潢。秃刺虽不能克敌，而撒八自度大军必相继而至，势不可支，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驹河西出。及仆散忽土、萧怀忠等兵至，与秃刺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还。忽土、怀忠、秃刺坐逗遛不即追贼，皆诛死。北京留守萧赧不能制其下，杀降人而取其妇女，亦坐诛。于是，白彦恭为北面兵马都统，纥石烈志宁副之，守颜毅英为西北面兵马都统，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斡副之，以讨撒八等。

撒八既西行，而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刺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执老和尚、李特补等。至是，窝斡始自为都元帅，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世宗使移刺扎八、前押军谋克播斡、前牌印麻孩、利涉军节度判官马脑等招之。扎八等见窝斡，以上意谕之。窝斡已约降，

已而复谓扎八曰：“若降，尔能保我辈无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岂能必哉。”

扎八见窝斡兵众强，车帐满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说之曰：“我之始来，以汝辈不能有为，今观兵势强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为人所驱去乎，将欲待天时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复还矣。”贼将有前孛特本部族节度使逐斡者，言：“昔谷神丞相，贤能人也，尝说他日西北部族当有事。今日正合此语，恐不可降也。”于是，窝斡遂决意不复肯降矣。扎八亦留贼中，惟麻骇、播斡还归。窝斡乃引兵攻临潢府，总管移室懋出城战，兵少被执，贼遂围临潢，众至五万。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窝斡遂称帝，改元天正。

是时，北面都统白彦敬、副统纥石烈志宁在北京，闻世宗即位，以兵来归。世宗使元帅左都监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颜骨只救临潢，昼夜兼行，比至临潢，贼已解围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窟历，两军已阵将战，押军猛安契丹忽刺叔以所部兵应贼，吾扎忽军遂败。

泰州节度使乌里雅率千余骑与窝斡遇，乌里雅兵复败，仅以数骑脱归。贼势愈振，城中震骇，莫敢出战。贼四面登城，押军猛安乌古孙阿里补率军士数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击贼力战，斫刈甚众，贼乃退走，城赖以完。泰州司吏颜盖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赐银五十两、重彩十端。

二年正月，右副元帅完颜谋衍率诸军北征窝斡。二月壬戌诏曰：“应诸人若能于契丹贼中自拔归者，更不问元初首从及被威胁之由，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曾有官职及纠率人众来归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来人各从所愿处收系，有才能者亦与录用。内外官员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亦从所愿处收系，与免三年差

役。或能捕杀首领而归者，准上施行，仍验劳绩约量迁赏。如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诏曰：“尚书省，如节度防御使捉获窝斡者与世袭猛安，刺史捉获者与世袭谋克，驱奴、宫籍监人亦与庶人同。”复诏宰臣，遍谕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

于是，括里将犯韩州，闻元帅兵至，不战遁去，将转趋懿、宜州。谋衍屯懿州庆云县，及屯川州武平县，奏请粮运当遣人护送，兵仗乞选精良者付之。诏以南征逃还军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签调，就近地签步军，给仗护送粮运。诏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规措边事。前安远大将军斡里裒、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磨哥等自窝斡中来降，斡里裒、七斤加昭武大将军，阿里葛武义将军，磨哥忠勇校尉。

窝斡遂自泰州往攻济州，欲邀粮运。元帅完颜谋衍与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甲士万三千人，曷懒路总管徒单克宁、广宁尹仆散浑坦、同知广宁尹完颜岩雅、肇州防御使唐括乌也为左翼，临海节度使纥石烈志宁、曷速馆节度使神土懋、同知北京留守完颜骨只、淄州刺史尼庞古钞兀为右翼，至术虎崖，尽委辎重，士卒赍数日粮，轻骑袭之。

紉椀群牧人契丹颡者，与其弟孛迭、授刺，皆弃家自贼中来降。紉者谓谋衍曰：“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贼辎重去此不远，我攻之，贼必救其巢穴，贼至马必疲，我马少得息，所谓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劳者也。”谋衍从之，乘夜亟发，会大风路暗不能辨，迟明行三十里许，与贼辎重相近，整兵少憩。窝斡趋济州，知大军取其辎重，乃还救，遇于长冻。既阵，谋衍别设伏于左翼之侧，贼四百余骑突出左翼伏兵之间，徒单克宁射却之。是日，别部诸将

与贼对者，胜负未分，相去五里许而立。左翼万户襄别与贼战，贼阵动，襄麾军乘之，突出其后，俱与大军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骑，率众自贼后击之，贼不能支，乘势麾军击其一偏，贼遂却。襄遂与大军合，而别部诸将皆至，整阵力战，忽反风扬砂石，贼阵乱，官军驰击，大破之。追北十余里，斩获甚众。诏以紘者为武义将军，李迭昭信校尉，授刺忠翊校尉。紘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卒。李迭取家贼中，遂被害，上悯之，后以授刺为汝州都巡检使。

窝斡率其众西走，谋衍追及之于霏{松}河。贼已济，毁其津口，纥石烈志宁军先至，不克渡，乃对岸为疑兵，以夹谷清臣、徒单海罗两万户于下流渡河，值支港两岸斗绝且泞淖，命军士束柳填港而过。追之数里，得平地，方食，贼众奄至。志宁军急整阵，贼自南冈驰下，冲阵者三，志宁力战，流矢中左臂，战自若。大军毕至，左翼骑兵先与贼接，贼据上风纵火，乘烟击官军，官军步兵亦至，并力合战，凡十余合，军士苦风烟皆植立如痴。会天降雨，风止，官军奋击，大败之。徒单克宁追奔十五里，贼前厄溪涧不得亟渡，多杀伤。贼既渡，官军亦渡，少憩，贼反旆来攻，克宁以大军不继，令军士皆下马射贼。贼引却而南，克宁亦将引而北，士未及骑马，贼复来冲突，官军少却，回渡涧北。大军至，贼遂引去。

四月，诏元帅府曰：“应契丹贼人，与大兵未战已前投降者，不得杀伤，仍加安抚。败走以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准已虏为定外，亲属分付圆聚。仍官为换赎。”

窝斡既败，谋衍不复追讨，驻军白冻。窝斡攻懿州不克，遂残破川州，将遁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击之。于是，发骁骑军二千、曷懒路留屯京师军三千，号称二万，会宁济州军六千亦号二万。元帅左都监高忠建总兵，沃州刺史乌古论蒲查为曷



懒路押军万户，祁州刺史乌林答刺撒为济州押军万户，右骁骑副都指挥使乌延查刺为骁骑万户，祁州刺史宗宁为会宁路押军万户，右宣徽使宗亨为北京路都统，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为副统，会元帅府讨击之。

诏使尚厩局副使蒲察蒲卢浑往懿州戒敕将帅，上曰：“朕委卿等讨贼，乃闻不就贼趋战，而驻兵闲缓，经涉累月，虽曾追袭，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马疲弱不能百里而还。后虽破贼，而纵诸军劫掠，数日后方追北霭{松}河，亦不乘胜，辄复引还。贼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图后功。当尽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谓蒲卢浑曰：“卿若闻贼在近，即当监督讨伐。用命力战者疏记以闻，朕将约量迁赏。无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滥署无功者。善戢士卒、勿纵虏掠。”以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元帅右监军完颜福寿召还京师，咸平路总管完颜兀带复旧职。谋衍男斜哥在军中多暴横，诏押归本管。窝斡使所亲招节度使移里董窟域，窟域执其使送官，与窝斡连战有功，迁宣武将军，赐银五百两、衣二袭。起运在中都弓万五千、箭一百五十万赴懿州。

平章政事移刺元宜、宁昌军节度使宗叙入见，诏使自中道却还军中，宣谕元宜、谋衍注意经略边事。师久无功，尚书右丞仆散忠义愿效死力除边患，世宗嘉叹。六月，忠义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宗叙为兵部尚书，各赐弓矢、具鞍勒马。出内府金银十万两佐军用。诏曰：“军中将士有犯，除连职奏闻，余依军法约量决责，有功者依格迁赏。”以大名尹宗尹为河南路统军使，河南路统军都监蒲察世杰为西北路副统，赐弓矢佩刀厩马，从忠义征行。诏谕诸军将士曰：“兵久驻边陲，蠹费财用无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仆散忠义兼右副元

帅，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帅谋衍罢为同判大宗正事。”

诏居庸关、古北口讥察契丹奸细，捕获者加官赏。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蓟州、石门关等处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鲁带为猛安，移刺娜为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执，至是挺身来降。世宗以阿鲁带为济州押军万户，移刺娜为同知涿州事。

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为都统，赐金牌一、银牌二，西北路招讨使唐括亨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会燕子城旧戍军，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远斥候，贼至即战，不以昼夜为限。诏思敬曰：“契丹贼败必走山后，可选新马三千，加刍藁以备追袭。”

仆散忠义至军中。是时，窝斡西走花道，众尚八万。忠义、高忠建军与贼遇，万户查刺、蒲查为左翼，宗亨统之；宗宁、刺撒为右翼，宗叙统之；世杰亦在左翼中，与贼夹河为阵。贼渡河，以兵四万余先犯左翼军，查刺以六百骑奋击败之。复以四万众与左翼军战，宗亨、世杰七谋克指画失宜，阵乱败于贼。世杰挺身投于查刺军中，贼围查刺军，查刺力战，宗叙以右翼军来救，贼乃去。

诏曰：“自契丹作逆，有为贼诖误者，不问如何从贼，但能复业，与免本罪。如能率众来附，或能杀捕首领而降，或执送贼所扇诱作乱之人，皆与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还被戮，已命其子孙袭其职。尔等勿怨前事，故怀迟疑。贼军今既破散，山后诸处皆命将士遏其逃路，尔等虽欲不降终将安往？若犹疑贰，俱就焚灭，悔及矣。”

窝斡自花道西走，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以大军追及于袅岭西陷泉。明日，贼军三万骑涉水而东。大军先据南冈，左翼军自冈为阵，迤邐而北，步军继之，右翼军继步军北引而东，

作偃月阵，步军居中，骑兵据其两端，使贼不见首尾。是日，大雾晦冥，既阵雾开，少顷晴霁，贼见左翼据南冈不敢击，击右翼军，乌延查刺力战，贼稍却。志宁与夹谷清臣、乌林答刺撒、铎刺合战，贼大败，将涉水去，泥泞不得亟渡。大军逐北，人马相蹂践而死，不可胜数，陷泉皆平，余众蹈籍而过，或奔溃窜匿林莽间。大军踵击之，俘斩万计，生擒其弟伪六院司大王袅。窝斡仅与数骑脱去，钞兀、清臣追四十余里不及，斩千余级，获车帐甚众。其母徐辇举营自落括冈西走，志宁追之，尽获辎重，俘五万余人，杂畜不可胜计。伪节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

诏北京副统完颜达吉括本部马，规办刍粮，仍使达吉为监战官，录有功者闻奏。诏选中都、西京两路新旧军万人备守御，以窝斡败走，恐或冲突也。

仆散忠义使使奏捷，诏略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帅忠义使使来奏大捷。或被军俘获，或自能来服，或无所归而投拜，或将全属归附，或分领家族来降，或尝受伪命，及自来曾与官军斗敌，皆释其罪。其散亡人内，除窝斡一身，不以大小官员是何名色，却来归附者，亦准释放。有能诛捕窝斡，或于不从招纳亡去人内诛捕以来，及或能率众于掌军官及随处官司投降者，并给官赏。各路抚纳来者，毋得辄加侵损。无资给者，不以是何路分，随有粮处安置，仍官为养济。”

窝斡收合散卒万余人，遂入奚部，以诸奚自益，时时出兵寇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温迪罕阿鲁带守古北口，与战败焉。诏完颜谋衍、蒲察乌里雅、蒲察蒲卢浑以兵三千，合旧屯兵五千，击之。诏守颜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会大军讨窝斡。

贼党霏{松}河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帅府约降，诏令擒捕窝

斡，许以官赏。贼将降者甚众。其散走者闻诏书招降，亦多降者。其余多疾疫而死，无复斗志。窝斡自度势穷，乃谋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国，大军追之益急，其众复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间。诏尚书省：“凡胁从之家被俘掠遂致离散，宜从改正。将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检括分付。”

监军志宁获贼稍合住，释而弗杀，纵还贼中，使诱其亲近捕窝斡以自效，许以官赏。九月庚子，稍合住与神独斡执窝斡，诣右都临完颜思敬降，并获其母徐攀及其妻、子、子妇、弟、侄，尽收伪金银牌印。唐括孛古底获前胡里改节度使什温及其家属。西北路招讨使李家奴获伪枢密使逐斡等三十余人，复与猛安泥本婆果追伪监军那也至天成县，那也乃降，乃获伪都元帅丑哥及金牌一、银牌五。志宁与清臣、宗宁、速哥等追余党至燕子城，尽得其党。前至抹拔里达之地，悉获之，逆党遂平。

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贺。乙巳，诏天下。辛亥，完颜思敬献俘于京师，窝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悬诸京府。其母徐攀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贫不能自给者官为养济。

括里、扎八率众南走，诏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诈称降，宗亨信其言，遂不与战。扎八给之曰：“括里惊走，愿追之。”宗亨纵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听，而纵军士取贼所弃资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宁州刺史。其后，宋李世辅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颇为边患。

神独斡除同知安化军节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大定六年，点检司奏，亲军中有逆党子弟，请一切罢去。诏曰：“身预逆党者罢之，余勿问。”

赞曰：金人以燕山与宋，遂启张觉跳梁之心，觉岂为宋者

哉，盖欲乘时以徼利耳。耶律余睹从宗望追天祚，曾不遗余力，功成骄溢，自取诛灭，嗚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难，《传》曰：“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可不戒哉！

## 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七十二

### 外国上

#### 西夏

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时，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与李茂贞、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乱，藩镇连兵，惟夏州未尝为唐患。历五代至宋，传数世至元昊，始称帝。辽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贡不绝，事具《辽史》。

天辅六年，金破辽兵，辽主走阴山，夏将李良辅将兵三万来救辽，次天德境野谷。斡鲁、娄室败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涧水暴至，漂没者不可胜计。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其书曰：“奉诏有之：夏王，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责，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天会二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冻之西，以赐之。

天会二年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曰：“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仍依辽国旧制及赐誓诏，将来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与辽国世通姻契，名系藩臣，辄为援以启端，曾犯威而结衅。既速违天之咎，果罹败绩之忧。蒙降德音以宽前罪，仍赐土地用广藩篱，

载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盖宗望以太祖命与之通书，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议和云。

太宗使王阿海、杨天吉往赐誓诏曰：“维天会二年岁次甲辰，闰三月戊寅朔，皇帝赐誓诏于夏国王乾顺：先皇帝诞膺骏命，肇启鸿图，而卿国据夏台，境连辽右，以效力于昏主，致结衅于王师。先皇帝以谓忠于所事，务施恩而释过，迨眇躬之纂绍，仰遗训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乐从内附，饬使轺而奉贡，效臣节以称藩。载锡宠光，用彰复好，所有割赐地土、使聘礼节、相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诏。其依应征兵，所请宜允。三辰在上，朕岂食言，苟或变渝，亦如卿誓。远垂戒谕，毋替厥诚。”

于是，宋人与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顺遣使表谢赐誓诏、并论宋所侵地。诏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是时，宗翰朝京师未还，录夏国奏付权都统鞞鲁，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争仪物事，与夏通问以便宜决之。

初，以山西九州与宋人，而天德远在一隅，缓急不可及，割以与夏。后破宋都获二帝，乃画陕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酈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

尽西边以限封域。复分陕西北鄙以易天德、云内，以河为界。

及娄室定陕西，婆卢火率兵先取威戎城。军至威戎东与敌遇，击走之，生致二人，问之，乃知为夏将李遇取威戎也，乃还其人而与李遇通问。李遇军威戎西，蒲察军威戎东，而使使议事于娄室。娄室报曰：“元帅府约束，若兵近夏境，则与夏人相为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来曰：“夏国既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往此。”蒲察等遂旋军。睿宗既定陕西，元帅府不欲以陕西北鄙与夏国，诏曰：“卿等审处所宜从事。”

天眷二年，国王乾顺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皇统元年，请置榷场、许之。

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诏赐夏国，乾顺以契丹旧仪见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与夏国甥舅也，故国王坐受，使者以礼进。今大金与夏国君臣也，见大国使者当如仪。”争数日不能决，于是始起立受焉。厥后不遣赐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赐之。

初，慕洵以环州降，及割陕西、河南与宋人，洵奔夏国，夏人以为山讹首领。及撒离喝再定陕西，洵思归，夏人知之，遂族洵，以表闻，诏书责让之。及海陵弑熙宗，遣使报谕至境上，夏人问曰：“圣德皇帝何为见废。”不肯纳。朝廷乃使有司以废立之故移文报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杂辣公济等来贺，如旧礼。

正隆未伐宋，宋人入秦、陇，夏亦乘隙攻取荡羌、通峡、九羊、会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复以城寨来归，且乞兵复宋侵地，诏书嘉奖，仍遣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边吏奏，夏人已归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财畜尚未还，请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纽卧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告，略曰：“众军破荡之时，幸而免



者十无一二，继以冻馁死亡，其存几何。兼夏国与宋兵交，人畜之被俘戮亦多，连岁勤动，士卒暴露，势皆朘削。又坐为宋人牵制，使忠诚之节无由自达，中外咸知，愿止约理索，听纳臣言，不胜下国之幸。”其后屡以为请，诏许之。

久之，其臣任得敬专国政，欲分割夏国。因贺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诏师道曰：“如病势不可疗，则勿治。如可治，期一月归。”得敬疾有瘳，遣谢恩使任得聪来，得敬亦附表进礼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礼物皆不可受。”并却之。

初，仁孝嗣位，其臣屡作乱，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二十余年，阴蓄异志，欲图夏国，诬杀宗亲大臣，其势渐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且上表为得敬求封。世宗以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曰：“事系彼国，我何预焉，不如因而许之。”上曰：“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乃却其贡物，赐仁孝诏曰：“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今兹请命，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所有贡物，已令发回。”

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蜡丸书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医附表进礼物，欲以尝试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谋诛之。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上表谢，并以所执宋人及蜡丸书来上。其谢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

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

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

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献本国所造百头帐，上曰：“夏国贡献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乃许与正旦使同来。

先是，尚书奏：“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仁孝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物。诏曰：“保安、兰州地无丝帛，惟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章宗即位，诏曰：“夏使馆内贸易且已。”明昌二年，复旧。顷之，夏人肆牧于镇戎之境，逻卒逐之，夏人执逻卒而去。边将阿鲁带率兵诘之，夏厢官吴明契、信陵都、卜祥、徐余立等伏兵三千于润中，阿鲁带口中流矢而死，取其弓甲而去。诏索杀阿鲁带者，夏人处以徒刑。诏索之不已，夏人乃杀明契等。

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纯佑嗣立。承安二年，复置兰州、保安榷场。承安五年，纯佑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八月，再赐医药。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废纯佑自立，再阅月死于废所。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夏使私问馆伴官：“奏告事诏许否？”馆伴官曰：“此

不当问也。”夏使曰：“明日当问诸客省，若又不答，则升殿奏请。”上闻之，使客省谕以许所祈之意，乃赐罗氏诏询其意，夏人复以罗氏表来，乃封安全为夏国王。

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顼立。遵顼先以状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然是时金兵败绩于会河堡，夏人乘其兵败侵略边境，而通使如故。

崇庆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宁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贞祐元年十一月，攻会州，都统徒单丑兒击走之。十二月，陷泾州。二年八月，归国人乔成赉夏国书，大概言金边吏侵略，乞禁戢。诏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将责问，彼必饰词，徒为虚文，无益于事。”乃止。未几，夏人攻庆原、延安、积石州，乃诏有司移文责问。

十一月，兰州译人程陈僧结夏人以州叛，边将败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虑，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闻边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环州，诏治边吏罪。夏兵攻积石州，都统姜伯通败之。夏兵入安乡关，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却之。二月，攻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败之于境上。

三月，诏议伐夏，陕西宣抚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环、庆，河、兰、积石以兵应之，悉皆遁去，遽还巢穴，盖为我备也。今兰州溃兵犹未集，军实多不完，沿边地寒，春草始生，未可刍牧，两界无烟火者三百余里，不宜轻举。”从之。

四月，诏河州提控曹记僧、通远军节度使完颜狗兒讨程陈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关堡。夏人复攻第五将城，万户杨再兴击走之。诏陕西宣抚司及沿边诸将，降空名宣敕，临阵立功，五品以下并听迁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统完颜国家奴破之。既而深入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不能御，陕西宣抚

副使完颜胡失来救临洮，大败于渭源堡，城破，胡失来被执。十一月，夏兵败于克戎寨，复败于熟羊寨，宰相入贺，宣宗曰：“此忠贤之力也。”夏兵进围临洮，陀满胡土门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总管汪三郎率众来降，进羊千口，诏纳之，优给其直。来远镇获谍人，言宋、夏相结来攻，诏陕西行省备之。

夏于来羌城界河起折桥，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焚之，斩馘甚众。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报用彼国光定年号，诏封还其牒。闰月，庆阳总管庆山奴伐夏，出环州，陕西行省请中分其军，令庆山奴出第三将怀安寨，环州刺史完颜胡鲁出环州，宣宗曰：“闻夏人移军备其王城，尚恐诈我，勿堕其计中也。”提控完颜狗兒抵兰州西关堡，招得旧部曲九人。掩击夏兵于阿弥湾，杀其将士百余人。八月，左监军乌古论庆寿败夏兵于安塞堡。右都监赛不击走夏兵于结耶觜川，复破之于车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盍合喜、杨斡烈解定西之围。

十二月丙寅，宣宗与皇太子议伐夏，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刺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

兴定元年正月，夏兵三万自宁州还，庆山奴以兵邀击，败之。诏河东行省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伐夏，鼎驰奏不可，遂止，语在鼎传。右都监完颜仲元请试兵西夏，出其不意必获全胜，兵威既振，国力益完。诏下尚书省、枢密院议。

夏人福山以俘户来降，除同知泽州军州事。

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统纥石烈猪狗掩击，败之。宣宗欲与夏议和，右都监庆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国决不肯和，徒见欺耳。”既而，获谍者言，遵项闻大金将约和，戒谕将士无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边备亦不宜弛。”宣宗以为然。

右都监完颜闾山败夏兵于黄鹤岔。夏人围羊狼寨，都统党世昌与战，完颜狗兒遣都统夹谷瑞夜斫夏营，遂解其围，犹驻近地，左都监白撒发定西锐兵、龛谷副统包孝成绯翎翹军，合击走之。八月，安定堡马家平总押李公直败夏兵三千。九月，都统罗世晖却夏兵于克戎寨。

兴定二年三月，右都监庆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绥德、葭州得文报，乞复互市，以寻旧盟。以臣观之，此出于遵项，非边吏所敢专者。”朝廷不以为然。

五月，夏人入葭州，庆山奴破之于马吉峰。七月，犯龛谷，夹谷瑞、赵防败之，追至质孤堡。三年闰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纳合买住击败之，自葭卢川遁去。华州元帅完颜合达出安寨堡至隆州，败其兵二千。进攻隆州，克其西南，会暮乃还。十二月，诏有司移文夏国。

四年二月，夏人犯镇戎，金师败绩，夏人公移语不逊，诏词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边，元帅石盍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乌古论世显以偏师败之，都统王定复破其众于新泉城。元帅庆山奴攻宥州，围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击走之，斩首二千，俘百余人，获杂畜三千余。八月，夏人陷会州，刺史乌古论世显降，复犯龛谷，夹谷瑞连战败之，夏人乃去。是月，诏有司移文议和，事竟不克。

夏人三万自高峰镇围定西，刺史爱申阿失刺、提控乌古论长寿、温敦永昌击走之。九月，夏人围绥平寨、安定堡，未几，陷西宁州，遂攻定西，乌古论长寿击却之。乃袭巩州，石盍合喜逆战，一日十余战，乃解去。

五年正月，诏枢密院议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会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险要以待之。鄙延元帅府伺便发兵以缀其后，足以无虑。”二月，宁远军节度使夹谷海寿破夏

兵于搜崑堡。三月，复取来羌城。十月，攻龛谷，白撒连败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复取之。三月，提控李师林败夏兵于永木岭。八月，攻宁安寨，十月，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质孤堡，提控唐括昉败之。

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来伐，德任谏曰：“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頊笑曰：“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德任固谏不从，乞避太子位，愿为僧。遵頊怒，幽之灵州，遣人代将，会天旱不果。

是岁，大元兵问罪夏国，延安、庆原元帅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陕西行省白撒、合达以为不可，乃止。

陇安军节度使完颜阿邻日与将士宴饮，不治军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而去。

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

是岁，遵頊传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议成，自称兄弟之国。

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国亡。

先是，夏使精方甌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夏国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赞曰：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托跋氏。按《唐书》党项八部有托跋部，

自党项入居银、夏之间者号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而都之。

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偁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

## 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七十三

## 外国下

## 高丽

高丽国王，王楷。其地鸭绿江以东，曷懒路以南，东南皆至于海。自辽时，岁时遣使修贡，事具《辽史》。

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两部，皆臣属于高丽。唐灭高丽，粟末保东牟山渐强大，号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礼乐。至唐末稍衰，自后不复有闻。金伐辽，渤海来归，盖其遗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肃慎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金国之所起焉。女直虽旧属高丽，不复相通者久矣。及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

初，有医者善治疾，本高丽人，不知其始自何而来，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颜部。穆宗时戚属有疾，此医者诊视之，穆宗谓医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则吾遣人送汝归汝乡国。”医者曰：“诺。”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约归之。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医者，归之高丽境上。医者归至高丽，因谓高丽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来来归，遂率乙离骨岭东诸部皆内附。

穆宗十年癸未，阿疏自辽使其徒达纪来说曷懒甸人，曷懒甸人执之。穆宗以达纪送高丽，谓高丽王曰：“前此为乱于汝



鄙者，皆此辈也。”及破萧海里，使斡鲁罕往高丽报捷，高丽亦使使来贺。未几，复使斜葛与斡鲁罕往聘，高丽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礼有加矣。”乃以一大银盘为谢。

厥后，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丽及往来曷懒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适欢往纳曷懒甸人。未行而穆宗没，康宗嗣，遣石适欢以星显统门之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趋活涅水，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高丽使人来告曰：“事有当议者。”曷懒甸官属使斜勒详稳、冶刺保详稳往，石适欢亦使杯鲁往，高丽执冶刺保等，而遣杯鲁曰：“无与尔事。”于是，五水之民皆附于高丽，团练使陷者十四人。

二年甲申，高丽来攻，石适欢大破之，杀获甚众，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还。四月，高丽复来攻，石适欢以五百人御于辟登水，复大破之，追入辟登水，逐其残众逾境。于是，高丽王曰：“告边衅者皆官属祥丹、傍都里、昔毕罕辈也。”十四团练、六路使人在高丽者，皆归之，遣使来请和。遂使斜葛经正疆界，至乙离骨水、曷懒甸活祢水，留之两月。斜葛不能听讼，每一事辄至枝蔓，民颇苦之。康宗召斜葛还，而遣石适欢往。石适欢立幕府于三潺水，其尝阴与高丽往来为乱阶者，即正其罪，余无所问。康宗以为能。

四年丙戌，高丽使使黑欢方石来贺嗣位，康宗使杯鲁报聘，且寻前约，取亡命之民，高丽许之。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以为信然，使完颜部阿聒、乌林答部胜昆往境上受之。康宗戢于马纪岭乙只村以待之。阿聒、胜昆至境上，高丽遣人杀之，而出兵曷懒甸，筑九城。

康宗归，众咸曰：“不可举兵也，恐辽人将以罪我。”太祖独曰：“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康

宗以为然，乃使斡塞将兵伐之，大破高丽兵。六月，高丽率众来战，斡塞败之，进围其城。七月，高丽复请和，康宗曰：“事若酌中，则与之和。”高丽许归亡入之民，罢九城之戍，复所侵故地，遂与之和。

收国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黄龙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丽，辽侵高丽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请济师，且言高丽王将遣使来。太祖使纳合乌蠢以百骑益之，诏撒喝曰：“汝领偏师，屡破重敌，多所俘获，及闻胡沙数战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边戍，吾已克黄龙府，闻辽主且至，俟破大敌复益汝兵。所言高丽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则护送以来。边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系辽女直麻懋太弯等十五人皆降，攻开州取之，尽降保州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为保州路都统。

太祖已破走辽主军，撒喝破合主、顺化二城，复请济师攻保州，使斡鲁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闰月，高丽遣使来贺捷，且曰：“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太祖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诏撒喝、乌蠢等曰：“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刺古、习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及撒喝、阿实赉等攻保州，辽守将遁去，而高丽兵已在城中。既而，高丽国王使蒲马请保州，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

天辅二年十二月，诏谕高丽国王曰：“朕始兴师伐辽，已尝布告，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间京府州县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李堇术李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

三年，高丽增筑长城三尺，边吏发兵止之，弗从，报曰：

“ 修补旧城 。” 曷懒甸孛堇胡刺古、习显以闻，诏曰：“ 毋得侵軼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 。”

四年，咸州路都统司以兵分屯于保州、毕里围二城，请益兵，诏曰：“ 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丽累世臣事于辽，或有交通，可常遣人侦伺 。”

使习显以获辽国州郡谕高丽，其国方诛乱者，使谓习显曰：“ 此与先父国王之书 。” 习显就馆。凡诛戮官僚七十余人，即依旧礼接见，而以表来贺，并贡方物。复以辽帝亡入夏国报之。

高随、斜野奉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随等不敢往，太宗曰：“ 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 。” 命高随等还。天会二年，同知南路都统鹄实答奏，高丽纳叛亡、增边备，必有异图。诏曰：“ 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则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者，虽捷必罚 。” 诏阁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岛，以备之。

四年，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籓，优诏答之。上使高伯淑、乌至忠使高丽，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敕伯淑曰：“ 若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 。” 高伯淑至高丽，王楷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是岁，高丽十人捕鱼，大风飘其船抵海岸，曷苏馆人获之，诏还其国。既而勅上表请不索保州亡入高丽户口，太宗从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皇统二年，诏加楷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六年，楷薨，子睨嗣立。

大定四年，鸭绿江堡戍颇被侵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辞，谕之曰：“ 边境小小不虞，尔主使然邪，疆吏为之邪？若果疆吏为之，尔主亦当惩戒之也 。” 初，高丽使者别有私进礼物以为常，是岁万春节，上以使者私进不应典礼，诏

罢之。

十年，王暉弟翼阳公皓废暉自立。十月，赐生日使、大宗正丞颺至界上，高丽边吏称前王已让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皓以让国来奏告，诏婆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详问。高丽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皓权摄国事。”上曰：“让国大事也，何以不先陈请。”诏有司再详问。高丽乃以王暉让国表来，大略称先臣楷遗训传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问宰执，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暉止一子，往年生孙，尝有表自陈生孙之喜，一也。皓尝作乱，暉囚之，二也。今暉不遣使，皓乃遣使，三也。朝廷赐暉生日使，皓不转达于暉，乃称未敢奉受，四也。今皓篡兄诬于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当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当遣使封册。”上曰：“封一国之君询于民众，此与除拜猛安谋克何异。”乃却其使者，而以诏书详问王暉，吏部侍郎靖为宣问王暉使。

皓实篡国，囚暉于海岛。靖至高丽，皓称王暉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无损，不能就位拜命，往复险远，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见暉，乃以诏授皓，转取暉表附奏，其言与前表大概相同。靖还，上问大臣，皆曰：“暉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皓祈请未晚也。”十二月，皓遣其礼部侍郎张翼明等请封。十二年三月，遂赐封册。皓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岁十二月将尽，未及遣使，有司请至来岁举行焉。

十五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皓，遣徐彦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让，大将军郑冲夫、郎将李义方实弑之。臣位宠请以慈悲岭以西至鸭绿江四十余城内属，请兵助援。”上曰：“王皓已加封册，位宠辄敢称兵为乱，且欲纳土，朕怀

抚万邦，岂助叛臣为虐。”诏执徐彦等送高丽。顷之，王皓定赵位宠之乱，遣使奏谢，自位宠之乱，皓所遣生日回谢、横赐回谢、贺正旦、进奉、万春节等使，皆阻不通，至是，皓并奏之。诏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节次入朝。

十七年，贺正旦礼物，玉带乃石似玉者，有司请移问，上曰：“彼小国无能识者，误以为玉耳，不必移问。”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丽下节押马官顺成例外将带甲三过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发还本国而已。二十三年，皓母任氏薨，皓乞免赐生日及贺谢等事，诏从之。

章宗即位，诏使至界上颇稽滞，诏移问，高丽逊谢。明昌三年，下节金挺回至平州抚宁县，殴死当驿人何添兒，有司请“凡人使往还，乞量设兵卫。”参知政事张万公曰：“可于宿顿之地巡护之。”上可其奏。诏自今接送伴使副，失关防者当坐。故事，贺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见，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诏于前二日丁丑入见云。

承安二年，皓表自陈衰病，以国让其弟晫。晫权国事。是岁，皓废，晫嗣立。

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丽僭人以小佩刀割梨庑下巡廊，奉职见而纠之，诏馆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岁，王晫薨，子諤嗣立。

泰和七年正月，是时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独高丽遣正旦使，诏不赐曲宴。及天寿节，夏、高丽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请和，夏、高丽使者赐曲宴，今请依大定故事。诏从之。

至宁元年八月，王禛薨，嗣子未行起复。九月，宣宗即位，边吏奏：“高丽牒称，嗣子未起复，不可以凶服迎吉诏，又不可以草土名衔署表。”礼官议：“人臣不以私恩废公义，宜权

用吉服迎诏，署表用权国事名衔。俟高丽告哀使至阙，然后遣使致祭、慰问及行封册。”制可。

明年，宣宗迁汴，辽东道路不通，兴定三年，辽东行省奏高丽复有奉表朝贡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贡之礼俟他日徐议。”宣宗以为然，乃遣使抚谕高丽，终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诏行省且羁縻勿绝其好，然自是不复通问矣。

赞曰：金人本出鞞靺之附于高丽者，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贞祐以后道路不通，仅一再见而已。入圣朝犹子孙相传自为治，故不复备论，论其与金事相涉者焉。